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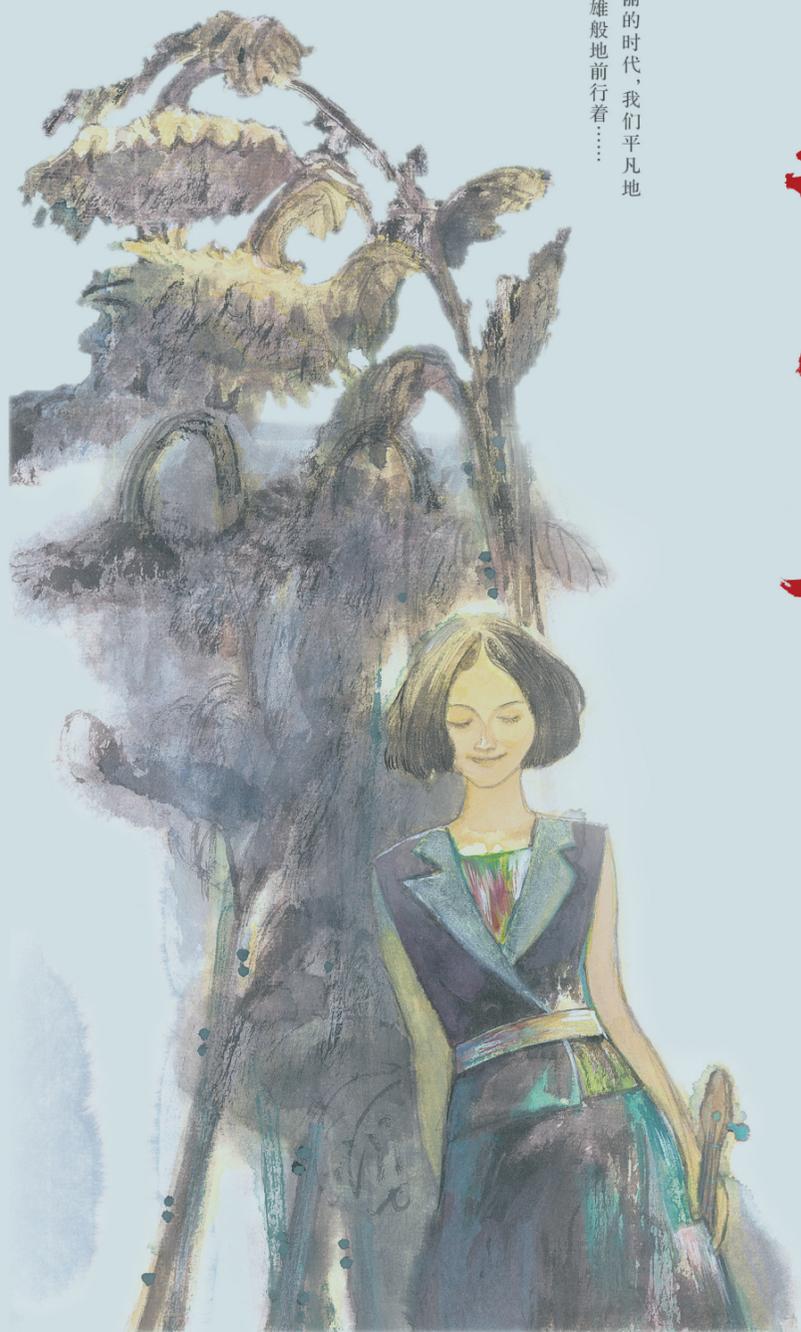


鞠利，笔名革禾，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家、出版人，新疆阿克苏人，毕业于新疆大学。著有《驻村兄弟》《同心兄弟》《在新疆长大》等五部长篇小说，其中与罗浩合著的《同心兄弟》《我和胡杨的约定》两部长篇小说被拍摄成电视连续剧。其作品均讲述新疆故事，素有“南疆歌者”美誉。

援疆兄弟

鞠利 / 著

在这个壮丽的时代，我们平凡地生活着，我们英雄般地前行着……



援疆兄弟

鞠利 /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YUANJIANG XIONGD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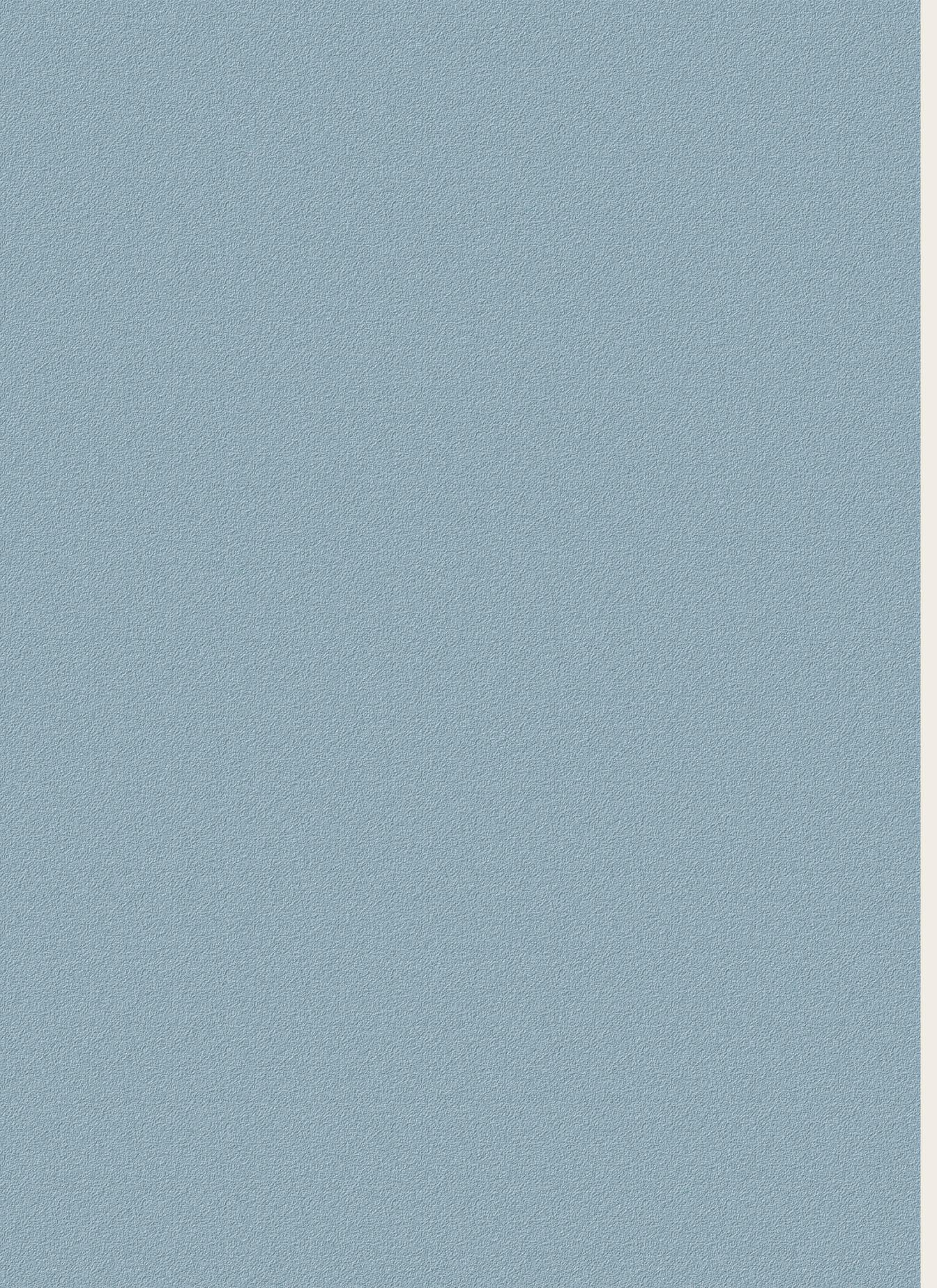


ISBN 978-7-228-20399-4
9 787228 203994
定价:38.00元

选题策划 赵 珍
责任编辑 赵 珍
书籍设计 王 洋
陈 飞
绘 画 马新胜
封面题字 李 方



扫描二维码下载“丝路神韵”
APP 在线听书



鞠利 / 著

援疆兄弟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援疆兄弟/鞠利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9.9

ISBN 978-7-228-20399-4

I.①援… II.①鞠…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97663号

选题策划 赵 珍

责任编辑 赵 珍

书籍设计 王 洋

陈 飞

绘 画 马新胜

封面题字 李 方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 编 830001

制 作 乌鲁木齐捷迅彩艺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乌鲁木齐八家户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 092 mm 16开

印 张 17

字 数 220千字

版 次 2019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20年4月第2次印刷

印 数 3 001-8 000册

定 价 38.00元

在这个壮丽的时代，我们平凡地
生活着，我们英雄般地前行着……

——题记

一直说下去

(再版序)

鞠 利

命运之好，常常让我在梦中笑醒！我们这代人所经历的人生跨越了几代人的时空。为了一个伟大的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走在奋斗的路上，足音铿锵、步伐坚定，正在创造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人间奇迹！时代之幸，民族之幸！真庆幸，自己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年代。

我坚信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力量，深耕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以创作无愧于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描绘出人间至真至善至美，呈现美好世界、传播人类的价值、体现中国精神，为天地立心，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让美好和希望成为心灵前行的灯火。

脚踩坚实的新疆大地，我们正站在祖国西部边陲的一块文学富地，一块为文学创作提供源头活水的高地。这块大地，辽阔恢弘，赋予了文学素材的世界视角，丝绸之路的漫漫驼铃回响在“一带一路”的上空，大西北独特自然环境：大漠、高原、雪山、盆地、草原，培植了文学驰骋的广袤原野；这块大地，胸怀宽广，吸纳了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在此繁衍栖息，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编织了大变化的故事情节，生出惊天动地大事件，生成了史诗般的文学题材；这块大地，迁徙和交流

从未停止过，衍生出多元一体的文化属性，造就了人们飘逸旷达的不凡气质，凸显出具有中国精神的地域文化特征。

这就是我想述说的新疆。

古往今来，“小来思报国，不是觅封侯”的无数英雄，金甲铁戈，高唱凯歌，为守护边关奏响一曲曲激昂的边塞曲。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治国理政，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战略部署，也是这个时代需要人们记忆和感恩的大事件。一批批援疆干部为祖国统一、边疆稳定、人民幸福献出青春和热血，以“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的豪情壮志，书写着感天动地的历史篇章，续写着新的历史传奇。长篇小说《援疆兄弟》正是通过展示在新疆工作的各族干部深刻的人生体验，描写普普通通的人，讴歌时代的平民英雄，展现一个不被多数人了解的真实新疆。这是大西北多彩的风情歌舞，也是各民族血脉相连的真实生活，读者接受了。

文学是一个民族心灵的秘史，史诗般的生活要有史诗般的心灵记忆。我努力着，去述说这个美好世界，一直说下去：在这片辽阔大地上的人们一直高扬着爱国主义的主旋律，一直追求着真善美的永恒价值。这就是新疆人一直以来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感谢新疆人民出版社的努力！拙著再版，十分欣慰！

是为再版序！

2019年9月4日于病榻

目 录

第一部 西度边关

1. 难以释怀的新疆情结·····001
2. 地委书记的期待·····012
3. 援疆不是一件嘻嘻哈哈的事·····025
4. 弄巧成拙惹纷争·····041
5. 姬世雄的家世之谜·····056
6. 车祸考验的爱情·····073
7. 一段段传奇的浪漫故事·····083

第二部 峥嵘岁月

1. 自古忠孝难两全·····098
2. 成了援疆工作典型的塔河县·····112
3. 为情所困的金立·····121
4. 迷人的刀郎人·····130

5. 踏入人事纠纷的雷区·····	144
6. 金立跳入了塔里木河·····	159
7. 老大要像个老大的样子·····	170

第三部 英雄无悔

1. 后援团惹起的风波·····	180
2. 主政塔河, 尽显风流·····	198
3. 雪豹被山鹿踢了·····	208
4. 一次次突发事件的考验·····	220
5. 高明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236
6. 不辱使命, 告别新疆·····	253
后记: 放声歌唱这个壮丽的时代·····	261

第一部 西度边关

1. 难以释怀的新疆情结

周天觉得父亲让自己去新疆的想法荒唐可笑。

新疆对于周天只是个地理概念，遥不可及。从小在沈阳军区大院和海军学院长大的周天，不喜欢过动荡的生活。六年的海军艰苦生活让周天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是无法改变其生活环境的，只能去适应。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难以改变的。周天一直以随遇而安、随缘而行的恬淡对待生活。从部队复员以后，直到四十七岁，周天一直生活在上海。他喜欢城市，喜欢上海，喜欢这个混杂着中西文化的海派都市。对于周天来说，上海之外的世界是别人的世界，在上海之外生活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

6月的上海，空气里弥漫着发霉的气息，阴雨绵绵，闷热难耐。在黄浦区苏州河边一个商住小区，周天父子正在交谈。两张老式沙发中间放了一张茶几，茶几上放着竹制的茶盘，周天和父亲一左一右坐在沙发上。父亲周云海精神矍铄，满头华发，挺起骆驼的腰背，双手压在黑色的拐杖上，精瘦矮小，透露出一种威严。个子不高的周天跷着二郎腿，斜对着父亲，挺着微胖的肚子，微微地笑着。个子不高的父子俩，有着模子相似的面孔。周云海一脸严肃，周天则一副泰然自若的从容。周妈坐了个小凳子依偎在

周云海旁边，不停地给周云海扇着扇子。周云海茫然地看着对面的电视。保姆过来给父子俩倒茶，周天深深吸了一口茶水，发出吱吱的声音，让人感觉滋味很浓。周妈撇着嘴，瞪一眼周天，说道：“天宝儿喝茶吃饭老是那么大音，不怕人笑话？”

周天嘿嘿干笑两声，没理会周妈的话，转头问保姆：“阿姨，这普洱不错，是我上次给老周送的吧？”

保姆用上海方言回答周天：“勿是，是伊海军学院领导看首长的辰光，送伊格。”

“噢，噢，”周天夸张地点头，“咱们老周人走茶不凉啊！”

周妈对周天说：“你咋说话呢，就没个正经的时候！”

周云海摇摇头：“家教失败啊！”

周天附和着父亲的话，说道：“是啊，小时候老周没教好。”

周妈站起来，拿扇子狠狠地拍在周天的脑袋上。周天嘿嘿地笑了笑，又低头大声地吸了口茶水。周云海用手杖噔噔捣了捣地板，正色道：“你好好考虑一下援疆的事，我催了你五年了，你再不去，我就见马克思了。”

周天听到父亲说起援疆的事情就多出些烦恼，辩解道：“老周，我去了新疆，就没人照顾你了，父母在不远游嘛。”

周云海道：“有你妈和阿姨，还有苏婉，你别瞎操心。”

周天看看父亲，说：“我去了新疆也找不到你的古丽呀，嘿嘿……”

周云海举起手杖要打周天。周天捂着头，缩进沙发里。周妈笑起来，拿扇子拍在周天撅起的屁股上，说道：“没正经的天宝儿，你什么时候能和你爸讲个顺气话？”

周云海干瘪的嘴唇咧了咧。周天把杯子端给周云海，说道：“老周，我还是不想去新疆。好端端地上海过日子不好吗？受那份苦。苏婉也不同意我去，周茜茜十六岁了，过两年她就要高考，这一大家子，我还真没理由放下。”

周云海当初参加革命，开始是为了混口饭吃好活人，但到了部队后，接受了几十年党的教育，接受了血与火的洗礼，早已成了一名彻彻底底的革命理想主义者。在周云海的心里，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是最朴实的情感，也是最伟大的理想，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可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让他不明白的是：怎么下一辈的人都只想着自己的小家，而国家仿佛和个人没有什么关系。周云海对儿子不思进取的态度十分反感，提高了嗓门训斥：“国家才是大家！在家没家教，算我老周教子无方，难道单位也没给你教过？活着要做点儿为人民服务的事、为国家担当的事！”

周天不以为然道：“老周啊，中国有几个人能像你一样当到少将？我都四十七了，才刚当了个副处级干部，我哪有你那样的境界！”

周云海更来气了，说道：“没有抱负，哪有境界？共产党把你这坏小子没教育好！怎么你们这个年代的人就这么没有出息，离开家庭几年都不愿意。我们当初闹革命，可是把脑袋绑在裤腰带上，就没有想着活着回来。我告诉你，你不去新疆，我和你妈带着阿姨回烟台老家，你的孝顺，我老周受用不了！”

周天从小就受不了父亲的固执和说一不二，倒是学着妈妈的做派，养成了乐天随和的脾性。周天年轻的时候，当兵是一种光荣的选择。可是周天宁愿留在上海干学徒，也不愿意忍受部队的艰苦。周云海根本就不管儿子的想法，硬生生安排周天到海军部队当兵。在周云海的眼里，儿子是自己的，儿子的未来是国家的。周天在海上颠簸了四年，没人知道他是海军副司令周云海的儿子，他和普通士兵一样操练、吃苦、提干。只是因为一场意外，周天将要被处分，周云海才公开了和周天的父子关系。但这种身份的公开，对周天的成长已经于事无补了，周天还是受了处分，复员回到地方。对于部队的这段成长经历，周天始终保持着对父亲的怨气。

周天望着父亲，心里有点火。他激动地说道：“老周啊，能不能让我自己选择一下自己的生活？从小到大，你让我按你的意愿当海军，按你的意

愿娶你部下的女儿。我按你的意思把日子过顺了，你又让我援疆。你过了你的日子，还要帮我过我的日子。我是你儿子，可是我现在还是苏婉的老公，是周茜茜的老子。我也不想当什么将军，平凡的日子多好。”

在周云海的心里，儿子就没有给自己争气过，一副无所事事的态度。周云海被周天的话气得大声地喘着粗气，手杖不停地抖动，怒道：“不孝之子，回你浦东的窝吧！我给海军学院打报告，我搬到烟台海军疗养院去，你什么时候去新疆，我什么时候回上海！”

周天看到父亲激动难捺的样子，心里一阵紧张。

周妈起身给周云海喂了口茶水，说道：“天宝儿，听老周的话，去吧，新疆也挺好的，五十年前那么艰苦，你爹不是也在那儿工作了三年，现在去三年是去享福咧。”

周妈以一贯的和事佬的方式规劝儿子。周妈在任何时候只要表态就是支持周云海的观点，不管周云海的决定是对是错，周妈认为支持周云海就是对的。

周天又恢复了调侃的语气，说道：“他那时候去是找古丽，我现在去干吗？”

周云海哭笑不得，哈哈笑起来，说道：“放屁！你气死我就算了，还想气死你娘啊。”

周妈看到周云海气消了，撇撇嘴，说道：“天宝儿想的也乖，留在上海，还不是为了伺候你？天宝儿想得宽呢，保护你这糟老头，比找古丽上心呢。”

周云海收起了笑容，伸出手，拧了拧周妈的耳朵，说道：“糊涂婆姨，你什么时候吃上醋了？天宝不能只想着自家的事，活人要活在天下，活着要为人民服务。”

周妈道：“只要不为古丽服务就贴心呢。”

拿古丽说事，成为老周家的一种交流方式。周副院长在新疆的故事有

很多版本。有的说周云海救过一个维吾尔族女人，而周云海的战友总是调侃他，说他和古丽有一段说不清的感情交往。周云海对此从不解释，古丽仿佛就是一个符号，一个浸染着青春激情、革命理想和美好回忆的符号。

周天看到老两口拌起嘴，嘿嘿笑起来。周天看了看手表，10点了，起身，站在周云海的面前，用手给父亲梳了梳头。这是周天习惯性向父亲告别的动作。周云海变得激动起来，他紧紧抓住周天的手说道：“休想跑！还没有答应我说的事。”

周天无可奈何地叹口气，说道：“唉，老周啊老周，看样子不答应不行了。我同意去报名，也不一定被选上。你还得做一做你老部下女儿苏婉的工作，我们家书记可把我看得紧啊，新疆的古丽可是像鲜花一样遍地开。”

周云海道：“我不管你的遍地鲜花，你答应了，明天就去报名。”

周天无奈地说：“我试一试吧，回家请示一下书记。”

周云海不屑地说：“看你那几分出息，哪有老周的影子！”

周天嘿嘿笑起来，说道：“老周就想把我当他的相片。”

周妈说道：“你得听老周的，你是他的小子，没有你挑的空当。”

周天开着桑塔纳2000缓缓行驶在大街上。从上海大厦的侧面望去，那个闻名于世的电视塔高高耸立，塔顶的预警灯在夜空中闪烁着，外滩人潮如织，熙熙攘攘，不时传来渡船的笛音。海派十足的都市气息，像迷雾一般浸透在空间。周天又一次陶醉在他熟悉的美好感觉中。他喜欢这些像万花筒一样闪烁的霓虹灯，喜欢观赏这些熙熙攘攘的人群。这种感觉给他错觉，如梦如幻；这种感觉又让他快乐，体会到一种人间逍遥的滋味。

周天回到浦东的家。妻子苏婉是个军医，仍在伏案撰写论文。看到周天回家，苏婉给周天倒了杯开水，督促周天服了降脂药，继续埋头做她的文案。

周天自己打了热水，打开电视，泡脚。电视里在播放新闻，几乎每个频道都是北京传递奥运圣火和一个月前发生的“5·12”汶川地震抗震救灾

的画面。周天不停地按着遥控器，调到东方卫视频道，看到上海市领导会见新疆塔河地区党政代表团的新闻，新闻里的新疆代表团领导在介绍：在西部边陲，人们在为汶川抗震救灾献爱心，也在做好奥运安保的同时为另一项工作做准备——迎接第六批援疆干部的到来。此次新疆代表团来沪，就是来慰问第五批援疆干部家属的。

周天摇了摇头，想着怎么向苏婉解释要去新疆的想法。家里的事情嘴上都是听苏婉的，实际上，最后都是周天拿主意。可是多年的磨炼，周天明白，要和苏婉说事，得顺着说，否则总是磕磕碰碰的。

周天盯着电视，说道：“苏婉，你看这新疆干部一个个西装领带的，不像贫困地区的，要是他们说一口上海话，站在市委领导身边，就是上海人了。”

苏婉头也没回，说道：“那么晚了，管那些外地人的事干吗？快睡觉吧。”

周天看看苏婉，装作无所谓似的说道：“上午周副秘书长找我谈话，要我去援疆。”

苏婉仿佛被针扎一般从书房冲到客厅，说道：“你说什么？那个周副院长的部下安排你去援疆？都老昏头了？周副院长是什么意思？”

周天道：“看你这涨潮的脾气，周副秘书长也只是动员我报名，他又不分管组织工作，是老周逼我做我的工作，我没有表态。”

苏婉点点头，说道：“对，阿拉就是不表态。上海几千万人，表态的人多着呐，还轮不到天宝。”

周天话锋一转，说道：“可是老周下最后通牒了，我不去援疆，他就回烟台去。老周给你爸爸苏参谋长也做过工作了。”

苏婉抱怨道：“哎呀，周副院长脑子勿清爽了，要自己的儿子到那么远的穷地方吃苦去。是勿是又要你寻伊那个古丽呀？姆妈是什么念头？”

周天道：“妈妈就是老周壶里的水，老周撒多少，水就流多少。”

苏婉道：“真是越老越糊涂。阿拉不去，看伊拉真回乡下。你得顶牢，天宝。”

周天道：“看样子顶不住，老周倔得很，我妈又在帮腔。”

苏婉恨恨地道：“你去给周副院长寻古丽，我就和你离婚。”

周天哭笑不得，不说话了，认真地搓脚，发出叽叽嘎嘎的响声。苏婉对周天不紧不慢的态度非常恼火，上去踢翻了周天搓脚的水盆。周天看了看苏婉，擦干脚，拿了拖把，仔仔细细地拖地，一边拖地一边说：“怎么就说到离婚了？离什么婚啊？我还没有过够，你就嫌我不管用了？再说，老周不批准，你家苏参谋长一样不敢把你收回娘家。”

苏婉正色道：“周天，你认真点儿，这勿是小儿科，是关系家庭的大事，你说清爽，是去还是不去？”

周天无奈道：“我一直都是认真的啊。我不想去，上海多好，我多舍不得老婆。”

苏婉看到周天嬉皮笑脸的样子，也没了脾气，说道：“反正就一条，不去外地，守着上海。”

周天附和着：“就是守着上海，不去外地。但老周的工作你去做，那老爷子我说不通，你的话他喜欢听，也不知道我是他儿子，还是你是他闺女。”

苏婉咯咯笑起来。周天看着穿着真丝睡衣的老婆春心荡漾，在苏婉胸上抓了一把。苏婉娇嗔地打了一下周天的手背，说道：“就没看到你正经过。”

周天自言自语道：“新疆生育率那么高，是不是晚上缺电没事干？”

周天突兀的一句话让苏婉紧张的情绪彻底释放出来，笑道：“你就是没出息，三句话就在腰带下……”

知了在旷野里欢快地叫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落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周天刚坐进办公室，电话响了起来，是周副秘书长询问周天关于援疆的打算。周天哼哼唧唧地应付着，说道：“秘书长啊，我家书记要离婚呢，我妈也不太支持，我还在考虑，这一援疆，我会家破人亡啊。”

周副秘书长一听周天这个态度，就教育起他来。周天握着话筒，不屑地听着周副秘书长的教训，右手拿着一枚硬币，不停地抛起来，接住，一边敷衍着周副秘书长。周副秘书长气得摔了电话。周天看了看话筒，自言自语道：“人老了肾衰了，怎么肝也肿大了？去不去由不得我周天啊。”说完拿起笔记本去会议室开会。

会议讨论一位办事处干部的违纪行为，大家争论得十分激烈。苏婉打来了两个电话，周天压断后，回信息说在开会。苏婉回信息：周副院长病危，速来华山医院！周天腾地一下站起来，会场一时鸦雀无声，同志们奇怪地看着周天。周天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尴尬地看看大家，说道：“对不起，我腿抽筋，一时没坐住。”大家又开始激烈地争论。周天慢慢地走到会议主持人身边，低声告诉了主持人父亲病危的情况。周天开上车，飞速赶往华山医院。

急救室门口，阿姨搂着周妈，周妈默默地流泪。苏婉站在过道焦急地望着急救室的大门。周妈看到周天，想起身，动了动身子，又瘫软在阿姨的怀里。周天快步走到母亲身边，用手给母亲梳头。周妈嘤嘤地哭起来，数落道：“天宝儿，你不孝咧，你答应了去新疆，老周乐了一夜。可早晨一起床，苏婉就来告诉老周，说你身体不好，去不了，老周就背过气了，幸亏苏婉叫120及时，不然，今天你就让老周去马克思那里报到了。”周妈说完，闭着眼，默默流泪。

周天把苏婉拉到一边问：“老周什么病？这么严重？”

苏婉看看周天，小声说道：“医生说是急性心肌梗死，很严重。”

周天叹了口气，说道：“唉，老周天天嚷着要马克思，他们怎么就这么

亲呢?”

苏婉道：“周天，你正经点，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捣糨糊。说点人话，病房里躺着的是你爸爸，他还生死未明，看看你这点良心。”

周天道：“嘿嘿，你没气老周吧？你的话他当蜜吃，怎么就把他噎过气去了？你不能说你不让我去，你是说我没胆去新疆的吧？”

苏婉瞪了周天一眼，说道：“你胡讲八讲什么？你是我老公，怎么也要让周副院长觉得你理解他，不丢你的面子。我讲我不让你去，去了就离婚。周副院长一听到我要离婚就昏倒了，老公公还真心疼你这个儿子。”

周天道：“他是舍不得你。我离开了他只是丢了样东西，你离开了，那是要他的命。”

经过医生全力以赴的抢救，身经百战的周云海躲过一劫，苏醒过来。几天以后，医生为周云海成功地做了心脏搭桥手术。

面对这样的现实，作为儿子的周天已经没有理由再和父亲对着干。他认真思考了父亲的建议，周天突然觉得，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援疆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为国家，为家庭，为自己的前途，都有一份施展才华的天地。大大咧咧的周天对父亲有一种说不清的敬重。周天不想因为自己的不孝，留下终身遗憾。其实在心中，周天对新疆也充满了好奇。去新疆对国尽忠，对父尽孝，都是周天愿意接受的理由。想通了以后，周天就觉得一身的轻松。

周天认真和苏婉深谈了一次。苏婉是家庭里的名誉领导，平时好像是她拿主意，但在大问题上，周天的决定才是最终的决定。苏婉每次都能深明大义，支持周天的决定。可是这次，苏婉是下了决心要阻止周天援疆。苏婉的理由非常充分，女儿面临中考，家里需要父亲的照顾。而且，不久前，去非洲的医疗援助人员名单已经定下来了，只等着一声令下，苏婉就要前往非洲。周云海又是长期病歪歪的样子，需要周天夫妇不时地照料。在苏婉看来，周天留在上海是最好的选择。再说，新疆时不时传来的暴力

恐怖案件的消息让人心里不踏实。

在去不去新疆的问题上，周天和老婆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一向在老婆面前言听计从的周天变得刚愎自用，见无法说服苏婉，于是不再征求苏婉的意见，直接递上了援疆申请书。由于周天平时工作表现优秀，又一直被作为后备干部在培养，周天的援疆申请报上来以后，组织上经过严格考察，批准了周天的申请。对于上海市委组织部来说，送到新疆的干部都应该是久经考验的优秀干部，这些干部代表了上海干部的形象，他们到新疆都应该是独当一面的德才兼备的人才。而周天正是组织需要的那类干部，他顾全大局、政治坚强、能力超群。所以没费多少周折，周天去援疆的事就基本定了下来。

木已成舟，苏婉得知了周天即将去援疆的消息。苏婉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伤害，这种伤害是严重的。周天塑造的苏婉绝对权威的形象，一夜之间如冰消融，轰然倒塌。苏婉突然感到了周天的陌生和冷酷。在周天的心目中，父亲的意愿是那么重要，超过了周天对孩子未来的关心，超过了周天对苏婉的关心。苏婉觉得自己是那么孤单和无助。周天的离开，仿佛就是家庭分裂的信号。苏婉觉得，周天这样是想让一个幸福无比的小康之家破裂。苏婉无法接受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一气之下，她发出了离婚的最后通牒，卷起行囊，回了娘家。

苏婉的过激行为让周天颇感意外，他没有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周天从来就没有离婚的打算。从海军学院副院长周云海把老部下苏春秋的女儿苏婉介绍给儿子周天，周天就知道了自己的责任。当苏婉被明媒正娶到周家，他就做好了一辈子照顾苏婉的打算。可是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周天应接不暇。而退出援疆干部队伍，也不是周天的性格。组织上也绝不会让周天个人出尔反尔地决定自己的去留。

周天百味杂陈，内心纠结，面对怨气十足的女儿，做着援疆前的各项准备。周天给苏婉打电话，希望苏婉能和自己认真地谈一次。苏婉不接电

安检口



话。找到苏婉的医院，吃了几次闭门羹。到苏春秋家也没有找到苏婉。问女儿茜茜，她总是一脸无辜状，也仿佛不知道妈妈的去处，还不时地对周天发出怨言。母女俩用各自特有的方式表达着对周天的愤怒。周天无可奈何。

眼看援疆的最后期限已到。周天若无其事地来到特护病房。他要把周云海梦寐以求的好消息告诉父亲，在精神上再推一把这个身残志坚的老人。周天用手给父亲梳头，周妈小心翼翼地给周云海喂米粥。

周天道：“老周，这一批上海援疆干部的名单公示了，我已经被批准去援疆了！到你去过的塔河地区援疆，被安排到塔河县任县委副书记，三天以后启程。听说你那个古丽就在塔河，我去帮你找找。”

这意外的消息，让周云海欣慰不已，心绪难平。他闭上眼睛，两行浊泪从眼角滑落。看着激动的父亲，周天想起无处寻觅的苏婉，鼻子一酸，差点落下眼泪。周天整理好自己的情绪，说道：“老周，想开点。我不去，你骂我；我去了，你又哭鼻子。看样子，我怎么做你都不开心。要不，我带着你去塔河？”

周云海微微睁开眼，意味深长地说：“虎父无犬子！”

周天道：“是啊，哪有老虎生狗的道理，我们家老爷子是将军呢！”

窗外，瓢泼大雨凌空飞落，急促的喇叭声断断续续，越发显得城市的拥挤嘈杂和湿热。周天皱了皱眉头，突然感觉无比伤感和烦躁，说道：“这城市太挤了。新疆160多万平方公里，多大呀，人都找不到伴儿，所以遍地是牛羊。老周有眼光，去新疆，把新疆建设成大上海，以后老周到新疆来探亲。”

周妈充满爱意地看着儿子。周天突然爽朗地笑起来，眼里不知是因为难受还是高兴充满了泪水。

援疆出发的最后一刻，周天还是没有找到苏婉。万般无奈之下，周天给妻子和女儿留下一封家书。周天相信，妻子一定能够理解自己，理解自

己忠孝不能两全、舍小家顾大家的处境。面对空空荡荡的家，周天百味杂陈，伏案痛哭。

第二天，援疆家属都乘车随队为家人送行，只有周天孤零零一人。大家都纷纷询问，周天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告诉其他援疆干部，妻子出差、孩子考试。大家将信将疑地点头，表示遗憾和同情。当周天走向安检处时，又回头看了看送行的人群，仍然没有看到苏婉和茜茜，他意识到自己是无法和妻子、女儿道别了。周天内心充满了失落和难过，转身准备安检。突然，周天听到一个甜甜的声音：“爸爸！”周天一愣，转过身，看到苏婉和茜茜手拉着手拼命向安检大门冲来。周天丢下行李冲出来，紧紧拥抱女儿，拥抱苏婉。妻子和女儿已经哭成了泪人，那种离别的痛楚让周天撕心裂肺。

2. 地委书记的期待

7月的塔河，骄阳似火。

按照县委的安排，塔河县常务副县长姬世雄与县公安局局长武文韬前往地区宾馆，迎接周天带领的上海市援助新疆塔河县联络组的五名干部。

周天来塔河县的消息，姬世雄早就知道了。他的发小田正说起过周天的事。田正是姬世雄的好朋友，高中毕业以后，田正考上上海政法学院，毕业后回到新疆，事业上没有什么起步，于是辞职下海，到上海闯世界，娶了个上海姑娘成家立业，混的还算出息。田正也是二军三五九旅的后代，他父母与姬世雄的父母并不认识，但他爸爸却是周天父亲的战友。那时候，二军进军新疆，后来的少将周副院长那时候还是个连长，田正的爸爸是一名战士，由于不在一个连队，周云海和田正的爸爸虽然认识，但没有多少交往。后来，周云海调到东海舰队，一步步高升，田正的爸爸留在塔河地区，彼此的空间拉开了人生的距离，两家也就没了来往。田正回上海后，一次偶然的聚会认识了周天。因为父辈曾经有过的屯垦戍边的经历，两个

人成了朋友。

周天来之前，田正给姬世雄打来了电话，告诉他：自己的一位叫周天的大哥要去塔河县援疆，也是三五九旅的革命后代，希望姬世雄能照顾周天。

姬世雄对前几批上海援疆干部也有一些了解。对上海援疆干部，他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不怎么喜欢，也说不上讨厌，总是感觉上海干部精细了点，而且优越感太强，对新疆的干部有一种不想了解的冰冷态度。偏偏姬世雄的妻子何可儿又是个上海知青的后代，虽然结了婚，生了孩子，但可儿就是不愿回新疆。姬世雄对可儿的做法也无可奈何，夫妻间远隔万里，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这也是姬世雄无法诉说的心病。所以姬世雄几乎不向外人谈论自己的家庭，调到塔河县工作以后，塔河县的同事要么以为姬世雄是离婚单身，要么以为姬世雄是个钻石王老五。每当同事问起姬世雄的家庭情况，姬世雄总是不置可否。因此，一些好事者编撰了关于姬世雄婚姻的不同版本，姬世雄从来不做辩解和说明。

地区的党政主要领导陪同上海援疆干部吃过早饭，把每个县联络组的同志分别送往各县迎接的专车。姬世雄和武文韬站在塔河县接送车辆边，考斯特面包车正面玻璃上挂着红色绸缎扎起的大红花，车的两边贴着红色的标语：

上海援疆功在千秋，浦江塔河鱼水情深。

武文韬说道：“书记旁边那个戴眼镜的领导应该是上海联络组的组长。”

姬世雄点点头，说：“架势有点像。”

武文韬是个标准的西北汉子，一米八二的个子足足比姬世雄高出了十厘米，一身黑色的警服把他身上的威武英气衬托得淋漓尽致，站在他旁边的人有一种天然的安全感。姬世雄三十五岁就当了副县长，自信、相貌英

俊，一副不怒自威的霸气写在脸上。姬世雄故意和武文韬拉开一定的距离，以免和武文韬说话时仰头看他。

姬世雄叮嘱道：“保护上海援疆干部，是你们人民警察义不容辞的责任啊。前几批援疆干部都顺顺利利回到了上海，对这批塔河县的援疆干部，可要重点保护啊，不能马虎。”

武文韬赶紧立正，声音洪亮地说道：“县长，你放心，有我文韬在，保证万无一失。”

姬世雄看看武文韬，没有说话，心想：我只是聊天，武文韬却好像一副接受艰巨任务的态度，自己的干部确实很实在、很靠谱。

姬世雄看着援疆干部，自言自语道：“水骆驼走不出塔克拉玛干啊。”

武文韬会意地笑起来。新疆人知道，在外人眼里骆驼耐渴、耐旱，号称“沙漠之舟”。实际上，在草原长大的骆驼叫水骆驼，进了沙漠作用也就相当于一匹马，不能长途跋涉。只有在戈壁放养的骆驼，才是沙漠里的主要运输工具。

上海援疆干部领队叫黄成华，任地委副书记。他给地委书记张世俊介绍了周天等援疆干部。地委书记戴副眼镜，看起来像个教授，可是言谈间又露出威严，放射出强烈的气场，十分有感染力。他们来到塔河县的迎宾车旁，互相握手。张书记一脸严肃，对姬世雄说道：“姬世雄，地委把塔河县援疆干部一共五名同志交给你了。首先要管好安全，其次要管好生活，然后开展工作，要让地委放心，让上海人民放心，明白吗？”

姬世雄道：“请书记放心，保证完成使命。”

对援疆干部，姬世雄态度冷淡而沉默。刚才见书记时阳光灿烂的笑容和谦卑礼貌的样子一扫而光，判若两人。周天客气地与姬世雄握手，向他介绍援疆干部。姬世雄和瘦个子眼镜握手时，眼镜还在用上海方言闲聊着，说道：“早上辰光听其他援疆阿哥说伊犁新疆干部喜欢坐牛头，我以为伊犁坐的都是老牛车，原来，伊犁把丰田越野车叫牛头，乖乖，原来农村把老

洋气的进口车当牛车叫，亏伊拉想得出，咯名字听起来老戆。”姬世雄看了看说话的小伙子，也就三十出头，白白净净的面容，瘦瘦高高的，戴了副无边近视镜，上身一件淡绿色的T恤，下身体闲裤，脚上一双棕色的样子好看的布鞋，说不出来的干净，一副大都市的小白领模样。姬世雄瞥了一眼眼镜，心想：这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小男人。姬世雄非常不客气地抽回了刚握着的手，表现出明显的反感。

没有人知道姬世雄能听懂上海方言。

周天依次介绍：“这位叫陆地，在县医院挂职副院长。这位叫高明，在县委办公室挂职副主任。这位叫金立，在县教育局挂职副局长。这位叫王亮，在县二中任挂职副校长。”

金立二十八九岁的样子，一米七五左右，非常精神，笑眯眯的，穿牛仔褲，一副休闲着装，充满朝气。高明三十多岁，个子略高，圆脸，戴副眼镜，一看就是机关干部。王亮是一个沉稳的中年人，也戴副眼镜，给人踏踏实实的感觉。

姬世雄道：“欢迎大家来到塔河县援疆。请上车吧，不要耽搁书记的时间。”

姬世雄毫无表情地把手伸向车门，做出请人上车的姿势。周天一行向送行的领导挥挥手，坐进了面包车。

姬世雄给周天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初次印象，冷淡而又有点不尊重人。特别是姬世雄和陆地握手时急急忙忙抽出手，好像怕传染上疾病一样。周天看着新疆干部的做派，心里升起些许不舒服的感觉。上下级，级别分明，态度也分明，有种冬天里握了节生铁在手的感觉，干冷而坚硬。一路上，周天不多说话，没有想象中问寒问暖的一幕，一种不屑和怨气漂浮在心中。

由于正在修路，从地区到塔河县原本一个小时的车程走了两个小时。考斯特面包车在颠簸的道路上蛇行。前面汽车扬起的灰尘从路中间像海潮一样向后面的车道扑来，向公路两边散开，五十米的距离内几乎看不到前

方的物体。不时有马车和拖拉机迎面驶过，穿行在迷雾一般的尘土里。坐在车里，你能够感觉到坐在马车上和拖拉机上的人仿佛窒息。路边整齐的白色杨树沾满土灰色的尘土，绿叶被尘土覆盖着，在阳光下了无生机地耷拉着。阳光显得格外炽热，车厢里弥漫着干燥的尘土气味。

考斯特面包车里只坐了周天、陆地、金立、高明、王亮五位援疆干部。按照礼节，姬世雄应该陪同周天坐同一辆车。但姬世雄以带路为由，和武文韬坐在开道的牛头车上。

陆地正在说话，不知不觉鼻血就一滴滴地流下来，金立赶紧用湿毛巾给陆地捂额头，陆地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周天让陆地把头抬起，靠在车椅上。陆地面色苍白，说道：“要命，要命，勿要死逼伊，死也死勿清爽。”

周天道：“别那么紧张，只是水土不服，气候太干燥，我昨天晚上也流了鼻血。”

高明接着道：“我也流了鼻血。”

周天道：“上海男人到了新疆开始来月经了，嘿嘿……”

援疆干部都大笑起来。突然一个急刹车，周天从车椅上摔落到过道。司机不好意思地说：“一群羊窜上了公路。”

周天扶着车椅站起来，一只手拍着裤子上的土，说道：“今天晚上要吃烤全羊，我们还没到，这羊就急着赶烤了。”

车厢里再一次爆出男人们开怀的笑声。

考斯特面包车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颠簸着前行。

到了县委家属院，办公室的干部一会儿就帮周天他们安置完毕。高明住在周天的隔壁，其他三位援疆干部被各自的单位安排到单位的小区居住。姬世雄看了看周天的宿舍，房子仍然是上届援疆副书记居住的那套房间，墙壁竟然没有粉刷，上届援疆干部的一个工作日程表还挂在墙上。姬世雄的内心生出一股无名火，他看了眼周天，也感觉到了他的不满情绪。在县委的分工里，姬世雄负责援疆干部的后勤保障。长期和上海干部交往，姬

世雄知道，上海干部对细节是非常重要的。往往，你没有说话，上海干部看看你做的事情，就会对你有了初步印象。新疆干部留给上海干部的感觉就是粗犷、粗糙。姬世雄对办公室这样草率地安排工作，既感觉自己在周天面前失了面子，又对下属的无能愤怒不已。

姬世雄道：“条件不太好，请周天书记不要介意。”

周天道：“挺好，挺好，我原来以为住在帐篷里。看来和上海差不多，有门有窗，还比上海多了个院子，好，好。”

姬世雄道：“新疆地大，你这个院子还是小了点，将来要给援疆干部盖个集中居住的援疆楼，那时条件就好啦。”

周天道：“把我们的工作日程表也挂在那栋楼里做个历史档案，嘿嘿。”

姬世雄道：“好的。周天书记，你休息，晚上四大班子给你们接风，我回办公室处理一些事。”

周天话里带话，把姬世雄揶揄了一句，姬世雄装作没听懂。姬世雄离开周天的宿舍，黑着脸回到办公室，把办公室主任劈头盖脸骂了一顿。

晚上，在县城边上的果园里的葡萄园餐厅，塔河县四大班子为上海援疆联络组的五位干部举行欢迎晚宴。葡萄园餐厅是一个香港影星来塔河县时就餐过的果园餐厅。为了扩大餐厅的知名度，餐厅老板把那位影星不同时期的剧照挂满了餐厅墙壁，一时间游客爆满，县里的重要接待任务也就经常放在这里。

按照当地的风俗，进到餐厅的每个人都必须脱鞋而入。

这是一个按西部特色风格装修的休闲餐馆，餐厅面南背北，整个餐厅的地面铺上了化纤的红色地毯。正对着大门尽头是主宾席，左右墙边各铺了三条和田纯羊毛地毯，长长的两排茶几就成了两条长长的餐桌，客人在茶几边盘腿而坐。餐厅中央空出的三十多平方米的空间就是供表演的舞台。正面墙壁挂着巨大的和田壁毯，壁毯上绣着一群骆驼正穿越波浪起伏的沙漠，正中间挂着两幅相片，一幅是香港影星的剧照；另一幅照片里，香港

影星站在一群维吾尔族小学生的中间，搂着孩子们的肩膀，所有的人对着镜头灿烂的微笑。两边的墙壁上分别挂着三幅壁毯，一边以胡杨、红柳、绿洲为主题，一边以苍鹰、绵羊、骏马为主题。

阿不来提县长和塔河县四大班子的主要领导陪着周天坐在沙发上。其他四位援疆干部由援疆对口单位的领导陪着，在茶几的另一边，盘腿坐在地毯上。茶几一边坐满了各委办局的主要领导，另一边坐满了参加演出的文工团的维吾尔族小伙子和姑娘们。餐厅里的人们兴致勃勃，不时传来欢快的笑声。文工团姑娘的笑声尖利而清脆，惹得人们不时侧目而视。

阿不来提县长是一个中等个子的维吾尔族干部，微胖，挺着一点将军肚，脸膛红润，柔软卷曲的头发微微发红，满脸漾着笑容，亲切而迷人。

大家彼此做了介绍。和蔼可亲的新疆干部让周天感到少有的舒心，上午来塔河县的不快已经烟消云散。大家商量了议程，由于县委书记出差在外，晚宴就由姬世雄主持，县长致辞，周天发言，然后开席。宴会期间，文工团将穿插着表演歌舞。

阿不来提县长笑眯眯地和周天聊天。

阿不来提县长说道：“山上的黄羊、戈壁的绵羊都吃草，援疆干部、新疆干部是一家。周天书记，新疆塔河县就是你的第二故乡，我们就是你们的亲人，四大班子的领导都在这儿，我代表大家表个态：塔河县的同志全力以赴支持援疆干部的工作，我们一起把援疆任务完成好，把塔河县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抓好。”

周天没有想到县长的普通话水平那么高，除了偶尔的几个发音带了一点维吾尔族人说汉语的口音，几乎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而且他发现县上的维吾尔族干部全部用普通话交流，大家没有任何隔阂的感觉，彼此之间就像一家人。来新疆之前，周天以为这里的领导人人都带着翻译，结果和他想象的大相径庭。这些维吾尔族干部除了高鼻子大眼睛卷头发的外表形象让他感觉意外，但他们一张口，就仿佛来到了一个不分彼此的大村庄。

周天说道：“县长，看你外表不是汉族人，一听你说话，就好像到了我堂哥家。”

阿不来提县长道：“托木尔峰再高都是耸立在天山上，维吾尔族人再漂亮都是中国人，我们维吾尔族人流淌的是中华民族的血液，我们就是兄弟，我们都是一家人。”

周天非常佩服阿不来提县长的说话艺术，他觉得县长说话不但讲政治，还有点诗人的情调，幽默而不失端庄，和自己过去接触过的同事有着奇特的区别，心中升起对这个民族干部的亲近感。

宴会开始。等周天说完话，阿不来提县长提议干杯，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五十克的酒杯，一个维吾尔族姑娘给所有的客人倒满了56度的伊力特曲白酒。阿不来提县长大声说：“一、二，和谐！”在场的男男女女全体起立，齐声高喊：“和谐！”一饮而尽，场面宏大，那和谐的呼声震荡胸腔，热烈的气氛在大厅环绕。

周天问道：“为什么喝酒要喊一声‘和谐’？”

姬世雄解释：“维吾尔族同志喝酒干杯时要高声喊：好西！是维吾尔语‘干杯’的发音。因为汉文化的影响，大家习惯叫和谐，所有人都觉得叫着顺口、方便、好听，就这样约定俗成了。”

周天点点头，笑道：“呵呵，好听、好记、好意境。”

周天被气氛感染，一饮而尽，烈酒立刻使周天进入了一种畅快的状态。其实周天在上海的酒量也只有二两，平时在上海喝酒是抿着嘴一口一口慢慢品，没有想到在这样的环境下，也豪放地大口干杯。

主桌上的领导看到周天干杯了，也都仰头喝干了杯中酒，每个人把酒杯底朝天向周天示意：酒已喝尽。周天拱手谢了大家，一起坐下，大厅里的气氛热烈起来。

其他援疆干部欲罢不能地端着酒杯。姬世雄看到他们的样子，开始劝酒，说道：“援疆干部来新疆第一件事就是解决‘三个一’的问题：喝一瓶

白酒，吃一斤烤肉，跳一支刀郎木卡姆舞。所以，今天也是你们的第一课，做了新疆人就得过这一关。”

金立和王亮犹豫了一下把酒喝了下去。陆地喝了半杯，倒了半杯在王亮的杯子里。姬世雄不依不饶让陆地喝干了剩下的半杯酒，大家高兴地鼓掌起哄。

姬世雄看着陆地，说道：“小伙子，酒风、牌风见人品，你可别援疆工作也只做一半啊。”

陆地刚想说话，看着姬世雄严厉的目光，没敢吱声。低着头用上海方言对王亮说：“伊乡下人把老酒当人参，一斤老酒要人命的，老戛。”

姬世雄看了一眼陆地，对陆地心生厌恶。

晚宴的一个主要仪式是阿不来提县长邀请周天吃烤全羊。阿不来提县长把周天邀请到摆在舞池中间的烤肉架边，割下焦黄的羊唇，用筷子夹着送到了周天嘴里。一种从来没有过的鲜香浸透了周天的舌尖，周天为新疆干部的豪爽真诚而激动，仰头又喝了一杯吃烤全羊的动刀酒。沉稳帅气的高明一直在拍照。

文工团的乐手们弹起了艾捷克、热瓦普和卡龙琴，奏起了悠扬婉转的刀郎木卡姆序曲。一位维吾尔族老人舒展歌喉，大声歌唱，高亢嘹亮的歌声由低向高在扩展，逐渐的，文工团的姑娘加入集体合唱，欢快的旋律变得越发急促。手鼓的鼓点一浪高过一浪，在座的男女互施躬身礼进入舞池跳起刀郎舞，舞者有节奏地走两步一跺脚，上身微微摇晃，刚健有力，沉稳古朴。随着旋律的快速起伏，舞者双双左右转体，潇洒欢快。最后，激昂的旋律越来越快，留下文工团两男两女的佼佼者踏步旋转，将舞蹈推向最高潮。所有在场的干部，不分民族，不分男女，陶醉在刀郎歌舞的欢乐中。

姬世雄的舞姿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对面文工团领舞的姑娘端着一

瓷碗满满的穆塞莱斯^①敬姬世雄，姬世雄推脱，姑娘羞红了脸，文工团的小伙儿们吹着响亮的口哨为姑娘起哄。周天看着尴尬的姑娘，为姑娘倒了一茶杯穆塞莱斯，为自己也倒了一杯，和姑娘商量着，为姬世雄解围。姑娘点点头，三人同时一饮而尽。大厅里人们齐呼“和谐”，为姑娘助威呐喊。

阿不来提县长端了两杯白酒，对着唱歌的老人施躬身礼，老人站起来回礼。

阿不来提县长感慨道：“沙漠离不开胡杨，刀郎人离不开纳赛尔大叔。”

纳赛尔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教育局局长居来提告诉周天，唱歌的老人叫纳赛尔，是巴亚宛乡多浪村的支部书记，是刀郎歌舞的传人，大家叫他木卡姆大叔。那个弹热瓦普的四十多岁的高大维吾尔族汉子叫迪力夏提，是木卡姆大叔的儿子，也是巴亚宛乡的乡长。

周天看着胖墩墩的居来提局长笑起来。居来提天生一副憨态可掬的样子，加上有点胖，说出的汉语夹着维吾尔族同志说汉语时特有的腔调，把平声念成上声，把三声念成平声，把四声念成三声，而且拖着长长的调子，就像周天心目中的维吾尔族巴依^②。周天忍住笑意，说道：“新疆的歌好听，舞好看，不愧是歌舞之乡。”

居来提道：“跳舞的人是维吾尔人中的刀郎人，唱的歌是刀郎木卡姆，跳的舞是刀郎舞。刀郎人喜爱麦西来普就像白云和天空一样无法分开，就像鱼离开河水不能呼吸。”

周天觉得每个维吾尔族干部说出的话都有一种文学的韵味。话从他们嘴里说出来，不但没有酸腐的感觉，还非常耐人寻味，非常动听。周天突然有点喜欢上这里的人，白天那种沮丧和怨气无影无踪。周天在酒精的作

^① 穆塞莱斯：维吾尔族的葡萄饮料，可以当酒喝，又不划入酒类的范畴，所以多作为走亲访友的礼品。

^② 巴依：维吾尔语，意为“地主”。

用下，陶醉在粗犷的刀郎文化的气息里，他觉得自己骨子里有一种激情与西部豪放的情调相碰撞，碰撞出一束束火花，让他兴奋不已。周天想起父亲老周，大声地笑起来。

地区召开援疆工作座谈会，传达上级会议精神，安排地区的援疆工作。

周天在会议上学习了许多新理论、新政策，激情澎湃。周天发现，援疆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的事情，援疆工作是事关中国改革开放大局和稳疆兴疆的国家战略。周天感到自己过去的想法太简单，而且十分幼稚，一种使命感和崇高感油然而生，有了一种为理想而发愤图强的激动。

过惯安稳生活的周天，有时候对自己都不抱什么希望了。尽管对自己小人物似的生活有点厌倦，但在内心，周天也找不到什么解脱的方式，年轻时激情四射的热情，已经被生活消磨得无影无踪，对那种崇高的使命感追求的愿望变得暗淡。周天对现实充满无奈，对未来不抱什么不切实际的想法。而援疆以后，周天就在思考一些严肃的问题，对人生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周天觉得，过去活得太安逸，人生的理想也非常渺小。突然之间，周天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听到了一些前所未闻的新理论，把他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一种让人生升华的境界。周天为自己遇到了这个时代的伟大机遇激动不已。

开完会，周天去地区援疆联络组组长、地委副书记黄成华办公室。办公室里都是排队等候黄成华的援疆干部。大约等了一个多小时，看看还有几位干部要见黄副书记，周天就走了。走廊里碰上了从卫生间出来的地委张书记。张书记看到周天，对他点点头，说道：“周天同志，来我办公室坐一会儿，认认门。”周天有点诚惶诚恐，跟着张书记进了办公室。秘书给周天倒了杯水。

张书记问道：“习惯新疆的气候和工作环境吗？”

周天回答：“书记，不是十分习惯，对新疆的环境不太适应，对援疆工

作的精神也吃得不透，有好多陌生的东西，特别是对于援疆工作的重大意义掌握不好，也不知道工作从哪里入手。”

张书记道：“环境可以慢慢适应，工作要尽快进入角色。对援疆工作的意义和援疆战略的理解要多加学习。周天同志，援疆干部使命重大，任务艰巨，援疆工作是西部大开发的一部分，也是国家大局。你要好好调查研究，了解历史，做好定位，带好队伍，完成好援疆工作。”

周天觉得地委张书记随意的几句话，透露出当地党委对援疆工作的期待，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于是说道：“书记，我一定虚心学习，努力工作，不辜负您的期望。”

书记笑了笑，神情紧张的周天逐渐松弛下来。

张书记说道：“周天同志，你们在完成历史赋予你们的使命，不是我的期待，是党中央的期待，全国人民的期待，上海人民的期待，新疆人民的期待。任重道远，不可掉以轻心。你们的一言一行都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这个时代发展的一部分。”

周天道：“书记，您在大会上也说，要我们有历史责任感，我现在都觉得，自己在创造历史呢。援疆干部目前都有一种心理的变化，突然一个小人物，一个普通的人，走进了一个大舞台，仿佛在合着历史的脚步飞奔。大家都有一点平凡的生活变得伟大起来的感觉，还有点转不过角色。”

张书记道：“你现在是一个县的副书记了，还负责一个县的援疆工作，看问题就要有高度，做事情也要结合当地实际。”

周天道：“我对新疆的历史一点都不了解，我以前以为新疆都是民族干部，来了一看有不同的民族。”

张书记向周天简要介绍了新疆和塔河地区的历史和现状，说道：“新疆是不同民族聚集的地区。新疆的历史就是一部维护祖国统一、保卫西部边疆、建设发展新疆的历史，是各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上海援疆干部是这段历史建设过程中的一员，在书写新疆新的发展史。新中国成立以来，第

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发戈壁，建设新中国。新疆和平解放初期，1954年，中央做出屯垦戍边的战略决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新疆的十万五千名驻军官兵，连同家属在内共十七万五千人集体就地转业，那是一件新疆历史发展的大事件。”

周天兴奋地说道：“书记，我父亲1950年到1953年也在塔河工作。”

张书记说道：“是二军的那一批！王震将军的铁军。历史就是这样巧合，你父亲那个时期算第一段历史时期，你来新疆，是完成你父辈未竟的事业。新疆是一个传奇的地方，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

周天说：“我父亲就是为了新疆情结逼着我来新疆的。”

张书记感叹道：“是啊，大上海，过日子比这儿滋润多了。”

周天说：“上海人少一些闯荡世界的勇气，小资情调浓一些。”

张书记表示不同意：“我看也不都是这样。60年代，十二万名上海、江苏等省市的知识青年来到新疆，一批上海人进入塔里木盆地，开垦荒芜的戈壁滩，他们是献了青春献子孙，哪有什么小资情调！完全都是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现在，地区的许多汉族干部都是兵团人的后代，也有上海人的孩子。从1997年至今，中央已先后为新疆选派了六批共三千七百多名援疆干部支援西部建设，上海就是对口援建塔河地区。”

周天说：“书记，我们遇到了一个好时代啊。能来新疆援疆，是我们一生难得的机遇。”

张书记说道：“何止是个好时代。实施‘稳疆兴疆、富民固边’的国家发展战略，你们就是这个伟大时代的弄潮者，你们处在一个壮丽的时代。”

和塔河地委张书记一席交谈，周天深感获益匪浅。张书记对政策的把握高屋建瓴，对工作的要求，不但有原则的安排，而且都是基于当地实际，结合历史来深入思考，眼光长远、独到，不由得让周天多了几分敬佩。来到新疆的第一个感受是干部的水平和能力非常高，给人一种时不我待的使命感，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大气魄。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新疆，干部的大局意

识、国家意识、发展意识、民生意识和稳定意识一点也不落后，这些干部充满了对这片土地的爱。

离开张书记的办公室，周天有一种非常荣幸的感觉。作为主要领导的地委张书记，单独给周天上了一堂援疆历史课和政治课，让他有一种千载难逢的喜悦。

3. 援疆不是一件嘻嘻哈哈的事

县委进行了工作分工。周天负责精神文明建设和援疆工作，具体分管教育、招商引资和巴亚宛乡多浪村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试点村建设。姬世雄在县政府这边除了分管经济工作，另外还分管教育和全县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协助周天分管援疆工作。实际上姬世雄的分工，几乎和周天对口。按照党委领导的原则，周天应该是姬世雄对口政府分管工作的直接领导。分工以后，周天一直等待和姬世雄就相关的工作碰碰头。周天在办公室里等了姬世雄三天，姬世雄依然像过去一样安排完工作就下乡，没有意识到应该和周天交流一下工作。周天在办公室看了几天资料，也很少有当地的干部向他汇报工作。闲暇了，周天就在办公室画画花鸟，工作节奏明显比上海慢。周天也乐得自在，既调节了来新疆的不适应，又把多年的爱好重新捡了起来，可渐渐有一种不太踏实的感觉，总有一种置身于局外的失落。周天几次让高明通知居来提局长陪他下乡，居来提都以陪姬世雄副县长下乡推脱，周天就生出许多怒气，只是隐而不发。那天阿不来提县长开完会，去周天办公室看望周天。周天在低头作画。周天没有想到县长会直接到自己的办公室，按一般习惯，应该下属去上级办公室。

阿不来提县长一进门就乐呵呵地笑起来，说道：“飞过天空的群鸟一定有百灵鸟的叫声，没想到我们的援疆干部周天还是画家。”

周天有点意外，同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急忙收起笔墨，一边给县长

倒水，一边说：“一天到晚看材料，想和姬世雄副县长一起下乡，他也挺忙，教育局的领导也一天到晚忙，就一直没机会下乡调研。”

周天平淡的几句话摆出了自己的难处。阿不来提县长立刻听出了周天的弦外之音，说道：“慢慢来，我的工作也没有安排好。我去给所有领导和部门安排一下，要支持上海援疆干部的工作。”

周天拍了拍自己挺起的肚子，说道：“够支持了，我都吃胖了。”

阿不来提道：“不过，周天书记，我也给你一个小点的建议，先到四套班子的领导那里转转，谈谈麻夏^①，重点到教育局和姬世雄那儿去了解一下。”

阿不来提县长每次发音都把汉语里的平声发成第四声，很有特点。周天听出了县长的想法：指点周天如何开始进入工作的同时，也要求周天主动与姬世雄交流。都说新疆干部说话直率，但周天体会到了笑咪咪的县长委婉的谈话艺术。

阿不来提继续说道：“县上有两个能干的副县长，其中一个就是姬世雄。姬世雄是老实真诚的人，能力很强，就是轻易不认人，外表严肃了点，一般人不太好打交道，熟悉以后，大家都很喜欢他。”

周天听着县长的介绍，并不太认可对姬世雄的评价。姬世雄总给人以压力，给人以拒人千里的距离。没聊几句，阿不来提县长接到电话要去地区开会，匆匆向周天道别。周天坐在办公桌前，看着窗外，体会着县长的每一句话。

窗外的天空，一群鸽子上下穿梭，不一会儿，成了一片黑点，飞向远处的天空。周天想起上海广场上停留在人们手臂上的鸽子，不由自主地摇了摇头，自言自语道：“一方水土养一方鸟啊！”

周天把毛笔、墨汁瓶、砚台收在一个文件袋里。他感觉到县长开玩笑

^① 谈麻夏：维吾尔语，意为“闲谈”。

的话并不是夸他，好像有一种不务正业的批评在里面，只是县长用一句幽默的谚语迷惑了周天对话意的理解。周天拿起电话给姬世雄拨过去。电话通了，周天说道：“姬县长，你好，我是周天，你在办公室吗？我想到你那里拜访一下。”

那边姬世雄压低声音说道：“对不起，周天书记，我在乌鲁木齐出差，回去我拜访你啊，这里在开会。”说完挂了电话。周天手拿话筒，看着电话发呆。

周天自言自语地用上海方言骂了一句。他觉得，不管怎么说自己都应该得到姬世雄的尊重。可是现在，好像自己在求着姬世雄似的。姬世雄出差，周天不知道，自己主动给他打电话，却让姬世雄三言两语挂了电话。周天觉得姬世雄不懂规矩，也没有把援疆干部看得那么重要。

周天又给高明打通电话，说道：“下午让小胖子陪我们下乡。”说完气呼呼地挂断电话。

一会儿，电话响起来。高明问周天谁是小胖子。周天嘿嘿笑起来，说道：“不是小胖子，是教育局居来提局长，就是他，小胖子，都弄糊涂了。新疆是叫居来提局长还是居局长？噢，叫居局长，原来小胖子姓居。什么？不姓居？姓吾斯曼？居来提是名字？是名字怎么不叫吾局长？搞不懂，不管姓什么，就是小胖子，通知他和金立一起下乡。”

其实，维吾尔族人的名字是有学问的。通常，一个人的本名在前，中间加点，后面是父亲的名字，也就是本人的姓。而自己的儿子也是名字在前，又以父亲的名字为姓，以父名为姓只传一代。比如居来提的全名，应该是居来提·吾斯曼，这里吾斯曼是以父名为姓，代表父辈，居来提就是本人的名字。到了居来提的儿子，如果他儿子的名字叫凯山，那么全名应该是凯山·居来提。然后，孙子又以凯山为姓，再起个名字。同时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口语里老百姓就把维吾尔族干部的第一个发音作为姓的称谓。比如居来提局长，在正式的文件里应该称作居来提·吾斯曼局长，而

一般的书面称呼为居来提局长；在口语里，老百姓就直接称呼居局长。约定俗成以后，大家都习惯了。这种文化的融合在新疆比比皆是，习以为常。对这些民俗的知识，初到新疆的人是不清楚的，非常容易搞混，周天就没有搞清这种称谓的缘由。

看看时间到了中午，周天离开了办公室，去食堂吃饭。到了食堂才发现，是北京时间12点，离吃饭的时间还有一个半小时。周天还没有把时差倒过来。

周天回到宿舍。周天想家，那种感觉甚至让人痛苦，一种生死离别般的痛苦。没有女儿，没有瞪着眼睛发脾气的苏婉。宿舍就像冷冰冰的地窖，寂静而死气沉沉，唯一让人感到活着的就是电视。周天有一种生活被割裂的痛楚，被生活抛弃的痛苦，无依无靠。

这种思念而又无能为力的感觉一直折磨着周天。他突然发现自己变得多愁善感。他发现那个乐天的周天仿佛是个自己的影子。周天变得脆弱，有时就有一种绝望，有时有一种呼天喊地的冲动。

下午4点，周天来到县委办公楼前。高明和金立早早等在车前，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站在金立旁边，一米六五左右的中等个子，穿了件棉布连衣裙，底色是绿的，上面印着大朵的金色向日葵，大黄大绿的裙摆在微风吹拂下轻轻摆动，煞是好看。周天看惯了上海姑娘精细小色块的服装，大红大绿的色块在他的审美情趣里几乎是乡下人的打扮。没想到，刺目阳光下，穿着金黄向日葵的姑娘是那么扎眼，那么让人愉悦。姑娘瓜子脸，没有任何脂粉之色，透出健康的美丽气息。姑娘的皮肤颜色有点深，但略黄的皮肤没有遮住姑娘脸上的秀丽。

周天挺着肚子背着手，眼睛从三人的脸上扫了一遍。金立明白了周天询问的目光，介绍：“周天书记，这是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的曲漠科长。”

周天点点头。曲漠大方地伸出双手握住周天伸出的右手。

周天问金立：“你们吾局长怎么没有来？”

金立一头雾水拍着脑袋看着周天。高明知道周天的意思，用上海方言提醒金立：“喂，问依居来提局长。”

金立反应过来，答道：“噢，估计伊还在困觉。格的新疆人，没辰光观念，打电话，回话，马上过来，一马上就是两刻钟，莫办法。”

曲漠一头雾水听着金立回话。周天说道：“今后我们在新疆干部面前说普通话，不要那么多优越感，我听民族干部说普通话很好听。民族干部都像你们一样说话只顾自己听懂，还怎么交流？没听人家汉族干部听不懂上海话，就说上海话像鸭子叫，呱呱呱。”

曲漠咯咯笑起来，边笑边说：“这是兵团人对上海知青的叫法。上海知青一在一起，不管有没有其他人，就用上海话交谈，别人听不懂，觉得上海人唧唧呱呱叫个不停，因此就叫‘上海鸭子’。那是过去对上海人羡慕嫉妒恨的叫法，也只是在兵团才这样叫，现在人们只把你们叫上海援疆干部。”

周天看着这快言快语的新疆姑娘，乐起来，说道：“噢，我还以为新疆干部都喜欢用动物比喻事物呢。怎么小胖子还没有来？”

一转身，周天看到居来提局长站在他面前，立刻虎起脸，学着维吾尔族同志的说话方式说道：“太阳落山了，吾局长！难道新疆的时间像沙子一样的多吗？”

居来提夸张地说道：“哎哟，上海的周天书记，我不叫吾局长，应该叫我居来提局长，也可以叫居局长，也可以叫我居来提，我不能叫小胖子。”

本来，周天对居来提一肚子火，一看到巴依居来提，他就想笑，装模作样严肃地说道：“小胖子，不，吾局长，对吾局长，你迟到了，以后不能迟到。”

居来提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道：“你怎么像我爷爷一样没有记忆？你是领导，你愿意怎么叫都可以了。吾局长、居局长以后会走在手表的前面，没见过像和田织毛毯一样认真的援疆干部。”

周天惊讶地道：“和田也出毛毯？”

居来提道：“毛毯是上海大地方机子织出来的，都是石油的儿子变成的；和田姑娘织地毯织壁毯，是绵羊的毛变成的。”

周天道：“哦，和田姑娘织绵羊。”

大家被两人的对话逗得哈哈大笑起来，纷纷上车，汽车向巴亚宛乡多浪村驶去。出了西边的县城，汽车就驶进了乡村的泥土道路，扬起的灰尘铺天盖地。

巴亚宛乡迪力夏提乡长在进乡的闸口桥头等着周天。车停在路边的柳树下。7月的天空烈日炎炎，公路上扬起的灰尘让空气更加灼热。但在渠边的树荫下，人们立刻感觉到一种凉爽，阳光不再刺眼，空气里的温度也好像下降了几度，甚至可以感觉到凉爽的湿气。周天来新疆后就非常喜欢新疆的气候，白天和晚上的温差在三伏天竟然能够达到十五度，绿洲的上空好像装了一个巨大的天然空调。白天灼热难忍，一旦夜幕降临，立刻变得凉爽，暑气无声无息地消退。在白天，由于平均海拔在一千米，阳光仿佛可以穿透衣裳，直接照在人身上，紫外线的热度，让皮肤有一种灼痛的燃烧感，可是只要找到一块墙体或者绿树投射的阴影，人站在阴影之下，就犹如到了一个开着空调的另一个空间里。无论多热，无论出多少汗，人的衣服都是干干爽爽的，不像上海的七月天，一天到晚闷热难耐，汗淋漓的，总是有种黏稠感，没有干爽的时候。

弹热瓦普的迪力夏提乡长高高大大，长方脸，长着维吾尔族同志特有的大眼睛，深深的眼窝，双眼皮，高挺的鹰钩鼻子，没有维吾尔族同胞的小麦色皮肤，脸膛红红润润，可以看到皮肤上细细的血丝。棕色的皮鞋，配一条深蓝色的全棉休闲裤，上身穿一件暗红色的T恤，干净洒脱，气度不凡。

周天下车。迪力夏提右手贴一下胸口，向周天鞠躬身礼，然后伸出双手，与周天热情地握手，简单地寒暄几句，就上了自己的213吉普车，带

周天去巴亚宛乡中学。

一条两公里长、十六米宽，由西向东的柏油路就是巴亚宛乡的中心地段。路的中间地段有一个圆形的花坛，花坛里种着一些绿色植物，很久没有人修剪，尘土使花坛变成了灰白色。花坛的南北方向延伸出两块数百平方米对称的空地，连成一个圆形的广场。三层高的乡政府面南背北坐落在街道的左边。乡中学面北背南坐落在街道的右边。这是巴亚宛乡最高最结实的两座建筑物。乡政府的七站八所沿街而建。沿着街道的维吾尔族居民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开着商店。乡政府大楼的两边，左边是一个百货铺，右边是一个卖坎土曼^①、手工打制的铁皮水桶、农具的杂货铺。中学坐落在乡政府的对面。中学的围墙是两百米长的民族特色的铁艺栏杆，漂亮而整齐。两扇各三米宽的铁艺大门用民族特色的工艺锻铸出花边，两边各有一个小门。大门一侧的黑色大理石墙面上用维吾尔语和汉语凹雕着：塔河县巴亚宛乡中学，第二行凹雕着以香港影星冠名的希望学校的名字。学校的风格与尘土飞扬的街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校园里绿树成荫，正面是一座新落成的四层高的主楼，楼中间一色的蓝色玻璃，形成一个拱尖的立面造型。两边的墙面，用大块的白色瓷砖镶嵌，楼顶正面，装饰着一本打开了的图书的雕塑，大楼造型优雅而活泼，赏心悦目。周天没有想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乡中学有着这么好的建筑，和尘土飞扬的乡村环境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大楼两边，是两排对称的平房教室。大楼背后，是一个标准的四百米跑道，跑道中间是一个足球场，体育场中间是绿色的草坪。学生们在上体育课。

周天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说道：“标准跑道，足球场，绿色草皮，这在上海也是一个条件很好的初中了。”

迪力夏提说道：“就是，好得很，‘两基’验收要求学校要按标准建

^① 坎土曼：新疆的一种农具，类似锄头。

房子。”

迪力夏提话不多，显得谦虚柔和，没有一点维吾尔族干部的豪放幽默，和他高大的个子形成剧烈的反差。他说话时，聚精会神盯着对方的眼睛，让人感到真诚而坚定。

居来提道：“上海的周天书记，这不是你们上海的草坪。这个学校是香港影星捐资一百二十万，县政府配套一百二十万刚建好的。那些草皮是播了不久的麦子，只是好看得很。”

居来提把“配套”的“配”发音成“皮”。周天笑起来，说道：“香港影星干了好事没干完，还要政府‘皮’套，小气。”

居来提道：“香港影星把手表拍卖了十万块，牛仔服拍卖了四万块，汉族同志抢着买。我们把旧衣服送给穷人，香港影星把旧衣服卖给汉族巴依。以后周天书记你的衣服也可以建学校。”

居来提把“卖”字发音成“买”，把“买”字发音成“卖”，大家都笑起来。

大家边说边笑，把学校转了一遍。到了教室，周天发现每个班都有几个学生缺课。迪力夏提告诉周天，农村现在是棉花夏管期间，很多学生都请假在大田里帮助家人干农活。

周天问道：“学生辍学，是学校管还是教育局管？”

迪力夏提道：“领导责任是乡政府的，教育局具体负责落实。”

周天也学着新疆干部喜欢用动物比喻事物的口吻，说道：“乡里没有管好，有教室没有学生，你们的羊圈里没有羊。”

居来提道：“学校的学生听说迪力夏提乡长弹唱热瓦普，有一百个人，一百个人都去了，一上学，就一点点学生来了。以后在操场上建个刀郎木卡姆的舞台，学生就都来上学了。”

其他同志都笑起来。迪力夏提乡长红润的面容变成紫红色，抱怨道：“犏牛犁地埋怨骆驼没帮忙。学生不上学，你这个大园丁没有责任？居来提

局长，周天书记第一次来巴亚宛乡调研，你不要把黑色的炉灰到处撒，斑鸠不叽叽喳喳一样是斑鸠。”

周天笑道：“把斑鸠烤了吃比较好吃。”

大家哄笑起来。

顺着街道向东再走八公里，就是多浪村。鹅卵石铺成的石子路面凹凸不平，公路两边是十米宽的防风林。高耸的白杨树不是笔直地生长，而是从路两边向公路的中间靠拢，越向高处，杨树倾斜的角度越大，十几米高的防风林的梢头几乎合拢，公路犹如穿行在绿色的树洞之中。树干、树叶上沾满了厚厚的灰白色的尘土。

车子很快拐入了一条蜿蜒颠簸、高低不平的便车道，车道通向多浪村。多浪村只有七十多户人家。越过村庄六千多亩的耕地，村庄南面就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稀稀拉拉的胡杨林把沙漠和绿洲隔开。宽阔的叶尔羌河自西向东裸露着干涸的河床。以前，叶尔羌河水就像天山的雪水长年不断。刀郎人远离战火的纷争，远离喧嚣的人群，在胡杨深处狩猎，在叶尔羌河打鱼，在荒无人烟的大漠深处过着自由自在的幸福日子。雪水也有消融的时候，叶尔羌河越来越养不起成群的牛羊，养不起绿洲上不停开荒的人群。因此，多浪村人一点点向叶尔羌河谷迁移。后来多浪村人把胡杨一片片砍伐，开垦粮田。空旷的大漠中，多浪村人引吭高歌，用几近沙哑的歌喉排遣着生活的孤苦寂寞，歌颂着甜蜜的爱情，祈祷着过上美好的生活。

能歌善舞的多浪村人在叶尔羌河畔繁衍生息，保持着自己独有的骄傲。

尽管纳赛尔书记是迪力夏提的父亲，但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对多浪村还是一件重要的事。纳赛尔书记带着村主任伊利哈姆、小学校长米拉一起在村口等待周天。纳赛尔书记上身穿维吾尔族对襟白色短袖，白色的裤子，脚上是已经辨不出颜色的皮鞋，腰间扎着镶着水晶的宽大的黑色布腰带，腰带上附带突出一个三十多厘米的三角形下摆，镶着金边，像护腰一样扎在右胯上，在炎热的7月，戴了顶黑色羊毛边的皮帽，瘦高的个子，

背有些驼，一缕白色的山羊胡子衬托着非凡的气度。仔细端详，除了帽子让人感觉特热以外，整个人打扮得体而本色，活脱脱一个谦和执着的刀郎人的形象。

等汽车扬起的灰尘飘远，周天他们一一下车，大家握手行礼。个子不高的伊利哈姆结实而干练，黑黑瘦瘦，说着一口夹着维吾尔语口音的汉语，三十岁的样子。米拉看起来和伊利哈姆年纪差不多，穿着灰色西装短裙，配一件橘黄色的短袖衫，红色的高跟鞋异常醒目，走一步，鞋跟就在地面扎起一个小窝，丰满好看的面容上一直挂着维吾尔族女人成熟迷人的善意微笑，一看就是在城里生活长大的女人。米拉以维吾尔族拥吻礼和曲漠拥抱。

居来提开着米拉的玩笑：“米拉校长，为什么不拥抱远方的客人——上海的周天书记？”

米拉用一句维吾尔语娇嗔地骂了居来提一句，然后用标准的汉语对周天说道：“居来提局长就像花园里的园丁，照顾着塔河县的女教师，女教师们越来越漂亮了，可是就是上学的孩子越来越少。”

周天没有想到在这么一个偏远的乡村，有这样一位说着流利汉语，优雅而诙谐的漂亮维吾尔族女教师。他说道：“米拉校长，你的汉语比我说的都好，以后教教我，你也援一下援疆干部。”

米拉道：“好啊，周天书记，只要你天天来，我就天天教你。”

米拉和高明握手，看着高明说：“一看就是上海帅哥，小心塔河县的姑娘不让你回上海。”

高明腼腆地笑着。

一群人被米拉的热情感染，边走边聊。土路上扬起的灰尘也不再让人烦厌，甚至没有一丝凉意的空气，让人感觉也不再燥热。

纳赛尔书记一路走一路介绍，居来提一句一句地翻译。迪力夏提乡长跟在队伍后面，没有多余的话。七十多户的村庄，分散在两条土路边，两

条土路相隔有一公里宽，沿着一条水渠，弯弯曲曲地散居着人家。有的成片地聚集在一起，有的又远远地、孤零零地散居在树林包围的田间。完全是一个没有任何规划，长年累月按习惯、按各自的爱好、按田地的走向自然构建而成的村庄。门的方向也东西不一，甚至建在一条路边的房子，也不是一条直线，有的向路边多出半截，有的又向里面凹进去一间房子的距离，有的大院对着土路，有的屋后墙对着土路。只有少数几户是砖木结构的住房，大多数人家都是用木头做支柱和房梁，然后用红柳枝编织房墙，再把墙面用草泥抹平，条件好一点的人家用水泥抹了墙面。

走在多浪村，周天突然感到一种悲哀。对贫困地区的贫困，周天早觉得已经有了认识，可是来到大名鼎鼎的刀郎文化之乡，这种农村建设水平、农民居住的简陋，简直让周天不可想象。

来到多浪村小学，十亩大的校园被泥巴做的干打垒围墙圈着，围墙残破不堪，大门也就是两根胡杨树干。唯有金底黑字的“多浪村小学”的字样让人知道这是学校的大门。一百多名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就挤在两排土坯建的危房里。唯一让周天欣慰的是校园里种满了高大的核桃树和杏子树，学生们就好像在果园里上课。树的中间是一个水泥制成的国旗台，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校园的上空飘扬。

周天他们进到一个三年级的教室。同学们看到周天一行进来，同时起立向他们敬少先队礼，齐声高呼：“老师好！”

周天示意学生坐下。学生们齐刷刷地背着手，一双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齐视周天。周天觉得教室里非常闷，抬头发现，所有的窗户都紧闭着。

周天觉得不可思议，问道：“吾局长，大夏天，为什么不开窗户？教室里味道那么大。”

居来提答道：“沙漠地区太热，关上窗户，屋里的温度要低一些，凉快一些。”

居来提让窗边的学生开窗。周天看到，那个学生伸出仿佛抹了黑油的

手打开窗户。周天让所有的学生伸出手，十几双黑乎乎的小手伸在桌面，这些小手让周天震惊。金立和曲漠咯咯笑起来。迪力夏提的脸变得紫红。纳赛尔书记摇着头，慈爱地拍着孩子们的脑袋。

班主任比丽克孜说的汉语有着比较重的新疆腔调，但语言表达相当流利。全班只有一个叫古丽的小女孩没有上学，其他学生都在校。比丽克孜告诉周天，古丽是个孤儿，和奶奶住在一起，经常缺课。

周天对高明说道：“高明，这个村是我们援疆干部承包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点，以后孩子辍学的事，你和金立要负责。米拉校长、比丽克孜老师，以后你们的孩子就找高明主任。”

米拉道：“周天书记，我们的孩子回家睡觉找他们的爸爸妈妈，我们孩子辍学的事情找高主任，对不对？”

周天点点头，说道：“对，对，生孩子，找他们的爸爸妈妈；孩子不上学了，找高主任。”

大家笑起来。

太阳逐渐西下，红色的夕阳撒向尘土缭绕的村庄。村庄南面，棉花地无边无际，一直延伸到原始胡杨林的边缘。袅袅炊烟升起，狗儿不时地吠叫，若有若无的木卡姆情歌从村庄深处、从棉田深处飘荡在多浪村的上方。一幅让人陶醉的水墨画，安详而令人流连忘返。

留着小胡子的村主任伊利哈姆说着半生的汉语，邀请周天留下来吃饭。一下午走马观花的调研让周天心里有一种复杂的感觉。农村维吾尔族群众的淳朴乐观让他感叹，他感到自己分管教育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任务艰巨。

周天没有吃饭的心情，带着队伍返回县城。

回去的路上，周天想起中午居来提的话，就问道：“吾局长，你中午说的不要像和田姑娘一样认真，是劝我不干活吗？”

居来提一脸正色地更正道：“上海的周天书记，你应该叫我居局长。”

周天道：“哦，对，是居局长……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呢。”

居来提道：“援疆干部我们都欢迎，你们把钱给我们，然后陪着我们去高楼大厦的上海、天堂一样的杭州考察学习。有了钱，我们来干，你们把烤肉好好吃，新疆漂亮的风光好好玩，三年以后，男子汉一样的男人，戴上大红花回上海，像喝了穆塞莱斯一样的美。干什么太阳起床你起床，太阳睡觉你睡觉，累得像冬天里的黄羊一样瘦，把干部得罪了，让人像讨厌苍蝇一样骂你们。以前的援疆干部，谁活儿干得多，吐在他身上的口水就多，大雁不能给老鹰打窝。”

周天听着居来提的话嘿嘿笑起来。曲漠用手推了一下居来提厚厚的脊背，说道：“周天书记是来援疆的，是完成中央交给的艰巨任务，看你那点觉悟，少说点，给周天书记留下一个好印象。”

周天笑了笑，说道：“吾局长说的也有道理，我就是担心如果把钱给了他，都买了烤肉培养男子汉了，嘿嘿。”

居来提高声笑起来。

县委会议室，周天主持召开第一次塔河县上海联络组工作会议，学习新疆“三史”，讨论塔河县援疆工作计划。

对新疆历史的学习，让上海援疆干部大开眼界。在周天他们的知识里，新疆就是中国的一个边境地区，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大漠戈壁，天山雪莲，绿洲沙漠，草原牧歌，这些固化的概念就是他们心目中的新疆。来到新疆，看到和内地一样高楼林立的城市，现代化的机场，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穿梭不停的火车，说着不同语言的不同民族……这些援疆干部惊诧不已。原来新疆不仅有草原戈壁，有天山绿洲，也有城市，也有现代化的工厂，也有互联网。人们不是都住在帐篷和蒙古包里，不是骑马上班，不是都穿着皮袄，不是生活在远离文明的荒原。过去那些不了解实际的想象，让每一个第一次来新疆的援疆干部觉得自己的想法荒唐可笑。

学习了新疆简史，周天生出许多感慨，不由得想抒发抒发，于是说道：

“同志们，两千年来的西域历史就是祖国的边疆发展史，是一部中华民族团结奋斗，共同保卫边疆，维护祖国统一的历史。我们作为援疆干部，一定要读懂读透，才能站在历史的高度、理论的高度做好援疆工作，与各民族一起建设好边疆。党中央的援疆战略，就是从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加速新疆经济发展，富民固边的目的出发，通过发挥援疆省市的人才优势、资金优势、技术优势、经济优势来支援新疆的经济发展，实现新疆与内地的同步发展。作为援疆干部，一定要理解中央的战略部署，以无私奉献的援疆精神，把塔河县作为我们的第二故乡，不辱使命，完成好本职工作，履行职责，不辜负上海人民的重托，不辜负新疆各族人民的期望。”

平时习惯了周天诙谐幽默，不把任何事当事的援疆同事，突然感到周天是那么令人敬畏，说话又有高度，又满怀激情，一点没有做作的说教味，让每个人都在内心充满了对未来工作的期待，都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

周天说完话，高明第一个反应过来，拍起手，其他几位同志也回过神，一起鼓掌。周天仿佛突然又回到现实，恢复了往日的神情，说道：“客气什么，自己人拍巴掌，给我的感觉，在拍马屁似的，嘿嘿，不过，如果援疆三年，没有一种豪情，没有一种理想，还不如不来，不能虚度年华。”

高明附和着，说道：“对，不能虚度年华，伟大的时代给我们创造了难得的机遇，让我们站在了一个阔大的舞台，使我们有了一个展露才华、实现人生抱负的机会，这种机会不是任何人都有的。虽然家里的亲人都觉得我们援疆是一种奉献，比较苦，这里的条件确实不能和上海比，但我们拥有的实现人生价值的条件，是其他人没有的。我为自己能援疆感到自豪。”

陆地接着道：“我也有同感，在别人眼里我是上海小男人，实际上，我也是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可是就是没有人相信，以为我只是面孔清爽，只配给女人做做妇科检查。这次援疆，我是医院里第一个报名的医生，因为我的学历是博士，才把其他报名的同志比下去。我蛮开心的，我也要做一回西部的男人，让那些小瞧我的人，知道我是一个男子汉。”

瘦瘦高高的陆地用上海方言激情四射地发言，一副一腔热血的样子，发泄着平时被人忽视的愤懑之情，同时也不经意间表白了自己高学历的自豪。虽然话语豪气，但还是凸显出对自己优越身份的显摆。

周天笑着道：“呵呵，博士！有资格做妇科检查的男人才是男人中的男人。就是要让别人看看我们都是什么货色。”

大家就哄笑起来。陆地推了一下眼镜，想说什么，没说。

周天正色道：“我们真的不能丢上海干部的脸，白白净净的脸丢在沙漠里，对不起万里之遥的父老乡亲啊。下面还有两个议题，一是我来安排一下今后的工作任务，二是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家庭情况，互相做个了解。”

周天把几个人分成两个小组，一个是技术组，由陆地负责，王亮是组员。一个是项目组，由高明负责，金立是组员。高明担任援疆联络组党支部的书记。会议之后，由陆地代表塔河县上海联络组写一份学习新疆“三史”以及来到塔河县的援疆体会。由高明负责起草一份援疆三年期间，加快教育发展、支持教育强县建设，以及多浪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可研性报告。由周天向援疆联络组组长、地委副书记黄成华做专题汇报。

周天道：“大家各自介绍一下自己的家庭情况，我们现在是一个集体的战友，是援疆兄弟，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没有必要隐瞒，以后要互相照顾。当然了，有小三的事就不要介绍了，但现在要立刻划清界限。我相信大家都是道德高尚的人，要不然，党组织也不会把有毛病的干部送到新疆，影响上海干部的形象。嘿嘿。”

大家都笑起来。对于上海干部来说报告自己的家事是一件不太愉快的事。周天说道：“我带个头吧，我父母双全，退休，爱人是军医院的医生，女儿十六岁。”大家也都报告了自己的家庭情况。高明爱人是中学教师，有一个十岁的女儿。陆地爱人在大学教书，儿子八岁。金立是湖南人，复旦大学毕业后通过考录到现在的学校，还是单身。

周天对金立说道：“哦，你是重点保护对象，也是重点管理对象，别援

疆三年在新疆变成三个人了。今天说清楚，塔河县援疆联络组一共五人，援疆结束，一个不能多，一个不能少。少了，我对不起上海援疆干部，对不起自己的兄弟；多了，是你们对不起上海的父老乡亲。”

王亮最后说道：“这里面我比周天书记大两岁，我爱人已经去世，女儿在上海大学上学，家里岳父岳母靠我养老。”

大家介绍完自己的家庭情况，心情都有点郁闷。一时间，每个人都勾起了对家人的思念。每一个看似无忧无虑的援疆干部背后，都有着不一样的家庭背景。其实每个人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们突然意识到：忠孝不能两全的处境就活生生地发生在自己身上。一种深深的惆怅，一种壮士一去不复回的悲壮油然而生。陆地习惯性地推推眼镜，用纸巾擦了擦眼角。

周天左右看了看大家，说道：“陆地还口口声声要做男子汉，流什么泪啊。援疆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要完成使命，就要有所牺牲，男人流血不流泪。希望我们每个人用自己的援疆业绩报答家人对我们的支持。”

高明又带头鼓起掌，会议室的气氛变得轻松而畅快。

周天接着道：“干脆，大家来个澡堂洗澡，光屁股相见，再介绍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免得今后不了解，产生不必要的隔阂。”于是大家又都介绍了自己的一些爱好，高明是学中文的，喜欢写诗，喜欢交响乐。金立是学经济的，喜欢炒股，喜欢收藏，特别喜欢和田玉。陆地喜欢跑车，还喜欢摄影，摄影作品还在摄影杂志上发表过。王亮喜欢研究中医，喜欢菜谱。

大家介绍完了，周天说道：“我偶尔画画水墨画，我的水墨画有潘天寿的风格。只是潘天寿的画要一平尺十万块，我的是十平尺一块。嘿嘿。”

大家笑起来。周天等大家笑过，正色开始会议小结，说道：“好了，今天我们该说的话都说了，言归正传，援疆不是一件嘻嘻哈哈的事，不是一件掉以轻心的事。我们从现在开始，要把援疆当成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我和大家约法三章，生活上：不许谈恋爱，不许夜不归宿，不许举止不文明；工作上：明确任务，真抓实干，创造佳绩；政治上：牢记使命，民族

团结，维护祖国统一。请大家记住，我们是来援疆的，不是来享受的，要以无私奉献的精神投入工作。”

塔河县上海联络组第一次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富有成效。

4. 弄巧成拙惹纷争

早晨，天空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阴沉沉的。一向干燥的空气变得湿润，让人的心情也爽朗起来，周天感到非常惬意。在上海，没完没了的梅雨总是让人沮丧，衣服永远是湿乎乎的。而到了新疆，雨天却使人精神，有一种别样的舒适。周天给姬世雄打了一个电话。姬世雄很客气，说要到周天书记的办公室汇报工作。周天知道姬世雄是一种客套，商量好还是周天去姬世雄的办公室。

周天走到办公室门口，听到姬世雄在大声呵斥政府办公室主任。周天等了一会儿，就敲门进去。姬世雄客气地与周天握手，尚未从怒气中回过神来。姬世雄的办公室不大，靠东面的窗前摆着一张普通压缩板的暗红色办公桌，左后放着一把讲究的皮制老板椅，进门的墙边面东靠着两个深红色的杨木沙发。由于空间太小，沙发中间甚至没有茶几。南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塔河县公路地图，西面的墙上挂着一幅中国地图，北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塔河地区的水系图。北面的墙角立着一组深红色压缩板的书柜，装满了书。办公室给人拥挤、干净、严肃的印象，只有窗前三盆翠绿的吊兰透出些许温柔。

周天说道：“姬县长脾气大啊，办公室艾主任是民族同志，你这样训他，不影响民族团结吗？”

姬世雄坦然说道：“周天书记，那是两个概念，都是为工作，和民族团结没关系。民族团结是政治原则，批评下属是工作原则，都是中国人，在我眼里都是同志，是下属。身为一县之长不敢批评下属，怎么开展工作？”

我在工作里不分民族，一视同仁，你们上海人就是瞻前顾后的。”

周天听了姬世雄的话觉得非常刺耳，感受到姬世雄身上一种让人敬重，又咄咄逼人的气势，给人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于是说道：“你们新疆干部就是直爽，训人像喝凉水，一点不客气。在上海要是这样训人，官早都没得做了。”

姬世雄道：“你说那小子，安排给你们援疆干部装修宿舍，安排给你购置一辆越野车。政府党组会议定了，常委会批准了，到你们来了，什么事都没有办。阿不来提县长为此事给我发了两次脾气。县长平时像个菩萨，都发了脾气，我能不火？援疆干部的事情是个政治任务，别说不讲政治。我看，你都会对我有看法。”

周天道：“噢，要是为了我就不必了。我是个普普通通的干部，这里边也没有那么多政治，将就一下就过去了。呵呵，你这样一说，我觉得你是嫌我来新疆早了，早知道我晚来几天。”

姬世雄道：“好了，不谈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怪烦心的。周天书记，我也正想找你谈一谈巴亚宛乡到多浪村公路建设的事。”

周天本来想和姬世雄聊聊县上的整体情况，了解一下县上的人脉关系和前几批援疆干部的工作状况，想听听姬世雄对自己工作的建议。但眼前的姬世雄，好像一副正儿八经的县长姿态，没有想和周天套近乎、谈天说地的雅兴，一副一心一意干工作、规规矩矩想工作的架势，甚至有点居高临下的态势。周天就觉得一种隔阂和别扭，又生出许多对姬世雄的不满，甚至后悔自己主动上门。

周天淡淡地道：“基层的情况我还不了解，修路的事到以后再说吧，我只是认个门，给你报个到，免得以后到了政府，连喝水的地方都找不到。”

姬世雄没有听出周天的话外之音，以为是周天客气，说道：“你到了政府谁不给你水喝，我撤他的职。”

周天笑道：“做常务好，权力大，撤那些不听话的人的职。但不要为我

撤职，我得罪不起人。”

姬世雄哈哈大笑起来，说道：“见笑了，也只是说说，哪能随便撤干部。不过周天书记，以后得支持我的工作，我为你保驾护航。修路的事我就赖着你们援疆干部。县里到巴亚宛乡的公路是自治区交通厅投入的项目，二十公里一千两百万，下个星期动工，11月底竣工验收。从乡里到多浪村十公里的乡村道路需要三百万，我就找你周天书记，靠援疆资金投入，反正多浪村是援疆干部承包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点，你得出钱出力做示范。”

周天被姬世雄的一番话语噎得喘不过气来，心中升起一股恼怒。想到要在三年里和这样的人共事，有一种遇人不淑的不快。周天不再接话，抿了口茶水，准备告辞。突然，门被打开了。姬世雄脸上立刻显示出不快的神情，刚想发作，一看是一个维吾尔族农民，背了一麻袋瓜闯进来，姬世雄立刻露出灿烂的笑容。农民把瓜放下，弓着腰，伸出双手毕恭毕敬地和姬世雄握手。姬世雄站起来，拥抱了农民，拍拍农民的肩膀，农民辨不出底色的短袖上兴起一股尘土。两个人用简单的维吾尔语互致问候。农民的谦卑和兴奋与姬世雄的亲昵真诚，让周天有一种飘忽的感觉。周天的眼前不断闪现着姬世雄在地委领导面前谦和、低眉顺眼，刚才得意自在，现在体贴关怀的画面。姬世雄对农民的热情真诚是周天希望对自己的态度。姬世雄给翻译打了电话。翻译进来和农民握了手，认真听农民讲述自己看望姬世雄的原因，然后翻译过来给姬世雄和周天听。原来，农民有个大学毕业的女儿，一直在农村当代课教师，每月四百元的工资，既养不活自己，又照顾不了老人，于是辞去工作，回到父母身边种地。姬世雄在检查工作时，发现那个村小学没有老师上课，而村小学的校长一直为这个毕业于新疆大学的代课教师惋惜。姬世雄去这位农民家邀请他女儿先给村里的学校代课，并说会尽快解决他女儿的问题。他女儿回到了学校。姬世雄立刻责成教育局调研了全县代课教师的情况，向县委提出建议：全部进行招考，

由县财政解决了一百多名农村代课教师的待遇问题。这个农民今天就是特意感谢姬世雄，并且邀请姬世雄参加他女儿星期五的婚礼。姬世雄爽快地答应了农民的请求。老实的农民一边感谢一边抹泪，离开了姬世雄的办公室。

周天也被农民的真感动，说道：“你还挺受百姓欢迎的，农民说他的女儿就是你的女儿，你在县里工作了三年，一定是村村都有丈母娘了。”

姬世雄爽朗地笑起来，说道：“周天书记啊，你可别听人乱忽悠。有个顺口溜说我们这些县长们坐的是牛头，啃的是羊头，搂的是丫头。真要那样，我们不但高血脂，老婆闹，早去纪检委报到了。”

周天笑道：“现在的干群关系紧张啊，社会上不但仇富，而且仇官。当干部不为百姓做实事，老百姓就是不拥护。”

周天告辞姬世雄回到县委。坐在办公桌前回想着姬世雄留给他的复杂感觉。一会儿有人敲门。米拉校长进来。后面跟了一个维吾尔族小伙，也背了一麻袋瓜。

周天就呵呵笑起来，说道：“米拉校长，塔河县是不是到处都是瓜？送瓜是不是塔河县人的习惯？”

米拉穿着西装短裙和短袖，大方地坐下，说道：“周天书记，塔河县是塔河地区纳西甘甜瓜的产地。纳西甘甜瓜甘甜好看，但是产量低，不易储存，是塔河县人送礼的佳品，一般都是到乌鲁木齐办事送朋友的。老百姓平时舍不得吃，也是用来送朋友的。”

周天道：“米拉校长一定是有事找我才给我送瓜，先堵一下周天书记的嘴。”

米拉笑着道：“周天书记像我爸爸一样聪明，就是有事找你。”

周天看着眼前漂亮的维吾尔族姑娘，心里一阵暖洋洋的感觉。他觉得这里的新疆干部是这样可爱和真诚，没有一点矫揉造作，就像清澈的河水一眼望到底。

周天道：“说吧，有什么重要的事需要我帮忙？”

米拉道：“其实到你这儿，我也觉得不好意思，哪有见了一次面就找你帮忙的。可是你是我们的援疆书记啊，援疆干部为农村建了好多学校，就是我们多浪村小学没人管。周天书记，你也看到了，我们的学校都是危房，孩子们在里面上学，老师都提心吊胆的。我今年和明年在那儿挂职，如果我不管，那学校就没希望了。看到你来调研，我就想着，求周天书记为多浪村建一所小学。”

周天有点惊讶，问道：“噢，你也是挂职锻炼的，你原来在哪里教书？”

米拉道：“我爸爸是塔河政协的离休领导，我在地区九中当老师，后来我老公找了别的女人，我丢尽了脸，和老公离了婚。为了躲避城里人的闲言碎语，就申请到塔河县支教。姬世雄县长是我新疆大学的师哥，很照顾我，就安排我到多浪村任挂职校长。”

周天玩笑道：“哦，你的阿卡^①很多嘛，哥哥就是喜欢为妹妹办事。”

米拉道：“周天书记，你说话挺好玩的，姬世雄是我的领导，我们是纯洁的友谊。上海干部想事情怎么这么复杂呀。你告诉我帮不帮我这个妹妹呀？”

周天道：“一定帮，你说怎么帮就怎么帮。”

米拉高兴地道：“真想拥抱你一下，上海援疆干部就是好。书记你可是县上的大领导，不能反悔啊，我回去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所有的多浪村人。”

周天送走了米拉。周天做出京剧的亮相姿势，唱起了样板戏：“穷人喝惯了自己的酒，点点滴滴在心头……”

雨后的早晨，晴空万里，灿烂的阳光洒满大地，薄薄的棉絮一样的白

① 阿卡：维吾尔语，意为“哥哥”。

云飘荡在辽远的天空。阳光下，绿色的树叶犹如水洗一般青翠欲滴，建筑物的表面除去了平日的尘土，显得格外鲜艳。成群的鸽子在蓝天飞翔。县城充满了生机。

按照习惯，周天和妻子苏婉接通上班前的第一个电话。苏婉用离婚的方式阻止周天的计划没有实现，只能接受这个现实，但内心对周天充满了怨气。接到周天的电话，苏婉的牢骚就特别多。苏婉告诉周天，周副院长的病慢慢好起来了，周妈和阿姨在医院照顾周副院长，只是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苏婉要替换一下周妈。过去每个周末是周茜茜睡懒觉，吃妈妈做的可口饭菜的休息日，可是现在打破了这种生活规律，茜茜非常不习惯，人也瘦了一圈。苏婉说着就哽咽起来。周天平时心疼女儿，不表现在语言上，只是尽可能地和苏婉换着花样给周茜茜做好吃的饭菜。女儿把父亲当朋友一样对待，小周长小周短地叫，周天享受着家庭的幸福。从没想到过，在周茜茜还是青春期的时候和女儿有三年的分别。周天有一种爱莫能助的感受，劝了苏婉几句。苏婉想想万里之外的丈夫不易，也不再像过去总是对周天大呼小叫，而是多出了一些温柔。周天喜欢苏婉的变化，想到援疆不但是国家的大事，也成了每个家庭的大事，援疆改变着身边的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

一进办公室，高明通知周天，黄成华副书记已经从地区出发来塔河县检查工作，主要是了解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点的情况和农村基础教育的情况。

周天没想到黄成华这么快就来调研了，着急地问道：“我们的教育援疆计划和社会主义新农村试点方案出来没有？”

高明道：“没有，时间太短。再说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太了解，好多数据都没有，不找姬世雄副县长帮忙，这个工作很难做，还要过一些时间才能起草好。”

周天思索着，说道：“黄副书记是一个认真的人，到时候一问三不知，

我看有点麻烦。”

高明道：“黄副书记第一次来，也只是了解一下情况。政府那边阿不来提县长、姬副县长、金立已经到胡杨林闸口桥头去等了，县长的意思让我们也赶过去。”

周天诧异，问道：“在县政府大院或者县委大院等着就行了，为什么要跑五公里去迎接？又在修路，到处尘土飞扬，何必？”

高明道：“周天书记，这是当地的习惯，也是一种不成文的迎来送往的规定。听说修路之前要到十六公里处接，那是塔河县和地区的分界处。有一次一个领导看县上没人接，就直接回了。”

周天摇摇头，说道：“这里的官场文化比上海发达嘛，那么咱们也入乡随俗吧。”

周天带着高明向胡杨林闸口赶。公路上尘土飞扬，汽车颠簸前行。看到周天的车到了，在汽车里躲土的阿不来提县长下车和周天握手。刚好有一辆汽车经过，灰尘就落了他们一身。

阿不来提看着周天，说道：“周天书记，上海水多，新疆土多。所有上海人雪山一样白，新疆人煤炭一样黑。”

周天笑着道：“县长，我长得黑，你长得白，不知道的人以为你是援疆干部，我是新疆干部。”

阿不来提道：“我们现在都是塔河县干部。你们来要吃一马车的土，辛苦了。”

姬世雄没有从汽车上下来，周天就感觉到姬世雄的无礼。即使周天不在，县长下了车，姬世雄也不应该坐在车上。不一会儿，两辆丰田牛头车疾驶过来，在远处停下。浓雾一样的尘土扑向空中，在明亮的阳光里飘散。

黄成华副书记和陪同的上海援疆的地区教育局副局长、地区建设局副局长一同下车，与塔河县的同志一一握手。姬世雄一副谦和的样子。黄成华副书记告诉阿不来提县长，他要去巴亚宛乡看看中学，去多浪村看看村

里的情况。由于自治区建设厅还要到塔河县调研，阿不来提县长前去陪同他们，就由姬世雄和周天带着相关同志陪同黄成华副书记下乡。四辆越野车一路颠簸前往巴亚宛乡，车队扬起巨大的尘土。

巴亚宛乡党委书记和迪力夏提乡长在进乡的闸口桥头把黄成华副书记接上，就直接带车队来到了乡中学。黄成华副书记瘦高的个子，极少说话，说话也低声细语，除了脸色比较黑，一副儒雅的海派干部做派。黄成华副书记对乡中学的基础条件比较满意，只是发现学生辍学现象严重。在地区，黄成华副书记分管教育。

黄成华道：“没想到乡里的办学条件还不错。香港影星也援助过这所学校，有点不可想象，就是学生辍学太严重了，会影响明年自治区‘两基’验收。”

姬世雄道：“我们县是全地区‘两基’工作走在前面的县，验收不应该有问题。”

黄成华点点头，问道：“周天，全县有多少学校？适龄儿童入学率是多少？初中适龄少年入学率是多少？青壮年文盲率多少？”

周天一时语塞，只是嘿嘿笑了笑，场面有点尴尬。黄成华没有再说话，眼睛看着周天。周天看看金立，明显想让金立替自己解围。

其实金立对此也没有什么准备，却从容不迫地接过黄成华副书记的话，说道：“全县有一百一十多所学校，八所初中，五所高中。这里由于是少数民族地区，入学率都比较低，适龄儿童入学率90%，初中适龄少年入学率80%，青壮年文盲率8%。”

金立不紧不慢、镇定自若地回答黄成华副书记的问话。姬世雄听完金立的回话，几乎气晕过去。对于分管教育的副县长，这样的数据简直是对姬世雄几年工作的否定。

姬世雄刚想开口说话，又听到黄成华副书记在问：“不对呀，全地区的适龄儿童入学率、初中适龄少年入学率分别达到95%和88%，你们分别低

了五个点和八个点，青壮年文盲率地区是5%，你们又高了三个点。据我了解，塔河县是地区‘两基’工作先进县，而且在自治区的‘两基’攻坚会议上还做过经验交流，这样的水平不可能是地区的先进。你们对县里的情况掌握不到位。”

黄成华副书记立刻指出了金立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但语句非常和缓，好像是自言自语，没有批评下属的意思。周天本来肤色较深的脸变得更黑了。黄成华的几句话，就显出了作为地委领导的工作水平和工作状态。周天怨怒地看了看金立。这时候觉得金立手腕上戴着的沉香木手串那么刺眼，给人一种不务正业的形象。

金立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又接着用上海方言回答黄成华副书记的问话，说道：“黄副书记，基层的数据都不可信，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大都造假，数据和实际距离老大，这里的干部作风比阿拉上海，不好比的。”

金立自己不知道塔河县的教育情况，作风漂浮，倒用这种方式全盘否定了塔河县的工作和干部，姬世雄简直怒不可遏，再也忍不住了，怒道：“你小子放屁，一派胡言。塔河县是地区‘两基’先进县，是自治区的典型经验推广县，没有实实在在的发展业绩怎么可能取得先进？你援疆才几天，就发现我们造假，地区领导、自治区的专家都发现不了？没有你水平高？你自己不了解情况就老老实实给书记说，不要耍小聪明。塔河县适龄儿童入学率是98%，初中适龄少年入学率是96%，青壮年脱盲率是97%。你给我记好了，这是塔河县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不是吹出来的，不是靠你们几个援疆干部指手画脚弄出来的！你要是塔河县本地干部，我今天就建议县委免你的职。”

黄成华副书记对姬世雄掌握数据，对工作了然于胸的状态十分欣赏。掌握全盘、掌握大局是一个领导干部的基本素质。他对金立顾此失彼、巧舌如簧的做派非常反感，而且金立的话明显地表现出对本地情况不了解，对本地干部不信任，对本地干部不尊重的心态，也根本没有把姬世雄放在

县长的位置上来看待。常务副县长在新疆县一级班子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老百姓眼里是一个权高位重的人物。金立不但表现了自己的无知，而且触犯了常务副县长姬世雄的威严。但同时，黄成华也觉得姬世雄的语气咄咄逼人，对金立的批评有点指桑骂槐的意味。

黄成华道：“姬县长说得对，批评得好，就是语气重了，有理也要声音低。你是不是可以听懂上海话？”

黄成华副书记平和地看着姬世雄。姬世雄的气还没有消，也没有听出黄成华副书记善意的批评。

姬世雄说道：“黄副书记，你看这几个援疆干部，来了几天，不下基层，不了解情况，对新疆干部全盘否定。难道新疆的快速发展都是靠吹出来的，我们这些县长就会吃大块肉喝大碗酒。别不把村主任不当干部。”

周天感觉姬世雄不但在给自己这个塔河县上海联络组组长、塔河县委副书记一个下马威，而且对地委副书记黄成华也非常不尊重，有一种飞扬跋扈的气势，便道：“我们刚来不到一个月，对工作不完全了解，也正常。金立的话说得不对，有些看法是金立个人的观点，也没有必要把事情上升到援疆干部和新疆干部的关系上。要让人说话，我们现在也是新疆干部。你不尊重我可以，对塔河县援疆干部有看法也可以，但你也别全盘否定上海援疆干部。黄副书记是地委领导，又不是你的下属，批评金立是你的权力，对黄副书记是不是要多些尊重。发那么大脾气，发给谁？我还没有见过这样和领导说话的下级。”

周天说完，扭头朝自己的汽车走去。

黄成华道：“噢，这文绉绉的周天来新疆几天也开始有脾气了。姬县长，其实大家都为了工作。都是一个共同目的，不要计较，下来好好交流一下，以后还要支持援疆联络组的工作。你的工作作风比较干练，周天也是个开朗的同志，以后还要长期共事，别放在心上。”

姬世雄被周天一阵奚落，既恼怒，又感到自责。自己也就是对金立胡

说八道不满意，火气一上来，说话就有点不知轻重。对黄成华副书记，姬世雄是从内心尊重。姬世雄一直想向黄成华副书记汇报一下塔河县的工作，争取黄成华能对塔河县的援疆项目给予重点倾斜。没想到批评了金立几句，不但得罪了周天，也给黄成华副书记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初次印象。姬世雄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有点尴尬地说道：“黄副书记，刚才我的话有点过头，希望你不要介意。我会和周天书记交流，我也会支持他的工作。”

黄成华没有回答，转脸问乡党委书记：“中午在哪里吃饭？”

迪力夏提忙道：“安排在一个村主任家，已经杀了羊，按农村习惯欢迎黄副书记。乡班子的成员都在村主任家等着。”

黄成华道：“这么复杂？这不是搞成一场欢迎宴了？不行，就到乡里的食堂吃个便饭，吃你们的拉条子和抓饭。”

乡党委书记和迪力夏提都不同意。黄成华就看着他们微微地笑。

伊利哈姆道：“姬县长，接待远方客人是巴亚宛人的心意，黄副书记一定要去。”

姬世雄道：“羊肉你们留着自己吃。按黄副书记的要求，吃便饭，找一个干净的饭店，不要苍蝇比人还吃得多，走吧。”

乡政府大楼的背后，一条水渠自西向东，饭店是建在水渠南岸的一排平房。正门的上方用维吾尔语和汉语写着饭店的名称：“努尔东的妈妈饭店”。平房和水渠成九十度直角，房门向西，正对着尘土飞扬的侧街。沿着渠两边种植着护堤的柳树，成排的柳树自然弯曲着，垂落在灰色的渠水中的柳枝随波摇曳。饭店门前，沿街种植了一排垂柳，有些年份的垂柳枝叶茂密，修长的枝叶在阳光下微微晃动。

凉风习习，树下，摆放着一个巨大的维吾尔人家常用的大板床，床上铺着毛毯，摆着一个低矮的长茶几。黄成华、周天、姬世雄和乡党委书记围着茶几，盘腿坐在大板床上。迪力夏提乡长张罗着茶水和饭菜。其他同志就进到饭店的包间里。

黄成华道：“这个饭店的位置好，依水而建，绿树成荫，很有江南的味道。”

迪力夏提道：“麻雀把窝建在阴凉的屋檐下，享福的人把房子建在河边。这条英艾日克大渠是巴亚宛乡的生命渠，可以流二十个水，能灌溉二十万亩农田，很多农民都把房子盖在离岸不远的渠边，这也是巴亚宛的特色。”

黄成华问道：“二十个水是什么意思？”

姬世雄解释：“是指这条渠最大可以通过每秒二十平方米的水流量。‘英艾日克’在维吾尔语里是‘新渠’的意思。这个乡还是缺水，它处在多浪河的下游，如果再有二十个水，还可以灌溉二十万亩农田，巴亚宛还有将近三十万荒地没有开垦。”

黄成华点点头。其实黄成华自从第一次见姬世雄，就非常欣赏他。中等个子的姬世雄总是穿着白净的短袖、纯棉的蓝色的休闲裤、棕色的皮鞋，看上去清爽利落。英俊的面堂，高鼻大眼浓眉，仔细看有点明星的味道。除了有时急躁，还有一种成竹在胸的自信，有一种西部干部特有的自然天成的洒脱。

黄成华看看饭店的牌匾，说道：“他这个饭店的名字有意思。”

姬世雄道：“这是我们维吾尔族同志起饭店名的特点。‘努尔东’的意思指饭店是努尔东开的，‘妈妈’的意思是指这里的饭是做得像妈妈做的饭一样好吃的家乡饭。”

周天说道：“我还以为是努尔东妈妈在这里开饭店，难道爸爸就不会做饭了？”

大家就笑起来。周天表现得很大度，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姬世雄。姬世雄本来没有理周天的意思，但看看周天幽默的问话，自己也笑起来，说道：“在农村，维吾尔族男同志一般不做饭。吃肉，喝酒，干活养家是男人的事，操持家务大多是女同志的事。你要挂个爸爸的饭店，别人不但笑话你，

也没有人来吃饭。”

周天笑道：“在新疆做男人多自在，除了下田、吃饭，就是生孩子。哪里像我们上海，家务事都是男人承包了，一个个大男人都是好厨师。我回上海也要开一个饭店，叫：周天的妈妈饭店。”

大家都笑起来。

饭是家常拉条子、抓饭、烤包子、烤羊肉，肉多菜少，味道鲜美。特别是拉条子，手工拉的面条，又细又精，拌上可口的各色炒菜，美味无比。

周天用自己带来的筷子吃饭，用自己带来的杯子喝水。黄成华进到餐厅里发现金立也是像周天一样的习惯，他们的行为和本地干部的做法显得格格不入，大家都觉得别扭，但没有人想捅破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吃完饭，黄成华带着大家又走访了多浪村。除了大漠戈壁，远处的胡杨林也给黄成华留下了深刻印象。多浪村让黄成华非常失望，除了歌声，找不到刀郎文化的一点影子。那种满村都是刀郎歌舞、刀郎宣传品、刀郎艺人、穆塞莱斯作坊的情境只是黄成华内心的想象。如果不是大家介绍这是刀郎人的故里，黄成华觉得多浪村就是一个普通的、沙漠边缘胡杨林脚下的一个小村庄。破破烂烂的村小学不堪入目，怎么都不可能和地区“两基”先进县的称谓联系起来。

黄成华皱着眉头说道：“上海援建社会主义示范村放在这里合不合适？这里的基础也太差了。三年的时间是不是投入太大？而且产业结构太单一，就是种棉花，三年调整结构的难度也比较大。姬世雄、周天，你们县委、县政府要好好调研一下，做个调研报告，以便援疆指挥部及时立项，如果有问题，就尽快调整，不要拖延。”

姬世雄解释道：“我们的意见援疆示范点还是放在这儿，因为……”

姬世雄话没说完，黄成华打断道：“不要轻易下结论，我也没有否定县上的意见，今天你也说不清楚，不要再说了，我要看到你们实实在在的调研报告和可行性研究报告，不是一厢情愿的建设愿景。回去吧。”

黄成华干脆利落地打断了姬世雄的解释，带队向县城赶，车队在尘土中前行。

黄成华以看看周天的办公条件为名，来到周天的办公室。周天给黄成华倒了杯茶水，把黄成华请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自己坐在对面的沙发上。

黄成华道：“周天同志，现在就我们两个人，我想就有些工作提一些要求。”

周天拿出笔记本认真地做记录。黄成华继续说道：“虽然来这里只有短短的半天多的时间，但我还是发现了许多问题，如果我不说，你这个联络组组长就不会意识到，今后既影响工作，也影响你的成长。”

周天恭敬地说道：“黄副书记，你批评，我认真听。”

黄成华也不客气，说道：“今天你和你们联络组同志表现出来的几个问题，要引起高度重视。第一，工作没有进入状态。援疆的要求是不辱援疆使命，奉献援疆事业。援疆必须政治上坚定，牢记使命；态度上无私奉献，不辱使命；工作上努力拼搏，成就援疆伟业。三年是一瞬即逝的时间，也是再创人生辉煌，为稳疆固边不断奉献的人生经历。我们没有理由虚度年华，必须以一种神圣的使命感、百折不挠的气魄、扎扎实实的作风努力工作。可是你们的表现，没有投入援疆的工作状态，四平八稳，不紧不慢。你是塔河县援疆联络组组长，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大局的高度研究援疆工作，制定援疆措施，为援疆事业书写新篇章。这是上海市委的要求，故乡亲人的期待，新疆各族人民的期待，要好好体会。第二，要与当地干部一起努力，把塔河当成我们的第二故乡，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新疆干部。团结上，要做到民族团结一家人，要寻求当地干部的理解和支持，不要有局外人的个人主义倾向，更不能有上海干部比本地干部高明的片面想法。第三，要有好的文明的生活方式，也要尊重当地的风俗，学习当地干部吃苦耐劳的踏实作风。今后工作中和干部群众交流不能讲方言，下基层要和基层的

同志同吃同住。带杯子，甚至带筷子下基层，就是对当地群众的不尊重，就是不想融入现在的工作环境的表现。总之，援疆事业是历史赋予我们援疆干部的责任，要对得起党的培养、人民的期待、家人的期待。”

黄成华副书记的声音不高，但每句话语都像一记重锤敲在周天的心上。周天非常汗颜，有一种无地自容的羞耻感。本来，周天有一肚子的委屈想说。但听完了黄成华副书记的一席话，周天不得不佩服黄成华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和大局意识。周天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

周天面带愧色，说道：“黄副书记，请你放心，我周天也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我一定牢记使命，不辜负书记的教诲，带领塔河县援疆联络组扎扎实实工作，为援疆干部争光，让塔河县的援疆工作走在前面。”

黄成华点点头，说道：“这才是你周天应该有的认识，我相信你一定会创造优秀业绩。”

周天又恢复了往日神色，笑道：“嘿嘿，黄副书记到时候不要光给别人挂红花，你也要把项目向塔河县倾斜，也要给我戴红花。”

黄成华道：“那要看你周天三年的业绩，在我这儿，六十一个援疆兄弟都在一个天平上。”

周天想了想，说道：“黄副书记，这个姬世雄相处起来还确实困难，一天到晚搞得我心烦，今后和他相处我还是不痛快，有机会，你提醒一下。”

黄成华道：“其实姬世雄是属于比较直率、没有心计的那种人。他说话也好，批评人也好，都属于心直口快，没有恶意，别小瞧这个干部，有文化，有实践经验，水平不在上海干部之下，拿到上海也可以干一番事业。他的作风适合当地的区情，你要主动和他交往，这只会对你有益，磨合一段时间就好了。这个干部是个干事的料，以后反而好相处，我欣赏这样的干部。你是多了点水性，他是多了点石性。不过他这样横冲直闯，工作没问题，就怕小人作怪，会吃亏的。木秀于林，也不是好事。”

周天道：“我多学习吧，尽早适应这里的环境。”

谈完话，黄成华执意要返回地区。周天打算送黄成华副书记到胡杨林闸口桥头，黄成华拒绝了，说道：“免礼，要学习当地优秀的东西，这种繁文缛节就不必学了。”说完，自己坐车离开了县委。

5. 姬世雄的家世之谜

援疆干部食堂和塔河县领导食堂都在县武装部的大院。这里有条不成文规定，县财政每年给武装部补贴几十万元资金，武装部同时解决地方干部和援疆干部的吃饭问题。由于异地交流干部的规定，县委班子和政府班子的主要领导和副书记、纪检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常务副县长大都是从塔河县以外选派。因此像姬世雄这样家不在县上的就有五六位，加上援疆干部和武装部领导，单身的领导干部可以凑成两桌。新疆把这样有家而爱人不在县上居住的干部叫“单干户”，或者叫“单身汉”，不管男女，一律这样称呼。武装部为此还布置了一个小型的舞厅和台球、乒乓球室用来内部娱乐，军地关系亲密无间。对这种做法，地区支持，军分区也支持，还作为“双拥”工作的经验向其他县市推广。平时，周天都是和塔河县的领导同桌吃饭，有时遇到要交代援疆干部一些工作，周天就到援疆干部的包间吃饭。

今天，周天想了解一下援疆干部的情况，就和援疆干部一起吃饭。桌子上唯独少了王亮。

周天说道：“王亮又去练厨艺了，还确实是阿拉上海人。”

高明道：“王亮嫌这里的菜口味重，比较辣，羊肉多，味精多，喜欢自己做些本帮菜。”

金立道：“王亮也不算算账，每天做饭花两个小时，一个月是六十个小时，除去休假，按十个月计算就是六百个小时，一年损失二十五天，三年

损失七十五天，多不划算。我们在食堂吃，一个月交两百块钱，一年十个月是两千块。他自己做，油盐酱醋加在一起要花五百块钱，一年是五千块，多了三千块，三年接近一万块，脑子进水了。”

陆地用上海方言说道：“金立依是外地人，算账老精明。伊王亮，把做饭当艺术，是一种享受，哪能用钞票算账。做人太精明，依累不累？王亮就是我们上海好男人的代表，在星期天辰光，围个方格围裙，去市场讨价还价，回家做饭做菜。吃好饭送女儿上学，家庭第一，工作第二，自己第三，‘红头阿三’，这是上海的特产，懂哇懂？依格样子，以为一个文凭的牌子、商品房证子，就勿得了？勿会做饭，还是乡下人一样。”

陆地言语中充满了对金立这个新上海人的歧视。

金立也用上海话说道：“依哪能甩榔头，依娘才是阿乡。”

周天道：“金立是经济学家，王亮是艺术家，两人一个是水里的鱼，一个是草原上的狼，不好比较的。不过有这么好的条件不享用，自己做饭确实自找麻烦。好在他是老师，有的是时间。随他便吧，这方面也不要强求。”

陆地向周天诉苦：“周天书记，我现在很烦的，我是学妇产的，可是民族同志非要让女医生看病。病人家属看到我，眼神都不对，好像我是变态似的。”

周天调侃道：“我也不想叫你给我老婆看病，我要是病人家属，心里也不舒服。说不定，老婆从病房里出来，我就冲上去踢你一脚，不能白占便宜。”

大家哄堂大笑。陆地的小白脸变得通红，说道：“周天书记，帮帮忙，你可是书记，哪能胡讲八讲。我是援疆的，又不是吃豆腐的。看病是讲的科学，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妇科好看吗？看多了吃饭都没有味道。我工作以后一直不想结婚，就是看妇科留下的职业病，花了好几年辰光才习惯这份职业，在我眼里，看病就是看病，没有其他想法。真的！我是真

心诚意为患者着想。”

周天点点头说：“噢，这些患者一点也不懂道理，要好好教育。”

陆地无奈地摇摇头，说道：“给你们讲不清楚。我看着那些病人，一点小小的毛病被误诊，县里可以做的手术，偏偏要到地区去做。农民一年能有多少钞票？都浪费了，我心里不是味道。我的技术用不上，这样援疆，也没有发挥作用。”

周天问道：“你们妇产科有几个医生？”

陆地道：“加我五个。她们都是女的。主任是原来地区卫校毕业的，后来进修以后考上副主任医师，一步步起来的基层医生。两个西北民族大学毕业的维吾尔族医生，一个是刚入编的新疆医科大学毕业的医生。我看今后我就只能给妇产科搞一些设备更新的援助项目，看病还是交给本地医生吧。”

周天道：“陆地，你前面的想法是对的，发挥技术特长，为当地百姓服务。后面的想法就片面了。你的任务有三项：一是发挥技术特长，给老百姓解决疑难杂症；二是进行项目援疆，解决设施条件落后的问题；三是利用上海的优势对现有的医生进行培训。这个培训，不仅仅解决你们科室的问题，还要提高全医院的医生水平，同时解决农村医院的乡村骨干医师的技术水平，建立一个援疆工作的输血和造血机制，培养一支永不走的医疗队。”

陆地道：“好啊，周天书记说的就是好，我也只是看到眼前的事，没有想那么深入。我先对全县的医院做个调查，提出医疗援疆的思路。”

周天转头对金立说道：“金立啊，你那么精明一个小伙子，不要混日子，戴戴手链也没什么，可是援疆不是来白相的，要有所作为。你收藏玉石的爱好我支持，不要浪费这玉石故乡的地利条件。但援疆工作是我们的主业，不能玩物丧志。”

金立忙道：“我和高明一直在编写塔河县援疆可研报告。我也在认认真

真援疆。”

高明在一边阻止着金立，说道：“你少说一句就吃亏，书记给我们提工作要求，我们要好好领会。”

周天继续说道：“我这个人不喜欢说大道理，平时开开玩笑也不当真。可是谈工作的时候，就是一种工作安排，不要搞不明白。对了，陆地，我觉得你作为医生，直接面对老百姓，是不是可以自学一下维吾尔语。我觉得，一方面你是男医生，别人有误解；另一方面，语言不通也是一个大问题。不做强行要求，只是一个建议。”

陆地说：“学了维吾尔语确实有用，我试一试。”

金立道：“我在和一个叫库尔班的玉石老板学维吾尔语，买玉的时候可以讨价还价，维吾尔语也不难学。”

周天对金立说道：“金立，也给我当当师傅，我要学会辨别玉石。金立的这个爱好还是不错的，高雅，有投资价值。古人说：君子比德与玉。玉有七德，希望援疆三年后，你成了金玉德，不要成了金利来。”

大家哄笑起来。金立低头喝汤，发出啧啧的声音，陆地就皱起眉头。

周天道：“这里的农民吃拉条子就是这种声音，惬意、美味，让人羡慕，金立也入乡随俗了。”

金立放下筷子，没有和大家打招呼，自顾自走了。

星期五，地区上海援疆联络组召开每月一次的汇报会。周天带着其他四位上海援疆干部一起去塔河地委所在地白水市开会。第一次回到白水市，大家都有些激动。上次来塔河县之前，因为是从上海过来，几乎没有人注意白水市的特点。这次回来，周天有意让司机缓慢地开着车，绕着大街小巷转了一遍。

太阳已经升起，塔里木的早晨凉爽惬意。五十万人口居住的城市到处都是小高层，错落有致，街道干净整洁。高高的脚手架布满工地，吊车缓缓运行，在阳光下显出快速发展的活力，让人感受到经济飞速发展的热度。

城市的北面是高耸的托木尔峰，冰雪从山顶覆盖到山腰，在阳光下熠熠发光。山峦起伏不定，远远望去，每一个山峰都呈不规则的巨大三角形，错落有致地连在一起。冰雪凝固的山峰雪白雪白，褐色的山底伸出巨大的山脚向南伸展，像一幅黑白分明、阳光冷峻的巨幅油画挺立在塔里木的天空里，凸显了这座城市的阳刚、冷峻、坚韧、挺拔的气势，让这座西部的小城显得大气十足。

周天说道：“都说上海大，怎么能大过浩瀚的绿洲；都说金茂大厦高，怎么能高过巍巍天山。这座城市的气派才是天赐的大气，看一眼就把人心征服，活在这里就是活在天境。”

金立附和着：“是呀，怪不得塔里木人大气，一个个底气十足，大自然把空灵、辽阔、壮丽的气息撒在每一个空间里，集天地之精华。都说塔河赛江南，以前我以为是文学描述，现在看来，江南也有比不过塔河的地方。”

高明说道：“原来金立也是一个艺术细胞很多的人。金立，羊脂玉是不是就在天山里？”

金立道：“你是无知到家，天山里只有不值钱的东陵玉。羊脂玉产在海拔四千米以上的昆仑山。新疆三山夹两盆，阿尔泰山出黄金，天山出雪莲，出煤出铜出铁，昆仑山出羊脂玉，出和田玉。吐鲁番盆地在东疆，我们居住在塔里木盆地。”

周天笑着道：“金立的爱好多，知识就多。别以为他有时思想落后，可他学习的劲头就不落后。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们都要取长补短。金立，明天你就教我学习收藏和田玉的知识。”

开完会，黄成华安排联络组的秘书长为周天摆了一桌生日酒席。今天是周天四十八岁生日。因为地区另有安排，黄成华没能参加。地区上海援疆联络组有一个要求：每个同志的生日都必须报告，由黄成华和联络组秘书长举行生日宴会，客人由寿星自己邀请。

第二天，阿不来提县长给周天打电话，要周天回塔河县，县长给周天庆祝生日。周天就生出许多感动，商量好晚上回塔河县赴宴。趁着还有半天的时间，金立带着周天一起去广场的玉石市场看玉石。转了半天，大大小小、花花绿绿的玉石搞得周天眼花缭乱，原来以为看一眼就明白的石头，越看越糊涂。

周天道：“这样看玉石像瞎子摸象，哪里能分出石头，分出好坏？不被人骗才怪！要找一位老师教一教，拿些书读一读。金立，你有没有认识的玉石老板？”

金立道：“我只认识一个玉石店的老板，名字叫库尔班，人很健谈，也很友善。上次还教了我两句维吾尔语，一句是亚克西姆斯孜^①！一句是如果别人问‘你是谁’，你回答‘朋友’，维吾尔语这样说，问‘kim?’回答‘曼，沙伊马洪’。”

库尔班的玉石商店在玉石市场大厅的侧面，一个正对大街的不大的房间，装修得非常高档。正面和两面分别是三节玻璃柜台，柜台上方是三排射灯，柜台后面沿着墙壁是展示柜，摆放着不同等级的玉石，墙角立着一个十二匹的立式空调。中等个子的库尔班，西装笔挺，衬衣洁白，面色红润，微挺肚皮，风度十足。

金立走过去问候道：“库尔班大叔，亚克西姆斯孜？”

库尔班露出真诚的笑容，右手捂着胸口，回礼，说道：“亚克西，斯孜能孜？^②”

两人握手，然后和周天他们四人一一握手。

金立介绍道：“他们是我的沙伊马洪。”

库尔班愣了一下，旁边的两个维吾尔族汉子就大笑起来。周天他们感

① 亚克西姆斯孜：维吾尔语，意为“您好”。

② 亚克西：维吾尔语，意为“好”。斯孜能孜：维吾尔语，意为“您怎么样？”

到莫名其妙，尴尬地附和着笑。

库尔班笑着道：“上海的援疆干部，上次我给你开玩笑，维吾尔语里，朋友叫多斯特，不是沙伊马洪，沙伊马洪在维吾尔语里是怕老婆的人。”

大家哄堂大笑起来。

周天笑着道：“金立以后就叫沙伊马洪吧，这是库尔班大叔给的美称。”

金立把周天、高明、陆地、王亮一一介绍给库尔班。

高明问道：“沙伊马洪是人的名字吗？”

库尔班说道：“是的。新疆有个故事，说一个叫沙伊马洪的男人喜欢吹牛，走到哪里都说自己是男子汉，听到谁家吵架了，就告诉别人，要像沙伊马洪一样打老婆。他常说：毛驴是骑出来的，老婆是打出来的。好多男人回去以后就开始打老婆。那些男人说：沙伊马洪的老婆，被他打得老老实实，你们以后也要像沙伊马洪的老婆一样老老实实。后来沙伊马洪的老婆听说了，每次都在人前用扫把当众打沙伊马洪，沙伊马洪见到老婆拿扫把就远远地躲着跑。所有人都知道了：沙伊马洪实际上是一个喜欢吹牛，害怕老婆的家伙。后来维吾尔族人就把怕老婆的男人叫沙伊马洪。我和上海人打交道多了，觉得上海人听老婆的话，所以，上次给这个小伙子开玩笑，说维吾尔语里朋友的意思是沙伊马洪。”

金立道：“反正我没有老婆，你们才是沙伊马洪。”大家又笑。

周天道：“库尔班大叔，以后我们到你这儿学习和田玉的知识，可不可以教一下？”

库尔班热情地道：“麻达^①没有。你们喜欢上和田玉，我才有生意。上海干部都喜欢和田玉，以前，本地人很少玩玉，玉价也不高。十几年援疆，上海干部教会了许多干部玩玉，玉价也起来了。十年前，一公斤白玉籽料六千块钱，现在一公斤已经三十万了。”

① 麻达：新疆方言，意为“问题”。

金立吐了吐舌头，说道：“乖乖，一克都三百块了，比黄金还贵。”

库尔班道：“小伙子说对了。黄金有价，玉无价。再过几年，一克要三千块，现在把包里的钱换成和田玉，回去都会成为巴依。”

陆地着急地道：“那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和田玉吧。”

库尔班说道：“好得很。咱们中国有四大玉石：辽宁的岫玉，河南的独山玉，陕西的蓝田玉，新疆的和田玉。和田玉最贵最好，昆仑山上四千米以上地段产的玉都叫和田玉，和田玉又分白玉、墨玉、碧玉、红玉、黄玉，分山料、籽料、山流水。古代把白玉认为是最好的玉，现在把籽料认为是最好的玉。喂呀，这个事情说起来太麻烦了，你们慢慢学吧，以后不懂的事情再问我。我这个店只卖和田玉，其他的玉统统不卖，没有假货，你们来就行了，库尔班的玉店都是真真的东西。”

库尔班的汉语比较标准，只是习惯用叠加的形容词，习惯把状语词语后缀，比如：真的东西，说成真真的东西；很漂亮，说成漂亮得很，这也是少数民族同志说汉语的一个习惯。大家听得入迷，也非常佩服他丰富的玉石知识。

周天问道：“为什么和田玉又叫羊脂玉？”

库尔班道：“不一样的，和田玉是新疆玉石的名字，古代叫昆仑玉，后来叫于阗玉，乾隆皇帝的时候，就改了名字叫和田玉。羊脂玉是指和田玉里的最好最白的玉，白的像绵羊尾巴的白油一样。一个故事给你们讲，你们一个叫大胡子的汉族，看不懂书，以前摆地摊卖老鼠药，苦得很。有一次，几个维吾尔族巴郎子^①给了他几块白玉石头，他给了巴郎子二十块钱，结果卖了两百多块钱。大胡子知道了白色的石头可以赚大钱，就到和田收石头，回来卖石头，以后嘛，一点点钱变得多多的钱。他听说像羊尾巴一样白的玉叫羊脂玉，最值钱，就买了一只羊，吃了羊肉，把羊尾巴挂在商

^① 巴郎：维吾尔语，意为“孩子”。

店里。结果把牛奶一样白的石头卖得贵贵的，漂亮的真真的和田羊脂玉卖一点点钱。最后，好多人知道他好石头卖得便宜，就把他的好羊脂玉买完了，他亏了多多的钱。为什么亏了？羊尾巴一样的羊油，是要把尾巴在大锅里煮熟了，即将冷却了的羊尾巴油一样漂亮的颜色，润润的，油油的。那个大胡子勺子^①把羊杀了，把羊尾巴挂在店里。那种羊尾巴就像棉花一样白，和那种颜色一样的玉石是没有熟透的石头，不值钱。”

周天他们几乎笑背了气。库尔班绘声绘色的故事充满了幽默和离奇。

周天道：“那个大胡子是你吧？”

库尔班夸张地道：“外江^②，那是一个汉族的大胡子，一个真真的事情。他现在在大十字玉石街卖玉，一个大老板了。我的脑袋聪明得很，以后，你们分不清好石头、坏石头，你们的钱会像水一样流掉。”

临走时，库尔班大叔送了两本玉石方面的书给周天。大家都非常喜欢坦诚、幽默、热情的库尔班大叔。

回到塔河县。晚上，阿不来提县长私人请客，庆祝周天的生日，请姬世雄作陪。到了餐厅，已经坐了一屋子人，除了五位援疆干部，曲漠也在。曲漠带来了一位税务局的女干部吴思思，二十多岁，很甜美，一头短发，非常机灵。

姬世雄没有想到李一鸣也在座，两人客气地握手。

阿不来提说道：“今天是我们周天书记四十八岁的生日，上海援疆干部不远万里来到新疆，把塔河县作为自己的家乡。虽然不能和家里的亲人团聚，但也一样有新疆的亲人为他们祝福。党中央的援疆政策给我们新疆各族人民带来了福音，我们会关心好援疆干部。因此，今天的生日晚宴，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就是援疆干部的亲人。我代表县四套班子，代表全县

① 勺子：新疆方言，意为“傻瓜”。

② 外江：维吾尔语，意为“哎哟”。

各族人民感谢援疆干部，祝福援疆干部，祝周天同志生日快乐。干杯！和谐！”

大家高兴地举起杯。生日蜡烛吹灭后，大家唱起《祝你生日快乐》的老歌。很快就进入到敬酒程序。喝的是五十六度的伊力特曲，宴会气氛热烈。

姬世雄对周天说道：“周天书记，你来一些时间了，我的支持不够，多包涵。我们两个把这一杯酒喝了，祝你生日快乐！”

周天看了看杯子，说道：“太多了，半杯可不可以？”

姬世雄道：“喝半杯不折寿吗？”

李一鸣说道：“姬世雄，大好的日子说那么不好听的话！”

李一鸣是周天在海军服役时的战友，他在温县援疆，是温县的副县长。姬世雄黑着脸，待理不理地看着李一鸣。周天觉得奇怪，好像李一鸣和姬世雄早就认识一样。周天怕姬世雄和李一鸣闹起来，忙说道：“姬县长，这是我上海的战友，好朋友，你们认识一下。”

姬世雄道：“认识，不用介绍。”

周天道：“哦，难怪。”然后姬世雄干杯。一大茶杯酒，周天龇牙咧嘴地喝了下去。

姬世雄又给陆地敬酒。怎么劝，陆地就是不喝。姬世雄就非常恼怒，说道：“我一见你，就知道你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自以为是，把别人都当外地人。”

陆地尴尬地看着姬世雄，酒是喝不下去，又不敢说话。周天出来圆场。姬世雄就逼着周天喝下了陆地的酒。阿不来提县长实在看不下去了，对姬世雄说道：“姬县长，周天书记的生日要让大家高兴，让周天书记高兴，不要把他灌醉了。你有点多了，你也少喝点。”

陆地在一边小声用上海方言骂道：“格赤佬，农民大伯一样，老酒当命一样，哪是个县长？就是一个村主任。”

李一鸣知道坏事了，忙用方言提醒陆地：“勿要乱讲，伊晓得上海话。”

李一鸣的话没有说完，姬世雄就把一小杯酒泼在了陆地的身上。

阿不来提连忙站起来，说道：“姬县长，你醉了，我陪你回去。周天书记，别介意，你们继续。”

阿不来提县长扶着姬世雄出了餐厅。周天被姬世雄的做法激怒了，摔了杯子，愤怒地道：“什么人啊，简直是欺负人。”

陆地在桌子上抹眼泪。曲漠没有被气氛破坏心情，依然在和李一鸣聊天。

曲漠问道：“李县长，你以前来过新疆？我不相信，在哪里待过？”

不胜酒力的李一鸣也比较兴奋，说道：“1972年，我十六岁的时候高中毕业，在家待业，来塔河看望姐姐。我姐姐是上海支边青年，在红卫兵水库待了半年，当时那里的学校没有老师，我带了半年的数学课。”

曲漠夸张地道：“哎呀，红卫兵水库就在我们农场附近，我是胜利农场出来的，你和我怎么那么有缘？你是骗人的吧？”

李一鸣道：“那有什么可以骗人的，我还在那儿谈过恋爱呢。”

曲漠又问道：“后来呢？你怎么又回上海了？你姐姐呢？”

李一鸣道：“我半年以后入伍，去了东海舰队，就认识了周天。我姐姐90年代退休以后按支边政策回了上海。她生了两个孩子，现在都在上海，比你大几岁。”

曲漠道：“不太相信。哪有那么传奇的事，还偏偏你又来塔河援疆？不过你挺让人着迷的，给我个电话号码，我们常联系。”

周天的生日晚宴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天，李一鸣去看望姬世雄。李一鸣说起姬世雄的家事。

李一鸣道：“可儿那边挺好的，孩子也上小学了。我来新疆前，做了可儿的工作，她还是不愿意回新疆，看看你们这样天各一方的，长期分居也不是个办法。”

姬世雄摇着头，说道：“我长期一个人单身，除了县委书记和县长以外，没有人知道我的家庭情况。有的说我离婚了，有的说我有毛病长期不结婚，有的说我结了婚，老婆和别人跑了，各种各样的说法，身边没个伴儿也不是个事。对可儿我是死了心眼要陪她一辈子，可她总不回新疆，这以后怎么办？我这种角色，身边的诱惑也多，这里的女性比较直白，我总是担心生活上会越界。所以，脾气就不好，情绪也调整不好。”

李一鸣道：“我也发现你的脾气太糟糕。你看昨天，你又是逼周天喝酒，又是向陆地泼酒，怎么这么失态！不怕别人上纲上线？你们县长也很生你的气。”

姬世雄道：“哎……喝高了。不过对你们上海人我就是不喜欢。对你，到现在我还是有成见。第一次认识你，我和可儿去看你，你说可儿找了个乡下人，我就一辈子不想理你。这么多年，为什么不去看你，就是这个原因。上海人怎么就是看不起其他地方的人呢？”

李一鸣道：“我姐姐在新疆支边，受了一辈子苦。1988年，可儿和姐姐按政策回到上海了，谁知道可儿又嫁给你这个新疆人，这是命运吗？也不该我们李家人一辈辈地离不开新疆。你看，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又来援疆了。”

姬世雄道：“我看是命！小时候，我岳母——你姐姐支边到红卫兵水库，我爸爸是连指导员，让我岳母学医，当了赤脚医生，我妈妈可吃了不少醋。没想到岳母又救了我一命，在那个条件下，我高烧了三天三夜，要不是岳母，我早没了。所以我们姬、李两家是患难之交。小时候，我妈妈和岳母指腹为婚，如果是个弟弟就是兄弟，生个妹妹就是夫妻。我比可儿大八岁，她是我抱大的。长大以后，她就像戈壁滩的黄羊，野性十足，追她的男孩子多，她对我也就是哥哥的感觉，可是岳母喜欢我。大学毕业了撮合我们五六年，真是一场马拉松恋爱。现在她又不喜欢新疆，喜欢海边城市，结了婚，分居两地，也不知今后怎么办。你看，你又来了，这难道

不是命吗？我们姬、李两家就是上海人和新疆人无法分开的一个缩影，也是历史的见证。”

李一鸣道：“我是三年援疆，你是一辈子援疆。这也给我们创造了理解的机会，你结婚快十年了，我们都没有互相联系过，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彼此，重新认识一下对方的家乡文化，不要有那么多的不理解。”

姬世雄道：“周天书记人不错，就是不知道怎么和他相处。和你们上海干部相处，就疙瘩得很。”

李一鸣道：“周天的父亲当年随三五九旅进南疆，也在这里工作过半年。你有一个叫田正的朋友，他的父亲和周天的父亲是一个团的。”

姬世雄道：“我爸爸是1956年支边的河南青年，他们那批河南人大都没有文化。我爸爸初小毕业，有点文化，就从文书做起，后来当了连队指导员。凡是和新疆有关系的都是和支边有联系。”

李一鸣道：“后来，周天的父亲好像在这里犯了错误，就被老首长调回了东海舰队，离休时是上海海军学院的副院长，好像是个少将。”

姬世雄道：“其实田正和我是发小。他说过周天的事，我也没在意。怎么中国那么大，所有的事情、人物都堆积在这里了，新疆还确实是个传奇的地方。”

李一鸣道：“这里有故事啊。”

姬世雄道：“新疆是个五湖四海的人聚居的地方。1949年，彭德怀领导的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二军、六军进驻新疆，和平起义的陶峙岳部队改编为五军，新疆和平解放。王震将军领导的新疆军区开始大生产运动，十一万大军进驻天山南北，屯垦戍边。五军留在了北疆，六军改为空军返回了内地，二军来到了南疆。”

李一鸣想了想，说道：“那么说周天的父亲和田正的父亲就是二军的那一批？”

姬世雄点点头，说道：“对，应该在1950年来的，主要是三五九旅的

部队，1954年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那批干部。随着部队的进疆，1952年开始，部队在天津、北京、杭州、武汉、济南、重庆、成都、长沙这些大城市号召妇女参军。有四万多人西出阳关来到新疆，随后，又单独招了一批山东姑娘。”

李一鸣道：“我高中毕业后也要求和姐姐一起援疆，没有被批准，那是1972年，后来我就当了海军。”

姬世雄道：“1962年，周恩来总理批准，大概有十三万上海知识青年支边。南疆这里来了六万上海支边青年，我岳母就是1964年来的，到1966年基本就结束了，所以1972年你就不能支边了。你看：田正是二军军人的后代，我是地方支边人的后代，何可儿又是上海支边青年的后代。我们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生在新疆的第一代内地人。”

李一鸣道：“那我们是第四批大部队了。”

姬世雄道：“你们的性质不一样。你们援疆三年就回去了，我们的父辈是献了青春献子孙，新疆是我们的故乡，是我们的根，我们没有选择。”

李一鸣问道：“你喜不喜欢这里？如果让你调回上海，你去不去？”

姬世雄抬头看看窗外，说道：“我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塔河。我一辈子会在这里工作、生活，回上海的事，我想都没有想过。上海是你们上海人的上海，我们都走了，谁来保卫祖国、建设边疆？我最大的希望是可儿能够回来。”

李一鸣理解地点点头，说道：“我援疆三年，做做可儿的工作。”

姬世雄叮嘱道：“我家庭的事不要告诉别人，也不要让外人知道我们的关系。”

李一鸣笑道：“和你这个农村人攀什么亲戚，丢人还不够。”

李一鸣接了周天的电话，又去了周天那儿。

为了姬世雄在周天生日宴会的失态，阿不来提县长把姬世雄叫到办公室骂得狗血喷头。

阿不来提说道：“姬县长，今天我以县长的身份和你谈一次话，主题就是支持援疆干部，支持援疆工作。援疆工作是党中央赋予上海干部的历史使命，是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建设美好新疆的战略布局。支持援疆干部是讲政治、讲大局、讲党性的表现。看看你怎么对待援疆干部？工作上你是配合周天书记做援疆工作，可是你配合了吗？援疆规划是塔河县委、政府的事，不仅仅是援疆干部的事，你对此不闻不问，下基层你辱骂援疆干部，喝酒你耍酒疯，把酒泼在援疆干部身上。你看看，作为一个常务副县长，哪有一点县长的风范？”

姬世雄辩解道：“我也就是工作中批评了援疆干部，喝酒是生活中的事，那也是政治吗？”

阿不来提道：“援疆工作无小事，我看你觉悟不高，你要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否则，会影响你的成长，影响塔河县的援疆工作。我建议你向周天同志道个歉，好好交流一下。黄成华副书记已经为此给我打过电话，如果你长期这样对待援疆工作，后果是严重的。我和你共事三年，非常支持你，但在援疆工作上，我反对你这种做法。”

姬世雄沉默不语，他没有想到问题会这么严重。阿不来提县长发完脾气，觉得口气严厉了点，给姬世雄倒了杯茶。他一直非常欣赏姬世雄的才华，两个人无论在县委班子里还是政府班子里，配合都非常默契，几乎没有发生过分歧，也是少数民族干部、汉族干部团结合作的典范，被传为塔河县的佳话。可是，姬世雄对待援疆干部的做法让阿不来提县长不满，同时阿不来提县长也为姬世雄担忧，他不能容忍塔河县不支持援疆工作的说法，也不能容忍对援疆工作不支持的做法。县长像这样批评姬世雄，姬世雄突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姬世雄道：“县长，让我认真想一想，我接受你的批评。我会全力以赴做好援疆工作，支持周天同志的工作。请你放心。”

在访问了美国和欧洲一个多月以后，县委书记吴为民回到塔河县，主持常委会，专题研究塔河县援疆工作事宜。根据姬世雄提出的方案，成立了塔河县援疆工作领导小组，由县委书记任组长，县长、周天、姬世雄任副组长，县四大班子的主要领导几乎都参与到这套班子里，涉及相关业务的委、办、局也都进入了成员单位，下设办公室，周天任主任，姬世雄任副主任，抽派了车辆和人员，集中在县委办公。

会前，姬世雄到周天办公室征求了周天的意见，讨论了办公室人选。办公室除了抽调五名援疆干部之外，根据周天的建议，另外又抽调建设局局长罗晓光、教育局局长居来提、财政局副局长吕建生、教育局曲漠、税务局吴思思集中办公。成立了项目援疆工作组、教育援疆工作组、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建设组，高明负责项目组，居来提负责教育组，罗晓光负责新农村示范组。

常委会顺利通过了周天和姬世雄做出的方案。塔河县援疆工作从调研阶段进入了全面开展工作阶段。

姬世雄开始转变对周天的态度，经常和周天商量工作。这天，姬世雄又到周天办公室，商量下一步的援疆工作计划。

姬世雄道：“周天书记，援疆工作三年规划由我来负责，你是不是把精力更多放在多浪村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试点和项目建设上？”

周天道：“援疆规划是个重点。你那么多工作，还是我多干点吧。”

姬世雄诚恳地说道：“周天书记，你只要把项目总资金计划出来，把项目建设内容提供出来。县政府资料齐全，也有人，我来做规划。我看你还是腾出一些精力做做调研，把一下方向。以前，我是不太愿意参与援疆的具体事宜，可是县长批评了我，要我主动分担你的工作，支持你的工作。再说，本地干部也听我的，就会推进工作的速度，你有事只管吩咐，我来干。”

周天明显感觉到了姬世雄对自己态度的转变，说道：“好吧，就是工作

各有侧重，一起干，你多干点具体的，我负责面上的工作。给我提个建议，示范村的工作应该从哪方面入手？”

姬世雄道：“示范村的工作不是什么难事，重点就是修学校，修路建房，改变村容村貌，经济上提高土地利用率，提高棉花单产，增加农民收入。”

周天不置可否，婉转说道：“这样干，也不难。可是怎么才能做出实实在在的业绩，把传统的输血功能改变成输血和造血齐头并进？”

姬世雄道：“援疆工作要有切入点，重点是项目，是资金。”

周天道：“上次我向黄成华副书记汇报我们塔河县的援疆思路，黄副书记就批评了我，说我的思路不开阔，要我围绕塔河地区新型工业发展、现代旅游发展、现代农业发展的大格局思考援疆工作。这些天我也考虑了一下，不知道成熟不成熟。”

姬世雄想了想，说道：“你的想法不错，但是不是有点太高？多浪村就是一个小村庄，哪里能承载那么多内容？”

周天道：“我是这样考虑的，我们要分析多浪村的哪些产业有哪些优势能够和地区的‘十一五’规划的布局对接。第一，多浪村地多人少，可以进行农业产业调整；第二，多浪村是传统的穆塞莱斯之乡，可以围绕传统手工艺向现代工业转变，进行招商引资，建酒厂；第三，多浪村是刀郎木卡姆的故乡，可以发掘民族文化，发展乡村旅游业。至于修路、建房、修学校都是必须干的，但不是主要的。”

姬世雄对这个一天到晚嘻嘻哈哈的援疆书记刮目相看。其实姬世雄也这样想过，但是苦于资金，苦于多浪村落后的现状，就觉得这些想法不切实际，因此，没有深入思考过。才来了没多久的周天，就把这些问题思考得头头是道。姬世雄佩服周天的工作思路，觉得援疆干部确实具有超前的发展理念、系统思考的思维模式，而且表现出一种超然的大气。在姬世雄看来，在多浪村投入五百万元就不错了。可是周天似乎一点都不为钱担心。

钱是新疆干部最看重的，而上海援疆干部看重的却是发展思路、发展布局、发展后劲，和上海人给姬世雄留下的小气精明的印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6. 车祸考验的爱情

周天带着居来提、高明、金立入住多浪村，进行为期一个星期的调研。由于多浪村不大，再加上村里的住房条件不好，大家就分散居住，周天住在书记纳赛尔家，高明住在村主任伊利哈姆家，金立住在村小学办公室。居来提不愿意住在村里，说按照风俗，老婆在家，必须每天回去。周天也没有过多要求，就随了居来提。

吃过晚饭，周天睡下去。蚊子很多，不时地在耳边嗡嗡叫，搞得周天心烦，手臂上一会儿就被蚊子叮出几个小包，奇痒无比。

正当周天迷迷糊糊即将入梦，听到院子里狗叫。纳赛尔大叔走到院子里，问道：“kim?（谁）”

金立答：“man!（我）”

纳赛尔听出是金立的声音，打开门，把金立让进来。

周天起床，看着垂头丧气的金立。微弱的灯光下，金立眼睛红肿，明显刚哭过。

周天诧异地问道：“一个人住在学校，谁打你了？”

金立哭着说道：“周天书记，我女朋友出车祸了。”

周天的心沉了一下，问道：“什么？人怎么样？”

金立抽泣着道：“不清楚，她爸爸打了电话，说人还在昏迷状态。”

周天道：“按规定不是自己的亲属，没有理由批假的，这才刚来新疆……”

金立急了，说道：“周天书记，可是华蕾是我的亲人啊，要是她有个三长两短，我这一辈子怎么对得起她呀？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纳赛尔在旁边说道：“周天书记，人是上天最珍贵的生命，爱情是生命里的河，不能像沙子一样丢弃。”

周天想了想，说道：“那你明天回上海吧，照顾好华蕾。”

8月的夜晚，凉得发寒。金立哭着上了木卡姆大叔的马车，木卡姆大叔扬鞭，嘚……

周天看着马车消失在黑暗的夜色中。马车的铃声变得越来越小，逐渐消失。

第二天，乌鲁木齐机场。风渐渐平息下来，广播里传来飞机开始恢复起飞的消息。由于延误的飞机航班太多，金立没有买到回上海的机票。金立在柜台边等候，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已经补飞了两次航班，可是没有人退票。金立绝望地站在大厅，泪水又流下来。无助的金立拨通了周天的电话。

周天听完金立的哭诉，说道：“金立，把情绪稳定下来，别着急，我替你想办法。”

周天挂通了黄成华副书记的电话，汇报了金立的情况，提出给金立购买机票的请求。黄成华最后通过自治区组织部解决了金立机票的问题，金立回到了上海。

华山医院特护病房，娇小的华蕾头上缠满绷带，在死亡线上挣扎。金立和华蕾父母坐在过道的椅子上。

华母流着泪，埋怨道：“华蕾本来今天带学生去南京实习。前几天，依姆妈来上海看病，华蕾跑前跑后地伺候，华蕾怕影响依工作，不让讲。好不容易把病诊断清爽了，我们劝依姆妈留几天，她非要急急忙忙回湖南。华蕾就去送依姆妈，雨又下得老大，从火车站出门，华蕾就被汽车撞了。怎么和依一起就这么倒霉？”

金立：“……”

华父劝道：“好了，金立刚回来，不要乱说，在楼道里让人家看我们的笑话。”

三天以后，华蕾苏醒过来，搬进了普通外科病房。华蕾的伤情没有金立想象的严重，除了大脑的外部伤，就是有一点轻微的脑震荡，对过去的事，回忆起来有点吃力。两根胸骨骨折，右小腿腿骨骨折。华蕾看见金立，立即哭成了泪人。金立用热毛巾给华蕾把眼泪擦干，亲吻华蕾流泪的双眼，握着华蕾的手，灿烂地笑。

华蕾低声说道：“金立，是你吗？你不是在新疆吗？我在做梦吗？”

金立深情地看着华蕾，说道：“是我。我三天前回来的，你出了车祸，已经昏迷三天了，我们在这里陪了你三天，只是一点骨折，没事的。”

华蕾妈妈不耐烦地说道：“你不要再和华蕾说话了，让她睡一会儿，医生说这一个月要静养。你去交点钱，五万块的押金已经用完了，肇事司机不肯垫钱，说是其余的钱要到事故鉴定出来以后再算。”

金立回过头对华蕾妈妈说道：“伯母，钱的事，依勿要操心，我来处理。”

金立笑着亲吻了华蕾浮肿的脸颊，走出了病房。出了病房，金立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抽泣起来，一路哭着出了医院。

金立来到学校，给自己的系主任说明了情况，系主任同意金立提前预支了一年的基本工资。金立去财务科办理了借款手续，把七万块钱打到自己的银行卡里，然后去医院交了五万块住院费。办完所有的手续，到了下午一点，金立坐在华山医院的大门口，打开手提电脑，看看自己的股票，大盘狂跌，不是卖的时候。金立木然地看着绿色的股票曲线，考虑了很久，还是填写了售出的单子，点击，股本六万元的股票卖了五万元。金立又把五万元钱从股票账户转到银行账户。金立失落地合上电脑，天气闷热，金立的汗水已经浸透了T恤。金立站起来，眼前一黑，倒在路边。

不知过了多久，金立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值班室的床上，门卫看到

金立醒了，递给金立一瓶矿泉水。说道：“小伙子，你没事吧？吓死人了。你倒在医院门口，也不知你得了什么病，刚好一个医生过来，说你中暑了，我们给你脱了衣服，用凉水洗了头和身体，把你扛进值班室，医生说你过累，又没有吃饭。你要照顾好自己，如果倒在大街上，没有人管你，事情就严重了。这是你的包，看看少钞票没有。我看了你的工作证，给你们学校打了电话，你们学校的人说一会儿过来。你喝点水，再躺一会儿。”

金立被这个普普通通的门卫感动了。一口气喝完了矿泉水，又躺了一会儿，这时学校办公室的两个女同事敲门进来。金立疲惫地站起来，和同事聊了一会儿，同事看金立没有问题，就告辞说过几天来看金立的女朋友。

金立谢了门卫，拿出一百块钱要给门卫，门卫推开金立的手拒绝了。金立再一次谢了门卫，就去华蕾的病房。

金立找了华蕾的主治医生，了解情况。医生告诉金立，华蕾的伤情不是特别严重，就是要做几次手术，可能以后走路会有点瘸。金立回到病房的时候，华蕾刚好醒过来，金立看到导尿管已经满了，就拿出床底的痰盂，倒净了导尿管。金立亲吻了华蕾的脸颊，笑了笑，说道：“医生说你的伤势不严重，就是要在医院住一阵，还要做两次手术，要休息半年。”华蕾就流泪。

金立安慰道：“蕾蕾，不哭，没事的。半年以后，到我们新疆徒步。”

华蕾破涕为笑，说道：“新疆好大呀，我真想走遍新疆。”

华蕾母亲抱怨道：“你一个人去新疆，就给我们找了那么多麻烦，还要带华蕾去，你想得美！住院费交了没有？我和华蕾的爸爸都快没钞票吃饭了。”

金立道：“伯母，都办好了，钞票的事，你勿要操心。”

华蕾母亲道：“有钞票就好。我和华蕾的爸爸回去困觉了，我们几天都没有困觉了。”金立毕恭毕敬地送走了二老。过道里传来华蕾母亲刺耳的话：“阿拉小女，命老苦。”

金立算了笔账，没有四十万，华蕾看病都成了问题。金立找同事和朋友借了几天钱，也就筹到三万元。母亲不知道华蕾受伤的事，给金立打了电话，母亲也要做手术，需要三万元，金立给母亲打了一万五千元。金立为华蕾的住院费犯愁，找了肇事司机，司机一口拒绝，说要等到事故鉴定下来再给钱。金立一筹莫展，想到了南汇的房子。想想又没有人商量，就给周天打了电话，说了想卖房子的想法。

周天劝道：“你把房子卖了，以后结婚，谁还嫁你？你又不是不知道，上海人没有房子，丈母娘不嫁女儿。”

金立道：“可是，没钱看病，华蕾做不了手术，以后留下后遗症，我们怎么办？”

周天想了想，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治病要紧，就说道：“你考虑好，如果需要，我让田正帮你处理房子，你在上海不能待那么久。”

金立挂了电话，怅然若失，看着灯火辉煌的大上海，觉得那么无依无靠。一会儿，田正打过来电话，告诉金立把相关的证明带上，明天田正帮助金立把房子挂牌。

周天把援疆干部请到多浪村，在纳赛尔书记的大院里通报了金立的情况，商量为金立捐款的事情。

周天看看大家，说道：“大家都清楚了金立的事，我的建议是每人捐一点，体现我们是一个集体，一人有难大家帮忙。”

陆地道：“捐多少？金立那么会算账，应该有钱啊。”

周天道：“他有没有钱，我们都得表示一点心意，我捐一万块。”

高明道：“我也捐一万块。”

王亮道：“我条件差，我捐五千吧。”

陆地为难道：“周天书记，不能捐得太多，捐款是一个心愿，如果一有事就这样捐，哪能受得了？捐款不能解决问题，汶川地震我才捐了五千块。我看，我就捐三千块，我建议都捐三千块。”

周天想了想，说道：“你说的也有道理。你们都捐三千吧，我捐六千。高明，你明天汇过去。以后形成一个规矩吧，家里有了事情，大家都捐点，表示兄弟之情。”

金立还有最后一天假期。由田正召集，金立请援疆干部的家人在浦东上海人家饭店吃饭。

上海人家饭店是金立喜欢的饭店。听饭店的名字，金立就喜欢。以前，每当空闲，华蕾和金立就在这里就餐，清淡的上海本帮菜让金立百吃不厌，跨进饭店的大堂，金立就生出许多回忆。靠窗边墙角的那张桌子，是金立和华蕾经常用餐的地方。曾经一次，一个喝多的人撞在华蕾身上，口里和手上都有点不干不净的。金立和那个人动起手来，那个人掀翻了桌子。门口左边靠墙的桌子，就是曾经被人掀翻的桌子，桌子的一条腿至今还有一个凹坑。金立看着那条桌子腿，鼻翼发酸，几乎眼泪落下来，伤感无比。

周天的爱人苏婉带着女儿周茜茜，高明的爱人王老师带着女儿圆圆，还有陆地的爱人蔡老师，王亮上大学的女儿王逸凡，大家互相做了自我介绍，就感到非常亲切。那种天然的亲近感从每个人的言语中流露出来。金立告诉大家自己回上海跑一个项目资金，大家都羡慕得很。

苏婉话不多，表现出了军人的干练，和大姐一样的姿态。金立想到幽默风趣的周天，就觉得两个人非常相配。蔡老师是最矜持的一个，一副对新疆不屑一顾的样子，没有过多地询问新疆的情况，甚至对陆地的工作状况也不管不问。王老师和圆圆是提问题最多的人，对援疆干部的吃住行问得十分仔细。金立就不厌其烦地描述新疆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圆圆充满了神往。王逸凡整个晚上都在和周茜茜聊天，照顾圆圆吃饭，像两个孩子的姐姐。只是说起爸爸去新疆，就一脸的不满，认为是单位领导欺负老实人王亮，所以爸爸才去了新疆。

田正一直在说着插科打诨的笑话，大家都喜欢这个家伙。临结束，田

正建议每个人表达一个心愿，让金立带回新疆。

苏婉道：“希望周天身体好，把五位援疆干部照顾好。”

大家都拍手欢迎。

蔡老师道：“我‘十一’以后到美国留学，天各一方，互相珍重。”

田正笑道：“你们都是奔西面去了，一个到西部援疆，一个到西方留学。东方之珠，西部放光芒。”

大家笑起来，蔡老师也难得地笑了笑。

王逸凡说道：“祝爸爸平平安安。”

周茜茜道：“我去新疆时，小周给我多准备些烤羊肉。”

王逸凡惊奇地问道：“小周是你爸爸吗？真会叫，那你叫什么？小小周？”

周茜茜调皮地笑起来。

圆圆道：“我想去新疆看望爸爸。”

苏婉道：“都去，都去，都要去的。我们以后一起去。”

大家祝福完，碰了杯，金立结了账，打车回医院。

回到医院，华蕾母亲又是一番抱怨，说道：“明天要回新疆了，还出去喝老酒，华蕾躺在病床上，你也能把酒喝下去。”

华蕾劝着母亲：“姆妈不要再说了，金立请援疆干部的家人吃饭。”

华蕾母亲更来气了，说道：“都是援疆惹的祸，一听援疆我就来气。金立以后不要找我们华蕾，在新疆结婚好了，还花那么多钞票请客，也不知道省一点。”

金立道：“伯母，我一辈子照顾蕾蕾，以后还要照顾你和伯父。”

华蕾母亲瞪了金立一眼，说道：“你就是嘴甜，骗得华蕾颠三倒四。我回去了，明天早晨6点接替你，你9点的飞机，来得及。”

金立把华母送到电梯口，华母仰着脸，不看金立。回到病房，金立看到导尿管又满了，低头处理。华蕾看着黑瘦的金立，伸出手摸金立的头，

眼泪就落下来。金立看着孤单无助的华蕾，心里生出许多悲悯，也不知道自己走后华蕾会怎么度过这些黑暗的日子，也不知道经过这些打击，两个人的爱情会是什么样的结局。

周天在多浪村进行了五天的调研，掌握了村里的基本情况。周天被这个迷人的村庄感染，流连忘返。

传说，很久以前，叶尔羌河宽阔无边，波涛汹涌，刀郎人就在河里打鱼，在岸边放羊，在胡杨深处打猎。随着河水干涸，宽阔的河床堆满了黄沙，千年的胡杨一片片枯萎。为了生存，刀郎人开始走出森林，迁往绿洲，不再以狩猎、捕鱼为生，开始了农耕生活，多浪村也是最后一批森林刀郎人选择的绿洲。他们虽然改变了劳动的方式，但是，却保留了热爱刀郎木卡姆的文化习惯，木卡姆口口相传，融音乐、舞蹈、游戏于一体。吃烤鱼，说故事，喝穆塞莱斯，跳刀郎麦西来普，刀郎人的民风豁达洒脱，多了许多自由的天性。

那天，周天、高明、居来提围坐在纳赛尔大叔的葡萄架下吃午饭，纳赛尔书记和纳赛尔大妈端上烤鱼烤肉。

周天问道：“通过几天的调研，有些什么体会？”

高明道：“多浪村太有特点了，县委建议把多浪村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援疆建设试点村，确实独具匠心。”

周天道：“归纳一下，我听听。”

高明道：“首先是文化特点，多浪村是刀郎木卡姆的发源地。木卡姆在新疆有五种，其中特点最明显的是刀郎木卡姆，但它的特点是口口相传，这就给我们创造了整理挖掘，使刀郎木卡姆文化发扬光大、不断创新的有利条件，可以做大文章。”

周天点点头，说：“你的看法不错，有意思。”

得到周天的肯定，高明情绪更高了，接着说道：“其次，多浪村地广人

稀，五十户人家，接近三百人，六千亩土地，人均二十亩土地，每户人家如果留五亩小麦地、五亩葡萄地、五亩苞谷地，加上林带田埂，还有一百亩土地，五十亩种棉花，其余五十亩耕地可以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林果业，增加农民收入的潜力非常大。”

居来提插话：“周天书记，多浪村还有好多优点。你看吧，穆塞莱斯是塔河地区的特产，其他地方没有的，多浪村就是穆塞莱斯之乡。这里的人也特别得很，每个人都喜欢跳舞、讲笑话，都有一门手艺。纳赛尔书记是木卡姆大师，他的儿子迪力夏提是热瓦普艺术家。库尔班大叔是讲故事大王，会做最好的穆塞莱斯，他的儿子伊利哈姆村长也是穆塞莱斯的酿酒师。伊利哈姆的老婆比丽克孜是刀郎麦西来普的舞蹈家。”

米拉在旁边说道：“居局长说话就是好听。木卡姆大叔是民间艺术传人，弹热瓦普的人叫民间艺人。跳舞跳得好，只能说是跳舞的佼佼者，不能叫舞蹈家。”

居来提道：“你是民考汉，我的意思明白了，就行。”

高明问道：“什么叫民考汉？”

米拉道：“简单点说就是在汉语学校毕业的少数民族学生。”

周天问道：“你们说的库尔班大叔是那个去北京见毛主席的大叔吗？”

纳赛尔道：“那个库尔班和我爷爷的爷爷一样老了，已经去天上了。库尔班是个卖玉的老板，钱多得很，现在在白水市。”

米拉把纳赛尔的话翻译给周天听。

周天道：“噢，那个库尔班大叔，我们见过。”

米拉说道：“库尔班大叔也是多浪村人，村里的人都喜欢他，进村的一个排碱渠的桥就是他修的，花了十几万。”

纳赛尔接着说道：“库尔班的妈妈是个孤儿，解放军来塔河的时候他的爸爸是个向导。一次为了救解放军，把命丢在塔里木河里。他的妈妈那时候大了肚子，那以后，解放军就像库尔班的爸爸一样，经常到叶尔羌河边

的库尔班家看望他们。后来解放军走了，多浪村的人一户户都搬到了叶尔羌河的北面，只有库尔班的妈妈还一个人住在南边的房子里，她说她在等亲人解放军。”

米拉一句句把纳赛尔的话翻译过来。

周天感叹道：“多好的故事，我要是那个解放军就娶库尔班的妈妈了。哎，民族间通婚可不可以？”

大家笑起来。

米拉道：“我上大学时不同民族谈恋爱的特别多，我的男同学就找了一个中语系的汉族女同学，毕业后结了婚，生了一个儿子，但又离婚了，社会压力太大。”

米拉把他们的话翻译给纳赛尔听。

纳赛尔道：“以前，那样结婚的人很多，没有人反对。”

居来提道：“这个村的人疾恶如仇，天性自由，乐于助人。这个村还出了一个烈士，县里专门为她修了烈士陵园。”

米拉道：“居局长说的是古丽的妈妈，她是乡里的计划生育干部，由于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处理了超生户，坏人把古丽的爸爸妈妈都杀害了。古丽现在八岁了，是个孤儿，和奶奶住在一起，比丽克孜是古丽的班主任。”

周天道：“这里的故事、人物还确实有特点。这个村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点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从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稳定方面都有优势，我们一定要写好调研报告，让黄成华副书记支持我们的想法。”

午餐更像一个讨论会。周天越发喜欢这个村庄，喜欢这个村庄里的人。村庄里的一切，都让周天感到一种亲切，一种自然，一种天然的美丽，像沙漠中的红柳，艳丽而真实。

下午，周天一行去了古丽奶奶家。乡里为古丽奶奶援建了二十五平方米的抗震安居房，由于奶奶不习惯住砖房，还是和古丽挤在旁边的篱笆房

里。砖房用来放杂物，院子里堆满了麦草和棉花秸秆。破破烂烂的围墙，看了让人心酸。瘦瘦弱弱的古丽，因为营养不良，个子比同龄的孩子矮一头，见了客人一副怯生生的样子。由于奶奶多病，古丽经常在家照顾奶奶，就经常缺课。

了解了古丽的情况，周天心情非常不好，他同情这个孩子的处境。

周天对高明说道：“高明，在援疆规划里要加入教育扶贫的内容，不单单建学校，还要搞一个春蕾女童工程，援助农村辍学女童。”

高明道：“好的。我看还可以以结对子的方式重点扶贫帮困。像古丽这种情况，就可以从现在起每年资助，一直资助到初中毕业，我先和古丽结对子。书记，你看这样行不行？”

周天道：“好主意。”

周天结束了调研，回到塔河县县城。

7. 一段段传奇的浪漫故事

周天还是没能避免和姬世雄发生冲突。姬世雄虽然在工作上很有办法，但谈起援疆工作，总是让周天觉得他只关心项目和资金，没有什么长远的考虑。这让周天觉得姬世雄和自己的思路非常不合拍，好像援疆的事情就是一份临时的给钱给物的几个建设项目，让周天觉得自己反而多事，自己在干扰姬世雄的工作，在给姬世雄进行头脑风暴。

上午，塔河县援疆办公室讨论高明的调研报告，姬世雄主持会议。对调研报告，周天非常满意，甚至有种冲动由自己来汇报，无论从高度、深度和措施上，周天认为报告提出了上海援疆干部的想法，先行规划，后搞建设。而且工作措施上有创新，也符合黄成华副书记提出的既要输血还要造血，建立长效的援疆工作发展机制的要求。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让周天有一种被肯定的成就感。但到姬世雄发表意见时，周天这种好情绪就被

彻底打碎。

姬世雄说道：“高明同志做的调研报告很好，有分量。周天书记亲自带队一个星期下农村调研，体现了援疆干部实事求是、真抓实干的务实作风。我来塔河县已经三年多，虽说常年奔波在第一线，但也没有在农村一住一个星期，我是走马观花，浮在面上。”

姬世雄的话，让周天舒服。周天就是想通过下农村调研，改变县上干部认为援疆干部不了解基层，不深入实际的想法。

周天笑道：“姬县长，不要表扬了，我们也就是体验了一次农村生活，熟悉一下这里的民族风情，想联系塔河县的发展实际来提出援疆工作的新思路。”

姬世雄话锋一转，说道：“我就是想说，如何切合实际，如何创新思路。这个报告的致命要害就是离实际情况比较远，有点超越了塔河县发展现状。报告很好，可是操作起来就比较困难。”

周天感觉被姬世雄打了一记闷棍，脸色阴沉下来。高明就不愿意了，说道：“不是挺好操作的嘛，我们还觉得提出的目标保守了。”

姬世雄道：“我认为报告里提出的大发展工程非常好，思路清晰，但是有些任务就有点书生意气，没有考虑塔河县的实际。农村医师培训工程、春蕾女童帮困工程、新农村抗震安居工程、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民增收工程都不错，以资金投入为支撑，以项目建设为依托。只要资金到位，都可以在三年内完成。可是，刀郎木卡姆艺术整理工程和穆塞莱斯产业发展工程，就不是我们援疆办公室的任务。刀郎木卡姆艺术整理一方面是宣传部的事，不是我们的责任田；另一方面，投入一百多万，三年也见不出成效，出力不讨好。木卡姆艺术都口口相传好多代人了，也没有人整理出来，我们谁懂？三年怎么完成？这就有点不务正业。穆塞莱斯也是这种情况，建酒厂？搞包装？谁来建？还要招商引资，没有人愿意投资，听起来好听，能实现吗？穆塞莱斯加工时都在土作坊，家家户户窖藏罐酿，工艺做法各

不相同，怎么统一标准？塔河县就是种棉花、搞纺织、种林果、增收入。靠发展其他产业，发展旅游业，这都是后话，让下届班子干，我们要干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

周天冷冷地道：“只干些形象工程，这援疆也好干，我们的思路不同步。”

周天的话让姬世雄觉得刺耳。新疆干部都是从基层一步步干起来的，没有吃苦耐劳的品质，没有出类拔萃的水平也绝坐不到现在的位置上。可是援疆干部给姬世雄的感觉就是本地干部水平低，思想观念落后。而姬世雄却觉得援疆干部不了解新疆的区情，哗众取宠，搞一些花里胡哨的理念，做出易如反掌的姿态，显示出和当地干部不一样的水平。

姬世雄有些恼怒，说道：“什么形象工程？我看你们援疆才是形象工程。”

会议室静悄悄的。姬世雄发现了自己的失态，周天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援疆干部在思考为塔河县创新发展的思路，又不是和姬世雄抢功，而且作为援疆联络组的组长、县委副书记，姬世雄的言论不但让周天难堪，也是对上海援疆干部的不尊重，再上升到政治高度，就是不支持援疆工作。

周天感到援疆干部和姬世雄的不同看法，不仅仅是姬世雄的工作方法问题，还是发展理念问题，是这里普遍存在的只知道苦干、蛮干，却非常自以为是的工作思路的问题。他们有一种吃苦耐劳不计个人得失的无畏精神，但就是缺少深思熟虑的科学理念，这是一种不可回避的理念冲突，一时半会儿也无法解决。

周天道：“姬县长，那我们不再讨论了，这样争论也没有实际意义。”

会议不欢而散。

周天到地区向黄成华副书记汇报了调研报告，黄成华非常支持。黄成华没有想到平时嘻嘻哈哈的周天，很快就进入了角色，而且思考问题思路清晰，措施得力，对塔河县的整体工作都有一个客观的见解。

黄成华沉思片刻，说道：“你们的方案可行，就是要统一认识。你这个方案，一是目标明确，体现了援疆工作既输血又造血的工作原则；二是理念新，把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全方位援疆，打破了援疆就是援项目、援资金的套路；三是切合当地的区情、民情，有的放矢，不但突出了援疆的资金优势，而且突出了技术优势，更突出了发展的理念优势，这些也是我们援疆干部的工作优势。”

周天面露难色，说道：“县上对我们的调研报告不太认可，吴为民书记和常务副县长姬世雄都不太同意搞刀郎木卡姆文化整理工程。”

黄成华道：“可以理解。这里是农业地区，干部更看重农业，看重项目。文化是一种不好立刻见成效的慢活，文化是软实力的体现，软实力靠的是硬发展，现在塔河县还有那么多人没有脱贫，上来就提文化挖掘，步子太快，要一步步来。我看你们吴为民书记思想也比较活跃，就是干大农业久了，思路被限制了。姬世雄因为分管经济，让他搞文化发展也是跨越了分管范围。这里的人事也比较敏感，有难处。我再和吴为民书记和阿不来提县长谈谈，争取他们的支持。你以调研报告为基础，再搞一个塔河县援疆三年发展规划，年底前出本子，明年开春实施。”

黄成华的谈话，算给周天的援疆工作定了基调。周天心中对下一步工作有了底数。

黄成华副书记利用检查工作的机会，和吴为民书记、阿不来提县长做了一次交谈。不久，塔河县县委发文，在全县开展了“在地区实施新型工业化过程中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大讨论，以统一全县干部的思想观念。请周天代表援疆干部做了学习辅导，请姬世雄代表政府做了表态，黄成华副书记就上海援疆发展思路做了报告，把整理刀郎木卡姆文化工程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手工业列入地区援疆的重点工作。

为了便于周天和姬世雄开展工作，县委又一次做了分工，周天增加了分管宣传部和广电局的内容，姬世雄在政府负责援疆项目的实施。

在姬世雄的主持下，援疆工作作为重要内容放入了塔河县的“十一五”发展规划。

周天的心情一直不好。这天又和联络组的同志一起吃饭。

金立问周天：“周天书记，昨天看《新闻联播》，派赴非洲医疗队，我看到里面的四位女军人里，有一位特别像苏婉嫂子。”

周天叹了口气，说道：“哪里是像啊，那就是我老婆，去六个月。”

陆地抱怨道：“这组织也不考虑我们的情况，家里谁照顾老人孩子？”

高明附和道：“就是呀，那谁照顾你爸爸？周茜茜上学怎么办？”

周天道：“我妈妈和阿姨照顾我爸爸。只是周茜茜没有人管，现在住校了，我最担心这孩子，到了谈恋爱的年龄，一不小心，身心俱伤，你说我这当爹的怎么对得起孩子？我这做爹的要后悔一辈子了。”

陆地道：“青春期的孩子比较叛逆，要有人盯着。”

周天说道：“哎，这孩子还确实让我放心不下……我愧对老人和孩子啊。”

金立道：“周天书记，好人一生平安。哎，陆院长，那天，你爱人也说要出国，走了没有？”

陆地不理金立，陆地就是看不惯金立。妻子出国的事让他非常恼火。大家都知道，为了不让蔡老师出国，陆地给蔡老师的学校写了信，还请周天以联络组的名义给学校的领导打了电话，蔡老师为此对陆地大发脾气。对蔡老师来说，能够到美国进修一年，是她梦寐以求的深造机会，就是由于自己的业务突出，而且专业紧缺，好不容易才轮到。可是陆地却仿佛脑袋里进了糨糊，做各种工作，让她留在上海。直到出国前，蔡老师还在和陆地生气。

听到金立说起妻子的事，陆地不由产生一股怒气，冷冷地说道：“你看到周天书记爱人出国，看到我老婆出国，你就高兴。自己没有老婆，就希

望我们都和你一样。”

金立也来气了，说道：“你有毛病！我只是问一问。”

陆地道：“我的事情不关你的事，以后别和我谈这些。”

周天沉着脸，说道：“一群没女人的大老爷们，都内分泌紊乱了。你们吵吧，把兄弟当老婆一样吵。”

大家就安静下来。

周天想改变一下氛围，就说道：“有一个笑话，说一个人问：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男人只剩下女人会是什么样子？回答：全世界都是光屁股女人。又问：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女人只剩下男人会是什么样子？回答：男人都饿死了。”

大家笑起来。

高明道：“周天书记，你听说这里的人对我们援疆干部怎么叫的？”

陆地道：“叫单干户呗。”

高明道：“错错错！好听的把在新疆的援疆干部叫‘夫没你’，难听的叫‘夫没女’，把援疆家属叫‘妇没你’。”

周天疑惑地看着高明，说道：“什么乱七八糟的？”

高明道：“是英语，是洋泾浜英语。‘家庭’一词在英语里念 family。你分开念一下：夫—没—你，夫—没—女，妇—没—你。多绝！多形象！多好听！”

金立道：“真绝！这就是中国式英语，我看到有两个词 niubility 和 zturn，在《牛津英语词典》里怎么都找不到词义。最后在网上一搜，niubility 是牛B的意思，zturn 是折腾的意思。中国的汉语博大精深，现在老外也跟着中国人的声音走了。我看，对援疆干部还就是没有一个称呼，单干户，太土了，是新疆对没有结婚的男女的称呼。我看以后我们归类一下，对援疆干部就叫‘夫没你’，对援疆家属就叫‘妇没你’。多好啊！说明我们有家庭，又不得不抛家别子，成为心中装着全中国、家中缺个好老婆的

奉献者、建设者。”

周天说道：“‘夫没你’就‘夫没你’吧，援疆干部算我们的正式称谓，‘夫没你’就是口语称谓，免得我们和那些没有结婚的男人混为一谈。‘夫没你’后面藏着苦涩和责任啊。”

陆地道：“那金立就只能单干户，不能叫‘夫没你’。”

金立道：“谁单干了？书记不是说了是援疆干部的称呼吗？你以为就你援疆？我看你快单干了！”

周天道：“家庭可以‘夫没你’，但是援疆干部之间不能没有你。以后多些互相包容，别一天到晚火烧火燎的，让外人看笑话。”

金立望着陆地没有说话。陆地被金立看着发毛，低头吃饭。一会儿，陆地的电话响起来。陆地接完电话后对周天说：“周天书记，我回医院了，有一个难产病人，要动剖腹产手术。”

周天道：“病人家属不是不让你看病吗？这里的医生不会手术？”

陆地得意地说道：“以前，只要有难产病人都送到地区医院了。上个星期天，有个病人难产，送地区来不及了，眼看孩子保不住了，院长命令我做手术，抢救了一天，我就为孕妇做了剖腹产手术，后来母子平安。病人家属给医院送了好多杏子，给我送了一筐鸡蛋。大家慢慢认可了我，现在我一天到晚忙得不行，我的维吾尔语也可以简单会话了。我去医院了，以后再给你汇报。”

陆地匆匆赶往医院。

星期天，周天邀请李一鸣到塔河逛玉石市场。金立陪同周天，曲漠听说李一鸣要去塔河，就缠着周天带上她。自从李一鸣认识曲漠后，他们就没有断了联系。李一鸣平时喜欢写些文章，就委托曲漠为他准备一些资料，尤其是王震将军带兵进军新疆塔河的历史资料。还要曲漠利用自己是农场人的条件采访一些老人，采访一些上海知青，想写一部关于新疆的书。

他们坐在库尔班的玉石店品茶，库尔班像老朋友一样接待他们。

库尔班道：“周天书记，金立聪明得很，在我这里买了好多石头，换成钱。你们上海干部都会挣钱的。”

周天道：“金立让你教的都快成玉贩子了，可我还是分不清俄罗斯玉、青海玉和和田玉的区别。”

库尔班道：“俄罗斯玉白得像牛奶一样，青海玉白得像蜡烛一样，只有和田玉才是漂亮的白，羊尾巴油一样的润润的白。”

库尔班就拿出不同的玉教周天。周天似懂非懂地听，库尔班让周天感到亲切。

周天问道：“你是巴亚宛乡多浪村人？”

库尔班道：“就是的。你们是塔河县的援疆干部？援疆干部大家都喜欢，盖学校，帮穷人，修公路。以前，我的爸爸给解放军当向导，我的爸爸妈妈喜欢解放军。后来，好多上山下乡的支边青年来到了塔河，把沙漠建成了绿洲。现在援疆干部来了，帮助我们，大家的生活一天天好了，我们喜欢援疆干部。”

周天继续问道：“你生在多浪村吗？”

库尔班道：“我生在塔里木河边，我的爸爸就是被塔里木河的水带走的。”

周天道：“你妈妈是不是就是住在胡杨林的老人，你一直给她送粮食。”

库尔班有些诧异：“你知道这些事情？我爸爸是救解放军时被淹死的，后来解放军就一直照顾我妈妈。突然，解放军就像沙子一样消失了。我妈妈就在胡杨林里等解放军，她怕解放军来了找不到我们。后来我在多浪村娶了老婆，就一直给妈妈送粮食，直到妈妈去了天上，她的坟墓就在塔里木河边。”

周天每次见到库尔班，都可以听到有趣的故事，这些故事让人嗅到这片泥土的芬芳。



曲漠问道：“大叔，你的妈妈就是琪格古丽吗？”

库尔班道：“塔里木胡杨林深处的姑娘都是琪格古丽。”

回去的时候到了，曲漠对李一鸣有点恋恋不舍。周天就奇怪曲漠的行为，李一鸣可以做曲漠的父亲了，但曲漠却像恋人一样看着李一鸣。多愁善感的曲漠，和这块土地上开朗、爽快的女性有了鲜明的对比。李一鸣好像故意看不懂曲漠的情绪，温文尔雅地和大家说话。大家互相告别，曲漠显得依依不舍，让周天觉得新疆姑娘热烈而毫不遮掩，这在上海是不可想象的。

回去的路上，金立简单地说了华蕾的伤情，说道：“周天书记，我想把华蕾接过来，养几个月伤，在上海，没有人照顾她。”

周天道：“你的想法有点大胆，华蕾还没有和你结婚呢。”

金立道：“这和结婚没有关系，我只想尽到自己的责任，否则我一直良心不安。”

周天叹了口气，说道：“哎，这援疆把大家的生活都打乱了。我们这些男人没法尽到责任，大家对家庭都非常愧疚，可是我们也在履行国家责任，什么是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这就是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啊。你考虑好了，这也没有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就接过来。看不出来，金立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不久，华蕾爸爸把华蕾送到了新疆，金立带女朋友援疆的故事就在援疆干部中传开了，几家报社要采访金立，被金立拒绝了。金立想平平淡淡地对待此事，他认为自己的私事不值得宣传。

漫长的冬季来临了，援疆干部在等待春节，这将是来到新疆后第一次回家的假期，大家在激动地等待着。

陆地已经成为援疆干部的新闻人物，《解放日报》的记者来新疆采风时听说了这个妇产科博士的故事，就把陆地开始不被当地群众接受，后来被群众认可的事迹做了报道，还挖掘了他为了服务群众学习维吾尔语的感人

事迹，并把蔡老师留学的事情也写了进去，塑造了陆地一家在不同岗位上为事业放弃小家成就国家的“夫没你”的光辉形象。“夫没你”这个词越传越广。

对陆地先进事迹的报道，让周天他们感到非常骄傲，塔河县援疆干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但私下里，周天总觉得报道里的陆地和身边的陆地是两个人，大家更喜欢身边的陆地，喜欢这个有点乖戾张扬、毛病多多的陆地。有一次高明喝多了就与周天谈起这件事。

高明说道：“周天书记，你是不是觉得陆地的事有点不真实？我听医院的人议论过陆地，好像他和医院的一个护士长关系比较近。”

周天道：“陆地还是不错的，就是有时候比较爱表现自己。人无完人，大家生来不是圣人，我们援疆也需要一个榜样，和护士长的传言我也听说了，你提醒一下，不能出问题，离开家久了，这方面最容易犯糊涂。我们援疆干部代表的是上海干部的形象，不能把援疆干部的声誉给毁了，这是一个政治要求啊。”

塔河县的援疆规划通过了县政府举办的专家论证会评审，投资九百万元的项目只等待开春以后开始实施。

这些日子就过得非常轻松，没有了刚来新疆时的陌生、新奇、排斥、激动、想家。所有的感觉都从当初的大起大落的冲击中趋于平淡，大家像品尝一杯醇酒一样慢慢体会来新疆的感受。

姬世雄和周天的关系也越发亲密，周天没事了会到姬世雄的住处聊聊天，姬世雄喜欢写字，周天喜欢画画，两个人成了墨友，姬世雄在周天的影响下也开始研究玉。姬世雄确实觉得上海援疆干部的想法和做法有一种特别的大气，和平时自己理解的大气是不一样的。有时这些“夫没你”让姬世雄觉得一惊一乍，有时又感到他们从容镇定。交往得久了，姬世雄也变得随和，有时周天他们就夸奖姬世雄不像本地干部，姬世雄不知道这是表扬他还是讥讽他，反正听了也觉得不是坏话。

那天姬世雄请周天到住处陪李一鸣吃饭。

李一鸣说道：“我倒霉，前天黄成华副书记找我谈话，要我注意和曲漠的关系。那个姑娘在我眼里就是个孩子，比我儿子还小两岁，我们的关系周天最清楚了。我现在是黄泥挂在裤裆上。”

周天调侃李一鸣：“我怎么清楚你们做的事？你们在我面前比较规矩，谁知道背后怎么样。”

李一鸣一听就急起来，脸色通红，说道：“周天，你是害我！曲漠是你介绍认识的，我干了什么你都知道，那小姑娘的想法是她自己的事，怎么就把我扯进来了！”

周天笑道：“那么大人了，说到小姑娘就脸红，就急，我看问题没有那么清白。哎，以前你不是到塔河来过，还搭上过一个塔河的小姑娘，说是国民党军官的后代，这曲漠会不会是你那姑娘投胎的？”

李一鸣道：“你满嘴胡说！我当时在三河子，曲漠她们家在胜利农场，不搭嘎的。”

姬世雄道：“胜利农场的好多人都是从三河子过去的，现在三河子只是一个岔路口，没有人住在那儿了。”

周天道：“你得做个基因鉴定，说不准，你这家伙靠不住的。”

李一鸣反击道：“认得依算我路道粗，你才是那种人。当初在部队你把沈阳军分区的那个小姑娘怎么了？要不是周副院长，你还不上军事法庭？”

周天道：“你明明知道，那小姑娘是我小学同学，我们在恋爱！要不是老周，我娶她了。那是老周设的计，故意让我们连长把我堵在房间里，好处分我，好让我娶他老部下的女儿。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被对手利用，就把我的排长撤了。”

姬世雄就笑，想不到嘻嘻哈哈的周天年轻时还有这样的感情风波。

周天看着李一鸣，说道：“你年轻时在新疆搞过对象，你是不是对新疆女人有特殊的想法？”

憨实的李一鸣就又脸红起来，说道：“就是的，二十几年前，我遇到的新疆姑娘就是这么热烈地追我，待了半年，爱得死去活来。怎么这曲漠就这么像那时候的姑娘？新疆的姑娘就是热情似火。”

姬世雄哈哈笑起来，说：“我看舅舅是干柴烈火。”

周天诧异万分，问道：“谁是你舅舅？”

姬世雄自知失言，端起酒杯，岔开话题，说道：“周天书记，我敬你一杯。”

周天左右端详着李一鸣和姬世雄。

这时周天的电话响起来。周天凝神听了一会儿，对着电话说道：“金立，你这是搞的什么事呀！你照顾华蕾的事我给黄成华副书记汇报过，黄副书记还准备让我们整理材料宣传你。可是你们又要分手了，给你三天假，把华蕾送回上海就回来！不要闹得不可收场。你们这些年轻人，靠不住。”

周天告诉大家金立的事，说了金立卖房子给华蕾看病，金立把华蕾接到新疆来的事情。说最近华蕾母亲发现金立把房子卖了，不依不饶让华蕾和金立分手，让华蕾回上海，不然就来塔河投河。

姬世雄道：“其实，在我眼里金立踏实，靠得住，比那个小白脸陆地强。这样的小伙子，丈母娘还不要，我看这上海女人眼光不好。”

当白雪铺满了叶尔羌河沿岸的旷野，就是维吾尔族农村欢乐的时光。

雪把田野和村庄包裹得冰清玉洁，这个沙尘漂浮的大地突然洁净无比，辽阔的原野，白雪皑皑，无边无际，浩渺、洁白而冷艳。

周天有一种被美丽激动得不能自己的感受，他渴望在雪原上奔跑。周天从车库里把车开出来，给高明打了电话，叫高明一起去多浪村转转。周天接上高明，在市场买了一只羊，买了一袋子面粉，买了几公斤胡萝卜，驱车前往多浪村。

去巴亚宛乡的公路已经如期竣工。修路时，正是新疆最热的时候，连狗都没有了吠叫的情绪。可是姬世雄几乎每天都在工地上检查指挥，有时周天觉得姬世雄的做法就不像一个县长，事无巨细都包揽下来，施工是筑路公司的事，可是姬世雄却在现场亲自指挥，每天把监理公司的技术人员带在身边。不知道的人以为姬世雄是个包工头，或是监理公司的头头。工地上的筑路公司的头头脑脑，见了姬世雄就躲，生怕被姬世雄抓住给教训一顿。周天对姬世雄既佩服，又不以为然。这样的工作方式是当地干部普遍的方式，可是又非常有效。从8月到11月，三个月完成了县城到巴亚宛乡二十公里的县道建设。

姬世雄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这些家伙是属核桃的，不敲打着，就干不成事情。周天对此感同身受，可是这样的工作方法耗去了领导干部很多心血。但不这样盯着干，好像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过了巴亚宛乡，就是被白雪覆盖的乡村土路，周天专注地开车。看到路边有一老一少的维吾尔族村民挥手，周天停下车，把他们拉上。其中一个中年女性用不太标准的汉语说道：“外江，外面冷得很，谢谢这个师傅。你们到多浪村吗？我是村小学的老师。”

周天问道：“怎么走路回去？”

女同志道：“我们坐的三轮车坏了，只有走回去了。明年上海的人要给我们村修公路，车就不会坏了。”

高明问道：“你们怎么知道上海人修公路的事？”

女同志答道：“纳赛尔书记说了，米拉校长也说了，还要修学校、盖房子。听说上海的周天书记在村里住了一个礼拜。我去培训了，没有见过他。我们村很少有大领导来，那个书记住了那么长时间，我们村的人都喜欢他得很。”

到了村口，米拉和古丽在雪地里等周天。

那个女老师知道周天的身份后张大了嘴，说不出话来，泪水就落了

来。老人略略弯腰给周天行了抚胸礼，女老师又破涕为笑，用维吾尔语和米拉说话，走了。

米拉告诉周天，那老师说一辈子没有那么大干部给她开过车，她觉得非常羞愧。

大家笑起来。高明亲吻了黑黑瘦瘦的小古丽的脸颊。

车开到村中间，看到村主任伊利哈姆倒骑着一头毛驴，笑嘻嘻地向家里去。村里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哄笑着驱赶毛驴，纳赛尔书记在前面牵着驴。周天觉得非常有趣，问道：“村里在举办什么活动？”

米拉道：“是送‘雪筒’，刀郎人特有的民间习俗。”

高明催着米拉说道：“快说说。”

米拉道：“在塔里木河沿岸，下雪就是上天给人间送来的丰收喜讯，每到这一天，村里受尊重的人要给自己最尊重的朋友送雪筒，汉语叫送雪书。雪筒上要用诗歌一样的语言写上祝福，同时写上请求对方举办刀郎麦西来普的愿望。送雪筒的人要趁主人不注意把雪筒扔在主人找不到的地方。如果送雪筒的人回到了家，主人还没有找到雪筒，那么主人就要破费举办一次盛大的刀郎麦西来普晚会，邀请村里的人吃肉、喝穆塞莱斯、跳麦西来普。实际上是村里在冬季享受丰收果实的开始。”

周天问道：“到底今天是谁送了雪筒？谁请客呢？”

米拉道：“今天是伊利哈姆村主任给纳赛尔书记送了雪筒。可是伊利哈姆太笨，木卡姆大叔发现了雪筒，追上了伊利哈姆。所以，木卡姆大叔用锅灰把伊利哈姆的脸涂黑，然后让伊利哈姆倒骑着驴，告诉全村的人，今天到伊利哈姆家去聚会。”

高明笑起来，说道：“太有趣了，这种文化就是泥土里生出的文化，美丽无比。”

米拉接着说道：“还有一种是如果姑娘爱上了小伙子，为了提醒笨头笨脑的家伙，就在第一场雪的时候，把雪筒扔到小伙子的家里。小伙子找出

雪筒，就可以约会自己的心上人了。但这种雪筒是不能声张的，是姑娘爱情的信号。”

周天对高明说道：“浪漫吧？你看咱们上海，就在网上说大实话，编假话。米拉，明天你也给我送个雪筒。”

米拉欢快地笑起来，说道：“周天书记阿卡，我送你雪筒，嫂子要吃醋的。姑娘不给结婚的人送雪筒。”

回来的路上，周天把车窗摇下来，汽车开得飞快。周天扯着嗓子唱起了样板戏。

这个寒冷的冬天，这个美丽的冬天，留给了周天浪漫而温馨的记忆。

第二部 峥嵘岁月

1. 自古忠孝难两全

春节即将来临，城市和城市里的人们都沉浸在喜庆的气氛里。华灯初上，熙熙攘攘的人群，穿梭不停的车流，一派都市繁华景象。

周天回到上海，朋友们不停地请吃饭，闲暇就去游泳，几天下来皮肤脱去黑色，人也精神起来。老周早已出院，基本恢复了健康。周妈见到儿子就哭起来，被周副院长吼几句，又破涕为笑，一家人其乐融融。周天又找到了对上海、对家人的温暖感觉。回家的舒适感，让周天非常舒心，生怕时光飞逝，就十分珍惜在家的每一天，看看父母，和女儿聊天，采购一些年货……周天对上海忙碌的日子乐此不疲。有时候想起新疆就又觉得是那么遥远，那些日子那么不真实。

春节就要到了，周天又想起援疆兄弟，让高明通知大家带着家人聚会一次。在上海老站酒店，古色古香的走廊，木制地板，老旧的留声机，复古楼梯，显露出上海独有的城市格调。周天喜欢这个酒店创造出的复古气息，它可以让自己感受到上海的真实，享受城市的活力。

说是团圆饭、团聚饭，可是却有点冷清。周天带了女儿周茜茜，苏婉还在非洲，陆地一人赴宴，蔡老师还在美国。只有高明是带着妻子王老师、

女儿圆圆，全家来了。金立已经和华蕾分手，在上海没有家人，回了湖南老家。王亮带了女儿王逸凡。

饭桌上，高明提议喝白酒。王老师吃惊地看他，大家都反对，周天也不赞成喝白酒。

王老师道：“高明，你回来说，在新疆最不适应的就是喝酒，怎么回到上海还要酒喝？”

周天说道：“习惯了。在新疆，不喝不喝端上了，端着端着喝上了，喝着喝着喝高了。”

大家笑起来。

陆地说道：“那里的人喝酒吓人，一喝就是一斤老酒，身体都喝坏了。以前，新疆是长寿之乡，现在卫生部做了个普查，新疆是全国‘三高’患者最多的地区之一。”

周天接着道：“那里的酒文化是强劝，主人以让客人多喝为好客的标志，客人以多喝表示对主人的尊重。我们县委办公室的一个同志，三十多岁，陪了三天客人，睡下去，再也没有起来，多可惜。”

高明接着说道：“上次，姬世雄副县长请一个领导吃饭，我和周天书记也在，姬县长端了一茶杯酒敬领导，说：敬领导一杯。实际他的意思，只是敬一口酒。结果那个领导喝了一小口，就逼着姬县长喝一杯，姬县长问为什么你喝一口我喝一杯？领导说，你说敬我一杯，你和领导说话要算数。姬县长明白领导抓住了自己的口误，不得已，把一百多克的白酒一口喝下。哎，说起来，我身上都起鸡皮疙瘩。”

王逸凡道：“哪有那么霸道的，要是我就把酒泼了。那样喝酒不是自杀吗？有什么意思。”

王亮道：“小孩子不懂，下级多喝酒是对上级的尊重，这样上级才觉得自己有权威，有面子。”

大家轻松地交流着对新疆点点滴滴的体会，说了一大堆新疆的风土人

情，几个孩子就充满了对新疆的神往。

王逸凡有点跃跃欲试，对王亮说道：“爸爸，我明年申请到新疆做一年的大学生志愿者。现在，每年都有一批学生到塔河县支教。”

王亮脸一板，说道：“你好好在上海待着，凑什么热闹。”

姬世雄自从来到县上就和塔河县委书记吴为民的关系比较紧张。班子里姬世雄学历最高，年纪最轻，做事又直来直去，吴为民书记说不清自己对姬世雄的感觉，反正多多少少防范着姬世雄。

那天，姬世雄吃过饭，吴为民书记告诉他，最近准备调整一些干部，想把居来提局长调整到其他口子上，让财政局副局长吕建生接替教育局局长，姬世雄表示了坚决反对。

在姬世雄眼里，居来提是一个非常能干而且讲原则的干部。只是居来提喜欢喝酒，有时到了酗酒的地步。由于倔强，对县上其他领导的话不怎么听，就显得另类。但居来提尊重姬世雄，甚至有点怕姬世雄。姬世雄刚当县长时，居来提对姬世雄的工作安排也是敷衍了事。结果惹火了姬世雄，姬世雄在大会上痛批了居来提。居来提虽然对姬世雄有所敬畏，但还是躲着姬世雄。一次吃饭，姬世雄与居来提痛饮了一场。居来提没有想到姬世雄有那么大的酒量，就耍赖，趁着酒劲姬世雄扇了居来提一个耳光，把酒泼在了居来提的身上。这件事在塔河县传开后，吴为民书记把此事上升到民族团结的问题上，让姬世雄做检讨。居来提却找到县长和书记，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姬世雄从此对居来提刮目相看，居来提对姬世雄也是尊重有加，这是男人间的征服。后来，看到姬世雄在“两基”工作中的做法，居来提就从理解到佩服，直到感动，感动于姬世雄的那种敬业和对百姓的大爱。从此居来提对姬世雄的安排言听计从，没有人能征服的野马一样的居来提成了姬世雄最可靠和能干的部下。

回到办公室，姬世雄在生气。吴为民书记又打来电话告诉姬世雄，在

周天书记返沪前，他们已经召开了书记碰头会，达成了一致意见：调整居来提的工作。

姬世雄怒不可遏，去吴为民书记办公室，争取吴为民书记改变决定。吴为民书记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居来提不支持援疆工作。姬世雄历数了居来提在“两基”工作中的表现，说道：“书记，居来提是一个大局意识、业务能力很强的干部。看看整合村小学工作、扫盲工作、双语教学工作，哪一项工作不是凝结了居来提同志的心血？能获得地区先进也是他优秀业绩的表现。”

吴为民书记说道：“那些只能说明过去，那不是某一个人的成绩，是全县人民努力的结果。在多浪村小学援疆项目上，他一是骗组织，二是拒绝开展工作。”

姬世雄反驳道：“你说的事情，我出差，不了解。但不能因为一件事否定一个干部。我对这个干部的调整持保留意见。”

和吴为民书记的谈话不欢而散。周天在上海休假，姬世雄就给周天打电话，通报了居来提的事情，了解是什么事让居来提背上了不支持援疆工作的名声。周天告诉姬世雄，多浪村小学改造工程，上面有人打了招呼，吴为民书记过问此事时，居来提不清楚工程的开展情况。所以，那个老板找居来提时，居来提回答不知道情况，而且对那个老板的态度也不好。当吴为民书记问情况时，居来提也是用不了解情况回答书记，吴为民书记发了脾气，居来提就回答：姬世雄副县长没有安排，对援疆项目的工程自己就不管。因此，吴为民书记一方面认为居来提不听话，另一方面认为，教育上的事，居来提只听一个人的，就有了换将的想法。

这种复杂的人事纠纷让周天头疼。周天不想参与到这些是是非非之中，可是事情就找过来了。周天其实非常欣赏居来提，只是牵扯到了姬世雄和县委书记的关系，周天感到非常棘手。

周天劝姬世雄：“姬县长，你再找书记谈谈，如果实在不行，我看，还

是尊重书记的意见。”

姬世雄道：“你怎么一点原则也没有？换了居来提谁来抓教育？教育是有规律的。再说，换了他，就是证明他不支持援疆工作，这是在政治上给他带了个帽子。”

周天想了想，说道：“也是，你冷静一下，我们一起想想办法。”

周天思前想后，不想干预主要领导的工作。在干部问题上，反对书记的意图，后果是严重的。但是居来提和姬世雄又是援疆工作中当地干部的主力，工作出色。如果不支持，那么以后的工作会十分难，也不会有人愿意配合援疆工作。考虑了得与失，周天认为，在这次干部调整上，自己不能和稀泥，要表明态度。周天给书记通了电话。

结果，开春前召开的常委会上，没有调整居来提的工作。但是，周天为姬世雄担心。姬世雄却为自己仗义执言的结果暗自高兴。虽然对这件事的讨论只发生在三位主要领导之间，但影响力却是巨大的。姬世雄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建设厅工作组听取了吴为民书记代表塔河县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工作汇报，前往多浪村实地调研，姬世雄陪着工作组下乡。到了多浪村，工作组就发现了问题。一是全县新农村建设规划都是由县建设局自己做的，既没有资质，又没有按规划内容全面规划。二是不符合集中居住、整村推进的要求，零星建房。三是没有供电供水的配套方案。四是资金投入过大，援疆资金没有承诺，无法落实。这样的结果犹如一记闷棍让兴高采烈的姬世雄失望至极。建设厅的意见是规划不重新做，上级的专项资金就不拨付。眼看开春在即，全年工程任务那么重，姬世雄束手无措。吴为民书记对姬世雄一通批评，认为给塔河县丢了脸不说，还影响了塔河县的抗震安居工程和新农村试点工程。

由于周天只负责多浪村的示范点建设，所以对姬世雄安排全县的规划

设计时只提出了一些建议。周天认为让县建设局进行全县规划就不是正确的做法，提醒了姬世雄几次。姬世雄却还是按照以前的经验，图快捷，图省钱，做了整体安排。从上年的10月到来年的2月，抽调了一套班子成员开展工作。建设局、发改委的正常工作节奏全被打乱，干部怨声载道，再加上姬世雄的强硬做法，干部对姬世雄意见很大。搞到今天这个地步，姬世雄没有想到，他被失败感紧紧缠绕。姬世雄扔下工作，带了居来提，到叶尔羌河胡杨林护林站住了几天，吃了几天烤肉，喝了几天酒，就想回避让他心烦的人和事。姬世雄在和田河河床搭了帐篷，躲避在大漠深处。思考了几天，姬世雄就后悔当初没有接受周天的意见。觉得上海援疆干部有水平，思考问题的方法确实比自己高明，觉得要解决问题还是只有找周天商量。

姬世雄返回县城，给周天打了电话。周天建议：趁援疆干部在上海期间，姬世雄飞一趟上海，寻求上海的技术支持。

三天后，姬世雄来到了上海。

田正把姬世雄接到市区，入住城市酒店。这个酒店是个文物保护单位，和这座城市一样被打上了动荡年代革命的烙印。姬世雄喜欢这个酒店散发出的凝重的历史气息。出了酒店顺着浙江路走几十米远，就是举世闻名的南京路，过一条马路就是外滩，对岸的东方明珠电视塔高高耸立，直插云霄。

田正和姬世雄喜欢走出酒店，走过南京路，扶着外滩黄浦江的观景栏杆，眺望着东方明珠电视塔，谈天说地。那一刻，这个城市让人触手可及，人置身于这个像符号一样繁华的都市，亲切感、陌生感就让人百感交集。这个说着软软的吴语，中西文化交融的城市，激情四射，让人流连忘返。

黄河路，乾隆食府。田正带着十一岁的儿子土块，请姬世雄一家和周天一家吃饭，李一鸣作陪。姬世雄的女儿久酒十岁，那个亭亭玉立的少妇就是姬世雄的妻子何可儿。

周天见了何可儿目瞪口呆。突然间，姬世雄就在上海冒出来一个老婆。这个高挑矜持的少妇，一直带着姬世雄的女儿生活在上海，而姬世雄却从不宣扬。上海、新疆之间，周天、姬世雄之间好像被一种神秘的时空凝固。

何可儿从小就像一个假小子。可儿生下来就面临着指腹为婚的命运。那个年代，姬世雄的爸爸虽然官不大，但也是三河子说一不二的人物，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也可以保护一个人平安的生活。何可儿是李招娣生下的第二个女儿。老实的李招娣学了一手好医术，在三河子也是一个知名人物。上海知青又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由于李招娣出身资本家，不免就有人欺负，总是躲不过去各种运动的冲击，是姬家一直护着李招娣。当八岁的姬世雄抱着这个牙牙学语的妹妹，就开始喜欢她。这个丑陋的嗓音巨大的女孩让姬世雄有一种做哥哥的侠义感。这个丑陋的女孩一天天长大，就不再是个丑小鸭了，出落成漂亮的野玫瑰，成了远近闻名的假小子，弹弓打鸟、下河摸鱼成了何可儿的拿手戏。可儿十岁那年，被邻居张家三兄弟欺负，正在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的姬世雄腰间缠了个钢丝绳（那是那个时代学生们打架自制的钢丝鞭），下了课堵住张家老二，开始开战。一顿混战之后，张家三兄弟把姬世雄打得鼻青脸肿。姬世雄说谁打我可儿妹妹，就是打我，我就打谁！其实姬世雄不知道，远近闻名的张家恶少有一个小小的帮派，而可儿就是这个小帮派的重要成员。可儿是被高年级的学生欺负的，而张家兄弟却是为可儿出头的人。当可儿赶来时，张家兄弟还在乱脚猛踹躺在地上的姬世雄，可儿就用红柳枝拼命抽打张家三兄弟。那张家三兄弟见了可儿也没了脾气，垂头丧气地走了。可儿拉着姬世雄回家，那一刻，可儿就成了小女孩，温柔而美丽。

1988年，可儿十五岁。根据针对上海支边青年的优惠政策，可儿的户口迁移到她妈妈支边前的户口所在地，可儿回到了上海。姬世雄那时已经大学毕业，在乌鲁木齐火车站，姬世雄对可儿说：等你长大我就娶你。可儿说：你是我哥哥。姬世雄说：你就是我的梦中女孩。后来姬世雄硬生生

地把可儿追到手。可是倔强的可儿不愿意再回到新疆，沙漠中长大的可儿喜欢上了上海。野性十足的何可儿，成了温文尔雅和上海女人。姬世雄对何可儿的选择无可奈何，同意可儿留在上海。女儿出生后，何可儿一直和退休的李招娣住在十几平方米的石库门的格子间里。

大家都在等李一鸣。过了约定的时间大概五分钟，李一鸣到了。向大家抱歉道：“回到上海不会开车了。在新疆开车一泻千里，这马路上到处是车。好久不回上海，路不熟。看了一辆宝马跟着，结果是个外地车，忽左忽右，差点追尾。气煞人。”

大家笑起来。

田正道：“你以为这儿是新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车水马龙的上海！跟车，必须时时保持距离。要拎得清。太远，落伍，淘汰。太近，接吻，追尾。要快，跟差头。要稳，跟宝马。最快，是跟国宾车队。”

周天笑着道：“姬世雄县长是跟大奔，一点不慢，娶了个上海老婆，金屋藏娇，看不出姬世雄能耐不小。”

姬世雄道：“娶个上海老婆算什么本事？现在还没有一套房子。”

李一鸣道：“是啊，过去上海人要户口本，现在上海人要房产证。”

周天道：“姬县长，我们应该换一下角色，你援疆，然后回到上海，我生活在新疆。”

李一鸣笑道：“那苏婉谁管？你就像周副院长，一心一意想在新疆找个女人。”

周天点点头，说道：“新疆挺好，山好水好人更好。”

苏婉揪了周天一把，说道：“你就花心吧，和周院长一样，喜欢外面的野花。”

大家笑起来。

周天道：“我就觉得好些事情不好解释，本来我认为新疆和上海远隔千里，和我一点边儿都沾不着。可是你看，我们家老周在新疆工作过，好像

还有些感情故事。你李一鸣二十几年前就去了新疆，还留下了种子。我援疆又偏偏认识了姬世雄，姬世雄又有一个上海老婆，真是像故事一样，可又是我们真实的生活。”

大家就在这样的轻松环境中谈天说地。周天劝可儿回新疆，可儿一句话：那是不可能的事。只要姬世雄愿意为自己的家庭负责任，可儿就留在上海。姬世雄对可儿的说法非常不满，争论了几句，可儿就拉着久酒回家了。苏婉追出去，把给久酒的见面礼送给她。

姬世雄对可儿无可奈何，黑着脸继续喝酒。

聚会即将结束时，周天接到了阿姨的电话，说周妈急性心肌梗死，已经送进了医院。周天、苏婉匆匆赶往医院。田正开车送周茜茜回家，送完周茜茜又送姬世雄。

田正对姬世雄说道：“可儿今天晚上应该来宾馆和你一起。”

姬世雄摇着头，无奈地说道：“这个女人让我是又爱又恨。我从十八岁起，从来都是女人追我。没有女人能控制我，可偏偏是可儿，让我觉得永远矮她一截。不爱吧，不可能；爱吧，又互相折磨，疙里疙瘩。这个女人是唯一让我用心的女人，可就是痛苦不堪。按可儿的性格，今天肯定不会来宾馆，又回她妈妈的格子间了。”

田正道：“可儿也不容易，就是有点作。新疆那么多好女孩，你就是贱。也是你以前折磨别的女孩子的报应。好好过吧，在哪儿都是过日子，家是一个宇宙，不能随意打破的。”

回到宾馆，可儿果真没有来。姬世雄一夜辗转反侧。

第二天，周天带着姬世雄去东方科技大学，田正驾车。周天在上海如鱼得水，好像没有不认识的人，周天约了东方科技大学的副校长。姬世雄他们按约定的时间在会议室等，东方科技大学的领导一分不差来到会议室，大家做了介绍，姬世雄说了来意。

副校长就把相关的同志通知来，给其他同志交代：要支持新疆同志，

支持援疆工作，我们只要保证成本，立刻组织队伍去新疆。然后告辞。

姬世雄就和东方科技大学的同志谈去塔河县做新农村建设规划的协议条款。大学的同志都很客气，也很支持，谈了一上午，就签订了合同。东方科技大学的同志计划趁周天他们回新疆时一起去塔河县。中间，周天出去接了一会儿电话，回来时脸上难抑忧伤，提前告辞。田正就觉得不对劲。大学的同志执意要留姬世雄吃饭，姬世雄婉拒了，坐田正的车一起回宾馆。

姬世雄说道：“上海人干事效率真高，还非常大气。我以前总以为上海人小气，看样子，还是不了解上海人。”

田正道：“上海人一点也不小气，只是非常精明，不想交往的人，他们是多余的一分钱都不花，该办的事，花多少钱都要办好。你们新疆人为了所谓的意气不计成本，喜欢无谓地浪费金钱，浪费时间。在我看来，就有点傻。意气要用在对路的人、对路的事情上，不是漫天飞沙。你好好体会，上海有许多东西要学习的。”

姬世雄道：“刚才那位副校长也是正厅级干部，又是全国政协委员，一点也看不出，谦虚亲切。”

田正说道：“这就是上海人优秀之处，大隐隐于市。你看你走到哪儿，都是一副官员的派头，不知道的人以为你是个大官，结果一看只是个小县长，还是副的。”

姬世雄说道：“我看你是既像上海人，又像新疆人。新疆人身上的缺点你一样不缺，上海人的优点你一点没有。”

田正骂道：“不损我你就不是姬世雄，你一辈子就和我比，而且看到的都是我的缺点。”

姬世雄道：“我就是对你的毛病说得多而已，不然，你还以为自己好得不得了。”

田正给周天打了电话。打完电话，田正的情绪低落了下来，说道：“姬世雄，你把机票向后推几天。”

姬世雄道：“我已经买好了明天上午回新疆的机票。”

田正道：“周天妈妈去世了，后天出殡，你自己看着办。”

田正拉着姬世雄就奔殡仪馆。

周天怎么都没有想到，先走的会是母亲。母亲比父亲要小十岁。父亲是彭德怀一野一兵团的干部，1949年底随王震二军三五九旅来到塔河，当时的老周还是个小小的连长。部队娶老婆有一个不成文的“二五八团”之说，就是年龄要二十五岁以上、八年军龄、团职干部才能娶老婆。老干部多，女同志少，女同志是稀缺的生命资源。组织介绍，领导说服，很多女同志的婚姻都是半包办式的。在认识周妈之前，周云海是骑兵连的连长，还没有资格娶老婆。

1950年秋，乌斯曼匪徒遭清剿后，残部逃往甘肃、青海和新疆交界的地方，企图经昆仑山过西藏然后逃往印度。1951年1月，西北军区命令青海一军、南疆二军和甘肃三军、四军各出一个骑兵团进行会剿。周云海的骑兵连就是南疆二军骑兵团的一支英雄部队，走南闯北，当年秋天完成了剿匪任务。可是在这次剿匪过程中，自己的营长因饥饿摔落马下，跌入昆仑山谷。周云海与营长患难与共，营长的未婚妻就是周天现在的母亲。那个时候，从烟台参军的周妈，还是一个清纯美丽的姑娘，一个让许多男人想入非非的美女。新疆军区在山东招兵，刚刚翻身得解放的周妈，对新疆充满了神往，偷偷报名参军，入伍到了二军教导队。从吐鲁番徒步来到南疆，迷迷糊糊还没有搞清楚东南西北，就被刘聋子师长点兵点将，给他骁勇善战的骑兵营长做了口头未婚妻。那时候爱情就是革命，革命就得服从，服从就得牺牲，一切儿女情长都服从革命的需要。活泼开朗的周妈看看威武英俊的营长，二话没说就同意了这门亲事，只等着营长牵着骏马驮走新娘。送行时，营长对周妈依依不舍，铁血男儿眼圈红润。周云海挥舞着马鞭，骑着马嘚嘚过来。周云海暗暗称奇，佩服自己的营长有这么好的桃

花运。

周云海说：“嗨，营长，嫂子真是天上第一仙女，人间第一美女，你祖上积德啊。要是我娶了她，给老子个皇帝也不做。”

营长笑起来：“那是你未来的嫂子。这次剿完匪，就明媒正娶了，别打我的主意，回来让你未来嫂子牵线，把她妹妹嫁给你。”

周云海又一次认真地看看营长的未婚妻，内心生出无限的羡慕，说道：“反正你们还没有结婚，要不，你娶她妹妹，我娶了她。”

营长哈哈大笑起来：“周云海，我们革命是革地主、资本家的命，你就要革我的了？小心老子的马刀不认人。”

周云海说：“营长，我们出生入死十几年了，少说我也救过你两次命。给个机会，还我一次不行吗？要不你一辈子都欠着我，你不累，我还累呢。”

营长望着周云海，有说不出的喜欢。在营长心里，别说女人，就是周云海要自己的命，自己也会毫不犹豫。

营长说：“好啊，只要剿匪胜利，你我还活着，我们就来一次比武论英雄，谁三枪打下三只飞鸟，谁娶她。如果成绩一样，她来选择，她选剩的那个娶她的妹妹。”

两个豪气万丈的男人并辔马头，仰天大笑。

周云海问当时的美姑娘：“嘿，妹子，营长的话可以算数吗？”

周妈咯咯笑起来：“算数，就怕你枪法太差。”

周云海开心地看着营长。

营长说道：“完成剿匪任务以后，你一定会是我小舅子，这个姐夫我当定了。”

营长扬起马鞭狠狠抽在周云海的马屁股上，周云海的马奔跑起来，周云海回过头哈哈笑着。

周云海回头喊道：“妹子，等着我回来娶你……”

可是，剿匪战役之后，营长就一去不回，这次告别成为和营长的永诀。后面的故事就夹着悲伤和幸福一起涌到周云海和周妈的面前，生死与共的营长走了，周云海毅然决然娶了周天的母亲。

周妈总是说，周院长身体不好，周妈活着就是为了伺候老周。周妈说只要老周一走，这一辈子就没有可以想念的事情了。

老周一次次病危，一次次从死亡线过来。周妈就相信自己会和儿子一起先送走周院长，所以瞒着周院长，她早早地准备了寿衣，让周天早早地选好了合葬的墓穴。没有人注意到为周院长劳累了一辈子的周妈，已经气息奄奄了。

周天回想起，几次一家人吃饭时周妈突然昏厥的场景。周天说了几次要陪周妈去医院做个全身检查。周妈总是以血糖高劝慰大家。没有人想到周妈的心脏已经无力支撑残喘的生命。周天离开上海之前，周妈又昏厥过一次。因为照顾老周，周天没有注意周妈的身体。本来想等老周走了或者老周好一点再带周妈做一个全身检查，可是却急急忙忙去了新疆。等老周的病好起来，苏婉正准备给周妈做一个全身检查，不料苏婉又去了非洲……结果是周妈没有什么交代，就急匆匆永远离去。在周天心目中，父亲是革命者的形象，母亲就是一个默默无闻、默默牺牲、默默奉献的中国女人。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没有高谈阔论的说教，只是默默地陪伴着父亲，养育着孩子。她的理想就是孩子健康成长，老周能多活几年，然后交代完人生的后事，就陪老周一起安息。

周天想起自己被易怒的老周用皮带抽过后，总是周妈默默地给儿子涂药，陪惊恐的她的天宝入梦。周妈就像一把伞，一直在给天宝遮风挡雨。当老周为了天宝初恋的沈阳女孩与周天断绝父子关系时，周妈哭伤了眼睛，视力一直模糊不清，所以老周平时总是叫周妈：瞎子。

后来，周妈说：“天宝，听妈一句话，为了老周，为了咱们的家，你娶了苏婉吧。苏婉是个过日子的女娃，苏婉的爸爸救过老周的命，娶了苏婉，

就是救老周的命，就是救俺们家。”

周天娶了苏婉。周天就有了一个幸福的家，有了宝贝周茜茜。周天觉得周妈是对的。在周天的心里，老周是一艘乘风破浪的军舰，而周妈是永恒的陆地，是脚踏实地的生活。周天无法原谅自己的粗心。对待周妈，自己没有尽到一个儿子的责任。

苏婉哭得不省人事。周天没有多余的力量宽慰苏婉，面对着躺在冰冷的玻璃柜里的周妈，宛若隔着生死之窗，无法再把母亲的生命留住，任凭生命消逝。周天心碎欲裂，痛苦不堪，泪如泉涌。办公室的同志接待着一批批慰问的客人，周天精神恍惚地看着周妈的遗像。周天痛不欲生，那种后悔，那种生离死别的痛楚让周天崩溃。周天恨自己，为什么就没有关心过母亲，为什么离开上海前没有为母亲做检查，为什么回到上海又忙于应酬，忙于和援疆兄弟碰头，就没有带母亲去一趟医院。周天恍恍惚惚好像坐着，又好像睡着。周天有一种世界末日的痛苦。

周天见姬世雄进来，不知是在哪里，恍恍惚惚问道：“我妈妈怎么到新疆就走了？”

姬世雄不知道如何安慰周天。

田正道：“周天书记，我们是在上海。”

周天就抓住姬世雄的胳膊，姬世雄感到周天在全身颤抖。

周天悲痛万分，说道：“我为什么去新疆？为什么？是我害了我妈妈。我不孝啊，不孝啊，我这个逆子，逆子。”

周天涕泪滂沱，昏倒在周妈的遗像前。

一个头发花白的军人摇着头，自言自语：“自古忠孝难两全啊！”

机场，田正和可儿送姬世雄回新疆。

可儿拍拍姬世雄身上的灰尘，说道：“我开春以后到新疆看你，自己多照顾自己，多保重。”

飞机上，姬世雄偷偷擦了擦流泪的眼睛，闭上眼睛慢慢睡去。

2. 成了援疆工作典型的塔河县

料峭的春风吹起的时候，周天带着援疆干部回到了塔河县。眼看春播就要开始，可是多浪村的春播工作却无法正常进行。多浪村的村民已经习惯了播种棉花。但是按照县委的安排，巴亚宛乡安排每户村民种三十亩红枣，同时拿出五亩地集中连片种二百五十亩葡萄。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试点规划，塔河县援疆联络组要求多浪村在保证每户农民种五十亩棉花的基础上，第一年每户先种三十亩红枣，然后再拿出五亩土地交给村里，由联络组补贴，集中种植二百五十亩葡萄，由乡里派技术队伍，帮助管理三年，三年以后交给村民。村民就坚决反对，认为种红枣前五年没有收入，不划算。而葡萄地交给了乡里，前三年也没有收入。抵触情绪很大。周天带着姬世雄和迪力夏提乡长一遍遍做村民的工作。纳赛尔书记以一贯的党员作风，同意了乡里的安排。而伊利哈姆村主任却怎么都理解不了乡里的做法，一批不愿种红枣的农民就聚集在伊利哈姆的周围。

眼看着春播的时间越来越近。周天几乎放弃了种红枣的计划。周天建议召开援疆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邀请县委吴为民书记和阿不来提县长参会。会议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农业口的分管副县长认为大规模进行红枣种植不符合塔河县棉花大县的实际。一是农民习惯了种植棉花的模式，二是农民没有种植红枣的经验，三是这一届政府将面临农民收入下降的现实。

姬世雄坚决反对，阿不来提县长也支持姬世雄的意见。周天没有想到，多浪村村民的想法不是个别现象，而是自上而下的一股阻力。

周天说道：“目前，地委提出以林果业为突破口，实现农民增收一万元的目标，单靠棉花，花再大的力气，一亩地最多在现有基础上增收一百块，那么一百亩也就是一万块，平均下来一户农民五口之家，也只有人均两千

元。这只是算的硬账，实际上只要种棉花，就不可能实现五年人均增收一万元的目标。那么要实现这个宏大目标，只有在现有的土地上做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章。改种五十亩红枣，看起来我们有五十亩土地这五年没有收入，可是如果前三年套种棉花，农民不会减少收入，只是第四年会受到减收影响。而到了第五年，只要每亩土地增收五百块，那么五十亩红枣地就可以增收两万五。实际上按照旺果期平均计算，每亩红枣按三百公斤均价二十元算，就是毛收入六千元，除去成本，每亩地净收入四千元。仅红枣收入就是二十万。那么农民人均增收一万元的目标是一定没有问题的。”

阿不来提县长对周天的算法非常赞同。他没有想到，周天从一个援疆干部的角度，把地区发展林果业的战略理解得那么透。但在发展林果业上，县委班子一直和地区的要求有距离。对一届县委、县政府来说，当然要考虑短期目标和长远发展战略的结合。阿不来提县长认真地考虑过这些问题。但是由于县委主要领导的认识影响，阿不来提县长在发展林果业上也不可能有过大的动作。但是对于多浪村先行试点，阿不来提县长还是态度明确。

阿不来提说道：“我认为周天的想法符合援疆工作目标，也符合当前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大方向，我们可以在多浪村试点，不影响大局，还可以保证援疆工作顺利进行，可能也是我们塔河县从棉花大县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开始。”

吴为民书记对于周天和阿不来提的讲话不好批驳，于是说道：“姬世雄是个管经济的好手，单谈农业就有点力所不及。塔河县还是要坚持棉花发展不动摇，我们不能跟风。塔河县有塔河县发展大农业的实际，步子不能迈得太大，如果搞砸了，耽误的不仅是农民增收，而且还涉及塔河县发展全局。这事还得慎重，我看我们一方面还得做调研，另一方面还得向地区汇报。”

对于吴为民书记的发言，周天听得云里雾里，到底是干还是不干？周天理解吴为民书记的讲话实际上是定了个调，慢慢来，但春播就在眼前。

周天说道：“我同意吴为民书记的意见，要慎重。可是对于拥有八十万亩土地、拥有六十万亩棉花的塔河县来说，多浪村只是三千亩的试点，也无关大局，是不是我们先干起来？”

吴为民书记的脸上已经充满了怒气，说道：“我的意见已经说了，你们下去再做工作吧。”

对于一个县的工作，县委书记的意见就是结论，反对县委书记的意见是几乎不可能的。周天却犯了大忌。周天没有左右会议的权力和影响力，会议在无可奈何的结论中结束。

事情很快发生了巨大变化。分管农业的地区领导在检查塔河县春播准备工作时，发现了塔河县在林果业发展上的落后做法，整个塔河县只落实了两万亩林地，这是地区不可容忍的事。地区领导在地头大发雷霆，要求塔河县拿出三万亩土地用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林果业。

黄成华副书记在地区农业生产汇报会上了解到了塔河县班子思路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收入。作为联系塔河县发展的地区领导，黄成华副书记立刻到塔河县和吴为民书记进行了交流，对吴书记的工作态度明确提出了批评。虽然吴为民心里不怎么服气，但他也知道黄成华书记说话的分量，黄副书记不是代表个人和他交流看法，而是代表地委来督战。吴为民是不想听也得忍着，不想干也得做着，容不得个人想法。黄成华又与班子座谈，统一了思想。塔河县以四大班子承包的方式，紧急下派干部包乡包村进驻田间地头，开始大面积种植红枣。

多浪村的产业结构调整迅速开展起来。

多浪村安排了一千五百亩土地种植红枣，每亩一百株，每株三块钱。塔河县援疆联络组安排了四十五万元援助资金，用来购苗。

高明带着林业局的干部去山西运城购苗。一个星期以后，十五万株优质灰枣苗运抵多浪村，多浪村一派繁忙的春播景象。

周天带着高明、金立、居来提到多浪村指挥春播工作。迪力夏提乡长

也一直在多浪村指挥春耕生产。纳赛尔书记带头完成了春播任务，全村用了二十多天，在4月底结束了一年的春播。

看着白花花的地膜棉，看着齐刷刷的红枣田，周天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援疆工作第一步——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扎扎实实迈出了新步伐，这是这个城市长大的男人无法想象的任务。而眼前的土地上呈现出他们的梦想，播种着希望。

迪力夏提乡长陪着周天在条田检查红枣生长情况。种下五天的红枣生长良好，几乎百分之百发出了假芽，这是即将成活的信号。只要假芽抽芽率高，那么随着换芽、浇水，就可保证树苗的成活。走到村北却有近两百亩的树苗全部抽干枯死，这让周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问了土地户主才知道，这是村主任伊利哈姆和其他十户农民的土地。迪力夏提乡长让乡农业技术员挖出树苗。技术员告诉乡长，这十户农民的树苗都是被人为地从根部用坎土曼挖断的。

迪力夏提怒不可遏，他安排人去找村长伊利哈姆。伊利哈姆正陪着父亲库尔班在葡萄架下吃肉喝酒。

库尔班有个习惯，每年春播结束时，就回到村里，向儿子了解春播的情况，看着播种着希望的土地，和儿子分享丰收的希望。和儿子聊天过程中，库尔班知道了村里发生的事，他对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赞叹不已。走南闯北的库尔班大叔看到了多浪村的希望，看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发展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带给农村的巨大变化。他为自己的儿子骄傲，为多浪村的未来高兴。

听说迪力夏提乡长和周天书记在伊利哈姆的地头检查工作。库尔班催儿子带路和他一起到家里的承包地里。路上库尔班对伊利哈姆说道：“现在的干部都是老百姓的领路人，伊利哈姆，你这个村主任要学着点，不要一天到晚不是喝穆塞莱斯，就是跳麦西来普。”

忧心忡忡的伊利哈姆哼哼哈哈地敷衍着父亲，来到了地头。迪力夏提

乡长正在呵斥着地里的几位农民。农民低着头，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看到伊利哈姆到来，迪力夏提谦虚地给库尔班行了抚胸礼，然后脸色一变，就训斥起伊利哈姆。居来提原原本本地给周天他们翻译。库尔班听明白了迪力夏提发脾气的原因，从一旁的柳树上折断一条粗粗的柳枝，开始抽打伊利哈姆。伊利哈姆也不躲避，任库尔班手里的柳枝噼噼啪啪落在身上。

库尔班边打边骂：“你这个戈壁捡来的野人，只有山里的狼吃光了绵羊还要咬主人，上海干部为多浪村种红枣，是在帮助我们多挣钱，让土地给我们更多的幸福生活。你做梦都做不到的福气水一样来了，可是你却干了什么？砍断了树根，就砍断了多浪村的希望！你这个村主任，不是多浪村的村主任！不是我库尔班的儿子！”

周天看不下去了，对居来提说道：“你去劝一劝，别把人打坏了，伊利哈姆又不是稻草人。”

居来提道：“老人打孩子，我们不能劝的。”

周天就走上前，准备站在伊利哈姆的前面。可是愤怒的库尔班没有发现周天，一柳条抽在周天的头上。周天叫了一声，痛苦地捂着脸，蹲了下去。

库尔班看打错了人，扔了柳条，转身离去。库尔班不能容忍儿子伊利哈姆不诚实的做法，不能容忍儿子伊利哈姆让自己丢了脸。回到家里，开车返回白水市。

库尔班走了，伊利哈姆捂着布满血印的脸喔喔哭起来。那哭声就像刀郎木卡姆里赛乃木的哭声，沙哑而苍凉。

这块土地上淳朴善良野性的村民感动着周天。

周天回到县上，和联络组的兄弟商量，又拨出六万块钱，为多浪村砍树苗的农民买树苗。高明和地区林业局联系，第二天把两万株树苗运到了多浪村。

多浪村一千五百亩的红枣栽种任务终于完成。

投资三万元的二百五十亩葡萄园也栽种完毕，多浪村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林果业种植计划如期完成。

米拉去县委找高明。

高明领养小古丽的事已经家喻户晓，地区报社和新疆日报社的记者几次来到塔河县，要采访报道高明的事迹。高明总是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是我家里的事，不需要宣传。拒绝得多了，让记者非常不高兴，也就没有人再来吃闭门羹，对高明产生了许多怨言。

高明没有来新疆以前，只知道团结同志这回事。援疆以后，知道了在新疆还有民族团结一说。对于帮助小古丽的事，高明认为这就是一种对弱者的帮助，一种凝结在心里的同情和爱怜，他没有想那么多，觉得人和人之间有时就是需要一点点的理解和帮助。和小古丽的交往，满足了他的无私感，有时候他觉得无私这个词是那么抽象，而帮助小古丽就是一种真正的无私。这让高明有一种道德的高尚感。在这个过程中，高明和米拉有了更多的接触，他逐渐开始喜欢这些淳朴热烈的人们，喜欢他们那种爱恨分明、快意人生的达观精神，他们不存伪装、不尚空谈、真实可爱的生活态度。

小古丽的奶奶又病了，常年的劳作和营养不良，使小古丽的奶奶得了严重的心脏病。奶奶要长期服药。由于家境贫寒，奶奶只是靠简单的药物维持，高明请来专家会诊，由于年龄太大，做手术风险太大，已经失去了做手术的身体条件，没有医院愿意为奶奶做手术，只能靠药物治疗。

高明就经常把奶奶送到县医院治疗，一方面是进行有限的治疗，另一方面也让奶奶脱离一下农村的环境，不再下地，进行一段时间疗养。奶奶明天要出院，又产生了三千元的医疗费。像往常一样，由小古丽照顾奶奶，米拉联系住院、出院的事；其余时间，米拉在村里照顾小古丽的学习。由于高明三天两头去多浪村，出入小古丽的家，多浪村人都把高明当成自己村的人。大家喜欢这个上海干部，喜欢他身上流露的对小古丽的爱。平时

小古丽叫米拉校长阿帕^①，而现在小古丽又有了一个上海的阿达^②。大家都说，高明和米拉就是小古丽的阿达和阿帕，就经常开他们的玩笑，玩笑里带了许多爱恋和温情。自小生活在多浪村的米拉是多浪村人的骄傲，米拉被村里的人叫作刀郎克孜^③。

有一次周天问米拉：“为什么大家叫你刀郎克孜？”

爽朗的米拉咯咯笑个不停。米拉说道：“刀郎克孜就是天不怕地不怕敢爱敢恨的维吾尔族女孩。我们刀郎姑娘不盖面纱，可以喝穆塞莱斯，可以男女老少一起跳刀郎麦西来普。虽然社会进步了，但我们刀郎人自古就没有落后过。我爸爸虽然在地区做领导，但我们全家都是多浪村人，我的样子就是多浪村人喜欢的敢爱敢恨的刀郎姑娘的模样，我又长得漂亮，所以，多浪村人叫我刀郎克孜，那是对我最好的奖赏。”

周天从上海回来以后，内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周妈的去世，让周天一夜之间明白了许多道理。他对身边的一切都充满依依不舍的感情，他觉得活着应该是一件非常认真的事情。要认真对待每一个人，让生活里的每一天都没有遗憾。周天对援疆干部多了一份责任，多了一份牵挂，对援疆工作多了一种紧迫感。

周天每天陪着大学的规划组下乡，每天去农村学校督察“两基”工作，俨然以一个县委副书记的身份投入到工作中。东方科技大学的课题组用了二十多天的时间，在县建设局提供的资料基础上，深入乡村，掌握第一手资料，重新做出了塔河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周天和姬世雄一起，请专家评审，规划分别通过了地区和自治区的专家论证，县委、县政府也批准了此规划。

① 阿帕：维吾尔语，意为“妈妈”。

② 阿达：维吾尔语，意为“爸爸”。

③ 克孜：维吾尔语，意为“姑娘”。

多浪村的规划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村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投资九百万元左右，实施七方面的建设。一是连续三年总投资一百五十万元，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以林果业发展为突破口，以农民增收为目标，发展现代农业。二是投资一百五十万元，以抗震安居为重点进行整村搬迁，集中连片改造村居民点，建设农村新居。三是投资五十万元，以整理刀郎木卡姆民间艺术为活动载体，推广挖掘刀郎文化。四是投资八十万元，以新建村小学为基础，实现“两基”工作的全面达标。五是投资四十万元，集中种植五百亩葡萄园，发展葡萄产业，统一穆塞莱斯产业标准，发展穆塞莱斯酿造技术，争取以招商引资的方式在塔河县建一个穆塞莱斯厂。六是投资三百万元，进行十公里乡村公路改造。七是投资一百八十万元，进行农村基层组织阵地建设，建设好村党支部办公室、村医务室、村文化室、村警务室。

周天把经济发展规划先行的理念带到了塔河县。塔河县的援疆工作思路规划科学、措施有效、层层推进，让县四套班子啧啧称赞。过去很多同志认为援疆就是给资金、投项目的观念被周天的做法给打破。周天给塔河县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援疆工作教育课，启发了塔河县干部开展各项工作的发展思路，大家非常佩服周天这批援疆干部的工作水平。

地区召开了援疆工作项目推进会议，地委张书记发出了向塔河县援疆联络组学习的号召，把多浪村作为援疆工作示范的一个观摩点，周天代表塔河县做了专题发言。会议充分肯定了塔河县的援疆工作新思路、新措施、新途径，把塔河县援疆工作作为典型经验在全地区推广。上海市政府代表团参观了塔河县多浪村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点，对塔河县的援疆工作给予肯定，一时间周天成了援疆干部中的新闻人物。

巴亚宛乡到多浪村的农村公路建设正式开工。道路两旁的居民拆迁进展得不顺利，一些农民为了多要赔款，找各种理由不配合拆迁工作安排，周天和姬世雄就隔三差五地到现场办公，周天也学会了姬世雄在一线解决

问题的工作方法。那天周天带着居来提和高明前往一户钉子户家中做工作，周天说了许多道理，那位农民就是不理周天。居来提就一句句翻译。居来提在翻译时不知又说了什么，那个农民就拿了长杆扫帚追打居来提。由于语言不通，周天束手无策。居来提被追着打，脸上划出了几道血印。这时候，两辆警车停下来。公安局局长武文韬冲出来，站在居来提和农民中间。那个农民正在绕着圈子追居来提，没想到突然冒出个警察，一时被吓着了，腿一软，摔倒在地，扬起许多尘土。

远处，农民的父亲在喊：“警察，一点点空气给，一点点空气给。”

那场面非常滑稽，大家就笑起来。武文韬把农民呵斥了几句。居来提就又在旁边一句句翻译，农民的父亲和周天他们都笑起来。

纳赛尔书记过来，训斥了农民的父亲几句。

农民的父亲说道：“上海的书记，修公路是我们喜欢的事情，我的巴郎坏得很，眼睛里只有普勒^①，我好好地教育，二天（第二天）我们拆房子。”

武文韬告诉周天，刚在巴亚宛乡破了一起杀人案，顺道陪同地区援疆的公安局副局长余波去多浪村了解村警务室的建设情况，刚好遇到农民打居来提的事情，就解救了居来提。周天对村民豪爽、野气的举动已经见怪不怪了。农村的思想工作有时就是面对面的碰撞，但是只要道理说清楚，也没有什么复杂的，和城市里做信访工作是两个概念。

回去的路上，周天好奇地问居来提：“我在心平气和地说服农民，吾局长你怎么就被农民打了？”

居来提答道：“周天书记，你的话说给我听可以，说给农民没有人听。我说，你是野人，是狼一样没有良心的人，上海干部白给钱修公路，县上给你补贴了，你还贪心要钱，你是一个不要脸的刀郎人。那个农民就打我了。给他们说话要用农民的话，你的话是上海人听的话。对猎犬要用鞭子

^① 普勒：维吾尔语，意为“钱”。

说话，对鸽子要用苞谷说话。”

周天笑道：“我看你去信访办比较合适。”

居来提夸张地说道：“哎，上海的周天书记，那个地方头疼得很，一天吵架到晚上。我心疼得很，和你工作我开心得很。”

周天道：“开心好，开心好，但农村的工作，我头疼得很。”

周天学着居来提的腔调。车里充满笑声。

3. 为情所困的金立

金立的表现让周天非常担忧。自从回到新疆以后，金立对工作就没有了热情，整天就是研究股票，研究和和田玉，朝九晚五地上班，不越雷池，也不积极投入工作。和华蕾的分手对金立打击太大。周天担心金立一时想不开，做出出格的事情。金立找了周天几次，说长沙的一个大学要调金立过去。金立找了现在工作的学校，学校领导回答：没有这样的先例，援疆一半就调动。要金立请示当地的援疆工作联络组，请示上海市委组织部。

周天一口拒绝。按照常识，周天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劝说了金立几次，金立也不再提调动的的事情，就是变得沉默寡言，总是一个人出出进进。

那天大家又在武装部吃饭。周天和大家坐在一起，陆地就拿出拍摄的白衣天使人物集给大家看。大家不停地赞叹陆地的摄影技术，陆地一副得意的样子。对陆地的各种传言沸沸扬扬，高明提醒了几次，他都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的清白。因为没有什么明显的过错，大家也只是提醒陆地。但陆地就给大家留下了喜欢拈花惹草的印象。塔河县的乡村医师班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给塔河县援疆工作联络组争了光，报纸上不停地宣传陆地，陆地的维吾尔语水平也提高了，农民经常点名要陆大夫看病，再加上陆地的医术确实不错，陆地在塔河县还是有着良好的声誉。陆地一个个评价影集

里的白衣天使，金立就瞥着眼睛看他，一副厌烦的样子。周天也不插话。过去嘻嘻哈哈的周天，现在变得严肃起来。联络组的干部对周天就多出了一份敬畏。

陆地说道：“这援疆，一援就是三年，没有老婆的日子也确实不好过。按照医学科学，成年男女长期分居，对男人和女人都是一种伤害，是一种残忍。哎，我们这些‘夫没女’呀。”

高明道：“那些私房话就别在这里说了。”

陆地道：“不是私房话，是科学知识。援疆，怎么不考虑我们的生理需要。我看，除了金立这样没有女人的男人可以承受……”

金立激动起来，说道：“把你的鸟嘴闭上，少拿我说事！”

陆地戏谑道：“哎哟，小孩的鸡鸡还拔不得了。”

金立就把桌子上的纸杯扔到陆地的头上，陆地站起来和金立动起手来。周天看着他们闹，高明就在旁边劝架，周天吃着饭，不理他们。推搡了几下，两人也觉得没趣，就停下来。陆地被金立打了两拳，没有占到便宜，见周天也不管，就嘤嘤哭起来。

周天吃完饭，站起来说道：“这房间也小，打不开，我看你们约着，到叶尔羌河边打一场，谁输了谁请客。”

大家静默地看着周天。

周天严肃地说道：“好好检查一下自己的言行，都不要太过分。我们离开了上海的小家，来到新疆，大家就是一家人，就是亲人，就是兄弟。看你们的样子，好像还闹到了仇人的地步。高明，让他们写出深刻检查，检查不深刻，就报到地区联络组，翻天了。”

周天背着手出门。

多浪村的乡村道路改造正式开始了。开工了半个月，又停工了。因为援疆资金一时没有到位，老板撤出了工人。姬世雄还是老习惯，把老板骂

了个狗血喷头。老板等姬世雄发完脾气，笑眯眯地对姬世雄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姬世雄解决资金。姬世雄表态，让老板先干起来，资金一个星期解决。姬世雄和周天商量，周天也一时筹不上资金。援疆办是按工程计划划拨资金，因为赶得急，多浪村的工程提前一个月开工了。姬世雄找来财政局局长，要局长筹集资金，局长说有一批林业专项资金一百万元挂在账上一年了，没有使用。姬世雄给县长阿不来提简单地汇报了一下，也没把资金的性质说清楚。阿不来提县长当时正在国外考察，也没有多说，让姬世雄向书记汇报。姬世雄担心吴为民书记反对，只告诉吴为民书记要调用一百万元资金，没有说明资金来源。考虑到因为多浪村产业结构调整的事，地委对塔河县的批评，吴为民书记为了保证多浪村的援疆项目进度，没有多问，同意了姬世雄调用一百万元资金的要求。

姬世雄安排县援疆办吕建生去财政局办理了手续，多浪村乡村道路建设顺利进行。

周天邀请姬世雄和自己去现场检查。周天问起资金的事，姬世雄告诉周天自己调用林业专项资金的事。周天就觉得问题非常严重，说道：“姬县长，中央专项资金是专款专用，你这是挪用专项款，违纪的。”

姬世雄满不在乎地说道：“那些资金放在账上，一年不产生任何效益，用两个月违什么纪！下个月，援疆资金到位还上就是了，没事的。”

周天道：“不要小看这个问题，一旦违纪，你会被处分的。”

姬世雄说道：“周天书记，我这还不是为了工作，你说资金不到位，工程拖着，怎么给县委交代。就是挪用了一会儿，不也是好人好心办好事，错不到哪里去，只是程序错了而已。”

周天最不理解的就是新疆干部的原则观念。许多事情好像只要目的是好的，一些制度和纪律就不再重要，有一种非常莽撞的感觉。习惯了依法办事的上海干部就非常不习惯这种作风。每次发生了矛盾，当地干部就认为上海干部胆小怕事，谨小慎微。而上海干部却觉得本地干部过于冒失，

缺少对工作的风险意识。

周天叹了口气，说道：“世雄啊，有时候你还是糊涂，这挪用专项款可是一条罪名。而且，还挪给包工头了。首先是违规违纪，其次是国有资产安全受到威胁，再说还是你个人决定，违背组织原则。随便哪一条，够上了，就是一个处分。你这是办好事？我看没有一条好的理由。问题严重着呢，你现在给我说那么多好听的话一点用也没有，我信你，可是别人的想法就千奇百怪了，何况制度不容你。”

姬世雄道：“那周天书记，你说怎么办？把我还撤了不成？”

周天想了想，说道：“我不是说你，要么不想结果，要么只要结果，过程很重要呀。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先补回来，再看事情的发展。我去找黄成华书记要钱吧，补回来总是自己改过的嘛，解释起来也好说。不过，事情已做了，这亡羊补牢好像也有点晚。”

姬世雄道：“听天由命吧，反正是心底无私天地宽。”

周天没有陪姬世雄去多浪村，急急忙忙赶往地区，向黄成华副书记做了汇报。黄成华十分支持周天的工作。他询问了工作进展情况，当天，批复地区援疆办给拨付一百万元专项资金。周天安排高明和吕建生对接后，把一百万元资金还到财政局的账上。

姬世雄长长出了口气，暗暗佩服上海干部的严谨和看问题的深度，内心就比出了自己的不足。平时自信满满的姬世雄轻易不认可别人的能力，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副敢于担当的样子。可突然间发现，原来自己的自信里面已经有了许多刚愎自用。好在周天发现了问题所在，处理及时，也算没有惹出大乱子。

周天办完所有的事情，就没有再和人谈起这件事。但周天的内心始终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他不清楚这个定时炸弹一样的事件会在什么条件下、什么时间引爆。

金立有点绝望。自己几乎一无所有，华蕾是金立在上海生活的最大理由。那时，金立做好了研究生一毕业就回湖南的打算，在长沙联系好了一所大学。金立不喜欢上海，这里生活的成本太高，每天都在烧钱，节奏太快，没有轻松的时间，甚至这里的女人也眼光朝上，没有可爱的女人。

在做毕业设计时，为了减轻压力，金立和同学相约去了黄山。金立是第一次到黄山旅游，觉得坐索道不但太贵，而且缺少旅游的滋味，就建议走后山，徒步。其实对那个婉约温柔的华蕾，金立已注意了很久，但觉得找个上海姑娘对自己一点不合适，既没有资本和她们交往，又受不了她们的嗲兮兮和惊天动地的作。上山的路上，金立出于本能，照顾大家前进，不时地伸手援助。拉着华蕾手时，金立就有一点点异样的感觉。这只白嫩的柔软的手，让金立有点激动。华蕾甜甜的吴语在山谷幽幽飘散。突然华蕾摔倒，机警的金立连滚带爬抱住了华蕾，滚了几下，金立抓住一条树枝。大家七手八脚把华蕾和金立拉上来。金立划伤的手臂在流血，整个团队紧张无比，只有金立不紧不慢地拿出绷带、云南白药给华蕾包扎，镇定自若。华蕾就喜欢上了这个一直照顾别人，一直自信无比，一直落落大方的外地小伙子。这个男人身上的淡定让他的青春光芒四射，足以击倒那些幻想着浪漫又情无所落的多情女孩。金立让华蕾觉得可以依靠，可以托付一生。

后来，金立总是问华蕾，为什么华蕾会喜欢自己？要知道学校有那么多本地男人在追求华蕾。华蕾说：喜欢一个人不需要理由！金立因为华蕾，放弃了回长沙去一所知名大学工作的机会，留在了上海，找了一所条件并不好的专科学校当教师。金立觉得，有了华蕾，就有了在上海生活的理由，华蕾是金立可以放弃一切条件，而不计成本的原因。

而现在，华蕾的离去让金立失去了留在上海的勇气。甚至对生活，金立都不想再留恋什么。金立觉得对未来绝望无比。他觉得，来新疆，是因为华蕾的原因，而现在华蕾又把金立孤零零地抛弃在这个茫茫沙漠。金立对未来充满了忧伤。金立想调离上海，离开新疆。而离开又是那么艰难和

不现实，金立进退维谷。

高明催促金立写检查。金立理都不理，挂了电话。金立讨厌陆地，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错误。再说，他已经不打算在新疆再继续下去了。金立感到任何事都毫无意义。周天给金立打电话，金立也不接。中午和晚上，金立都不去食堂吃饭。晚上，周天带着高明去金立宿舍。金立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周天做了半天思想工作，金立仍不言不语，周天就觉得恼怒。又担心金立受刺激，没有批评他，安慰了几句。

那天接待地区教育局的领导，周天和居来提、金立一起参加。教育局对塔河县的“两基”工作比较满意，对上海联络组的教育援疆工作也比较满意，就表扬了居来提局长。

此次援疆，除了完成整个塔河县援疆项目的计划之外，周天又动员联络组的其他成员回单位争取资金，多建了三所希望小学。在此批援疆干部中，这是援建项目最多的，地区教育局领导表示要向地区汇报，要在教育系统广泛宣传。周天一高兴，喝酒时，就放得比较开。他没有发现平时不怎么喝酒的金立，也大口大口地闷白酒。

酒喝得高了，居来提就有些放肆，搂着周天的脖子套近乎。大家都知道居来提喝酒的毛病，喝多了以后，控制不住自己，对领导就少了许多尊重。一般情况下，只有姬世雄副县长能够压制居来提嚣张的气势。周天生出不快，可是又无可奈何。地区教育局的领导皱着眉头。金立实在看不下去了，说道：“居局长，你不要对领导勾肩搭背的，文明点。”

居来提兴致正高，被金立一说有些不高兴，说道：“我搂着周天书记，关你什么事，你一个副局长没有权力教育我。”

金立白了居来提一眼，说道：“我不是教育你，我是提醒你，哪有这么没有规矩的。”

居来提更来气了，怒道：“规矩是你们上海人定的吗？你以为你们上海人有什么了不起。你们这些野人。”

骂别人野人是居来提的口头禅。居来提对那些看不上的人都用野人骂人，但没有想到就顺口骂了金立。金立认为这简直是一个侮辱。本来对援疆的事就憋着一肚子火，因为援疆自己失去了爱情，变得无家可归。让居来提一骂，更激起了金立对自己处境的愤怒，对这些当地干部对援疆干部不领情的愤怒。金立从桌子对面冲过来给了居来提两个嘴巴子。居来提一点防备也没有，被金立打得晕头转向。教育局的同志把金立劝出酒店。宴席不欢而散。居来提觉得受了奇耻大辱，拉着周天耍酒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第二天，黄成华副书记打电话批评了周天。认为周天在民族团结的问题上放纵下属，破坏了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要求周天严肃处理金立。看到黄成华副书记那么生气，周天也没有解释。但涉及民族团结，周天认为问题严重。民族团结无小事，作为援疆工作典型的塔河县联络组，却闹出了破坏民族团结的大事。周天忧心忡忡。

周天找到阿不来提县长。阿不来提县长还是那么乐呵呵的样子，说道：“羊群出圈是为了去远方的草地，周天书记一定是找我有事。”

周天对阿不来提县长充满尊重。这个爽朗的西部汉子身上总是散发着一种和气，一种遇乱不惊的从容，一种乐天的大度。满口都是维吾尔族俗语的阿不来提县长却喜欢读历史，喜欢读《论语》，那些让人头疼的古文，阿不来提县长却读得津津有味。周天特别奇怪阿不来提县长的读书爱好。他经常问阿不来提县长一个问题：当你说汉语时，是先用维吾尔语思维，然后翻译成汉语，还是直接用汉语思维，讲话？阿不来提县长乐呵呵地说，当牛奶中加入了开水，你说是喝的水，还是喝的牛奶？大家就笑。阿不来提县长又说，中国人说国家通用语言，没有什么特别的；每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是中国人的语言，都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阿不来提县长的解释，通俗易懂，又情深意切。大家都喜欢阿不来提县长牢牢把握政治方向，又温情脉脉的人格魅力。

周天向阿不来提县长汇报了昨天居来提局长和金立发生冲突的事情，告诉了黄成华副书记对此事的看法。阿不来提沉默了许久，认为第一这是个人修养的问题，第二只是同志之间的意气用事，第三虽然民族团结无小事，但也不能因为一次酒后失态，把这些争执放在那样的高度，反而会引起误会。

想到此，阿不来提说道：“周天书记，这也不是那么严重的事，我去给黄副书记汇报，把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对金立就不要处理了，给居来提道个歉。居来提是要改一改毛病，喜欢酒后闹事，问题的根子是居来提说话不注意，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援疆工作的不支持，对援疆干部的不支持。”

周天道：“居来提平时不错的，非常能干。就是喝酒乱说，控制不住情绪。”

阿不来提点点头，道：“烈马要有好骑手，居来提就是要姬世雄副县长收拾。我让姬副县长好好教训他一顿。我在大会上要提出尊重援疆干部，支持援疆工作的要求。上次吴为民书记就说居来提不支持援疆工作，我看一定程度上，吴为民书记的看法也是对的。对援疆工作的支持，不仅仅要表现在工作上，还要表现在互相尊重上，更要表现在一点一滴的言行上。要用心，用红红的心来支持。”

阿不来提县长拍了拍自己的心口，周天长长舒了口气。周天佩服阿不来提县长游刃有余的处世方法，佩服阿不来提县长看问题的高度、处理问题的艺术。

后来，阿不来提县长到地区给黄成华副书记做了专题汇报，并在政府全体会议上重申了支持援疆工作的要求，并点名批评了居来提局长，说居来提酒后辱骂援疆干部，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只字未提居来提被金立打耳光的事。

事后听说居来提被姬世雄叫到办公室一顿臭批。居来提后来告诉周天，姬世雄踢了他两脚。周天问姬世雄有没有这回事，姬世雄总是笑。姬世雄

说骏马都是好骑手从烈马驯过来的。

居来提向金立道了歉，金立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两个人握手言欢，比以前的关系更加融洽。

周天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结果就听到地区上海联络组要处理金立的传言，周天认为有点小题大做，就借着给黄成华副书记汇报工作的机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介绍了县上阿不来提县长处理这件事的做法，还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阿不来提县长的态度。周天企图用阿不来提县长的做法影响黄成华，打消黄成华副书记要处理金立的想法。黄成华对阿不来提县长的评价也比较高，说，地区一直特别关注阿不来提县长的表现，把他作为地区的后备干部在培养。可是说到金立的事情，黄成华就不依不饶，坚持要处理金立。

周天替金立辩解：“黄书记，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一次同志间的争吵，重点是动粗。双方也道了歉，在县上也没有造成什么不良影响和后果。这事，是不是就教育一下，过去了。”

黄成华严肃地说道：“看起来是小事，但反映的是对民族干部的不尊重，是上海援疆干部的作风恶劣。民族团结不是口号，是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相支持的行动。如果对金立不处理，就必然还会发生类似的事情，一旦蔓延，破坏的不仅仅是上海干部的形象，就一定会破坏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

周天对黄成华副书记的看法非常不认可。认为这事有点小题大做。他想息事宁人，就说道：“黄书记，是不是有点草木皆兵了？本来就是不大的事，我们何必把事情做大，越搞越麻烦。”

黄成华有点火了，训斥道：“你糊涂，政治上幼稚，缺乏敏锐性。”

周天低声说道：“要敏锐性，但也不能太敏感。”

黄成华火更大了，提高了嗓门：“周天，别以为你做了一些工作，得到了一些表扬，就飘飘然了！我看你援疆快一年了，还是只会做具体工作，

在政治上，离组织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我看不但要处理金立，你也要写出深刻检查，挖一挖思想跟不上形势的根源。”

周天看黄成华发火了，也有点生气，顶撞道：“我看没那么严重，这一年，我还是进步了，有相当的进步。”

黄成华气得拍起了桌子，吼道：“你给我回去！你要是这种认识，我看你还需要好好锻炼。”说完把周天从办公室撵了出去。

周天心情糟糕透顶。

不久，周天递交了自己的检查。在援疆联络组全体会议上，塔河县联络组被通报批评。金立被记过处分，并上报了上海市委组织部。

援疆干部对金立多了些负面看法，金立一副落魄的样子。

4. 迷人的刀郎人

周天对自己的生活一点都不满意。

他回想起从被逼来新疆，到吊儿郎当混日子，到逐渐熟悉情况，再到开始大刀阔斧工作的过程。在这期间发生了那么多事，母亲也走了，只有苏婉在上海一边照顾老人，一边照顾孩子，夫妻俩天各一方，但又无法改变现状，好像坐进了一列飞速奔驰的列车，只知道前进的方向，知道即将到来的车站，但自己无法停下来。

这种感觉让周天痛苦。

周天学会了使用视频。晚上在视频那边，苏婉絮絮叨叨说一些家常话，告诉周院长的身体状况，告诉周茜茜的学习情况，告诉自己的工作状况。周天只是听。这个严肃的女人少了些霸气，多了些生活的心酸。那么近，又那么不真实，遥不可及。周天想述说自己对家的思念，对老婆的渴望。可是苏婉却是那么冷静。周天让苏婉穿单薄点摆个姿势给自己观赏，苏婉就骂周天：老不正经。苏婉关了电脑，周天一阵惆怅。

到办公室，周天理了理工作的思路。现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已经初见成效，农村道路改造正在进行，村小学建设正在设计，下一步的重点就是刀郎木卡姆文化整理和整村搬迁工程。穆塞莱斯酒厂招商引资工作可以交给姬世雄去做。自己的主要工作就是刀郎木卡姆艺术整理和整村搬迁工程。厘清了思路，周天就觉得要动起来了。这些事，自己不牵头，是没有人去做的。自己就像个厨子，菜要自己做，别人在等着吃饭。周天有种无可奈何的感觉。这些发展思路是自己提出来的，又列入了援疆工作发展规划，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想法了，而是必须完成的工作，是塔河县援疆工作的任务，不完成就是没有完成对塔河县援疆的政治任务。周天越想越觉得任务艰巨，一种责任感、使命感油然而生，没有退路，别无选择，必须全力以赴，才能不辱使命。

周天做了简单安排，让迪力夏提乡长带着建设局罗晓光和吴思思负责多浪村的拆迁前期工作，自己带着居来提和曲漠主抓刀郎木卡姆艺术整理工作。

阿不来提县长对整理木卡姆艺术充满激情。阿不来提有一种使命感，有一种保护和挖掘民族艺术的历史责任感。阿不来提觉得历史给了自己一个机遇，通过援疆工作，把木卡姆艺术传承下来，这也是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对中华民族的贡献。阿不来提对周天说，本土的就是民族的，民族的就是中华的，中华的就是世界的。周天十分认可阿不来提县长的认识，他觉得像阿不来提县长这种认识，才是一种具有哲学思想、历史眼光、政治高度的认识。而身边的许多干部理解不了，认识不到，有一种急功近利的思想。周天认为那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隘。周天对阿不来提有了知音的感觉，更加敬重阿不来提县长。阿不来提县长也仿佛找到了梦寐以求的朋友，对周天更加尊重和器重。

周天安排高明征用了县群艺馆的三间办公室，用作木卡姆艺人的活动场所，拨出五十万元专项经费用于木卡姆艺人的吃住。以纳赛尔书记为领

队，抽调了全县十六位木卡姆艺术民间艺人集中整理木卡姆艺术。从王亮的学校借调了两位音乐老师负责记乐谱，从广电局抽调一位摄像负责保存影像资料，从农村学校借调两位老师负责记录和翻译。居来提负责全部的协调工作，高明负责后勤保障，曲漠负责联络，一套木卡姆民间艺术整理班子就搭建起来了。

每天，由纳赛尔书记按照刀郎木卡姆的九部乐章，一句句地吟唱，乐手们伴奏，摄像摄影，记录员记歌词，音乐老师记乐谱，翻译做后期加工翻译。这个过程是快乐的，又是痛苦的。一遍遍重复，一次次开始。有时记录员听不明白歌词，就要求艺人们重唱，艺人们因为记录员打断了他们的雅兴就经常生气。有时艺人们唱得投入，就手舞足蹈跳起麦西来普，有时为歌词里的情绪感染，就热泪盈眶，痛哭失声。这是歌的盛宴，这是舞的狂欢，这是情感的火焰，这是和古人的交流。那种场面，每天都感动着木卡姆艺术团的成员，感动着周天。

整理了一个多月，慢慢就有了些眉目。这些口口相传了千年的民间艺术一步步变成了音乐的乐谱，变成了文字的诗歌，变成了成套的麦西来普歌舞。周天发现自己正在尝试一项伟大的事业，一个前无古人的事业。周天为自己的行为感动，为自己能够参与到民族文化的挖掘而自豪不已。

没几天，整理工作又遇到了波折。那个弹古龙琴的艺人和弹艾捷克的艺人不辞而别，民间艺术团没法工作了。周天一了解，说是那两个人嫌待遇太低，不来了。纳赛尔书记非常生气，去了那两人的家里几次，他们还是不来。

周天找到姬世雄，提出由县社保机构把这些艺人养起来，给最低生活补助。姬世雄安排社保局长去办理。社保局长告诉姬世雄，现在的政策对农民是不能调用社保资金的。姬世雄也没有办法，建议找县长从每年的财政上列出一笔专项款，专门解决。

周天找到县长。阿不来提见到周天，就用维吾尔族拥抱礼拥抱周天。

周天知道，这种礼节是用于非常亲密的朋友之间。周天对阿不来提生出许多亲近感。来到新疆，周天有时变得多愁善感，他好多感觉的细胞仿佛都被激活，在大城市待久了的麻木感一点点苏醒，他经常被新疆干部坦诚表达自己的感情生出感情上的波澜。

阿不来提对整理刀郎木卡姆的工作非常支持，夸赞周天：“你做的工作，我们过去想都没有想过。你是在做前无古人的工作，对保护民族文化，发扬光大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都支持你。”

周天笑着道：“县长，你把我夸奖得都飘飘然了。我没有那么伟大，我只是做了一个援疆干部应该做的工作。你不是经常说嘛，别以为站在沙包上就是站在了天山上。”

阿不来提道：“站在沙漠里看不到天边，只有站在天山上才知道绿洲有多大，我没有言过其实。周天同志，你遇到了援疆的历史机遇，你走进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你在书写一段伟大的历史。我喜欢你。”

周天有种说不出的感受。男人对男人说喜欢，他还是头一次遇到。但阿不来提县长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说出来。这样的感觉非常陌生，又让人非常开心，让人神清气爽。周天以为自己只是做了别人没有做过的刀郎文化整理工作，但他没有把这些事情和历史和中华文明联系起来。

阿不来提对周天的整理工作提出了几个建议，一是木卡姆艺术要规范化，要按照木卡姆艺术的形式系统整理，由即兴表演，口口相传，变为有艺术剧目的文本和乐谱、影像艺术。二是要以主要的舞蹈为主，编排群众可以掌握的简易表演动作进行推广，让木卡姆舞蹈从民间走向生活，从民俗走向艺术。三是要邀请国内外的专家在理论上、艺术形式上进行指导，不能仅仅依靠塔河县的土专家队伍，要把挖掘工作上水平。

阿不来提给县委提出一个方案，由宣传部制定木卡姆民间艺人的标准，由宣传部和人事局认定塔河县的木卡姆艺人，形成资料库，对艺人每月补贴一千元；每参加一次塔河县的再给予补贴，由财政每年拿出专项

资金。

阿不来提举重若轻地解决了周天的问题。县委常委很快通过了《关于抓好塔河县刀郎木卡姆艺术整理的办法》，给予首批二十多位刀郎木卡姆艺人每月生活补贴。木卡姆艺术整理工作又上到了一个更高的工作层面。

那两个回去的民间艺人因为有了收入保障，很快回到了木卡姆民间艺术团。艺术团又吸收了几位老艺人，整理工作开展得非常顺利。在自治区木卡姆艺术专家的指导下，艺术团整理了一套十节的刀郎木卡姆广播体操在塔河县中小学和党政机关推广，塔河县掀起了开展刀郎木卡姆活动的高潮。

刀郎木卡姆以健身操的方式走入了塔河县的千家万户、田间地头、大街小巷，塔河县就像一个木卡姆艺术表演的大舞台，引得自治区的文化、宣传、旅游部门纷纷前来考察。地区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是一种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模式。周天暗暗高兴。其实这些工作也不是什么创新，刀郎木卡姆艺术一直存在，只是工作思路的不同，工作方法的不同，就带来这样意想不到的效果。塔河县当地干部对周天也刮目相看，认为援疆干部的创新精神、开拓精神值得好好学习。

多浪村的整体搬迁工作遇到了很大阻力。

姬世雄和迪力夏提多次去多浪村做动员，大部分村民非常支持整体搬迁，只有一些老人不愿意。村主任伊利哈姆对搬迁工作非常积极，配合迪力夏提乡长，解决土地，解决资金。纳赛尔书记是整体搬迁的最大反对者，他有着刀郎老人固有的固执，他不想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家园。门前两棵高大的胡杨树是纳赛尔家的标志，葡萄长廊，举办麦西来普的果园，都是纳赛尔生活的一部分。虽然塔河县联络组给每一户搬迁的人家补助两万元，但这并不能打动纳赛尔坚守家园的决心。纳赛尔说爱自己的家园就是爱刀

郎人，就是爱多浪村，七零八落散居的样子就是多浪村人生活的自由的样子，每一栋房子里都留下了对前辈的回忆，多浪村人的灵魂就在家家老房子里。集中住在一起，就闻不到葡萄的香味，看不到胡杨的微笑，听不到美妙的麦西来普，只能听到男人的骂声，女人的唠叨，驴羊的叫声……那样的生活不是刀郎人的生活。

纳赛尔书记不搬，很多村民的态度就变得不明朗，任伊利哈姆村长怎样做工作，就是不表态。多浪村整体搬迁工作步履维艰，进展缓慢。姬世雄对迪力夏提十分不满，要求他做父亲纳赛尔的工作。

那天晚上，周天和姬世雄被邀请参加伊利哈姆儿子的割礼。

割礼是维吾尔族男孩七岁时的成人礼。当小男孩长到七岁，要对男孩实施生殖器包皮切割术。从割礼那天开始，小男孩就成为小小男子汉。父母亲要请亲朋好友聚会，证明孩子已长大，大家都来庆贺。

伊利哈姆和比丽克孜的婚姻，是一场典型的刀郎人眷恋故土的故事传奇。伊利哈姆从部队复员以后，不喜欢城市生活，毅然辞去城里的工作，回到了多浪村。比丽克孜是伊利哈姆热爱的姑娘，他们青梅竹马，伊利哈姆高中毕业以后，去了西藏阿里当兵，比丽克孜考上了新疆师范大学。在西藏阿里当兵的伊利哈姆想念着多浪村，想念着比丽克孜。在乌鲁木齐上学的比丽克孜想念着家乡，想念着伊利哈姆。但伊利哈姆复员以后，就再也没有找比丽克孜。他知道比丽克孜像鸟一样飞出了笼子，飞进了森林。比丽克孜的大伯是乌鲁木齐的一个单位的领导，不想让比丽克孜再回到尘土飞扬的多浪村，给比丽克孜联系了乌鲁木齐城郊的一所中学。当比丽克孜的大伯回到多浪村探亲的时候，地区的领导、县上的领导都出面陪同，在多浪村举行了盛大的刀郎木卡姆篝火晚会，大家为多浪村的儿子骄傲。只有伊利哈姆一个人跑到干涸的叶尔羌河边，喝着穆塞莱斯醉倒在河床。人们都说，伊利哈姆恨比丽克孜的大伯，伊利哈姆没有了爱情。可是当比丽克孜回到塔河县，伊利哈姆就又醉了。比丽克孜放弃了城市的工作，回

到了伊利哈姆身边。

这个传奇的爱情故事，是这天晚上米拉给周天讲的。当米拉讲完这段刀郎青年的故事，已经泪流满面。

姬世雄感叹道：“刀郎人对故乡的热爱是一般人不能想象的。”

周天不以为然，说道：“城里生活不是很好吗？仅仅为了一段爱情，双双回到农村，我觉得没有必要。”

米拉道：“我们维吾尔族人热爱新疆，更热爱自己的家乡。好多可以留在北京、上海、乌鲁木齐的大学毕业生都选择了回家乡。有好多家庭在乌鲁木齐结了婚，后来又回到塔河，回到塔河县，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城市生活不是我们每个人追求的。”

周天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道：“难怪，纳赛尔书记的搬迁工作这么难做。姬县长，干脆你给纳赛尔书记说，我搬过来住他的老房子，让他住新房子。”

姬世雄道：“周天书记，你又开始跑火车了，你现在要想办法做纳赛尔书记的工作，不然，许多村民都看着他。看现在的篱笆墙房子，东一个，西一户，要是不集中连片，就是在过去的地基上新建，也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这规划还不是纸上谈兵。”

周天和姬世雄聊着，不时有村民和干部给他俩敬酒。周天也不躲酒，爽快地大碗喝穆塞莱斯。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纳赛尔书记是长辈，姬世雄就陪着周天给纳赛尔书记敬酒。沉默寡言的木卡姆大叔看到周天过来，欠欠身，和周天、姬世雄分别碰了杯，大口喝酒，显得非常高兴。一会儿，库尔班大叔来了，大家互相行抚胸礼，让座。

库尔班大叔专程赶来为孙子庆贺。小孙子萨拉一丁围着库尔班大叔转。姬世雄就笑，告诉周天，库尔班不仅仅是玉石大王，还是村里有名的穆塞莱斯酿酒师，儿子伊利哈姆子承父业，也有一手高明的酿酒技术。

库尔班大叔给萨拉一丁喝了点穆塞莱斯，萨拉一丁皱起眉头。周天惊

讶怎么对孩子还灌酒，就劝道：“库尔班大叔，把孩子灌醉了，会伤害孩子的身体。”

库尔班哈哈笑起来，说道：“周天书记，你不知道，我这孩子就是穆塞莱斯救的命。”

周天道：“你又在做广告了。上次，你说这穆塞莱斯是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男人喝了女人高兴，女人喝了男人高兴，两个人喝了床高兴。我回到上海，让老婆喝了，我也喝了，结果老婆昏睡了一天一夜，我在沙发上睡了一晚上，老婆起来骂我，我们都不高兴，床也没有高兴。”

大家哄笑起来。

库尔班笑道：“周天书记，我说的是实话，你的心太急了，女人要一点点，慢慢喝，像杏子一样慢慢熟起来。使劲地喝，就像羊羔吃多了苜蓿，头疼得很，腿软得很。”

姬世雄不解地道：“那你为什么使劲地喝？一点没事？”

库尔班继续说道：“我是老羊了，什么样的草都吃过了。你看我这个小羊羔萨拉一丁，小时候，身体坏得很，在医院打针吃药都不行了，拉回来等着埋在沙包里。后来我给他灌了一大碗穆塞莱斯，想让他醉死过去。没有想到，又活过来了。喝了半年的穆塞莱斯，每天一碗，你看现在是个小小男子汉了。”

周天看着姬世雄，周天觉得这种夸张的说法是库尔班大叔在吹牛。

姬世雄说道：“库尔班说的都是真事情。几年前，在塔河源头住着的一位百岁老人，生了个儿子，事情传开，没有人相信。后来卫生部派专家调查，做了DNA鉴定，确实是那个老人的孩子，让专家吃惊不已。一了解，除了老婆四十多岁，地好，另外，就是那个老人每天喝穆塞莱斯，只吃馕^①，吃水煮的羊羔肉，这里的事情就是这么神奇。”

① 馕：一种烤制的面饼，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常用做主食。



纳赛尔民间艺术团的刀郎九部木卡姆歌舞乐已经整理了八部，看着一篇篇翻译的初稿，一首首结集乐谱，乐团每个人都陶醉在整理工作的快乐中。

回到办公室，周天安排曲漠给自治区木卡姆学会的专家发邀请函。县委决定举办一次刀郎木卡姆艺术研讨会，在理论上对刀郎木卡姆艺术进行研究，再对整理出来的九部刀郎木卡姆乐章进行评审。

曲漠嫌吴思思的打字速度太慢，就催了吴思思几次。平时不爱说话的吴思思突然爆发，和曲漠争吵起来。

周天一直不怎么喜欢脸蛋漂亮、表情冷漠的吴思思。

当初吴为民书记推荐吴思思到援疆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周天就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吴思思来自中直单位，又没有什么文字特长。吴为民书记说援疆办需要一些漂亮的女同志，方便对外联络、对外宣传。吴思思来了以后，就是收收发发，打打字，也干不了什么。平时和财政局长吕建生来往密切。曲漠老觉得他们的关系不正常，酒桌上给周天和姬世雄说了几次。姬世雄就暧昧地笑，提醒曲漠不要在这些事情上多嘴。姬世雄一副不管闲事的神情。但吴思思的存在，总是让大家不太开心。尤其是吕建生对吴思思巴结的样子，周天看了就生出无名火。周天还曾提醒过姬世雄几次，要他提防点吕建生，但姬世雄觉得吕建生比较机灵、好使，话也不多，对吕建生还比较信任。周天想想和自己也没多大关系，就不再多说了。

曲漠和吴思思争吵的原因不在工作，而是吴思思说曲漠追求李一鸣的事情已经在县上传得沸沸扬扬，要曲漠注意，别一天到晚那么趾高气扬。三言两语话不对路，就吵起来。周天看着两个女人一来一往的争吵，十分反感，就希望有人劝解一下，可是吕建生坐在那儿，低着头看资料，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

周天奇怪，曲漠和李一鸣交往较深，也就是姬世雄、高明和自己身边的几个人知道。上次李一鸣说黄成华副书记找过他谈话，说是有塔河县干

部写信举报，周天没有当作什么事情，而现在，就闹得满城风雨。周天仔细回忆李一鸣和曲漠的交往过程，突然想起，有一次吃饭，其中就有吕建生参加，饭桌上，周天开了几句曲漠的玩笑。当时吕建生也是以今天的姿态，沉默寡言，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周天仔细看了看吕建生，发现吕建生沉默的脸上露出不易察觉的冷笑。这种表情让周天出了一身冷汗。

两个女人声音越来越高。

曲漠说道：“你说别人，看看自己，你天天和吕建生干了些什么？大家不也是说的沸沸扬扬。”

吴思思回骂道：“对，吕局长，你来证明一下，曲漠上次是不是给李一鸣送了个玉佩？还说是信物，我看是私订终身。你妈妈喜欢勾搭上海人，你也学着，都是什么野种！”

吕建生骂了句：“无聊。”转身走了。

周天突然明白了，吕建生就是这两个女人矛盾的始作俑者。但是，吕建生却表现出一种不愿招惹是非的超脱。周天觉得这个小局长是一个不能不防的人物。

曲漠几乎和吴思思打起来。周天就坐在办公桌前，像看电影一样，一言不发。等两人吵过了，周天给她们一人倒了一杯开水，说道：“辛苦，辛苦，演出到此结束，同志们继续团结共事。”

周天把曲漠和吴思思吵架的事对姬世雄说了，并把吕建生的种种不正常的表现也说了，要姬世雄引起注意。周天认为姬世雄对人有点单纯，缺乏防范意识，建议姬世雄对吕建生留点心眼。周天总认为吕建生的眼光里透露出的不是老实，而是一种不安分。但姬世雄好像并不把吕建生当回事，认为周天有点多虑。

周天提醒道：“你还是做个提防，上次要换吕建生接替居来提，你把别人否了，那吕建生一点想法也没有？真要是那样，你们新疆人境界就是高，确实比上海高一千米海拔。”

姬世雄满不在乎，说道：“那些事就是我们三个领导知道，他怎么会知道？就是知道了，一个小小的副科级干部，想干什么？我不把他卵蛋给捏碎了。”

周天笑起来，说道：“呵呵，有时候，他就不是男人，没有卵蛋，你捏自己吧。”

姬世雄突然想起吴思思来，于是说道：“不过有些事也提醒你一下，按理一个大老爷们不该说，但不说可能还会影响你的判断。那个吴思思是吴为民书记的什么亲戚，我也说不清楚。曲漠说吕建生和吴思思说不清楚，我看他们也不敢说不清楚。吕建生和吴思思走得近，这些事县上都传了几年了，你也别云里雾里。”

周天被激出一身冷汗。这个吴思思，人长得端端正正，平时少言寡语，怎么就多出这么些是非。而且，在曲漠和吴思思争吵之前，周天嫌曲漠太外向，有些话就和吴思思说的多些，有时难免涉及一些人和事。周天就仔细反省自己的言行，对自己平时大大咧咧的做法非常自责。自己是援疆来的，黄成华副书记一再要求不能参与当地干部的是非，更不能卷入当地干部的人事纷争，自己却不知不觉陷在塔河县干部错综复杂的人事纠纷里，周天领会到超然物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乐天的周天，有些尘封已久的感觉被释放出来。周天发现，自己变得敏感而世俗，在辗转反侧中，周天睡去。半夜，周天被一阵晃动给惊醒，周天意识到地震了。但好像也不严重，只是轻微晃了晃。周天无法入睡，起来打开电视，看欧洲足球联赛的比赛。迷迷糊糊，似睡非睡，看一会儿球赛，迷糊一会儿。这时电话响起来，周天一个激灵，在深更半夜打来电话总是让人神经紧张。看电话号码，是联络组黄成华副书记的号码。周天站起来，规规矩矩接电话，好像黄成华站在对面。

电话那头，黄成华问道：“周天，塔河发生6.6级地震，震中在托木尔峰南部山脚，温县是重灾区，你们塔河县怎么样？”

周天答：“摇晃了一下，没有什么大的动静，估计没有事情。”

黄成华道：“你别估计，先了解一下县里的震情，然后看看你那几位援疆兄弟，一会儿给我汇报。”

周天给县委办公室打了电话，塔河县是平原绿洲，不在地震带上，没有任何损失。周天给援疆的其他几位干部挂通电话。除了陆地咋咋呼呼，好像天崩地裂似的，说茶杯从桌子上掉地下了，其他人都没有什么感觉，金立睡得最沉，高明敲了门才叫醒。周天给黄成华回了电话。黄成华也没有说什么，只告诉周天，李一鸣在抗震救灾中受了伤，现在正往地区医院送。

周天心急如焚，也不好问李一鸣的伤情到底有多严重。周天给姬世雄打了电话，姬世雄安排武文韬送周天和高明到地区医院。

早晨，晴空万里。浩渺的天空，白云飘荡，湛蓝无比。

周天却是忧心忡忡。那个儒雅有礼的李一鸣怎么会跑在了救灾前线，还受了伤？

周天赶到医院。李一鸣的伤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两根肋骨骨折，盆骨骨折。周天看着昏迷的李一鸣，有一种说不出的伤感，为这些援疆干部，为自己的好朋友。

照顾李一鸣的温县同志告诉周天，地震发生以后，县委组织抗震救灾，分了几个小组到受灾严重的乡指挥救灾。李一鸣带了两个同志连夜赶往灾区，快进村时发生了车祸。原来路上的一座小桥已经被震塌了，天黑路窄，车速太快，结果翻了车。司机已经死亡，其他两个同志受了重伤，李一鸣命大，是伤者里受伤最轻的。

周天听完就落泪了。满不在乎的周天，现在对各种感觉都很敏锐，尤其是对待家人和朋友，有一种无法言表的珍惜。

周天和高明在医院待了两天。黄成华副书记陪着地委张书记来看望李

一鸣。所有的领导都是从抗震救灾第一线返回的。由于死了十几位群众，大家心情都非常不好。地委张书记对李一鸣格外关心，要求提供最好的医疗护理，并邀请上海的外科专家来塔河为李一鸣会诊。李一鸣已经从昏迷中醒过来，先是痛苦地笑，然后就默默流泪。

地委张书记说道：“黄副书记，这样的援疆干部体现了无私奉献、不辱使命的援疆精神，是平凡岗位上的无名英雄，要好好宣传。以后，地区对援疆干部的安全管理还要加强，地方干部不但要支持援疆干部，还要保护好援疆干部。要把援疆精神留在新疆，要把援疆业绩留在新疆。但要把援疆干部一个不少地带回上海，交给上海人民，交给上海的亲人。”

地委张书记简短的话语打动了在场的干部。

曲漠听说李一鸣受伤后，也来到医院和周天他们一起照顾了两天。周天要回塔河县了，却怎么也放不下李一鸣，曲漠就要求留下来照顾李一鸣。周天有点犹豫，让一个没有结婚的姑娘照顾一个大男人，实在不方便。但温县的同志也是倒班看护李一鸣，总是有点完成任务的意思。曲漠是带着感情陪护，就多出许多仔细。感情上，可以弥补周天不能照顾朋友的愧疚。又对李一鸣的恢复有好处，周天同意了曲漠的请求。

姬世雄听说周天把曲漠留下照顾李一鸣，指责周天糊涂。姬世雄告诉周天，曲漠的妈妈是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后代。1949年彭德怀率领的第一野战军以破竹之势进军大西北，当时有一批国民党的少壮派不同意和平解放新疆。后来在解放军的大军压境之下，借道南疆，逃往印度。曲漠的外公逃到白水市时受了枪伤，无法继续潜逃，就改名换姓，娶妻生子，留在了塔河。没想到在和平解放以后的历史甄别中，揭开了他的真实身份，发现了他的历史污点，就被判了刑，关在了塔河监狱，后来释放。曲漠的家族流淌着不向命运低头的硬汉的血液。曲漠的妈妈觉得自己生活在塔河是一种宿命，命中注定是凤凰，命中注定是在大漠胡杨栖息的凤凰，非常超凡

脱俗。后来，曲漠的母亲遇到了曲漠的父亲，一个从四川逃荒来的男人，那个在曲漠母亲面前自称楚公子的男人，那个吃了上顿没下顿却依然翩翩君子的男人，那个让曲漠的母亲觉得可以为爱而死的男人，他们相爱，坠入情网，私订终身，生下了曲漠。可是那个男人后来被查出是祖上有血债的资本家后代，于是被镇压了。曲漠就生长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中，也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

姬世雄忧心忡忡，说道：“曲漠现在对李一鸣神魂颠倒，肯定会闹出一些事情。”

周天道：“现在李一鸣举步维艰，已没有缚鸡之力，和曲漠能搞出什么事情？也只是照顾一段时期，一个是湿泥，一个是火芽。星星之火没有燎原之势。”

姬世雄摇摇头，说道：“你怎么不听劝？曲漠那妮子野得很，那可不是上海小囡，小鹿一样野着呢。”

周天道：“我看李一鸣能野到哪里去？平时连蚂蚁都不敢踩一下，和老婆吵完架，就跪搓板，只会买菜做饭，一个上海老男人，没事。”

周天这样对姬世雄说，但内心还是有点不放心。援疆干部远离家人，虽然李一鸣是个责任感特别强的规规矩矩的居家男人，但曲漠的攻势也不可小觑。曲漠就是有一种说不出的任性，一种敢爱敢恨的泼辣的新疆女孩的野性。知道了曲漠的生活背景，周天理解了曲漠不合常理的出牌方式。在曲漠的家族里，传统和现实是无法逾越的，但生为人杰的豪情一直在血脉里蛰伏着。为了生得灿烂，哪怕做只扑火的飞蛾。这也是新疆这块土地上多元一体文化里的特立独行的品质。

5. 踏入人事纠纷的雷区

自治区专项调查组调查塔河县县委挪用土地专项资金的事情像一颗炸

弹在塔河县传开了，在地区也闹得沸沸扬扬。因为挪用一笔土地整理的专项资金五百万元用于修办公楼，被人实名举报，自治区组成调查组进行查处。调查组通报了举报内容，要求塔河县县委、县政府统一思想配合工作，态度非常严肃。

周天对建办公大楼的事情是基本知道的。因为，在上会之前，召开过书记碰头会。当时主管城市建设的姬世雄也参加了会议，只是会议没有说明资金的来源。那时周天刚来塔河县，也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大楼刚刚竣工，还没有装修，县委书记吴为民就找来阿不来提县长和周天通报了相关情况，并告诉他们，举报人是姬世雄。周天和阿不来提怎么都不相信，姬世雄会是这样的小人。吴为民书记告诉他们，署的是姬世雄的名字。

面对吴为民书记的通报，周天哑口无言。姬世雄是周天打交道最多的同事，加上一年多的共事，周天对姬世雄从反感到佩服，到互相欣赏、互相支持，成了无所不谈的朋友，这种男人的友谊对周天来说非常珍贵。和新疆干部处久了，就有一种莫逆之交的体验，有时候对上海干部之间那种彬彬有礼、四平八稳的友谊就有一种厌倦。新疆干部总是有着侠骨丹心的痛快，有一种哥们义气的洒脱。可是姬世雄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和吴为民书记对上干起来。姬世雄是班子里非常有作为的一位干部，也经常口无遮拦地表示，如果自己做了书记，对塔河县的发展就不是现在的思路，就会创造一个飞速发展的塔河县。周天提醒过姬世雄，姬世雄也没有当回事。可是这些话传到了吴为民书记的耳朵里，就对姬世雄心生厌恶，多了许多防备。

对姬世雄的做法，周天一是没想到，二是不相信，三是痛苦不堪。如果姬世雄是那样的干部，为了向上爬的一己之利，放弃了道德底线，牺牲自己光明磊落的官场形象，周天觉得太不可思议，觉得自己把姬世雄当作好朋友是十分可笑的事，自己阅人无数，却辨不清忠奸。周天感觉到自己做人的失败。

周天对姬世雄分管的多浪村整体搬迁工作不闻不问。姬世雄打了几次电话，周天也不置可否。姬世雄到周天宿舍，周天尽谈些不着边际的话题。姬世雄非常生气，像往常一样对周天大喊大叫。可是周天总是笑而不答，不接姬世雄的话茬。

姬世雄孤独万分，又找不到原因。借了看望李一鸣的机会，说出了周天奇怪的举动。李一鸣也不知道周天葫芦里装的什么药，问了半天塔河县的情况，想了想，猜测道：“周天的变化是不是和调查塔河县的专项资金专项款的案子有联系？”

姬世雄道：“我只管我的事情，我只管建设办公楼，告不告谁，管我屁事。那吴为民书记，做人嚣张，挪用了那么一笔资金，只和管土地的副县长商量，然后上会，不说明资金来源，稀里糊涂决定了，出了错，他该担着。”

李一鸣道：“这也不是吴为民书记一个人的错，再说，你作为常务副县长，主管财政，挪用了那么大的资金，你就没有责任？”

姬世雄想一想，李一鸣说得也对，自己也是有一定责任的。只不过这个决定是常委会定的。但常委会没有研究资金性质，只是研究项目建设，自己主管财政，也没有过问资金性质，这也是自己的失职。可是谁会告状呢？是不是到处传言自己要接任县委书记，这火就烧到了自己头上？姬世雄百思不得其解。

姬世雄把和李一鸣的谈话内容告诉了周天，周天还是一副不关自己事情的样子。姬世雄非常愤怒，摔了周天递过来的茶杯。周天的内心非常痛苦，眼前的姬世雄还是那样坦然痛快，一副对告状不明就里的样子，只认为自己没有把好专项资金使用关，就把自己洗脱得干干净净，那种道貌岸然让周天觉得姬世雄那么虚伪。

周天看到姬世雄摔了杯子，怒不可遏，一把抓住姬世雄的领子，瞪圆了双眼看着姬世雄，说道：“姬世雄，你别气焰嚣张！自己做的事拍拍良

心！告状的事和你没有关系吗？你到老百姓那里可以趾高气扬，别在我这里飞扬跋扈！我不吃你这一套。以后有事办公室去说，请不要再来我的宿舍。”

矮小的周天伸手抓着姬世雄的领子，仰视着他。姬世雄低头望着周天，气得全身颤抖。他用力把周天的手撇开，说道：“周天，你看看老子是个什么人？老子活得堂堂正正，连恶狗见了我都怕，我怎么和告状的事情有联系？你们上海小男人，知不知道有个成语叫顶天立地？那就是老子！”

姬世雄拂袖而去。周天傻傻地愣在那里。

周天去阿不来提办公室，阿不来提县长依然是那么热情。谈起姬世雄告状的事情，阿不来提也是闷闷不乐，百思不解，说道：“雄鹰翱翔在蓝天，猫头鹰啼叫在晚上。姬世雄怎么做这样的事情？我基本不相信，可是那白纸黑字写着他的名字。现在见到姬县长还挺尴尬。以前，我所有的汉族、维吾尔族朋友来到塔河县，都是姬世雄出面关照。最近来了几批客人，也没有请姬世雄。我自己觉得不方便，感情上也觉得少了姬县长，就犹如烤肉里没放盐。可是你说姬县长做那样的事情，谁还敢和他共事？宁愿失去了所有比赛，也不能要这样的骑手。周天书记，你说人怎么就这么复杂？古人说，近君子，远小人。可是你说谁是君子？姬世雄是不是小人？”

周天叹了口气，说道：“人心难测啊，现在只有壮士断腕，忍痛割爱了。反正，我是在这里干不了多久，和姬世雄不打交道，也就是一时心里过不去。你阿不来提县长日子还久，要用人识人。”

阿不来提想了想，说道：“我觉得这事还是比较奇怪，最近调查组查县委会议记录，结果就是那次会议的记录丢了。现在责任明显在两个人头上，一是吴为民书记，他对县委的决策负有主要责任。二是姬县长，他管财政工作，专项资金是他负责。你说姬世雄再笨也不会为了告吴为民书记，把自己也陷进去。再说，常委会议记录怎么会莫名其妙地丢失？那个县委办

公室主任除了听书记的话，连我的话也不听。他被姬世雄经常在公开场合骂，对姬县长肚子胀得很，我看这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封告状信后面一定有文章，我看这封信不但冲着吴为民书记来，还有其他目的。”

周天听了阿不来提县长的话，意识到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但对姬世雄是否参与，他有什么目的，也不想再深究。周天想，都是些钩心斗角的事情，大有官场厚黑的味道，也不是我援疆干部管的事。周天对这一切厌烦无比。

周天想逃避县上纷纷扰扰的是非，就带着高明和金立去多浪村调研，又在多浪村小住了几天。

多浪村小学的设计平面图和规划图都出来了。周天实地勘察，发现两个问题。村小学按照以前的老地址建造，既不正南也不正北，大门是朝南向北，但是斜的。设计师说多浪村就是按照自然地貌而建，所以才有乡村的原始风味，多浪村小学也是这样的。周天一听就上火。这些书斋里待久的知识分子发个文件是闭门造车，不管农村的实际，设计一个规划，充满花里胡哨的理念，都成了一群唯美主义者，一点实际都不结合。二是发现，为了造操场，把学校院子里的果园全毁了。

设计师和米拉陪着周天看现场。

周天怒道：“设计师，这大门的方位是斜的，我不懂风水，也不懂设计，可是，盖个学校总不能歪门邪道吧？”

设计师辩解道：“从地理坐标上不是正南正北，可是按照多浪村的中心街道做参照是以自然水平方向，都是整齐划一的。”

周天强压住火气：“这多浪村要整体搬迁，你知不知道？那村里的土路是几百年前建村时，老百姓用手画出来的，你又是水平仪又是经纬仪，就画出这样一个破规划、破图纸？”

设计师继续辩解：“周天书记，我们搞设计是一门科学，法与自然、依与自然设计的最高境界。这个设计我们设计公司认为是一个优秀作品。”

周天再也压不住火了，吼道：“你们公司养了一群躺在床上吃干饭的家伙，都不知道农村人用柴火烧饭，还以为用天然气，开关一开，火就着了。设计个小学都找不着北，一帮满口科学发展的秀才。行了，不找你们设计了！你回头把第一批设计费拿上，我另请高明。”

设计师顶撞道：“周天书记，你不能这样霸道，我们设计都完了，才给第一批款，还不让我们做了。那打起官司，你们要败诉的。”

周天骂道：“现在，请你走人，再碎碎叨叨，就让你滚。”

设计师看周天发火了，不再说话，走了。又回过头对着周天说：“哪有这么野蛮的上海人，我看你就是多浪村的农民。”

大家哄堂大笑。

周天对这些技术人员的水平不敢恭维，都是些没有实践经验、死板教条的书生。周天突然对这里的人和事充满厌烦。周天觉得，突然间自己就成了这块陌生土地上的领导，突然各种各样的人和事不期而至。刚开始有点抵触，陌生，激动，到渐渐好奇，渐渐喜欢，到可以接纳。仿佛一夜间自己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人，不知不觉热爱上了这里的一切。而在内心深处，周天没有发现自己的另一种情绪，就是有意无意地发现这里美好的一面，安慰自己，说服自己，既来之则安之，做一个让人喜欢的援疆干部。实际上他为自己失去的那种舒适生活，为自己已经改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烦躁不已。周天知道自己犹如离弦之箭，已无法回到那个普普通通快快乐乐的开始。周天已经被眼前的环境、眼前的人和事改变着。周天看到了挣扎中的自己，犹如陷入沼泽，无法自拔。周天讨厌这里的一切，其实是讨厌那个剧烈变化的自己。周天不想让周围的一切改变自己，但他无能为力。周天讨厌这种改变，讨厌让他改变的一切。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米拉请周天和高明、金立去一位老师家。今天，有媒人为那位女老师提亲。周天来多浪村几天，每天的晚饭都是走东家串西家，食无定所，所以也不反对。到了主人家，知道被提亲的姑娘是去年

搭他便车的女老师。那位女老师特别兴奋，提了水壶为周天洗了手，把周天让到主宾席位坐下。周天谢了，喝茶，吃瓜，喝酸奶。

提亲仪式很简单。男方是塔河县委的一位干部，两人自由恋爱了一些日子，到了要订婚的时候，就找个媒人，陪着男方的母亲来到女方家，正式提亲。男方的母亲拿出提亲的礼物。米拉就给周天他们一句句翻译。男方母亲拿出来三块艾德莱斯^①布料、九个饽、一包糖果、一块砖茶。对女老师的父母说了一通客气的话。女老师的母亲接过了礼物。

米拉告诉周天，女方父母接下这些礼物，就等于双方认亲了。周天惊讶得目瞪口呆：就这样的礼物就订亲了，这简直在人世之外！于是说道：“女儿养了这么大，就几块布、几个饽、几颗糖、几片茶叶？这男方这么小气。我们上海要提亲没有房子、票子、车子，想都别想。拿这些东西，不让女方父母打出去？”

周天做了一脚踹出去的架势，米拉和高明、金立就笑起来。满屋的客人也听不懂周天在说什么，就笑着看着周天。那位女老师就把周天的话翻译过去，满堂哄笑，气氛热烈。

笑过了，米拉告诉周天，这其实只是一种仪式，是固定下来的礼品规定。一会儿，女方父母会拿出彩礼清单和男方父母商定。一般女方只是象征性地列一些女方结婚时需要的衣服、布料、首饰，以及办婚礼时需要的油盐酱醋、大米、面粉、煤炭。如果男方家庭条件好，女方家庭可以提出比较多的要求，然后商定订婚的日子。订婚时，亲朋好友都要在场，由女方拿出彩礼清单，男方家人向客人一一展示清单要求的礼品。吃过订婚宴，就等着结婚娶妻了。今天就是办提亲和商定彩礼的事情。

周天听得津津有味。周天觉得这种含情脉脉的订婚，只为把相爱的人娶回家，只和生活里实实在在的油盐酱醋发生关系，和地位、等级、金钱

① 艾德莱斯：一种维吾尔族群众喜欢的棉布。

几乎没有关系，和爱人有关系，和爱情有关系，周天喜欢这种散发着泥土芬芳的爱情。

那天，酒桌上就只有周天和高明、金立是汉族人，但多浪村的人把周天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向周天他们敬了许多穆塞莱斯。周天喝得痛快淋漓。那一刻周天感到生活真美好，人间自有真情在。

周天亮出京剧架势，唱起来。

周天唱完，大家敬酒。米拉扶着摇摇晃晃的周天回到纳赛尔书记的家。一路上周天大呼小叫：我要回家，我要回家！这如泣的呼号飘荡在多浪村的夜空，慢慢消逝。

自治区调查组要求吴为民书记召集县长和副书记开会，通报调查的初步结果。调查证明，群众举报的问题属实。由于没有常委会会议记录，那么吴为民书记是挪用专项资金的主要领导，姬世雄是直接批准使用专项资金的分管领导，两个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又通报了一个情况，在调查期间又有群众匿名举报周天和姬世雄挪用专项林业资金一百万元，还对个别同志的男女作风问题进行了举报。对挪用林业资金的事情将移交林业厅专项调查，对个别干部的男女作风问题将向地区纪检委汇报，由地区处理。对挪用土地专项资金的案件调查已基本结束，等候处理。

周天听到自己也参与到了挪用林业款事件，犹如晴空霹雳。周天刚要解释，调查组的同志严肃地摆摆手，告诉周天，调查组没有核实挪用林业款的案子。因此，不必多说，有什么意见向下一个专项调查组汇报。一股怒火憋在周天的心口。

送自治区调查组的同志时，大家邀请他们再来塔河县检查指导工作。调查组的同志客客气气地道别，走了。

阿不来提和吴为民一起往回走。阿不来提说道：“吴书记，走了老虎来了豹子，这样的工作组，还是少来点。这姬世雄怎么会自己告自己？这里

面大有文章。”

吴为民书记怒道：“马上换届了，不是明摆着？姬世雄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倒霉的是塔河县的事业，是我们班子。”

看到吴为民书记黑着脸，一副怒火中烧的样子，大家就默默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这些事情，让周天觉得不可思议。很明显，姬世雄是被人陷害了。而且，周天也被卷进了塔河县的人事纠纷之中。

黄成华副书记一再强调，援疆干部要找准位置，定好方向，做好工作，分内的事情要件件有落实，事事出成果。人事的事情要以当地干部和组织的意见为准，不多事，不生事，不坏事。可周天却一脚踏进了塔河县人事纠纷的雷区。

周天考虑许久，想起还有人举报个别领导的男女作风问题。也不知道指的是吴为民书记还是阿不来提县长，或者是姬世雄。怎么都理不出头绪，头疼难忍，吃了两片阿司匹林，坐在沙发上，闭目静思。电话响了几次，周天不接。周天疲惫不堪，有一种崩溃的感觉。手机又响起来，是阿不来提县长。阿不来提请周天去他的办公室。

周天懵里懵懂到了阿不来提办公室。阿不来提还是乐呵呵的样子，说道：“野鸡的叫声惊动了兔子，猎人的枪口失去了方向。周天书记，你看这塔河县乱成麻了，现在把你也扯进来，援疆干部要是违纪，就是一件大事，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周天知道阿不来提想了解那一百万元林业款的事情。周天有气无力地汇报了姬世雄当初为了建设多浪村公路挪用一百万元资金救急，时间也就是一个礼拜。

阿不来提听完，对姬世雄的草率一点也不意外。姬世雄一贯轻易不说，说了就干，干了一定要成。

阿不来提摇摇头，说道：“姬世雄还是不成熟啊，干事情雷厉风行是他的特点，但是不计后果，不考虑周全也是他的毛病。这方面，我也有责任，

平时政府的事情，他定了，我一般不反对，比较相信他的能力。看样子，干工作还是要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既是保护干部，也是科学决策。”

周天没有心情和阿不来提谈论姬世雄的事情，他为把自己拖入这些是非感到无能为力，有一种无法脱身的压力。

阿不来提继续说道：“周天书记，对这件事不能掉以轻心。还是要和姬世雄谈一谈，反正挪用土地专项资金的结果已经出来了，那么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把实际的情况通报给姬县长，重点准备应对下一波的调查。”

周天想了想，说道：“阿不来提县长，这事我也有口难辩，对姬世雄我一时也转不过弯，不想和他谈。我去找地委黄成华副书记，说清问题。”

阿不来提觉得周天这样处理有问题，于是说道：“周天书记，你糊涂，县上的情况不清楚，口径不一致，你去找地区领导，一方面造成姬世雄对你的误解，一方面地区领导掌握的不是第一手正确的情况，那么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对你有什么好处？”

周天觉得阿不来提县长看问题就是一针见血。但是自己确实没有考虑好要去见姬世雄，于是问道：“县长，姬世雄是不是参与了告状的事情？”

阿不来提道：“猎人举枪为了捕猎，哪有自己告自己的事情？状告挪用林业款的事情，也是如出一辙。这里面有幕后黑手，但可以肯定不是姬世雄，我们大家都误解了他。听说，姬世雄最近一直在钓鱼，工作也扔下了，情绪很低落。其他副职也一个个看动向，塔河县的工作全面瘫痪了。过去团结一致、凝心聚力的发展势头没有了，都担心这些事情把自己套进去，人心惶惶。这真是塔河县的悲哀，伤害的是老百姓的利益。”

周天仔细想了想，说道：“也是，姬世雄就不是那种人，我怎么一时糊涂，好人是有好人的细胞，坏人就有坏人的基因。周天啊周天，我们家老周让我周而复始，天天向上，我是天天糊涂。”

阿不来提县长爽朗地笑起来。

姬世雄不再认认真真上班，没事就去鱼塘钓鱼，有电话进来，姬世雄一概不接。姬世雄享受着这轻松一刻，像一只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回避着矛盾，努力让自己进入一种桃花源似的境界里，躲避那些让他烦恼的现实。吴书记打了电话，请他回去，姬世雄收了鱼竿，牢骚满腹回到县政府。

吴为民书记看着垂头丧气的姬世雄，劈头盖脸把他训了一顿：“这几天没见你，县长也不知道你去哪儿了？干吗呢？”

姬世雄道：“下乡转了转。”

吴书记道：“不对吧？县委办公室和乡里都联系过，消失几天，电话也没有，不会外面彩旗飘飘吧？”

姬世雄骨子里对吴为民书记就非常抵触，尤其这次挪用专项款的案子，姬世雄是稀里糊涂被拉到了泥塘里，内心有无限的委屈和怨气。听了吴书记的话，不但没觉得他是有意调剂一下紧张的气氛，反而感到些许不舒服，于是说道：“书记，你是班长，说话不能太随意吧？我姬世雄喜欢女人也不会拿家庭和前途开玩笑，这是道德品质和党性原则问题。”

吴书记皱眉头，说道：“那就谈公事。你出去几天不给县长和我打招呼，找不到人，这是目无组织，目无纪律，我严肃批评你，而且我还要在常委会上批评。你姬世雄一贯兢兢业业，现在怎么变得吊儿郎当？有情绪？对组织？对个人？还是对我？你是常务副县长，要做个样子给群众看，你以为你是自己家的县长？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姬世雄低着头，没有理会吴书记。

吴书记继续说道：“知道你对工作有情绪。结论又没有下来，也不要那些事情看得太重，要受得起委屈。你姬世雄就是恃才傲物，难容人。做人不但要胸怀全局，还要胸襟开阔。不要一天到晚算计自己的得失。”

姬世雄看着严肃的县委书记，虽然内心充满了委屈和愤怒，但也无可奈何。他就悻悻出门。吴书记看着他的样子，生出无限的厌烦，自言自语：

“人狂没好事，狗狂没屎吃！”

姬世雄却并没有把书记的态度当回事。他回到宿舍打开电脑，在联众游戏上打桥牌。对方出错了牌。姬世雄在电脑上打字：傻子。发过去。对方发一行字：你是傻子生的。

姬世雄内心深处充满了怨恨。他知道自己的情绪不对，可是又无法控制自己消极的情绪。

晚上，阿不来提县长约周天去姬世雄宿舍。敲了很长时间的门，姬世雄理都不理。他们一直在敲，姬世雄怒气冲冲走到门口，吼道：“谁？敲那么响干吗？”

姬世雄打开门。阿不来提和周天站在门口，周天手里提了两瓶酒，阿不来提拎着几个装满下酒菜的塑料袋。姬世雄愣了一下。

阿不来提笑眯眯地说：“脾气挺大，金屋藏娇啊，门关那么紧？我和周天来看你。”

姬世雄堵在门口，没有让他们进来的意思，态度冷淡。周天尴尬地站在门口，阿不来提推开姬世雄进了客厅。阿不来提把酒给三人倒上，端起杯子，说道：“来，喝起来。”三人干了。

阿不来提县长说了他们对这个事件的看法。周天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怎么自己就掺和到这些事情中来了？自己本来就和这里的一切没有关系，本来可以超然物外，可是就认识这么多人，遇到这么多事情。看到姬世雄那副模样，周天也没有了吃饭的心情。阿不来提县长不停劝酒，说出对姬世雄的误解，姬世雄一口口地闷头喝酒。

阿不来提道：“虽然这些日子大家对你有误解，但是我和周天对你自始至终是信任的。现在也清楚了，这些事情和你有关系，但是不是告状的关系，而是被告状的关系。姬县长还是经得起考验的。”

姬世雄委屈地说道：“县长、周副书记，看你们平时对我好像兄弟长兄弟短的，表面光明磊落，可一遇到事情就要心眼，你们谁关心过我的想法？”

我在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你们保持沉默，这哪还有一点朋友情谊？我的心冷，就如落入结冰的水里的火炭。”

阿不来提说：“姬世雄，你为什么不坐下来好好想一想？你知不知道这些年你当县长得罪了多少人？有多少人恨你？匿名举报你，难道你就一点没有错？”

姬世雄自顾自地说道：“我现在不想理论，我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阿不来提你和周天怎么处，我管不了。但周天你是一棵墙头草，在这件事上你有原则吗？”

见姬世雄油盐不进，阿不来提有点火了：“姬世雄，你喝多了？”

姬世雄也不管那么多，继续说道：“县长，我和你共事了快五年了，还需要考验吗？难道别人不了解，你还不了解？我看，大家待我不是朋友，没有以诚相待。周天你来新疆，我对你掏心掏肺，结果呢？不就是吴为民书记怀疑我吗？怎么就一点立场都没有？是友谊重要还是领导重要？我生气不是因为老百姓的看法，我伤心是因为你们的态度。大家都躲瘟神一样躲我，你们对待我，不是对待朋友的做法，是对待一个对手，我没话可说。”

阿不来提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姬世雄经常因为自己的情绪而犯上，一般的下属怕他，同事对他保持距离。只有非常了解他的朋友，知道他是一个义胆侠骨的汉子，喜欢他那种对人的真诚的态度，但也得包容他许多缺点。这个人刚开始很难相处，没有交手，轻易无法靠近，走近了又非常坦诚，但又往往会不经意间伤到别人。而这种包容也是友谊的代价。阿不来提十分珍惜他和姬世雄的友谊，像个兄长一样对待姬世雄。只要不是原则问题，阿不来提就放手，一概姬世雄说了算。阿不来提给姬世雄起了个维吾尔族名字，很多干部都叫姬世雄的维吾尔族名字。大家觉得亲切无比。

周天实在看不惯姬世雄对阿不来提县长说话的口气，说道：“姬县长，不要感情用事，县长怎么说都是你我的领导，可不可以平心静气地说话！”

姬世雄不想理周天，继续对阿不来提说道：“县长，我表个态，告状不是我姬世雄这种人干的事，挪用五百万专项资金的事，我有责任，但十分冤枉。挪用一百万林业款的事情，是我自作主张，和周天没有关系，别把援疆干部扯进来。我做这些事情，一是水平不高，没有原则，第二就是自认倒霉，背处分或者免职、撤职，我都认了。我没有害过人，你周天也别门缝里看人，以为我就是不良小人。”

姬世雄已经处于醉酒的状态中，手舞足蹈乱说一气，还在不停地给自己的酒杯里倒酒。周天说：“看你这村主任形象，怎么当的县长？我还向黄成华汇报，说你可以接县委书记。我呸！就你这水平，杂货店一小老板。”

姬世雄怒火中烧，端起酒杯把一杯酒泼在周天的脸上，用手指着门，吼道：“周天，你给我滚出去！”

阿不来提和周天面面相觑。周天坐在沙发上，从容地把沙发套子拿起来，擦了擦脸上的酒，又把姬世雄的酒杯倒满，端起酒杯和放在桌上的阿不来提、姬世雄的酒杯碰一碰，自己仰头喝完，起身走了。

姬世雄呆呆地站着。

阿不来提摔门而去。

姬世雄不停地给自己倒酒，喝完，再倒。他双手捂脸仰躺在沙发上，默默哭泣。渐渐地，他放声痛哭，哭声在院子里传开。

阿不来提出门追上周天。周天说道：“县长，你对姬世雄太放纵，他太张狂。”

阿不来提劝解：“这个人是一生可交的朋友，对他了解了就不会太计较了。”

周天道：“我也用不着和他计较，但他性格里就是有一种感性的东西，太过任性。按照中国人的做人要求，他就是出头的椽子，但愿他事事顺利。”

外面狂风大作，空中飘散了浓烈的尘土味，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阿不来提搂着周天走在空旷的街道上，亲密无间。

第二天，周天去地区给黄成华副书记汇报了塔河县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汇报了挪用林业专项资金的事情。黄成华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只是提醒了周天几句。周天本来是做好了挨批评的准备，没想到黄成华副书记只是轻描淡写要求周天汲取教训，不要拘泥于具体事务，要学会超脱。周天觉得黄成华的要求耐人寻味，周天的心情变得轻松起来。

周天顺道看望了李一鸣。李一鸣的爱人在医院，正在办理去上海的转院手续。李一鸣的身体恢复得不错，人消瘦了一圈。

周天调侃道：“原来我们塔河县是个出先进的援疆县，我们的整体规划、陆地的援疆故事成为塔河县的骄傲。现在，你们温县出了个抗震救灾模范李一鸣，就把我们比下去了，干得好，不如摔得好啊。”

李一鸣道：“胡说什么！我是九猫一命，侥幸捡了条命。这个模范我做梦都不想要，要不我俩换换？你躺在这儿，我去干活。人生就是变幻无常，好好活着才是道理。”

周天诡异地看看李一鸣，低声道：“曲漠不错吧？”

李一鸣摇摇头，说道：“这个女孩子，用上海话说，戆！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心理。新疆女孩儿有点疯疯癫癫，为了心中的感情什么事情都义无反顾，受不了。”

周天笑道：“厉害，都受不了了。我就喜欢新疆人敢爱敢恨的洒脱。这在上海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不过，你别越界啊。”

李一鸣正色道：“说什么呢，我觉得这女孩子就是我丫头。我老婆老虎一样的，我不要家了？我老了，不想折腾。我们这些快五十的人，要是因为援疆搞出一些绯闻，把援疆干部的脸都丢尽了，回到家，别人不骂我们老牲口？”

周天道：“老牲口，不太像，倒挺像老牛。”

两人笑起来。李一鸣的爱人进来，说道：“快死他伊了，还老开心。”

周天意味深长地说道：“嫂子贤惠啊，李一鸣有福气。”

6. 金立跳入了塔里木河

让周天开心的是刀郎木卡姆艺术整理工作进展顺利。

塔河县邀请自治区的一批专家对周天他们整理的刀郎木卡姆九部乐舞进行了评审，并在塔河县举办了首届刀郎木卡姆艺术节，邀请了全疆各地的朋友参加，自治区一批媒体进行了跟踪报道，艺术节取得了丰硕成果。

当由老艺人和文工团联合演出的九幕木卡姆乐舞结束时，广场上的人群沸腾了。这些口口相传的木卡姆艺术以完整的艺术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这音乐的魅力，舞蹈的活力，歌词的动人，让人震撼。年轻人陶醉在奔放的歌舞中，老年人沉浸在乐舞唤醒的记忆中。

本来，地委宣传部是过来捧个场，没想到，就发现了塔河县精神文明建设的新亮点。他们把文化艺术节活动全程录像转播，对塔河县整理刀郎木卡姆民间艺术工作进行了典型报道。同时，对塔河县援疆联络组创新援疆工作新思路进行了宣传。周天一时间成为塔河地区援疆工作的典型人物。

周天对宣传自己没有什么兴趣，倒是觉得宣传塔河县援疆工作是一个正事。记者来了，周天就乐呵呵接受采访，一时间，周天成为家喻户晓的援疆干部。

为了挖掘塔河县的先进事迹和先进人物，电视台、报社又把陆地的先进事迹进行报道，陆地也因此的地区援疆干部中成为一个优秀典型。

高明认为宣传塔河县援疆工作是对的，但对宣传陆地，他总是不太坦然。最近，对陆地的传言比较多，除了对他和护士长的传言，还传出了和医院其他护士的传言，听说他在和老婆闹离婚。高明担心，陆地会毁了塔河县援疆干部的名声，给周天汇报了几次。周天找陆地谈话，陆地一副蒙冤受害的样子，说道：“周天书记，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人，视名声

为生命，怎么可能把上海人的脸丢在塔河？”

陆地信誓旦旦给周天保证，周天也无可奈何。这个嗲声嗲气的男人，有着一副上海人身上清清爽爽的气息，有着书卷味道，再加上工作认真、技术超群，三十多岁的人，就成了大家喜欢的对象。对于西部的女性来说，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陆地就像一位绅士，和西部男人大大咧咧、温情不足的特点一比较，陆地挺有女人缘。

周天提醒陆地：“你一天到晚工作在女人堆里，工作在女人肚皮上，对女人已经了解透彻，业余时间就离女人远点，不要再研究女人了。一句话，手术刀不要动错，手也不要伸错。”

陆地正色道：“周天书记，你放心，我老要面孔，我是先进，这张面孔，为依捞名气。”

周天对陆地不置可否。陆地是典型的上海男人，一手好手艺，一副好面容，一副城市人的腔调，但在处理男女关系的问题上就是不让人踏实。

周天对黄成华副书记反映了自己的担心，要求地区对陆地的宣传要适度。黄成华给宣传部打了招呼，请宣传部在宣传援疆事迹时，把重点放在对团队的宣传、对工作的宣传，对个人的宣传要适度。

地区进行民族团结宣讲，地委宣传部点名让陆地参加宣讲。主要是结合自己援疆工作的体会，宣讲自己是如何服务当地群众的。要陆地介绍刚开始来新疆时群众不理解，不让他看病，到他因为医术精湛，被群众逐渐认可，后来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自学维吾尔语，最后被各族群众认同的过程。

陆地用几天时间写了一个演讲稿，稿子确实写得不错。从中央援疆战略到关注民生，到实施项目援疆，进行乡村医师培训，造就一支永不走的工作队，写得既有高度，又有做法。突出了群众不理解，而自己以援疆为己任，不怕误解，努力工作，赢得群众信任，自己又自学维吾尔语，获得群众爱戴。但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塔河县援疆工作联络组领导得好，有一个

好领队，有一套好的发展思路，有一个远大的理想信念，造就了陆地这样的好援疆干部。

周天仔细阅读了陆地的发言稿，确实佩服陆地的水平。演讲稿表现出了一个援疆干部为了落实国家援疆战略，实现新疆的长治久安，无私奉献、心系百姓、服务当地群众的优秀品质。而且报告里所有的事迹都是真实的，是周天和陆地他们一起生活和工作的点点滴滴的总结和升华。周天没有想到陆地不仅仅医术高明，而且对援疆工作意义的理解深刻、角度独特。周天鼓励陆地好好宣讲，给塔河县援疆干部争光。

周天给黄成华通报了陆地去地区民族团结宣讲团做报告的情况。黄成华副书记不太赞同，说道：“周天，这个陆地从工作上看，是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也代表了援疆干部身上的一种援疆精神。就是对他的生活作风传言太多，如果以后出了问题，对他的宣传是不是就不合适了？”

周天争取道：“黄副书记，陆地是优点明显、缺点并存的援疆干部。优点是对工作负责，兢兢业业，忘我奉献，好学上进，关心群众。他工作的表现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们的援疆干部这个集体。至于缺点，就是身边的女同志多，流言蜚语也多。但传言归传言，不是认定的事实。再说，他报告里反映的工作态度、工作业绩都是真实可信的，没有一点虚构的成分。我们没有理由因为个别人对陆地有点看法，就否定了他，援疆工作、援疆干部需要这样的正面宣传。”

黄成华思考了一会儿，认为周天说的也有道理。陆地是个表现不错的援疆干部。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大家对他有一种暧昧的评价，但这些问题又拿不到桌面上说。直接不让陆地参加宣讲团，就显得作为地委副书记的黄成华对地区民族团结宣讲工作不支持。于是说道：“那么，周天，你给我听好了，援疆干部的工作作风、生活作风都是代表我们一个集体。陆地的的工作有业绩，群众拥护。但你要加强对陆地的日常管理，不要出现一点闪失。出了问题，就不是陆地个人的问题，是你们塔河县援疆工作联络组

的问题，是你周天的问题，也是我们援疆干部团队的问题。到时候，你周天去上海组织部汇报、检讨，我还要处分你，明白没有？不要为了塔河县援疆干部的荣誉，最后损害了上海援疆团队的荣誉。就这样，你让陆地去宣讲吧。”

黄成华挂了周天的电话。周天自言自语道：“我管得了陆地吃喝拉撒睡，管得了陆地工作、学习，他裤裆里的事，我管得了吗？”

星期五，金立向周天请假，说是到地区医院看病。

自从和华蕾分手以后，金立变得沉默寡言，还常常通宵达旦地失眠。他白天强打精神上班，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周天看到他，就想骂他。

金立走后，高明提醒周天：“周天书记，金立好像有点忧郁症，身体也不好，平时就少批评他一点。批评多了，精神崩溃了，闹出点事情，怎么给组织交代？”

周天道：“这小赤佬，以为到新疆是谈情说爱的地方，被小姑娘甩了，就寻死觅活的，一点出息也没得。我们当初和姑娘分手，吹声口哨，就拜拜了。”

周天非常担心金立的状况。星期六、星期天，金立没有出现。按照联络组的规定，不能夜不归宿，有事情要请假。三天以上出行，必须报地区援疆工作联络组。而金立一次触犯了两条纪律。

周天安排高明给所有金立的朋友打电话，没有人知道金立的去向。金立失踪的消息震动了上海援疆工作联络组。黄成华副书记在电话里对周天一阵呵斥。

高明查遍了各大宾馆、民航售票点，没有金立的下落；给华蕾打电话，华蕾也没有见到金立回上海；给金立的单位打电话，也没有金立的消息。

晚上，周天在电话里和苏婉谈起金立的事情。苏婉听着听着，就哭起来，边哭边说：“天宝，金立这样看重感情的年轻人，现在到哪里去找啊？那个华蕾的老娘就是下只角女人，黄金和烂铜都分不清，真是吃不消。你

要好好开导伊，我去找华蕾谈谈，我看他们还是有希望在一起。凭我的直觉，金立不会有事，他不是喜欢玉吗？你找一找和他一起玩玉的朋友。”

周天拍着脑袋，如梦初醒。周天看看手表，已经是北京时间子夜一点。周天给库尔班打电话，电话已关机。然后又给高明打电话，约他明天一早去库尔班的玉店。

周天无法入睡，想起了年轻时代那个久远的沈阳姑娘。周天在网上查出那个姑娘的名字，在沈阳一所中学找到了线索。算算年龄，看看生活的小区，觉得就是那姑娘。那姑娘已经是中学的校长了。顺着中学的网页，周天找到了姑娘的电话。

周天拨通了电话。

那面传来了遥远熟悉的声音，犹如梦境。

周天挂了电话，看着电话发愣，泪水滑落下来。周天感到那么孤独，在这不远万里的边疆，周天想念亲人。周天回忆起了那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想念那个让自己沸腾的姑娘。二十多年以后，当再次听到那个姑娘的声音，周天无言以对。

一会儿，沈阳的电话又拨过来。周天犹豫片刻，接了电话。电话里传来杨乐的声音：“周天，是你吗？我知道你在新疆塔河县援疆。”

周天一阵激动，禁不住有点抽噎起来，说道：“杨乐，是我，周天。”

杨乐咯咯地笑起来，说道：“年轻时，都是我哭，为天宝哭得死去活来，现在是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哭。”

周天咧着嘴擦去眼泪，说道：“我妈妈去世了，所以我哭。”

杨乐笑得更来劲了，笑完后说道：“我知道的，后来我去看你爸爸，你爸爸告诉我了。但那也是半年前的事了，你哭到现在，该把眼睛哭瞎了吧。”

周天也笑起来，说道：“乐乐，你还好吧？”

杨乐道：“我很好，女儿在上海复旦大学念书，我现在当校长，再过几

年该退休了。你们援疆的事迹在全国宣传，我经常上上海援疆网，看到过你的相片，你还是年轻时候的样子。”

周天听了，像吃了蜜，在杨乐的心中自己还是那个样子。

周天叹了口气，说道：“我老了，背驼了，人也胖了。”

杨乐道：“老倒没有老，稍微比年轻时候胖了。就是看你的样子，我就奇怪，当初怎么那么迷恋你？我老公比你高，比你帅，现在是区委书记。”

周天道：“你那个区委书记是娶了你，才做了区委书记，要是我娶了你，也是上海的一个区委书记了。”

杨乐又笑起来。他们不停地聊着。

周天感慨不已。周天给杨乐打电话，只是一种冲动，一种孤独久了的释放。在周天心目中，杨乐是梦中的白雪公主。而现在，周天发现，杨乐已经是二十几岁女孩的妈妈了，一个说要退休的女人了，那个梦中的姑娘，现在已经是中年女人，而且不经意间嘲笑着周天。其实杨乐只是和周天唠家常，以东北人一贯的直爽。当年，周天喜欢的就是她这股直爽。

星期一早晨，周天和高明来到白水市。

清澈湛蓝的天空，让人神清气爽。

到了玉石街，库尔班玉店没有开门。打了库尔班的电话，依旧关机。由于起得太早，周天和高明坐在汽车里打瞌睡，迷糊了一个多小时，周天饿了，去王三街找了一家维吾尔餐厅，一人要了一碗汤面、两个油塔子^①。周天喜欢这种维吾尔族小吃，早饭吃汤面，是塔河地区维吾尔族特有的习惯。东面过了库车县，早饭就没有这种特色汤面吃。西面到了巴楚县，也没有汤面吃，只有吃炒菜或者汤饭。只有塔河维吾尔族人会做汤面。汤饭是揪片子加汤，汤是开水加汤料做成的。而汤面要用牛骨头熬出老汤，烧

^① 油塔子：一种面食，形状似塔。

开了以后，下一把手工拉面，细如发丝，配几片羊肉、几片青菜，鲜香可口。周天喜欢吃这种味道的汤面。吃完饭，他们又回玉石街。

高明说道：“书记，新疆工作节奏缓慢，空气新鲜，吃饭便宜，特别适合生活。有时候，觉得在新疆工作挺享受的。”

周天说道：“是啊，你看，我们吃一顿早饭，一个人几块钱。在上海，吃个永和豆浆最低十五块钱。在新疆，节奏慢有节奏慢的道理，出门五分钟到办公室，八个小时的活慢慢干。上海人平均每天上下班的时间有两个半小时，急急忙忙上班，风风火火下班。要去另一个单位办事，大部分时间就在路上，不急着办事就不行。所以，新疆人干事情的时间多，上海人是浪费不了时间，因此，节奏就必须快。长此以往，新疆人习惯了慢节奏，上海人习惯了快节奏。上海办事讲效率，讲速度，新疆办事讲礼数，讲情调，这就是区别。”

说着就到了库尔班玉店，店门开了。进到玉店，库尔班正在整理他的玉石，给一块块石头编号，称重，贴标签。看到周天进来，库尔班热情地拥抱周天，笑着说道：“外江，我出门时喜鹊喳喳叫，我就知道有喜事，原来是远在天边的上海皮尤（朋友）来了。请坐，我的好茶马上端上来。”

库尔班泡了两杯玫瑰花茶，端上来。周天抿了一口，清香扑鼻。

周天问道：“大叔最近忙什么？玉石又涨价了。”

库尔班高兴地说道：“原来卖一块石头，买十只羊；今天卖一块石头，买二十只羊。生意好得很，生活幸福得很。”

周天和高明笑起来。

库尔班继续说道：“周天书记，我这次和金立去了和田，和田的玉也涨价了。我们在玉龙喀什河河坝里跟着挖掘机，挖出一块，买一块。金立买了五万块的石头，都放在我这儿了。这些石头可以卖二十万，金立可以回上海买房子、娶老婆了。”

得知金立的下落，周天的心终于放下了，于是问道：“噢，金立和你去

和田了，他现在人呢？”

库尔班道：“回塔河县上班了。金立怕你骂他，把手机关了。这个汉族巴郎子，好好的儿子娃娃，我喜欢，我们玉石朋友都喜欢。他的钱，算得清楚，别人一点点的便宜都占不到。”

周天知道金立回到了塔河县，就和库尔班告辞。让高明回县上了解情况，自己去找黄成华副书记汇报金立的事情。

黄成华副书记听了非常生气，说道：“你们塔河县联络组就出一些怪事，发展的典型是你们，先进人物的典型是你们，挪用专项款也是你们，破坏纪律的典型也是你们。周天，你说金立的事情怎么处理？上次是和民族干部打架，这次是玩失踪，一次次违反组织纪律，越来越不像话。我们已经报上海组织部说金立失踪，怎么收场？”

周天为金立开脱道：“金立出门是请假了，只不过手机没电了，一时联系不上，小伙子平时表现不错，一时违反了纪律，教育一下，写个检查。”

黄成华盯着周天，严肃地说道：“周天，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请假是来塔河看病，看到哪儿去了？手机没电，不能借手机？没有座机？谁批准去和田了？我看你这个联络组组长就是纵容你的兄弟。你以为这是水泊梁山？这是新疆，我们是援疆干部，不是草莽英雄，我们是一级组织，是一支革命队伍，是队伍就有纪律，触犯了纪律，就要受处分。”

周天被黄成华副书记批得哑口无言。闷闷不乐回到塔河县，把金立叫到办公室，问情况。金立知道自己惹下大祸，周天问一句，金立回答一句，老老实实说出了到和田的过程和买玉、赚钱、买房子的想法，坦率得不可思议。周天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也是一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也是不会遮遮掩掩说假话。

周天用手指点着金立，说道：“金立呀金立，你是为了娘子丢了房子，为了房子丢了娘子，为了娘子再买房子。你知不知道，你赚了票子，就要丢了位子？”

金立痛苦地道：“书记，你别说了，我内心苦死了，我死的心思都有，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今后会怎么样？我只有接受组织处理。”

说着金立趴在桌子上哭起来。

上海援疆工作联络组对金立做出了处理，给金立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9月的塔河，瓜果飘香。盛开的棉桃铺满田间地头，洁白的大地光芒四射，一派丰收的景象。初秋的胡杨林金光灿烂。

著名上海作家和新疆大漠诗人到塔河县采风。

地委张书记、黄成华副书记陪同这批尊贵的客人来到塔河县。为了做好接待艺术家的准备，早在三天前，阿不来提县长和姬世雄一起商定了接待方案，并向吴为民书记做了汇报。刀郎木卡姆民间艺术团和文工团的演员从九幕木卡姆歌舞中选取了一部分适合即兴表演的内容做了编排，提前到塔里木河源流的白水河、叶尔羌河和田河的原始胡杨林的护林站等待客人的到来。艺术家们主要是了解上海援疆工作，了解刀郎木卡姆艺术。

塔河县领导吴为民、阿不来提、周天、姬世雄陪同。上海援疆工作联络组的干部也陪同前往。

午饭按照当地待客的习惯，在胡杨林下铺了巨大的红色地毯，在地毯上铺上餐布，双腿盘着，坐在地毯上。虽然是在野外，但午餐准备得十分丰盛：抓饭、烤包子、库尔达克^①、烤全羊、烤鱼，葡萄、西瓜、伽师瓜等各类水果。穆塞莱斯依然是主角。

一会儿，刀郎木卡姆的表演开始了。

周天有了另外一种异样的感觉。在村里，在广场上，在舞台上，周天一次次地看过木卡姆表演，而今天，在大漠边缘，在胡杨林深处，在塔里

^① 库尔达克：维吾尔语，意为“大块羊肉”。

木河，周天觉得这种艺术就是从河水里翻腾的，从胡杨根抽芽的，从荒漠喧嚣的天籁之音、仙境之舞，让人们金戈铁马般沸腾，让人们云游梦境般快乐。

大家翩翩起舞。老艺术家们找到了孤寂灵魂的火焰。刀郎木卡姆的沙哑歌声，一会儿如泣如诉，一会儿刚劲激昂，快乐洋溢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大家陶醉在快乐里。

周天和上海作家聊天，一旁的地委张书记就夸赞周天，说道：“这也是你们上海人，上海援疆干部，非常能干，非常优秀。为刀郎木卡姆艺术的整理工作出了不少主意，做了大量工作，为木卡姆艺术的发扬光大立了功。你在云南有一段蹉跎岁月，他们在新疆有一段峥嵘岁月。”

上海作家微笑着点头，欣赏地看着周天。

黄成华道：“周天，以后，让老人家为援疆干部写一部援疆小说。”

大家笑起来。

姬世雄到塔里木河河边方便。朦胧中看到有人在河里游泳，仔细一看，觉得有点不对劲。河里的人没有脱衣服，双手也不打水，任河水冲击，在水里一浮一沉，而且不像其他人，在岸边的浅水区游泳，却飘向三河汇聚，河水滔天，旋涡翻滚的闸口。姬世雄摇摇头，让自己清醒过来。边脱衣服边喊救人，沿岸跑了一会儿，看到可以拦住水中的人时，就扑进河水中。姬世雄从小在塔里木河边长大，有一身非常好的游泳技术，几下就游到那个人身边，抓住了他的头发。那人也不挣扎，让姬世雄拖上岸边。姬世雄瘫卧在岸边，那个人不停地吐着河水。由于刀郎木卡姆演奏的声音太大，姬世雄喊救人时，没有人听到。

姬世雄仰望蓝天，深远的天空，淡蓝淡蓝，万里无云。木卡姆乐声忽远忽近，人们的笑声阵阵传来。姬世雄浑身无力，想到自己奋不顾身救人，看着滔滔的塔里木河，恐惧万分，自己几乎和死神擦肩而过。缓过劲，姬世雄斜着脸，看到那人原来是金立，惊得嘴都合不拢。金立苍白的面孔，

死一样安详。

姬世雄问道：“为什么？”

金立木然地说：“不想活了。”

姬世雄笑起来，说道：“小伙子，你差点让我为你陪葬。你一个小屁孩，我可是上有父母，下有孩子，中间还有一只老虎，你小子害死我。”

金立冷冷地道：“我又没有让你救我。”

姬世雄开导道：“你是个冷血。活着多好，老天让我们来到世上，就得轰轰烈烈走一朝，甜过，苦过，爱过，恨过，悲过，喜过，五味杂陈才是生活的原味。不要糟蹋自己，我们不是为自己活着，我们是为生命活着，为其他爱你的生命活着，为了回报爱你的人们活着。你遇到的那点事，算什么？只是生命之河的小小浪花。享受苦难是人生的一种常态，幸福只是鲜花绽放的一瞬间。别把这些道理搞反了，读书要读出道理，不要读出死理。”

金立默默流泪。

姬世雄继续说道：“小伙子，你欠我一条命。生当为豪杰，死亦为鬼雄，要坚强起来。”

金立若有所思：“县长，你一直是我心中的男子汉。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今天，我会为报答你的救命之恩好好活下去。”

姬世雄想了想，还是不放心，问道：“金立，看过塔里木河大桥没有？”

金立答：“没有。”

姬世雄道：“走，我带你去看看。”

金立走在塔里木河大桥上，这座大漠深处的大桥，过去是那么神秘。在金立的想象里，它连接着沙漠、胡杨、绿洲、戈壁，连接着丰收和死亡。而踏上塔里木河大桥那一刻，金立觉得心底踏踏实实。

活着，就要成为一座丰碑，像塔里木河大桥，是人类征服生命的丰碑。

金立想。

7. 老大要像个老大的样子

吴为民书记对周天十分生气。

吴为民书记认为中央决定援疆方略是非常正确的。可是，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吴为民书记对上海援疆干部的那套做法非常反感，援疆干部给吴为民书记留下了一副救世主的形象。作为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塔河县，急需资金支持，急需人才支持，急需技术支持。可是每次讨论援疆项目建设时，吴为民书记就有一种无法控制大局的愤怒和失落感，周天总是据理力争，娓娓道来，说话平和，但事情好像没有商量的余地。当吴为民书记提出自己的想法，不是周天不表态，就是姬世雄站出来反对，吴为民书记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大权旁落的失控感，这种感觉让身为塔河县政治圈核心人物的吴为民感觉到强烈的失败和挫折。很多时候吴为民书记无助地望着阿不来提县长，希望阿不来提施以援手，而作为县长的阿不来提仿佛从来都没有意识到吴为民书记的感受。整理刀郎木卡姆艺术的工作，吴为民书记是反对的，他始终认为这是上海援疆干部的一场政治秀，而阿不来提县长对周天他们的做法却非常支持。结果周天犹如神助，风风火火就把这事办成了。而且，刀郎木卡姆艺术节的想法得到了地委张书记的大力支持，亲自安排地委宣传部制定整体方案。为了确保艺术节顺利进行，还超乎寻常地把武文韬叫到办公室听取应急预案的汇报。那个一向桀骜不驯的武文韬，一天到晚在周天和地委张书记的办公室来来去去，好像说话也硬气了几分。

而这次姬世雄挪用专项资金，就是周天和姬世雄一手操作的。塔河县的事情好像只要周天和姬世雄商量了，哪怕违规都可以通过。而事情一出来，又是塔河县背名声。吴为民书记对姬世雄十分恼火。而周天一天到晚和姬世雄混在一起，这姬世雄又是写举报信的当事人，吴为民书记就感觉，周天参与了这一切事件的过程。塔河县召开常委会议，专题研究援疆

项目的相关问题。周天汇报了刀郎木卡姆整理情况、道路建设情况、希望小学援建情况、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情况……常委们为周天一年多取得的成就赞叹不已。

吴为民书记不好对周天发作，就让姬世雄汇报多浪村整体搬迁工作。姬世雄因为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汇报起来无精打采，只简单说了因为纳赛尔书记的不支持，村民的搬迁热情不高，也不汇报下一步的打算。

吴为民书记问道：“不搬就完了？你们援疆项目办就这样做工作？”

姬世雄听出了吴为民书记的弦外之音，没有理会他，沉默不语。吴为民书记看到姬世雄一副不以为然的态度，就批评道：“现在，我们的一些现象很不正常，作风不实，浮夸虚夸，表现在工作上，不是谋事而是谋人，把一些事情宣传得神乎其神，好像工作吹吹打打一下就是业绩。那些歌唱了几百年了，我们没有功劳，搞一台艺术节就是开创精神文明建设新局面？就是援疆工作的新突破？不要这样好大喜功。援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是在资金使用上有问题，挪用专项资金，这么大的事情，两个人就决定了。那么要我们这个集体干什么？民主集中制是怎么贯彻的？作为援疆工作联络组的负责同志，要认真总结，要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不要搞个人英雄主义，不要立山头。这次出了两次挪用专项资金的事情，对土地专项资金的事情，分管领导有主要责任，我们县委也有责任。对挪用林业专项资金的事情，我们县委不承担责任，你们谁定的谁说清楚，谁负责任。我看你们不要把援疆工作搞成花拳绣腿，糊弄领导、糊弄群众的事情。周天同志，你要汲取教训；姬世雄同志，不要做事情不顾大局，个人意志代表组织意图。”

姬世雄和周天都没有想到，一次普普通通的工作会议，作为县委书记却改变了会议的主题，不仅把领导间的矛盾公开出来，而且破天荒地在常委面前批评了援疆工作。周天一直忍着。开始还觉得不理吴为民书记，会让他消消怒火。可是周天和姬世雄的沉默又刺激了吴为民书记的神经，认

为他们就是有意给自己难堪，就越说越无所顾忌。

周天忍不住了，说道：“吴为民书记，这是一次严肃的党委会议，我们说话能不能不带个人感情？批评我可以，批评援疆工作可以，但不要诋毁援疆工作。中央的援疆方略是为了稳疆固边，是中央对新疆各族人民群众发展经济，与全国一同奔小康的富民战略。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在落实中央的决定。即使工作有失误，也只是个人的失误，不代表援疆工作的失误。而且，援疆干部什么时候都是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所以，吴为民书记，您作为塔河县委的班长不能在这些问题上轻易下结论，否则以后我们援疆干部还怎么开展工作？”

吴为民书记道：“作为县委书记，难道我对全县的工作提出要求，对干部作风提出要求都不行吗？你们援疆干部不是塔河县的干部吗？你代表援疆干部说话？还是代表你自己说话？代表援疆干部，就说明援疆干部居高临下；代表个人，就说明你没有大局意识，缺乏驾驭全局的能力。未经组织讨论研究，挪用专项资金，说明你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凌驾于县委之上。”

周天站起来，说道：“吴书记，您是班长，我认为这样说话就太过分了。”

吴为民书记几乎爆发，他努力压制住自己的情绪。坐在旁边的徐常委无法忍受周天对县委书记的公然冒犯，对周天说道：“周天同志，吴为民书记批评得对，你应该好好考虑自己作为一个援疆干部如何不越位、不错位、不失位。上海援疆工作是贯彻党中央指示的重大举措，但是我们援疆干部要真心援疆，要实实在在援疆，要心系百姓援疆，而不是以个人的得失为目的去援疆。”

周天无言以对，甩手而去。

“放肆！”

周天听到吴为民书记在背后呵斥他。

第二天，周天来到阿不来提县长办公室。阿不来提县长热情地和周天握手。看着阿不来提县长手上拿着的《论语》，周天乐起来，说道：“县长，你怎么能静下心读古书？这些之乎者也的古汉语，看了都头疼。我在上海就不学上海方言，我让他们和我讲普通话。”

阿不来提说道：“哎哟，周天书记，这不是一回事，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是工作要求，也是政治要求。中国人就得先学好国家通用语言。古人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我觉得十分有道理。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遗产，也是我们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我看过《福乐智慧》，也看过《论语》。我认为每个民族都有优秀的文化，都有智慧的文明，都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论语》充满了处世智慧。我在想，中国为什么五千年以来国家统一、领土完整？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依然傲然屹立在东方，这是哪一种文明都不可能做到的。现在，我们中华民族又迎来了伟大的民族复兴，那么我们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复兴，就要有一种智慧，是当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智慧，也是中华文化遗产的智慧，是我们这个民族追求和谐社会、天下大同的智慧。我读《论语》就是汲取这部伟大著作的哲学思想。建设学习型社会，怎么学习，学习什么，如何学以致用，就是给我们各级干部的新课题。”

周天佩服地说道：“阿不来提县长，你就是学习的楷模，我要建议地区把你塑造成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典型。”

阿不来提道：“雄鹰盘旋在蓝天是为了捕猎，我学习是为了向你们上海干部一样博学多才，提高驾驭全局能力。”

周天提到姬世雄的事情，非常为他担心。自治区的两个工作组都做出了在两批专项资金使用过程中，姬世雄都在报告书签了字的结论，姬世雄是具体操作者，责不可免。在土地专项资金使用的请示报告上，还有“按

照会议决定，同意支付”的字样。虽然常委会会议记录没有找到，还有集体研究的意思。可是林业专项资金使用的请示报告上，只有“同意支付”四个字，完全都是姬世雄的个人行为，自治区调查组向地委提出了对姬世雄的免职建议。

阿不来提道：“我已经给专员汇报过了，可能对当事人都要处理。现在，班子里有些人积极活动，想接替吴为民书记和姬县长。这件事情把班子搞得人心涣散，塔河县的发展步伐也慢了下来。”

周天问道：“知不知道这件事是谁干的？不揪出幕后黑手，塔河县永无宁日。”

阿不来提也不点破，说道：“这些都是利益之争，谁会得利，谁就会干。现在，有人活跃得很。”

阿不来提不点名字，但周天知道说的是谁。

周天想了想，说道：“吕建生就是徐常委的小舅子，这姬世雄的事情，吕建生脱不了干系。你这样一分析，好像事情确实不简单。”

阿不来提道：“吕建生和姬世雄私交比较好，姬世雄什么事都让吕建生干。吕建生又和吴思思的关系不错，吴为民书记对吕建生也不错，上次要换居来提，吕建生就是吴为民书记提出的人选。按照吴为民书记的性格，年底，吕建生还是要上的。”

周天不解地问道：“吴思思和吕建生到底是什么关系？”

阿不来提看看周天，说道：“有些事情本来不应该说，但是你不知道也会影响你以后的与人相处。这次有人举报男女作风问题，明显地在败坏吴书记的名声，破坏他们的家庭关系，别有用心。”

周天道：“听人说吕建生一向喜好拈花惹草，他有一个外号叫天山侠侣，实际上人们骂他是天山瞎驴，骂他乱搞。”

阿不来提就笑起来，说道：“周天书记，你知道的比我多。姬世雄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怎么就喜欢吕建生这种小人？古人说，道不同，不相为谋。

姬世雄做人，有时眼光不好，害自己。但现在我们还是要帮他渡过这一关，我建议你去找黄成华副书记，因为这件事情牵扯到了你们援疆干部。一方面把援疆干部不能扯进来，另一方面，替姬世雄说说情。毕竟姬世雄这样的干部是不可多得的基层干部，是一个靠得住的朋友。”

周天道：“县长，黄成华副书记最不喜欢援疆干部介入当地干部的是是非非，这些话还真不好说。”

阿不来提道：“绵羊和山羊叫的都是一个音，你周天书记不要把自己不当新疆干部。我们是为了共同的事业、共同的朋友，你甚至可以和地委张书记谈自己的看法。”

周天道：“我认为吴为民书记对援疆干部和援疆工作的态度是有问题的。”

阿不来提道：“周天书记，吴为民书记是班长，我觉得你们还是先交流一下。吴为民书记就是脾气固执，对人还是比较友善的，尤其是对你们援疆干部，在政治上关心，生活上照顾，只是对你的说话方式严厉了点。”

周天听着阿不来提的解释，突然想起吴为民平时对自己的种种好来，就不再说话。

周天忧心忡忡地离开阿不来提的办公室，出来时碰到姬世雄去阿不来提县长办公室。周天伸出手，姬世雄装作没看到，冷冷地点点头。周天用伸出的手顺势捋了捋头发。

周天给黄成华副书记汇报了对姬世雄工作的看法，请求黄成华支持姬世雄，为姬世雄说话。

黄成华道：“没想到你周天还挺义气。姬世雄违背了组织原则，怎么替他说话？你到新疆以后，原则观念淡薄了，哥们儿义气越来越重了。什么陆地、金立、姬世雄，哪一个应该说情？你不问青红皂白，一概袒护。不过你身上就是有一种江湖义气，还不让人反感。”

周天有点得意，说道：“当老大的，就是这样，天塌下了，要自己挺身

而出嘛，老大要有老大的气势。”

黄成华道：“你小子，能干，仗义，就是意气太盛。姬世雄的事情，不是一般的事情，我只能说说，不能保证。”

周天高兴地道：“书记，你愿意帮我？这才是援疆兄弟的老大。”

黄成华正色道：“周天同志，我们是革命干部，不要搞那些江湖套路。援疆兄弟是革命兄弟，不是江湖弟兄，搞不清爽。”

黄成华拉开门，自己走了。周天坐了一会儿，离开了黄成华的办公室。

周天看看斜对面地委张书记的门开着，就闯了进去。一看地委张书记正和黄成华副书记说事情，周天要退出去。黄成华不说话，认真地看着周天，把周天看得一身冷汗。

地委张书记道：“来，周天同志，正在说你们塔河县的事情，你也把情况汇报一下。”

周天坐下来。一口气介绍了姬世雄的人品、工作能力及缺点，介绍了两次挪用专项资金的经过。

地委张书记问道：“你认为应该怎么处理？”

周天道：“不要让老实人吃亏，不要让能人吃亏，不要让基层的干部吃亏。姬世雄有毛病，有错误，但在新疆，这样的干部还是要保护，要打掉他们身上的娇、骄二气，但也要保护他们工作的热情。”

看看两位书记态度和蔼，周天又向地委张书记汇报了常委会会议上自己和吴为民书记争吵的事情。

地委张书记沉默了一会儿，拨通了吴为民的电话，说道：“吴为民书记吗？我听说了你们常委会的分歧。在援疆问题上，不是周天同志缺少大局意识，而是你们对援疆干部的工作支持不够。塔河县的援疆工作走在了地区援疆工作的前面，是你们塔河县的骄傲。你批评塔河县援疆干部，要讲究方法。你这个同志，各方面都不错，就是思路赶不上发展的形势，本位主义严重。你要好好反思，要和周天同志认真交换意见，要向地委黄成华

副书记做一次专题汇报。”

地委张书记挂断了吴为民书记的电话，对周天说道：“好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回去吧。周天同志，你们的工作业绩地委是肯定的，大胆工作，天塌不下来，我们地委就是援疆干部的坚强后盾，你也不要受不了一些委屈，要让全地区各族人民群众拥护援疆事业、拥护援疆干部不仅靠你们为人民群众做出的业绩说话，而且也有一个我们当地干部领会中央精神，实现观念转变的过程，这要靠全地区干部群众的努力，靠大家的努力。今天的谈话仅限于此。”

周天退出了书记办公室。周天觉得，过去，地委张书记给大家的是一种威严有余的感觉，而今天周天认识到书记确实有着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洞察秋毫的睿智。周天佩服这位地区的领导。

地委做出决定：对塔河县挪用专项资金的问题在全地区通报批评，对塔河县常务副县长姬世雄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地区又一次召开援疆工作汇报会，表扬了塔河县援疆工作的优秀做法，号召全地区各族干部群众掀起学习中央援疆工作精神的高潮，创造一个理解中央援疆工作精神，关心上海援疆干部，全社会支持上海援疆工作的发展环境。塔河地区的援疆工作大步向前推进。

挪用专项资金事件的处理结果出来以后，姬世雄和周天仍然有一些隔阂。后来阿不来提县长告诉了姬世雄周天所做的一切。黄成华副书记来到塔河县检查工作时告诉姬世雄，当初对姬世雄的处理有不同的意见，有些对姬世雄一直不喜欢的领导，想借这次机会，对姬世雄进行名正言顺的严厉处理。后来周天给地委张书记做了汇报，地委张书记又安排组织部和纪检委的同志对姬世雄的表现做了认真调查，并提出了原则要求：要保护基层一线干事的干部，既要维护纪律的严肃性，又要为干部创立一个不断成长的创业环境。

按照地委张书记的指示，地委调查组迅速拿出了处理意见，并提出：

为了姬世雄今后开展工作，除了给予党纪处分，还要调离塔河县。

地委张书记采纳了前面的意见，否决了调离姬世雄的建议。地委张书记说，干部在哪里摔倒，就让他在哪里起来。基层需要这样一个有一些毛病，但政治坚定、能力不错、敢于担当的干部，继续放在塔河县观察、培养。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把这些干部身上的毛病改掉，培养一批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基层干部。

黄成华对姬世雄说，你一要感谢组织，同时要感谢周天，最不能忘掉的就是地委张书记。要用工作业绩报答一切关心你的领导。

姬世雄和周天喝了一顿酒，没有说起周天替自己说情的事情，只是告诉周天：周天你是我一生的朋友，有事尽管说话。

那天姬世雄喝得酩酊大醉。

一场纠缠了塔河县几个月的风波平息下来。

金立彻底变了个人，开朗快乐。

只是金立的心里还有一个结，自己没法打开。打架、买卖玉石是一种方式，一种企图解脱的办法。结果，越走越远，不但背了处分，而且绝望到去河里自溺，但都于事无补。姬世雄就像一只巧手，只轻轻一下，就解开了金立心里的死结。金立觉得自己的可笑：面对生命，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灿烂地活着，爱着所拥有的一切，才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金立从此不再忧郁，不再彷徨，不再可怜自己，把所有的时间用在工作上，把所有的精力用在对援疆工作的研究和玉石收藏的研究上。金立变得豁达，金立开始讨人喜欢。

周天发现了金立明显的变化，问了几次，金立只是笑而不答。

金立经常给大家讲一些玉石的知识，讲一些从库尔班那里听来的故事。金立说，古代佩玉的都是王侯将相，玉做工精美，玉料几乎纯白。今人做

假都是用廉价的青海玉和俄罗斯玉做的，而青海玉和俄罗斯玉是最近几十年发现的玉种。如果古代人用了这些材料，那么就是穿越到现在，买了新货，又放回古代的皇宫去了。还有，古代的工匠一年做不了几件玉器，都是用脚踏轮磨玉。那时候，从遥远的西域把玉石采出来，再运往中原，要有军队护送，千难万险，所以玉石非常珍贵，是无数生命夺宝护宝换回来的。那么做玉器的时候，就不能做错，做错了，就面临杀头的危险，所以没有被杀头的玉匠都是大师级的，相当于现在的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而现在，一天就可以雕好几块石头，都是徒弟的手艺，即使是师傅做的，也是混饭的水平。既没有古人赋予玉石的荡气回肠的精神，也没有古人大巧若拙的刀法。

周天听得五体投地。责怪金立一天到晚偷偷学艺，为情所困，结果误了自己的收藏。

金立就爽朗地笑起来，说道：“周天书记，你们领导都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高人，领导就是智慧的化身，知识的化身，可以无师自通，不需要我们老百姓教的。”

周天捅了金立一拳。周天不喜欢过去的金立愁眉苦脸的样子。以前，金立给人的感觉除了精明，就是一副苦大仇深的姿态，一点不让人喜欢。而现在，金立却像换了一个人，侃侃而谈，充满青春活力。周天对金立的变化感到吃惊，为金立的变化而高兴。

金立送周天一个玉制的皮带扣。周天非常喜欢，推让了几下。金立说也不贵，就是一千块钱的东西，留做援疆友谊的纪念，也是金立重新做人的见证。周天收下，直接挂在皮带上，身上就多出一些雅气。

一个阳光灿烂的金立，让所有人刮目相看。

第三部 英雄无悔

1. 后援团惹起的风波

9月，发生了许多事情。最让援疆干部津津乐道的是王亮女儿王逸凡到塔河支教。

支教活动开展了几年，一般是师范大学的四年级学生或者是研究生志愿者到塔河支教。王逸凡为了支教从上海大学转到杭州师范大学。王亮一点都不支持王逸凡的转学事宜，可是王逸凡是铁了心。王逸凡自幼丧母，对父亲情深义重。王亮援疆对王逸凡是件大事情。王逸凡始终认为，父亲老实，援疆是领导欺负王亮做出的决定。王逸凡就找了父亲单位的领导，要求不要让王亮援疆。结果一了解，王亮的单位有一个援疆干部名额，一个援藏干部名额。援藏的同志定下了，而谁去援疆，没有确定。候选的几位，一个是乙肝，不适宜援疆；另一个父亲患癌症，无法离开上海；符合条件的就只有王亮。加上学校对援疆干部有一套房改房的支持措施，王亮考虑女儿今后住房的需要，就报名替换了那位援疆干部。

王逸凡不知道父亲的良苦用心，对父亲和学校领导就充满了怨气，一气之下，有几个月对王亮都不理不睬。渐渐地，怒气消了，就开始思念王亮。王逸凡说不出对父亲是一种什么感情，她只想每天能够见到父亲，吃

上父亲做的香喷喷的饭菜，没有缘由地和父亲生气、撒娇。

王亮休假回到上海以后，王逸凡就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王逸凡发现，自己对父亲是那么依依不舍，父亲几乎可以代替自己生活里的任何一个男人。她不想让父亲离开，可是两个月的休假很快就过去了。王逸凡思念父亲，春季开学以后，王逸凡打报告要求作为志愿者去新疆支教。但是自己的学校不是志愿者的援疆支教学校，看看华东师范大学有这样一项援疆工程，但又不可能转到那所大学。在网上查，杭州师范大学有志愿者支教工程，而那所大学的教务处的一位领导就是父亲的同班同学。于是，王逸凡缠着那位叔叔，要求办转学手续。那位叔叔就把王逸凡的事情告诉了王亮。王亮坚决不同意，王逸凡就天天缠着王亮。王亮对王逸凡的死缠烂打头疼不已。其实，王亮何尝不想天天见到女儿？在他心里，女儿就是世界的全部。眼看开学在即，不能再拖了，只好同意了女儿的要求，把女儿的学籍转到杭州师范大学，女儿得以顺利来疆。

周天找了地区团委的领导，把王逸凡分配到塔河县支教。和王亮商量了许久，决定还是让王逸凡吃吃苦，不要到条件较好的县城，把王逸凡安排到了多浪村小学。王逸凡就成为在多浪村工作的唯一的汉族女教师。

王逸凡来到多浪村，对农村的事情充满好奇，也不在乎农村条件的艰苦。王逸凡做好了到新疆吃苦的准备，只要能见到父亲，她就感到幸福。

王逸凡说，幸福就是和你爱的人在一起，和你爱的人吃苦受累，享受生活的美好过程。

虽然大家都觉得王逸凡的支教举动有点疯狂，但对王逸凡这种理想主义者的精神还是充满敬佩。对现在的孩子，大人们都更多地相信他们看重物质，看重享受，无法为他人做出牺牲。而当一个孩子为了爱，为了理想，可以抛弃一切的时候，每个人都刮目相看。援疆干部在一起谈到王逸凡支教的事情，大家说法各异。

后来，王逸凡对父亲说出了她的感受。她说金立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人，

高明是一个规规矩矩的人，周天是一个领袖似的人物。而对陆地，王逸凡吞吞吐吐说他不像个男人，让人反感。

金立全身心投入到多浪村的校舍改造中。

其实金立不需要每天都待在多浪村，但金立喜欢多浪村的一切。多浪村好吃的美食让金立的肚子鼓了起来，金立每天和米拉一起看工地，快乐的米拉每天燕子一样在金立的身边，金立有了一种对女性久违的眷恋。金立觉得和米拉在一起非常快乐。他找到了那种从心底里生出的情感，一点都不需要掩藏，一点都不需要回避，这种感觉过去从来没有过。金立不知道是一种异性间的吸引还是朋友间的友谊，或者是对这么开朗真诚民族的喜欢。但金立喜欢这种仿佛从泥土里生长出的情愫，美妙、简单，自然而然。米拉也从不掩饰对金立的尊重和热情。

每天下了课，吃过饭，米拉就陪着金立和王逸凡散步，走过丰收的棉田，忙碌的棉农在低头采摘棉花，棉田尽头是金色的胡杨。

王逸凡张开双臂，仿佛拥抱着蓝天，快乐地旋转，扬起脚下灰色的沙尘。那种油然而生的欢乐和幸福感，洋溢在这个美丽的姑娘脸上。金立静静地看着这个漂亮、率真的女孩。金立觉得不同的女孩，都是上帝给这个世界送来的礼物。女性的光芒每时每刻燃烧着男人内心的激情，这个世界因为女性而丰富多彩，神秘莫测。

王逸凡高兴地说道：“金立哥，想想嘈杂的上海，繁花似锦，无限孤独。看看眼前，这美丽的胡杨林好像只为我们生长，我们就是它们的主人。多么自由自在，多么辽阔美丽。我喜欢这种无拘无束、天人合一的感受。”

米拉情不自禁地走上前去，轻轻拥抱着王逸凡，在她的脸上轻轻吻了一下。王逸凡就用双手捧着米拉的脸，深情地亲吻她的额头。

两个美丽的姑娘大声笑起来，那笑声飘散在空旷的大漠里。

金立看着他们，仰头对着天空长啸。

三个不同民族的年轻男女成为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金立利用工作之余写了一系列文章发表在当地的日报上。对怎样做好援疆工作、加强民族团结，怎样做好人才、资金、项目和技术援疆，怎样心系百姓、服务群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一篇针对做好上海援疆工作的文章中，特别提到当地党委应该解放思想，在一些关键岗位和县市配备一批党政一把手，给援疆干部发挥作用提供更大的空间和舞台，给援疆干部以政治上的真正信任，让援疆干部充分发挥素质高、观念新、能力强、顾虑少的先天优势，以推动地区长治久安和经济发展。

黄成华副书记看到这些文章后给周天打了电话，表扬了金立对援疆工作的思考，认为十分有深度，既有理论探索，又有实践效果，而且表达出了上海援疆干部的所想所思，写出了上海援疆干部的酸甜苦辣。黄成华了解了一些金立的情况，对金立的态度有了巨大转变。但同时告诉周天，对怎样使用援疆干部的问题是一个敏感话题，也是干部援疆的体制性问题，说多了会伤及当地干部的感情，同时也不是当地党委能够决定的。因此，今后对此类问题以不议为好。

周天把金立叫到办公室，转达了黄成华副书记的意见，并对金立的文章大加赞赏。

金立的态度出乎意料，一点都没有受表扬以后的激动，他平静地说道：“写这些文章就是一碟小菜，抒发一下见解。我们做了那么多工作，没有人宣传。记者写的东西都是些隔靴搔痒的官样文章，应景之作而已。我的想法是通过我的文章表现援疆干部落实中央援疆工作精神，总结援疆工作经验，探索援疆工作理论，创新援疆工作新举措。只要上海人做的事情，没有做不好的，也没有做不成的。”

周天道：“金立，你小子也算是个才子。怎么过去把这些聪明都用在犯错误上了，结果成了援疆干部落后的典型。现在，改变大家的看法一点不晚，黄成华副书记就逐步改变了对你的看法。”

金立说道：“周天书记，人是需要经历的，成长是一个过程。你考虑过

没有，我和居来提打架，是因为居来提不尊重你。你是我们的老大，如果老大不受尊重，我们哪还有位置？你说，那场架，打得值不值？物有所值！到和田去，不是为了买玉，是为了一种解脱。失恋是一种病，一种精神的疾病，没法治。那么我只有自己解脱自己，我当时死的想法都有了，出去不请假也不是什么大事。成长就是这么回事。我不相信周天书记你一下子就成了今天的周天，盛名之下无侥幸，谁知道你当年犯过多少错。毛主席还被开除过党籍，邓小平还被打倒过。和伟人比我们的错误算什么？只不过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凡人心态，看到伟人的事迹只是当故事听，遇到自己的事情，一粒芝麻，以为是一块石头。所以，我们都是俗人。我想通了，活着就要阳光灿烂、百折不挠。”

周天赞许道：“小子有出息。看你像一块墨玉，剥开来是一块白玉。你知不知道，我们上海人就是多了一些面对现实的精明，可以干大事，缺少大格局。不过你的那篇对干部援疆工作思考的文章是值得商榷的，文章的观点太犀利，而且容易伤害到当地干部的感情。黄成华副书记对此事提出要求，以后不要再议了。吴为民书记说我们上海干部有时让别人觉得是救世主似的，你的这篇文章就有这个味道，臭气熏天啊。”

金立笑道：“周天书记，援疆要让在新疆工作的援疆干部有一定的实权，才能施展援疆的抱负。这不是争权夺利，是关系援疆伟业的百年大计。同时也让本地干部从内心认为我们不是来挂职的，我们是来任职的，是来干事业的。”

周天不由得对金立刮目相看，说道：“你这些理想气壮山河，我看你应该去中央政研室工作。”

金立道：“周天书记，其实这都是受你影响和启发的。你总是给我们谈输血和造血，这造血是要有造血的机制的。你说要通过援疆工作，建立一个永不走的工作队。可是你这个县委副书记都像个随时走人的主，好像随时卷铺盖走人的架势，还怎么建立什么永不走的队伍？”

周天叹了口气，说道：“说得有道理。可是面对现实，我们也无能为力啊。”

就在周天和金立讨论后不久，周天接到黄成华副书记电话，要周天带金立第二天到地委张书记办公室，地委张书记和他们谈话。晚上，周天惴惴不安，不知道自己又给地区惹了什么乱子，猜测是金立的文章惹了祸。

地委召开援疆工作调研会议，地委的委员们齐聚一堂，周天和金立列席会议。地委张书记让金立介绍了那篇对上海干部援疆工作思考的文章观点，领导们听得非常认真。金立介绍完后，地委张书记又问了几个问题，就请周天和金立离席。

走出地委大院，初秋的天空，阳光灿烂。积雪的天山银色的光芒，柔和而冷峻。周天突然感到了威严的天山透出一丝秀美。周天内心有一种大山一样厚重的踏实感。

古尔邦节到来的时候，也是“十一”黄金周的时间。

塔河县一派节日的欢乐景象，大街小巷挂满了庆祝国庆和古尔邦节的条幅，街上唢呐声声，人们载歌载舞。当地百姓穿着民族服装，互相庆贺。每个人家里都准备了节日的食物和烟酒，茶几上摆满了自制的维吾尔族传统点心，男女老少成群结队地走亲访友。

上海援疆干部的家属纷纷来疆，看望自己久别的亲人。

苏婉是家属亲友团的组织者。她约了姬世雄的老婆何可儿，约了高明的老婆王老师。陆地的老婆蔡老师已经从美国回到上海，推脱工作无法脱身，没有来。王老师带了圆圆一起来。县委吴为民书记召集了四大班子为亲友团接风。大家看到葡萄园餐厅的牌子就纷纷询问，都不相信香港影星来过这个偏僻的县城。当吴为民书记介绍了香港影星捐资助学的事迹，大家都称赞有加。亲友团被塔河县的热情感动，每个人都感觉到强烈的震撼。那种热情奔放的歌舞，暖人心怀的话语，大口喝酒的气势，尝所未尝的美

味，让每个人有一种恍如梦境的感觉。苏婉开朗活泼，何可儿矜持美丽，王老师豪气十足，圆圆对眼前的一切都新奇万分。

这场宴会为亲友团打开了一扇窗口，一扇新疆人热情好客、开朗幽默的窗口，让亲友团的成员一下子消除了对神秘新疆、陌生风俗的各种猜想，对自己的亲人生活在这样一个民族大家庭里感到欣慰。

晚上，苏婉回到周天的宿舍。两个人如饥似渴。周天一会儿就呼呼大睡起来。

苏婉无法入睡，下了楼梯，到一楼为周天收拾脏衣服，丢在洗衣机里清洗。那散发着周天体味的衣物让苏婉有一种久违的温馨。夫妻半年一见的日子，让苏婉体会了没有男人的苦楚。不仅仅是生理上的失去，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落寞。这种长久离别的折磨是援疆干部家属每个人都能体会，但又无人述说的隐痛，透彻心扉，难以言说。

苏婉默默流泪，整理着周天的房间，在抽屉里就翻出了让她不敢相信的东西——一盒避孕套。苏婉犹如被人击打一般，呆若木鸡，看着这个让人无限遐想，透着暧昧气息的东西。苏婉不可想象，还会有谁可以和自己一起分享周天的身体？周天怎么可能赤身裸体地面对另一个女人？苏婉觉得天旋地转。

苏婉来到楼上的卧室，看着鼾声大睡的周天，心中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愤怒。这种愤怒让苏婉变得歇斯底里。这个男人，这个老实巴交的怕老婆的男人，怎么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变得面目皆非、道德堕落、肮脏无比？苏婉拉开了周天的被子，周天迷迷糊糊转过身，看到苏婉，有点莫名其妙。看着自己赤身裸体的样子，周天坏笑起来，说道：“已经不堪一击了。”

苏婉拿起笤帚劈头盖脸地向周天打去。

周天挨了几笤帚，一下醒过神来，迅速穿上短裤，跳了起来，躲避着笤帚，吼道：“你疯了！”

苏婉也不说话，只管狠狠地打。周天从楼上跑到客厅，苏婉追打过来。

周天见无处可逃，一把抱住苏婉，把苏婉压在沙发上，拼命地喘气。苏婉号啕大哭。慢慢平静下来后，周天放开苏婉，坐起来。看着沉默的苏婉，周天手足无措。周天起来给苏婉倒了杯水，突然就看到了摆在桌子上的那盒避孕套。周天也觉得这个事情非常蹊跷，这个破东西怎么会自己来到了宿舍？在苏婉来新疆之前，周天认认真真收拾了房间，根本没发现这个东西。

一会儿，电话响起来。

姬世雄问道：“周天书记，你那里发生战争了？办公室的同志打电话给我，说听到你殴打苏婉，苏婉的哭声传遍了县委大院。你怎么和老婆上床动静那么大。”

周天自嘲地道：“嘿嘿，我周天干什么事情都是惊天动地的。这次完蛋了，说不清了。你和何可儿过来一下吧，劝劝我老婆，她明天要回上海，现在打包呢。”

姬世雄惊讶道：“怎么回事？刚来两天，就莫名其妙地回去，这不是笑话吗？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苏婉的事情？你这个男人，也不是让人省心的家伙。我这就过来。”

姬世雄和何可儿慌里慌张地过来。苏婉已经打好了箱子。何可儿就劝苏婉，苏婉也不说话。姬世雄看到周天那副狼狈样子，扑哧一声笑起来。周天穿着一个大花裤衩，满身都是被笤帚打出的红印子。而且，脸上也像猫抓了一样，露着几道血印。矮墩墩的身体，遍体鳞伤，滑稽无比，再也没有了做领导时的威严。苏婉穿着丝绸的睡衣，一副憔悴的样子。这两个人好像都面临着世界末日的到来。

姬世雄拉着周天，说道：“有话到楼上说。可儿，你先和苏婉嫂子聊着。”

进了卧室，周天苦笑起来，说道：“我这是黄泥沾到裤裆上，不是屎也是屎，没法说了。你看那盒避孕套，我房子里怎么会有避孕套？”

姬世雄明白了周天和苏婉发生冲突的起因，就问那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

周天实在想不起来避孕套是怎么来的。姬世雄就继续追问：“周天，有一点，你可以告诉我，到底有没有女人？”

周天瞪着姬世雄道：“你天天和我在一起，你说我有没有女人？你听说过我和哪个女人来往过？”

姬世雄调侃道：“这些也是事实。但是晚上谁知道你干什么了？你一个单身男人怕自己怀孕？”

周天火了：“姬世雄，老子没胡搞是天地良心的事情。”

坐了一会儿，突然姬世雄拍拍自己的脑袋，说道：“想起来了，前几天我们和徐常委在你这里一起下棋，他不是分管计划生育工作吗？拿了几盒新式避孕套的样品给大家看，你说好久没用过那东西了，徐常委就说留给你一盒试一试，当时大家都在笑，下完棋徐常委好像就留了一盒在桌子上。我记得你就扔到地上了。想起来没有？”

周天也醒悟过来，一拍大腿，连声说道：“对了，对了，有这么回事。后来我怕人看到就放在抽屉里了，还想着晚上没人的时候扔到垃圾箱去，结果我就忘得一干二净了，这不就让苏婉给找出来了。”

姬世雄看看周天，说道：“你是逮不上狐狸惹一身骚，走吧，解释去吧。”

第二天，阿不来提县长邀请援疆干部去他家，一起过古尔邦节。

中午，周天和姬世雄带着援疆干部和家属到阿不来提县长家过节。已经喝过酒的阿不来提有了些醉意，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气宇轩昂。见了周天他们，就和周天、姬世雄紧紧拥抱，表露出对两位客人的极度热情。拥抱完周天，阿不来提县长仔细端详周天伤痕累累的脸，惊奇地问道：“雄鹰的利爪可以穿破兔子的胸膛，是谁的猫爪撕裂了周天书记漂亮的面孔？”

大家都笑起来。周天装作泰然自若的样子，一本正经地说道：“昨天被

吴为民书记灌多了，摔在树林里了。”

居来提笑道：“外江，上海的周天书记，树林里也没长出女人的指甲，嫂子的力量太大得很嘛。”

大家哄堂大笑。苏婉一副与己无关的样子。

大家坐下来喝酒，一会儿就喝得多了。

阿不来提端着酒敬苏婉，苏婉嫌多，阿不来提就按着苏婉的手，不让苏婉把酒倒给周天，说道：“苏婉嫂子，在新疆有一种说法，新疆人是全国最幸福的人。过春节的时候大家醉了，过古尔邦节的时候大家又醉了，这杯酒，你一定喝完。一是过节，二是感谢苏婉嫂子给我们送来了这么好的男人。你的男人是一个优秀的干部，我们塔河县的人都喜欢他。”

苏婉被阿不来提县长说得感动，一仰头，喝下了那杯酒，眼泪止不住哗哗落下来。

一会儿，几个民间艺人弹起乐器，大家不约而同起来跳舞。阿不来提县长舞姿飞扬。周天也有模有样地跳起了刀郎木卡姆舞蹈。

苏婉看到周天洒脱的样子，就感到周天的巨大变化，这个看起来在自己面前唯唯诺诺、油腔滑调的男人，在新疆已经变得自信、庄重。被一群同事和部下众星捧月，活得潇洒滋润，今非昔比了。苏婉心中充满骄傲，充满对周天的爱恋。

过了一会儿，库尔班进来给阿不来提县长拜年，大家互相问候。库尔班的到来又把节日的气氛推向一个高潮。库尔班握着苏婉的手，说道：“尊敬的妹妹，你是一个幸福的女人，我的兄弟周天是一个儿子娃娃一样的男人，你要把他的皮带拴得紧紧的，不能让别的女人的手插进他的裤子。”

大家笑成一片。

阿不来提县长给库尔班敬酒。

阿不来提笑着道：“阿卡，那天我把你从家里赶出去，你的胡子没有颤

抖吗？”

库尔班告诉大家，一个月前，库尔班没有和阿不来提县长事先约定，就来看望阿不来提县长。由于院子的门是开着的，库尔班就直接闯了进来。而那一刻，阿不来提县长正在围着围裙做饭。所以阿不来提县长非常生气，就把库尔班请出了院门。

王老师不解地问道：“库尔班大叔给你送羊，为什么还赶人家出门？”

库尔班解释道：“美丽的上海太太，过去，我们维吾尔族男人一般是不做饭的。男人就是女人的天，女人给男人做饭。男人要做饭了，会被朋友们耻笑的。你们上海男人一个个给女人做饭。现在，阿不来提县长被援疆的上海人教育好了，也给老婆做饭了。可是他又不想让外面的人知道，那样，面子没有了。”

大家笑起来。王老师撇了撇嘴说道：“封建！”

阿不来提道：“不是封建，是长期的习惯。现在男女已经平等了。”

米拉高兴地说：“我们太幸福了，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圆圆问道：“爷爷，你们的节日为什么不叫春节？为什么秋天过年？”

库尔班看到圆圆，把圆圆抱起来，说道：“哎哟，漂亮的天使，古尔邦节就是我们的春节，有时候夏天过，有时候春天过，有时候冬天过。只要是丰收的日子，就是过节的日子。”

这豪放的传统节日，带给大家无限的快乐。

散席以后，大家商量去和田看玉。库尔班要求自己带路。

晚上，按照约定，周天带着苏婉去姬世雄家吃饭。何可儿一副热情的样子下掩藏着不快。何可儿做了丰盛的上海菜，四个人吃的不亦乐乎，那道糖醋排骨让周天吃得格外开心。

由于中午已经喝了许多酒，晚上就只是吃饭。大家谈起上海的事情，姬世雄显得闷闷不乐。

苏婉道：“姬县长，你们要在上海早点买房子。以后久酒长大了，你们

还是寄宿在可儿妈妈家就不方便了。现在的房价天天在涨。”

何可儿叹了口气，说道：“周天书记，你看，姬世雄当了几年的县长，除了寄一些生活费，什么都不管，钱也没有存一点。说来没有人相信，我们就没有多余的存款买房子。这样的男人让人怎么可以依靠？我们总不能一辈子待在姆妈的亭子间里。”

姬世雄无奈地道：“我有什么办法，上海房子那么贵。我们不是等丈母娘的亭子间拆迁嘛，那时候，政府给分配拆迁房。你和久酒的户口在上海，也可以分配一套住房。”

何可儿数落道：“那你一个大男人对这个家庭尽了什么责任？我们母女一天到晚都是孤儿寡母，没人照顾，你连个房子都不考虑，我嫁给你，不知道图了什么。”

周天调侃道：“聪明面孔，笨肚肠。姬世雄徒有其表，也不知道怎么把我们上海姑娘追到手的。”

苏婉掐了周天一把，说道：“周天，你正经点，人家夫妻说正事呢。”

姬世雄道：“上海生活成本那么贵，还不如和我到新疆来，以后在新疆养老。”

何可儿恨恨地道：“想得美，嫁给你就够倒霉了，还要到新疆受罪。我受得了，久酒上学怎么办？”

姬世雄气呼呼地抱怨：“哪里的黄土不埋人！你就待在上海吧，我看你就是一只花瓶，说起来，我娶了一个上海女人，有什么用？”

何可儿惊诧地看着姬世雄，抓起桌子上的盘子就砸向姬世雄，把油乎乎的菜泼了姬世雄一身。姬世雄恨恨地看着何可儿，吼道：“你这只母老虎！”

何可儿嗓门更高，吼道：“嫁给你，我倒了八辈子霉！”

周天赶紧把姬世雄拉进卫生间，让姬世雄清洗。

姬世雄诉苦道：“周天书记，在上海买套房子要几百万，我哪里有那么

多钱。如果有那么多钱，我还平平安安坐在这里？我早该进监狱了。”

周天摇摇头，说道：“哎，无钱难死男子汉。谁能想到，每年经手几个亿资金的姬县长，买一套房子的钱都不够。堂堂一个县长，自己都居无定所。”

姬世雄叹了口气，说道：“哎，有时候，就是对前途有一种迷茫的感觉，不知道我们会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周天书记，这次你们帮我劝劝可儿，我想让可儿回新疆，彼此有个照应。现在，哪里像个家啊。”

周天笑着道：“唯有女人、小人难养，这女人和小人关，都让你遇到了，你还真是个人物。”

姬世雄苦笑起来。两个人凝神静气，听那边的动静。何可儿已经止住了哭声，卧室里，传来苏婉和何可儿若有若无的笑声。

姬世雄安排好去和田的车辆。

周天和苏婉，姬世雄和何可儿，金立、库尔班。王逸凡听说金立要去，闹着王亮也要去。王亮对这个上天入地的宝贝没有办法，只好同意她去和田。王亮被抽调到县职业教育领导小组指挥部，做一些项目建设的前期工作。由于地区要检查塔河县职业教育学校的建设工程，王亮只能留在塔河县。

高明带着老婆王老师和圆圆去了喀纳斯。周天邀请李一鸣一起去和田，曲漠听说了，要一起去，姬世雄不同意，姬世雄怕苏婉和何可儿误解曲漠，本来苏婉对周天已经半信半疑，姬世雄不能让家属们对工作在新疆的男人产生其他想法，以为这些成年男人一过单身生活，身边就少不了女人。

库尔班带了许多馕和西瓜。那些馕让家属们觉得新奇，馕的直径有八十多厘米，薄薄的，不像食物，倒像个艺术品，看了都不忍吃。大家夸着这种香脆美味的烤饼。

武文韬听说周天他们要去和田，告诉姬世雄一辆车没有照应，会不安

全，就又找了一辆同行车陪伴。临走，武文韬到县委大院为周天他们送行，一一告别，然后向周天和姬世雄敬礼。苏婉看了，心里十分爽快。看到周天被人这样尊重，想到自己平时对周天大呼小叫的，有一点不好意思。

汽车开了大约一百公里，穿过阿拉尔市区，驶上了和田沙漠公路。

车里迷迷糊糊打盹的人都醒过来，兴奋无比。这个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竟有这样一条公路，真是人间奇迹。浩瀚的沙海中，只有一条公路通向远方。偶尔对面有车会车，司机们互相按喇叭致以问候。

王逸凡感叹道：“啊，这气势太辉煌了。如果在上海，怎么可以想象渺无人迹的塔克拉玛干腹地有这样的一条沙漠公路？的确是人间奇迹。我们大学那些男生要是到了这里，才会知道什么是胸怀。”

苏婉附和道：“人们说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有多大。进了沙漠公路，车开了两个小时，还没有见到一个人。上海人说大上海，新疆才叫大新疆。”

库尔班讲起了这片沙漠的传说：“你们知不知道这片大沙漠的传说？从前，这里是高山。有个当地神箭手被巴依看中了，想让小伙子做他的女婿。可是小伙子有了自己的心上人比力克孜。巴依就抓走了比力克孜，小伙子救出了比力克孜，跑到了这个山里。巴依的管家一直想娶巴依的女儿，夺取巴依的财产。管家在快追上小伙子时，拿出弓箭想射杀小伙子。比力克孜为小伙子挡住了毒箭，坠下了悬崖。小伙子在和管家的搏斗中也不幸坠落山底。突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天地昏暗，当地地恢复了平静，面前就是这片无边的沙漠。所以每当沙尘暴刮来，人们就仿佛听到小伙子呼唤比力克孜的痛苦呻吟……”

王逸凡听得神往不已，说道：“新疆太浪漫了，新疆人都是浪漫的人，我喜欢这个地方。”

姬世雄道：“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的人胸怀怎么会不大呢？我每次到上海，看到人们在公共汽车里吵架，在电影院吵架，我就想到新疆。上海人

多，就会为了一点点生存的空间而争执，好像凛然不可侵犯，人和人之间关系非常紧张，只有靠法律、靠修养来保持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新疆人就特别坦率，在沙漠里见个人十分不易，就亲切无比。而且不需要考虑人和人之间如何相处，心地就十分单纯。你到了陌生的人家，每个人都非常好客。”

李一鸣接着道：“我也有这样的感受。每次我下乡，渴了就敲开老百姓的院门，他们只要有人，就会给你水喝。有时候碰到主人家中正在吃饭，还会给你饭吃。我开始以为这只是遇到了一两个好心人，下乡多了，遇到这样的事情多了，才知道，新疆的群众是多么淳朴善良。”

周天说道：“在上海，你敲开陌生人的家，要喝的要吃的，一会儿警察就来查你的身份证了。”

大家笑起来。

库尔班又讲起了故事，说道：“我们新疆人嘛，脑子不够的。有时候也把贼娃子当朋友了。有一次，我遇到一个人，到我的店里，说自己的钱包被偷了，要我给他十块钱吃饭。我到里面拿钱包了，那个人就走了。后来，我发现我的一块几万块的玉丢了。而我去苏州卖玉，到了上海，好多人把我这样的好人当贼娃子。哎，搞不清你们上海人。”

大家一路谈笑着。夕阳西下的时候，汽车停下来，大家在几棵孤零零的胡杨树前合影留念。

王逸凡拉着金立走向沙漠深处。王逸凡觉得这个寂静的大漠里，有无数的激情难于言表。她就想和金立一起走向那辽阔的大漠。金立几次劝她停下来，王逸凡都置之不理，连爬带跑，拉着金立，直到远离了人群。王逸凡扑进金立的怀里，拼命地亲吻金立。金立大笑起来，用双手推开王逸凡，说道：“逸凡，我和你爸爸是同事，你只是个小姑娘，不许乱来。”

王逸凡痴痴地说道：“我喜欢这纯美的大自然。我想在这样的天地间恋爱，我爱这样震撼人心的一切。”

金立被王逸凡的激情感染，突然有一种冲动，他不由自主地迎合着王逸凡，抱着王逸凡亲吻起来。王逸凡把金立越抱越紧。金立突然间清醒过来，推开了王逸凡。王逸凡呆呆地看着金立，趴在沙丘上痛哭失声。

从此，去和田的一路上，王逸凡对金立不理不睬，好像不认识一样。金立对王逸凡的反复无常已经习惯，还是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热情大方地和王逸凡说话。王逸凡有一句没一句的，故意冷淡金立。金立内心有点恼怒，表现得却十分自然，好像无动于衷的样子。

回到车上。大家依然兴奋，都在从照相机的镜框里翻看刚才在沙漠中照的相片。两个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八个男男女女都在相片里快乐地笑，何可儿表现出少有的温柔，微微靠着姬世雄的肩膀。库尔班却是侧着身体，看着其他的几个人，那样子无限幽默，别有情趣。

大家一路说说笑笑、兴高采烈地到了和田。

第二天，姬世雄的同学、和田市的副市长陪着周天他们一行前往喀拉玉石河水库参观。水库坐落在昆仑山河谷，浩大无边。副市长介绍这是亚洲最深的水库，深度有几百米，大家啧啧称奇。没有来和田之前，周天根本没有听说过这座水库。到了这里才发现，这里有那么多让本地干部引以为自豪的自然风光和水利工程。

苏婉道：“人们都说新疆缺水，这么大的水库，和黄浦江的水一样多了。”

姬世雄道：“嫂子，新疆缺水也是片面的说法。新疆的地表水十分丰富，天山、昆仑山、阿尔泰山是新疆人民的水源地。地下水也很丰富，库车县还有地下河流。新疆缺水是结构性缺水，季节性缺水。没有水库，水无法聚集，就浪费了，消失在沙漠了。新疆是绿洲灌溉农业，降水量很小，不是靠天吃饭，不是靠下雨灌溉，而是靠水库蓄水，农渠灌溉。而用水时，缺水库，或者是上游的水库多，下游的用水就不够。现在开了许多荒地，结果浪费的浪费，农业灌溉时又缺水。”

姬世雄的话有点专业。苏婉听得云里雾里，也就不再问。

周天说道：“这不是一座水库，这简直就是一个籽料库。”

副市长笑道：“是的，周天书记你确实说对了。自从这座水库建成以后，喀什河和田河的玉石就越来越少了，籽料都藏在这里了。但是水库的水太深，没人能够在水库里采玉。”

周天笑道：“放在这里好。以后国家缺钱了，把这些玉石挖出来，可以把美国买下来。”

姬世雄道：“周天书记的想法说不定以后就会成为现实，这座水库是国家造福当地的民生工程，说不准是国家的一个资源代际工程，中国总不能在我们的手上把所有的资源开发完了，我们的孩子以后怎么办？可持续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

周天点点头，说道：“是啊，发展是要按照环境友好型、绿色环保型的发展路子发展，是一种和谐发展。”

副市长赞许道：“上海援疆干部的眼光就是独特，看问题有远见。”

苏婉在旁边说道：“周天现在得意得很，现在连老婆都嫌弃了，说我老了。”

周天连忙说道：“哪里老了，我什么时候说你老了？苏婉你美若天仙，美若籽料。”

大家笑起来。

回到和田市区，已经是下午了。副市长安排大家到入城的路边饭店，吃和田当地的特色烤肉。

烤馕肉饼，烤鸡蛋，烤羊肚子包肉……每个人都垂涎欲滴，狼吞虎咽。这样的美食对于从南方来的客人是一种超级享受。王逸凡边吃边说：“白活了，白活了，世界上还有这么美味的东西。”

苏婉吃不惯羊肉，象征性地吃了一些。周天就觉得有些愧疚，没有照顾好老婆的饮食。李一鸣看出了周天的心思，于是说道：“苏婉，你多吃一

些，改一改饮食习惯，新疆的羊肉一点膻味都没有，我们回到上海都想念这些美味。”

库尔班附和道：“就是，我们现在过的生活比过去的巴依都好。想一想那些巴依，现在看他们，都是穷人。你不吃羊肉，肚子会骂你的。”

李一鸣笑道：“肚子不会骂，只是苏婉会骂周天。”

库尔班摇着头，说道：“不吃羊肉的人，男人的不是；不吃羊肉的女人都是骨头，狼都不吃。”

大家笑起来。

第三天，吃过早饭，大家到和田玉街买玉。这里的玉石价格一点也不便宜，姬世雄给周茜茜、李一鸣的孩子和王逸凡各买了一个属相的挂件，花了不少钱。

何可儿看着姬世雄出手那样大方就有点生气，也感到自己作为妻子的失职。结婚以后，姬世雄和何可儿几乎没有一起长期生活过。姬世雄除了有规律地给可儿母女汇生活费，何可儿没有管过姬世雄的花销。姬世雄又是一副性情中人的做派，花钱大手大脚，没有一点理财的观念。姬世雄分管城市经济工作，何可儿提心吊胆，生怕姬世雄耽误了塔河县的经济。但一说到这些事情，总是不愉快。姬世雄认为何可儿不理解自己，不认可自己的能力。两个人就经常为此争吵。姬世雄经常说：毛主席从不用枪，不是打败了蒋介石，创建了新中国？一个人不会杀鸡，难道就不敢杀人？何可儿对姬世雄的怪论也无法批驳。只是觉得两个人交流太少，思维方式一点不合拍。自己作为妻子，对老公照顾不周。又看到新疆干部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忘我工作，就有了回新疆和姬世雄一起过日子的想法。

逛了一上午街，买了一些玉石，都觉得和在塔河买玉时的感觉差不多，没有那种到河坝里、到玉石集市淘宝的快乐。何可儿就鼓动苏婉，让周天他们带着，去了和田乡下的玉石市场。

到了乡下的玉石市场，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吆喝声此起彼伏。各色

卖玉的人围着周天他们转。王逸凡大大咧咧，好像到了自己家里，跑前跑后地在不同的摊位上看玉。金立一刻不离地陪着王逸凡。苏婉和何可儿就像进了廉价集市，不停地砍价，买了许多不错的玉石。库尔班是这个集市上的熟客，不停地用维吾尔语和摊主们打招呼。

一会儿就出事了，金立那边吵了起来。原来，一个小混混把染了色的巴基斯坦玉当和田籽料卖给王逸凡，金立一看是假的，要退货。那个小混混就不依不饶，不退。库尔班立刻跑上前去，他认识那个小混混，二话不说就打了那个小混混一巴掌。库尔班是这个集市上的大买家，平时人们都让他几分，对他颇有敬意。那个小混混经常骗顾客，库尔班也经常训斥他。搁在平时，库尔班打了小混混，也就打了，可那天小混混和一帮朋友刚喝过酒，就对库尔班动起手来。库尔班没有想到那个小混混敢对自己还手，十分生气，也觉得丢了脸面，就下狠手打小混混。结果就被小混混稀里糊涂捅了一刀，伤及大腿动脉。

一次买玉逛集市的开心事情变成了打架。副市长一会儿就叫来了警察，抓住了小混混。

大家风风火火把库尔班送到了和田人民医院。

库尔班的伤势严重，流血不止。人民医院又没有和库尔班匹配的血型，情急之下，周天想起自己的血型是O型，就验了血。周天为库尔班输了800CC血，库尔班被救了过来。

美丽的玉石之乡和田，给上海援疆干部的家属留下了复杂的记忆。

2. 主政塔河，尽显风流

地委张书记对县委吴为民书记的表现一直不满意。挪用专项资金事件以后，吴为民书记的工作热情不太高，班子里有一种不团结的苗头。加上对援疆工作不积极，还有许多说不清楚的流言蜚语，地委领导对吴为民就

有了不同看法。还有一年才到党委换届，现在直接拿下来也不合规矩。地委组织部进行了干部测评，大家对周天的评价非常高，认为周天政治成熟，能力强，工作业绩突出，具有驾驭全局的水平。组织部考核组回去给地委汇报以后，地委张书记就有了换将的打算。黄成华对让周天主持县委的工作是有异议的，一方面上海组织部有规定，援疆期间，对援疆干部不予提拔，二是也没有上海援疆干部担任主要领导的先例。

地委张书记和黄成华副书记进行了交流。

地委张书记说：“大胆启用援疆干部是对干部援疆工作的尝试，金立同志文章的观点是有价值的。援疆工作是一项新的工作，创新援疆工作模式也是一种变革，把那些有科学发展观理念、科学发展观能力、科学发展观实践、科学发展观成果的同志启用起来，是时代的要求。周天同志一年多的表现，证明各方面是比较成熟的，地委用了放心。就是要把那些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一些干部使用起来，让他们人尽其才，服务百姓。”

黄成华对地委张书记的说法也没有更多的反对意见，只是提醒道：“书记，在援疆工作上，你是绝对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无微不至关心援疆干部，千方百计创造条件支持援疆工作。可是有些话，我还是要对你这个班长交心，地区不同层面的干部对你的这种做法是有看法的，认为你比较袒护援疆干部。如果再让一个援疆干部主持一个县的工作，是不是步子迈得大了？而且对你平衡全局有没有负面作用？”

地委张书记道：“黄成华同志，要说偏袒援疆干部，那么应该说是中央的态度。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不是句口号，是思想的统一，行动的统一。总书记说加快建设繁荣富裕的社会主义新疆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我们每个新疆干部都要领会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要有一种使命感。在我眼里，援疆干部虽然特殊，但也是新疆干部。用周天同志在干部使用上是一种变革。我们可以大胆试，让援疆干部有个展现才华、服务群众的广阔

舞台。”

黄成华道：“我不担心周天的能力，就是担心因为支持我们援疆干部，给书记带来一些不必要的矛盾。自从吴为民要去党校学习的消息传开以后，县里的一些干部到处活动，一些领导也有自己的想法。结果，让周天主持工作，这不得罪了一批人？我看姬世雄就是一个不错的人选。”

地委张书记坦然说道：“心底无私天地宽。我们用干部是为了党的事业，又不是选女婿。越合着个别人的私欲想问题，问题就会越来越复杂。有些观点，我还要在地委委员会议上提出来。我也会到自治区向有关领导请示、汇报。但你的思想要通。姬世雄能力不错，要驾驭塔河县复杂的大局还欠火候，就不议了。”

黄成华见张书记态度如此坚定，就说道：“我支持书记。有你这样的班长，我们援疆干部也有了主心骨。”

经过请示汇报，自治区同意了塔河党委的意见。干部的思想也得到了统一。

县委通知召开四大班子会议，地委张书记要来检查工作，并宣布对塔河县班子的临时调整。张书记带着黄成华副书记和地委组织部长来到塔河县，会议宣布了地委的决定：县委吴为民书记去中央党校学习，由周天主持塔河县的全盘工作。

会议期间，姬世雄接到电话，匆匆离开。会议结束后，张书记要去乡里调研林果业生产情况。周天给地委张书记汇报，县医院一个病人死了，一帮病人家属在医院闹事，殴打医生和护士。

张书记听了，做出了三点指示：果断处置，平息事态，确保稳定和民族团结大局；对打人者按法律处理；对围观者和起哄者进行教育疏导，查清医疗事故原因，该处理的处理，该赔偿的赔偿，要保护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

阿不来提县长和吴为民书记陪着地委张书记下乡，周天带着高明前往

医院解决问题。姬世雄和公安局长武文韬已经在现场，局面基本得到控制。两个闹事打人的家属已经被控制，其他家属仍然情绪激动。医院的玻璃大门被打碎，可以想象当时场面的混乱和激烈程度。看到县委副书记周天到来，家属的情绪又激动起来，要求公安局放人。

姬世雄告诉周天，一个农村妇女结婚以后长期没有生育，后来找了一个江湖郎中，也不知吃了什么药，就怀上了。眼看就要生了，江湖郎中不让在医院生，给吃了催产药，结果孕妇就大出血。看着人不行了，送到医院，点名要陆地给接生。陆地一看，孩子已经死亡，大人也已经奄奄一息，抢救了一阵子，孕妇也死了。家属在江湖郎中的鼓动下，开始追打陆地，其他家属以砸东西的方式发泄悲愤的情绪。武文韬接到报警，带着防暴队赶到医院，及时处置，现在，妇联和计生委、卫生局的领导正在做其他家属的说服工作。

因为周天经常下乡，群众都认识他。死者的村子里有一所学校，由上海援疆干部援助，对那所学校进行了危房改造。不久前，周天和县上的领导对改造好的学校进行了剪彩。学校的老师都认识周天，而死者的哥哥就是那个村小学的教师。

周天把那个村小学教师叫到一边，了解家属的想法，问道：“老师，你是人民教师，诚实守信是基本的要求，你说你的妹妹是让江湖郎中耽误了？还是医院治死了？”

那个老师非常清楚事情的原因，只是说妹妹可怜，以后她老公的生活困难。周天明白了那位老师的意思。周天答应一是组成调查组对事故原因进行鉴定，结果出来了再谈赔偿的事。二是让那位老师做工作，让家属不再闹事。

那位老师去做家属的工作，死者的婆婆做出要拼命的样子，拿出布兜里吃饭的瓷碗扔过来。姬世雄正在和卫生局的干部说话，没有注意，那碗就砸在姬世雄的脸上，姬世雄的鼻子冒出血来。武文韬十分气愤，让两位



往死里打，一点人道都没有。”

姬世雄道：“好了，好了，别那么夸张。”

陆地继续嘟囔：“你们是看望我还是批评我？我又受到了第二次伤害。”

周天说道：“这个没出息的妇产专家！”扭头走了。

周天主持工作以后，忙得不亦乐乎。

最头疼的事情就是开会，县里要解决问题就要开一大堆的会议。过去只分管部分工作，现在要管全局。以前觉得吴为民书记优柔寡断，缺少魄力；轮到自己坐在书记的位置上，就发现事情不是想象的那样简单。做每件事情，既要落实上级精神，又要结合实际，还要依法执政，同时还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平衡。这一结合实际，对情况不明就不能贸然决定，又是调研，又是听汇报，每个决定都不是轻易的事情。等决定了，还要人来落实。干部千奇百怪，有的水平高，一讲就明白了；有的吼破嗓子，还不理解工作意图。工作干起来，一些干部踏踏实实，一些干部拈轻怕重，一些干部滑头滑脑，一些干部昏头昏脑。这让周天忙得不可开交，头疼不已。

地区的很多工作都是靠会议解决问题，统一思想，安排措施，汇报落实情况，看不完的文件，开不完的会。而且，地区领导基本不休息，没有双休日的概念，工作都是跟着农村生产季节的节奏来安排。突然一个电话，领导就到眼前了。

在上海，机关形成了约定俗成的规矩，双休日，都是领导休息的时候。除了领导的好朋友可以在休息日和领导联系，一般都是非常知趣的。可是在新疆，周天彻底改变了这样的习惯，手机二十四小时开机，随时准备处理一些突发情况。周天已经对地区提出的做“36524部队的干部”口号习惯了，就是365天上班，24小时服务。周天做代理书记，忙得苦不堪言。

星期六的晚上，周天送走了地区行署的领导，回宿舍。刚走到门口，一辆黑色的大奔里下来一个人，把周天吓了一跳。那人说是看望书记，周

天也不好拒绝，开门，把那人让到客厅。周天对不速之客十分反感，只想倒在床上睡觉。那人也比较知趣，说了几句话就走了，留下了一个盒子。

周天血压高，脑袋晕晕乎乎的，心里还是清楚的，说：“把那个盒子带走。”

那人忙道：“书记，只是一片心意。买了一双皮鞋，你穿三十七码的鞋，一点小意思。”

周天看那人诚恳、坚决的样子，也不再推辞。送完客人，回到宿舍倒头睡去。

第二天，周天看到手机上一段留言。留言告诉周天，那是一双非常珍贵的鞋子，让周天不要送人。周天起来打开鞋盒，拿出鞋子一看，惊出一身冷汗：鞋子里放了三万块现金。

到食堂吃早饭，看到姬世雄也在。吃完饭，周天叫姬世雄到自己宿舍。姬世雄看了笑起来，说道：“书记，这只是开始啊。我有一次为了退这样的钱，让送礼的人来了几次办公室，他都不来。后来好不容易退了回去，结果送礼的人到处骂我，现在见了我，还不理我。”

周天道：“这不合规矩嘛。我又不认识那人，该不是设的什么连环计吧？”

姬世雄笑道：“估计以后还有美人计，你要提高警惕。谁让你代理书记啊。哎，你到底认不认识那人？”

周天想了想，说道：“好像见过，是塔河县的人。想不起来了，这可怎么办？”

姬世雄道：“明天开大会，县上副科级以上干部都在，你好好辨认一下。”

星期一，开大会。周天看到那人坐在下面，姬世雄告诉周天，那是县上的一个民营企业家，叫包守信。晚上，周天让高明把现金给包守信退了回去，心里才踏实下来。

地区开展“两后生”培训工作。按照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要求，要建设一所职业中专。周天向黄成华打报告，要求追加对塔河县的投资，援建一所职业中专。为了支持周天的工作，黄成华从援疆资金中又切出一千万元资金，用于职业中专的基本建设。项目选址已经完成，就等着开标建设了。

居来提和王亮具体负责职业中专的前期工作。周天带着高明、曲漠和居来提去看现场。

周天问居来提：“居局长，地区的‘两后生’工作的建议是你们提的？”

居来提道：“周天书记，实际是地委张书记的意思。那次，地委张书记来县里检查教育工作，发现高中入学率只有22%，就问姬世雄，其余的学生干什么去了。姬县长说回乡务农了。地委张书记不相信，认为肯定有大批的初中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在待业，这些学生一没有技术，二没有工作，就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于是要求我们做一个‘两后生’的调研。‘两后生’就是初中、高中毕业以后待业的学生。后来姬县长带我们调研，发现50%的‘两后生’都在社会上赋闲，还有一些人参与违法犯罪，进了监狱。我们就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向张书记做了汇报。张书记又责成地区成立联合调研组进行调研，提出了加快职业教育发展的建议，现在每个县都在建职业中专，明年进行‘两后生’培训。”

周天高兴地道：“市委的政策高瞻远瞩，这才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途径啊。”

看了留用的建设用地，周天比较满意，问了王亮一些情况。临走，王亮问周天：“周天书记，前几天，吕建生告诉我你同意让包守信来建设这工程，说你和包老板是好朋友。”

周天严肃地说道：“王亮，塔河县的情况那么复杂，做事要三思。我有什么意见会直接告诉你，这些工作方法都不明白？你以后负责工程建设，要有廉洁奉公、拒腐防变的思想意识，不要稀里糊涂把自己陷在坑里了。”

周天把王亮说的事情告诉姬世雄。姬世雄对吕建生有了防范之心。

居来提、高明和金立一直在多浪村忙着村小学剪彩的筹备工作。

所有的前期工作基本做完了。周天又匆匆忙忙从另一个乡赶过来，对所有的准备工作做了最后一遍检查。准备工作都做得非常仔细，看看也没有什么可以再做的事情。

周天说道：“多浪村是我们上海援疆干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地区的领导非常重视。明天，地委张书记和黄成华副书记都要来剪彩，地区八县一市的主要领导还要参加仪式。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没有考虑到的？”

在一边的王逸凡就大呼小叫起来，说道：“周叔叔，还要准备红领巾和小帽子。”

大家笑起来。

居来提更正道：“小王老师，不是小帽子，是民族小花帽。”

王逸凡说道：“这里的好多事情我都搞不懂，挺好玩的。夏天戴的帽子是羊皮帽子，热不热啊。还有，天不亮，礼拜寺呼唤礼拜的声音就响起来了，不是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吗？”

米拉道：“逸凡，不是人人信教的，党员、干部、老师和学生都是不能信教的，只是一部分群众信教而已，还必须在成年以后。在咱们国家，人人都有信教的自由，人人也有不信教的自由。”

王逸凡继续问道：“我看石碑上介绍，以前，新疆的当地居民还信过佛教。”

居来提说道：“逸凡老师，你说的问题在新疆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很多同志对这些问题搞不清楚，都不敢说，不会说。伊斯兰教是公元7世纪创立的，公元10世纪传到了新疆。之前比伊斯兰教早一千多年的佛教是这片土地上的主要宗教。于阗就是现在的和田，疏勒就是现在的喀什，龟兹就是现在的库车，高昌就是现在的吐鲁番，以前是西域的四大佛教中心。”

周天说道：“居局长，没想到你对新疆的历史和宗教还有这么深的

研究。”

居来提正色道：“我们新疆人不了解新疆，怎么能够有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维吾尔族民族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部分。我为自己是个中国人骄傲。”

第二天的剪彩活动隆重而热烈。

地委张书记总结了塔河县开展援疆工作的做法，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肯定了塔河县援疆工作落实了中央的战略部署。

黄成华副书记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援疆一年半，风风雨雨，困难重重，无数个日日夜夜，艰辛探索，努力工作，其间甘苦，不为人知。而今天，作为塔河地区一把手的地委张书记充分肯定了塔河县的做法，就是肯定自己一年多来的努力，肯定上海援疆干部的无私奉献。

黄成华侧目看着周天。周天系着红领巾，戴着小花帽，好像一个地地道道的新疆干部。

周天的脸上泪水滴落。黄成华也一阵激动，眼圈红润。

当鞭炮齐鸣的时候，纳赛尔的刀郎木卡姆民间艺术团跳起了刀郎麦西来普。人们陶醉在欢乐的海洋里。乐舞结束前，四个漂亮的维吾尔族姑娘拉出了两条横幅。

第一条写着：

上海人、新疆人人民团结；

浦江水、塔河水水长情深！

第二条写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好，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多浪村一派幸福安康的景象。叶尔羌河两岸，金色的胡杨落叶飘零，

大地苍茫。当天的《新疆新闻联播》播出了那两个横幅的特写，多浪村名扬天山南北。

3. 雪豹被山鹿踢了

周天沉浸在秋天的丰收喜悦中，忙忙碌碌中，突然一场大雪就宣告了冬天的到来。

这是来到新疆的第二个冬天。周天每天都在应付各种考核和检查，精疲力竭。周天已经是一个踏踏实实的新疆干部了。想起在上海安逸的日子，周天觉得生命分成了两个阶段，平淡的享乐的安逸的城市生活阶段，动荡的艰苦的快乐的踏实的农村生活阶段，仿佛人生多了一个层次，多了一次过程。周天已经从儿女情长的小男人，变成了宏图大志的西部汉子。周天充满了对人生的自信，对理想的追求。当把个人融入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之中，融入伟大的时代旋律之中，周天感受到了一种力量，一种开天辟地的不屈精神，一种不屈不挠的顽强动力。

周天利用业余时间开始撰写《实践与思考——援疆干部笔记》。周天把援疆以来的工作笔记拿出来一遍遍翻阅，然后拟出提纲，交给金立，让金立写出初稿，自己再一遍遍修改。周天有个想法，援疆结束以后，出一本书，把自己的援疆实践和援疆体会、援疆建议系统地写出来，留给后人，留给援疆战略的决策者。

这天，周天和金立讨论一篇文章的思路。

金立说道：“周天书记，这些文章固然对决策者和后一批援疆干部有借鉴的意义，但是，我总觉得缺了些什么。我们在文章里写出了理性的思考、工作的实践，这些都是骨架的东西，谁又能了解我们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付出的各种牺牲，我们那些充满苦和累的感情生活。”

周天点头说道：“你的意思我了解，要写出一个时代的援疆干部的精神

风采。可是对于我这样的角色来说，理性的思考要比写个人的苦乐更有价值。”

金立说道：“上次回到上海，你的那个朋友田正就说，总有一天，他会为援疆干部写出一部书，拍出一部电影。我们能不能和田正联系，让他组织一个写作班子，写写我们援疆干部的感情世界。”

周天道：“金立，我们现在不是写小说的时候，还是把《实践与思考》这本书写好，小说以后总会有机会的，伟大的时代一定会有伟大的艺术。我们干不了的事情，就交给后人，我们只要竭尽全力，干好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无愧于这个时代。不过，我倒建议，你以后搞一些这方面的艺术创作，我看你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

金立自嘲地笑起来，说道：“周天书记，我连个女朋友都没有，还才华横溢呢，我是一事无成啊。”

周天鼓励金立，说道：“你是鹰立若睡，总有一天会鲲鹏展翅。哎，听说你和王逸凡恋爱了，有没有这回事？王亮含糊给我提起过，好像对你这种做法有点意见。”

金立赶紧解释：“周天书记，你也不要以为我饥不择食。逸凡是个充满个性的好姑娘，但我从来没有和王逸凡谈恋爱。其实，我的内心还是华蕾的影子，我几乎容不下她人。再说王逸凡是王亮的女儿，我怎么可能做那样的事情？我把自己看成王逸凡的叔叔，只是在王逸凡的心里，我像她的哥哥而已。”

周天说道：“是啊，逸凡这个孩子，还确实个性鲜明、可爱至极，又难于驾驭。如果你对华蕾还有感情，我让你苏婉嫂子做些工作。可是，华蕾的母亲伤害你那么深，华蕾也那么无情，你怎么就是这样认死理？”

金立道：“周天书记，爱情是需要物质条件的，所以华蕾的母亲那样对我也是正常的。华蕾一直是爱我的，只不过受她母亲的影响，没有和我生活的勇气。我认为爱情就是对对方一生的责任，是为了对方付出自己的生

命。抱怨的情感只能为我带来不幸，而原谅才是另一种爱情的语言。所以，受那些伤害算什么？当我看到身边的农民，有的一生都没有出过远门，没有去过乌鲁木齐，但对家庭的忠诚、对生活的态度是那么实实在在。家就是世界，爱着对方，就是生活的全部。没有豪言壮语，却把生活过得那么充实。纳赛尔大妈的腿不好，每次下乡，我都可以体会到纳赛尔大叔那种感人的情感。春天来了，纳赛尔大叔会折一枝梨花插在大妈的头上；夏天来了，会把没有熟透的酸杏子塞在大妈嘴里，尽管是那么酸，大妈还是吃的香甜无比。居来提问大妈，为什么这样？大妈说，纳赛尔大叔为她带来了春天的美丽，带来了夏天的香甜。这种普普通通的生活态度，是那么打动我，没有一个爱字，却洒满爱意。我喜欢这种人生态度，我就是要寻求那种脚踏实地的爱情。”

周天为金立的变化感到由衷的高兴，说道：“金立，你知不知道你变得坚强而充满自信了。”

金立感叹道：“周天书记，如果在上海，我怎么会有这种体验？这也是在援疆以后我的成长。我感谢援疆工作的经历，感谢这块土地的泥土芬芳。我的爱情观已经超越了过去那种狭隘的上海男人的小资观点。有一首新疆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那个意境多么纯粹，那种感情多么感人。我就是想找一个我可以抛弃一切的爱人，跟随她走遍天涯。”

周天在想，援疆是一段神奇的经历，让每个人重新认识人生，重新找到一种定位。援疆让每个人的思考方式都在转变，让每个援疆干部都变得深刻而成熟。

周天和王亮谈了一次话，说明了金立和王逸凡的关系。王亮解除了对金立的敌视态度，想到王逸凡也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有金立关心，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平时，王逸凡对父亲话不多，更多的话都和金立说。这样也有益于王逸凡的情感释放，也可以了解王逸凡的思想动向，王亮反而多了对金立的尊重。

星期六，王逸凡告诉王亮，要和米拉、金立一起参加徒步，王亮没有反对。乘了两个多小时的车，来到山脚下，几人开始下车徒步，向天山脚下的一个山谷平台前进。看着不远处的山峰，路，却那么遥远。踩在白雪白雪的雪上，听着嘎嘎的踏雪声，人就有一种快乐。待惯了大城市的人们，突然觉得遥不可及的大自然就变成了脚下的白雪，如歌的脚步，沁人心脾的空气，近在眼前的雪山……

天高云淡，雪山高耸，寒风凌厉。这一切的一切，让王逸凡激动万分。无边的大漠让这个生活在水泥森林的孩子激情忘我，高耸的雪山让这个美丽的女孩灵魂超脱，心灵震撼。

王逸凡张开双臂喊着：“天山，我来了！”

米拉张开双臂喊着：“雪山，我来了！”

金立迅速按下快门，把两个美丽女孩呼唤天山的一刻定格在相片上。王逸凡热泪盈眶，呆呆地面对壮美的天山。

王逸凡摆开大字躺在洁白的雪地上。望着空旷的蓝天，米拉和金立被感染，一起躺在王逸凡的旁边，静静地望着阳光灿烂的天空。山谷寂静，三个人均匀的呼吸声此起彼伏。三个人互相在雪地里望着。王逸凡突然紧紧抱着米拉，米拉紧紧拥抱着王逸凡。

王逸凡动情地说：“新疆这么美丽！人生怎么如此美丽？”

王逸凡看着身边的金立，伸出一只手，搂住了金立。天山脚下，雪白的山顶，美丽的王逸凡，左手搂住米拉，右手搂着金立。三个人静静地望着蓝天，躺在积雪的天山上，友谊像雪莲花一样在山谷绽放。

徒步回来后，王逸凡把在雪山徒步的相片发到网上，全国各地的徒步发烧友开始和王逸凡联系。

一天，王逸凡对金立悄悄说道：“金立哥，我恋爱了。”

金立笑起来，轻轻地拍拍王逸凡美丽的笑脸，说道：“逸凡，你是超凡脱俗的女孩，好好恋爱吧，找到心中理想的爱人，找到一生的幸福。”

那一刻，金立有些惆怅。

春节临近。所有的援疆干部都已经返回上海，只有周天和金立没走。塔河县要召开县、乡、村三级干部会议，周天要做主题报告。金立因为在上海没有家人，计划回湖南老家，担心周天一个人寂寞，留下来陪周天，在宿舍修改周天的书稿。

周天和常委们一次次修改会议报告。县里的人们在工作之余开始准备年货，一派忙忙碌碌的节前的景象。

三级干部大会如期召开。

下午，代表们讨论着周天代表县委做的主题报告，憧憬着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新一年。周天正在记录代表的意见。信访局局长过来告诉周天，有一百多个塔北农场的职工集体信访。上午信访局干部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信访群众才没有冲击会场；下午闹得更凶。姬世雄副县长一直在做工作。领头的非要见周天书记，扬言不见周天就要冲击会场，并集体到北京上访。塔河县群众越级上访，在地区都非常有名。曾经有上访群众在北京拦截中央首长的坐车，事情闹得很大。眼看年关已近，又出这样的事情，周天感到事情的严重性。

问了信访局局长群众上访的原因。原来塔北农场刚刚改制完毕，让一个山东的私人老板买断了三十年的经营权。按照合同，那个老板应该在上年年底前，向县里交付一个亿的土地出让金，但企业老板只给塔河县财政付了三千万元出让金。事情一直拖了一年。吴书记去中央党校学习以后，作为县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的姬世雄加紧了欠款追缴力度，年底前，扣下了一批棉花。那个老板看看赖账已经不是办法，就又给县财政支付了三千万元欠款，并保证开春以后偿还全部出让金。可是对农场职工集中收购的棉花款，企业都打了白条。当揭不开锅的农场职工到企业老板那儿要求兑现棉花款，老板说，农场职工的棉花款都被县财政征缴了，并安排几个大户

带领农场职工准备集体上访，企图制造混乱，从而给县政府压力，以便继续拖欠政府的土地出让金。

周天来到县委大院，一百多号上访的职工群情激奋，并打出了“还我血汗钱”的标语。周天拿起话筒喊话，农场职工就向周天扔鸡蛋和西红柿，场面混乱。周天转身进了大楼，安排姬世雄找几位农场职工代表进来商谈。周天给武文韬打电话，让武文韬立刻到县委，防止事态扩大。

几个农场职工大大咧咧进到县委会议室，提出要县委为职工支付棉花款。周天解释了企业改制和县财政之间的债务纠纷，提出将在春节前和企业一起解决部分棉花款的措施，并要求职工代表回去做好其他职工的工作。职工代表听了周天的劝说，也认为只有这样解决了，不情愿地回到县委大院。

武文韬对塔北农场的改制工作一直比较关注。从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他一直认为塔北农场的企业改制会成为塔河县的不稳定因素。所以，在这之前，已经做了大量的前期摸底工作，提前掌握了组织上访的头目都是这个农场的承包大户。而且，企业老板对承包大户的非法串联不管不问，鼓励承包大户大闹三干会。武文韬多次给周天和姬世雄汇报掌握的情报，姬世雄已经和企业老板谈了几次，企业老板口头承诺，但在下面，却直接和政府对着干，组织群众进行上访的准备。周天没有过多地过问此事，只是交给姬世雄，让姬世雄和企业老板协商解决。

没想到，这场有准备的集体上访就在三干会会议期间发生了。武文韬接到周天电话之前，已经认识到问题比周天预料的要大，便秘密派干警穿便服深入到集体上访的队伍里，了解和掌握带头闹事的头目，派干警在头目周围布置，准备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

职工代表回到大院以后，通报了周天书记的几点意见。其中两个头目就闹起来，带头开始砸县委大楼的玻璃门。周天听到响声，急匆匆下楼，就被愤怒的人群撕扯着衣服，劈头盖脸挨了几记蒙拳。

武文韬掏出手枪，鸣枪示警。警车呼啸着赶到，只几秒钟工夫，便衣警察已经把五个带头闹事的头目抓了起来，人群安静下来。姬世雄把躺倒在地的周天扶起来，周天满脸鲜血。

周天推开姬世雄的手臂，站在一个凳子上，用喇叭大声喊话：“农民兄弟们，党中央三令五申不许打白条，但是你们的企业老板给你们打了白条。这些问题的发生，我们县委有责任，监管不到位，我代表县委向你们道歉。我表个态，虽然县委监管不到位，但是农场职工的血汗钱不能被盘剥。还有十天就过年了，我们县委立刻解决此事。大年三十之前，一定保证为你们兑现全部棉花款，过一个丰收的春节、快乐的春节、祥和的春节。”

看着鲜血直流的县委书记，听到掷地有声的承诺，农场职工被感动了。职工们鼓起掌来。人群中有人喊：“谢谢周天书记！只要改制以后，县委、政府还管我们，我们就不再上访了。兄弟们、老少爷们，撤了，回家过年。”一百多号人的队伍一下子就散了。

周天被搀扶着，摇摇晃晃从凳子上下来。一个肥头大耳的人带着一群妇女过来。武文韬看到那个胖子，想想好像在哪儿见过。突然想起来，在几天前民警摸底时，干警们收集的几个组织上访的头目相片里有这个人，于是问道：“站住，你来县委干什么？”

胖子答道：“我是三干会会议代表，来参加讨论。”

武文韬怒道：“刘胖子，你一个农场的承包户，参加什么三干会？你是来组织闹事的吧！我们早就掌握了你的活动。今天你是组织头目，聚众闹事，已经触犯了法律，抓起来。”

几位干警立刻把胖子铐了起来。十几个妇女哭着喊着，要求周天书记放了所有被抓的人。其中一个妇女撕开了自己的上衣，露出干瘪的胸脯，跪在地上，寻死觅活。周天已经支撑不住了，疲惫地看着武文韬和姬世雄。周天可怜这些被人蛊惑闹事的职工，可是面对聚众闹事的头目，周天也说不出口让武文韬放人。

姬世雄扶起周天，走进大楼，说道：“团伙儿都散了，这些人也闹不成事情。处理这些不讲理的村妇，武文韬有办法。周天书记你还是去医院吧。”

周天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上午。只是受了点皮外伤，头部被开了个口子。

姬世雄和武文韬一直在医院守护着周天。

周天试图笑一笑，可是嘴唇剧烈疼痛。周天摸了摸嘴。

姬世雄说道：“你的嘴巴被缝了三针。”

周天看看武文韬，问道：“文韬，你昨天对老百姓那么凶，把那些人放了没有？我昨天不想抓人的，毕竟这是人民内部矛盾。”

武文韬道：“书记，群众上访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这种有组织的上访、打砸，就是破坏塔河县的稳定大局。在新疆，稳定是第一责任，发展是第一要务。那些组织者，已经不是简单的上访，而是向县委、县政府示威，挑战法律的尊严。那几个坏家伙全被抓起来了，以后还要依法起诉。”

姬世雄提醒道：“文韬，你到哪里都喜欢给人上课，你面前的人是塔河县委县委书记。”

武文韬不管不顾，说道：“书记也有认识不到位的地方。这次事件，如果我们公安的情报上去以后，县委重视，哪里会有昨天的事情。”

姬世雄也附和道：“是啊，周天书记，我们在处理这件事情上，一个是碍于有些人的情面，怕别人骂我们背后整人，所以没有防患于未然。这是我们用人情代替了原则。另一方面，我们面对市场经济的考验，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那个企业老板不守信用，设置了合同圈套，我们一时还没有解决的办法，加上政府监管不到位，就后患无穷。同时，我们的敏锐性不够，如果不是文韬提前介入，掌握了幕后组织者，现场秘密布控，那么这一小撮人还不把天捅了？可以总结的太多了。”

周天没说话，点头表示赞同。

一会儿，周天接到黄成华副书记的问候电话。刚挂了，又接到地委张书记的电话。张书记问了周天的伤情后说道：“周天同志，要从此次集体上访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塔河县的民情、社情很复杂，切不可掉以轻心。作为书记一定要有大局观，要充分认识到发展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对问题要有一个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思想准备，确保一方平安。武文韬同志在稳定工作方面能够提前介入，及时处置，稳控大局，是一个不错的同志，要表扬，在四大班子会议上表扬。我派了地委副秘书长去看望你，安心养伤，准备回家过年。”

地委张书记挂了电话。周天就有一种激动，感到这里的干部虽然政治严肃，但人情味十足，一种温暖传遍周天全身。

这时阿不来提县长抱着一盆鲜花进来了，看到周天的样子，说道：“猎鹰被兔子咬了，雪豹被山鹿踢了，可爱的周天书记光荣负伤了。”

大家都笑起来，笑声传遍了医院的过道。

根据周天的意见，塔河县向地区打报告，向地区财政借了一千万资金，在春节前兑现了企业欠付农场职工的欠款。县人民政府向地区法院起诉了那家企业，一场官司就打了起来。

在新疆工作的第二个冬天就这样结束了。周天回到了上海。

春节前，田正和周天商量，大家凑钱请援疆干部的家人聚一次。

由于要请黄成华副书记一家人，他们把晚宴放在了上海宾馆。周天一进去，就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在农村待久了，加上又是县委书记，周天的主人翁意识特别强烈，有时候就觉得自己是个新疆干部，那些奢华的都市生活离自己特别遥远。可是一回到上海，仿佛又回到了可以任意挥霍和享受的旧时光，就又找回了那种久违的都市人的感受。站在阳台上极目远眺浦江的轮船上下穿梭，船笛呜呜，东方明珠灯火辉煌，万国楼群妖娆争艳，周天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觉得上海的大气尽显本色。新疆那种

渺无人烟、人迹罕至、浩渺无边的壮丽就多出了许多悲凉。

人还是要生活在激情四射的人间啊。周天多出许多沧桑复杂的感受。

共有十五个人，黄成华一家三口，周天一家三口，何可儿和久酒，高明一家三口。陆地的老婆蔡老师推脱有事，没有来。金立回了湖南。王亮一个人，王逸凡去了青海找网上的朋友，说是在青海过年。还有田正和儿子土块。

黄成华副书记的爱人漂亮稳重，上大学的女儿话不多。大人们谈天说地，孩子们聚在一边交流。

黄成华对于自己的得意下属周天十分看重，为了和周天他们聚会，推掉了地委的一次公务聚餐，来时，还特意说明了此事。周天有些感动。在塔河，周天很难请到黄成华副书记，一方面是援疆兄弟太多，黄成华不好平衡，一般的聚会就推了。另一方面，黄成华是地委副书记，地方的事务也比较多。后来周天主持县委工作以后，自己也忙得焦头烂额，没有了请黄成华的心思。

宴会开始，田正致祝酒词：“今天我们请黄成华副书记一家人，请周天书记一家人，还有其他援疆的朋友和家人，不胜荣幸。略备薄酒，请大家尽情享用，祝诸位来宾春节吉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田正文质彬彬地祝酒，全然没有了过去那种随意散漫的做派。宴会洋溢着久别重逢的欢乐气氛。

久酒见陆地只一个人，就问道：“陆叔叔，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们家的阿姨？”

土块一旁制止道：“小孩子别乱问大人的事情，大人有自己的感情生活，有自己的难言之隐。”

大家笑起来。

陆地看到大家谈兴正浓，就发起牢骚，说道：“我就是不喜欢新疆，那里的人太粗犷，做事情又好无规矩。你看比如请客，在上海，被请的人给

了请客人的面子。今天黄副书记能够来，就是给我们援疆兄弟特殊的面子，领导是放弃了自己的业余时间陪主人吃饭。请客不是请吃饭，是请吃面，面子的面。可是到了新疆，主人一再邀请，不去吧，伤了和气，去了吧，伤了客人。饭一吃，就端起酒杯大干，什么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好像自己的身体都是别人姆妈给的，一天喝得酩酊大醉，你不喝，好像主人没有面子。受罪！我一听到新疆人请客，胸毛都竖起来了。”

大家又笑。其实作为地委副书记的黄成华和县委书记的周天对新疆的这种酒文化，也是颇有看法。但由于是长久的习惯，大家都不多说什么。只是作为技术干部的陆地始终无法接受这种文化，而且逢人就说。黄成华觉得陆地是一个不能担当大任的男人。

黄成华对陆地说道：“陆地同志，你到新疆，医学技术受了影响，水平下降了，可思想觉悟应该锻炼成长。新疆的环境是苦了一点，干部的工作作风和生活方式也和上海干部有很大差别，可是新疆人的忘我精神、牺牲精神、奋发向上的精神、和谐团结的精神，不是也值得我们学习吗？”

黄成华淡淡的几句话为酒席话题定了个调，没有人再数落新疆的不是，陆地才觉得自己的失态，窘迫地喝茶。

周天为了打消陆地给黄成华带来的不好印象，说起新疆的见闻，田正一顿插科打诨，酒席的气氛又热闹起来。

一会儿，周天的电话响起来，是金立。金立知道田正今天请客，所以就打了电话过来。周天问候了几句，就把电话交给黄成华，然后在座的每个大人都给金立问候平安。苏婉最后一个问候。一会儿，周天的电话又响起来。周天看看，又是金立。

金立在电话里焦急地说道：“书记，你到阳台上接个电话。”

周天走到了阳台上，问道：“什么事啊？”金立告诉周天，王逸凡跑去青海见网友，被网友给骗了，网友把她撂在宾馆。王逸凡没办法了，用总台电话打给了金立。金立给她卡上汇去了五千块钱，她就飞到金立那儿

去了。

周天说道：“那让她快回上海，不然，王亮和你有事情了。”

金立道：“周天书记，我是英雄救美，告诉你一声，也别担心，过完大年初五，我把逸凡送回去。”

周天挂了电话。回去看到沉稳开心的王亮，心生苦楚。

王逸凡是个体马行空的姑娘。本分的父亲因为她母亲的去世，对王逸凡百依百顺，培养了王逸凡娇纵的个性。再加上缺失母爱，对父亲依恋，王逸凡的性格里就有一种炽烈的东西。青春的王逸凡活力四射，对纯美的感情充满渴望。

从青海来到韶山，在乡下金立妈妈家睡了三天。金立妈妈像伺候公主一样照看着王逸凡，王逸凡缓过劲来，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金立精心照顾逸凡，带着逸凡爬山、徒步，走亲戚，观庙会。逸凡看得眼花缭乱，玩得心花怒放，对韶山依依不舍。

要回上海的时候，吃过晚饭，王逸凡就待在金立的房间，痴迷地看着金立。金立笑起来，轻轻拍着王逸凡漂亮的面孔，说道：“逸凡，回去睡吧，我们明天要赶到上海，好好休息。”

王逸凡紧紧抱住金立，默默流泪：“金立哥，做我一生的哥哥吧，你像我梦中的骑士。”

金立拍着王逸凡的脸，笑着说道：“我一直就是你的哥哥。”

王逸凡躺在金立的床上睡着了。金立坐在床头的凳子上，望着美丽多情的王逸凡昏昏睡去。

早晨，阳光明媚。

金立的妈妈幸福地看着儿子，王逸凡没有理解老人目光中的意味。金立拥抱了母亲，直奔长沙。

4. 一次次突发事件的考验

春天来到了，沉睡了一个冬天的绿洲苏醒过来。

塔河县进入了春耕生产阶段，周天忙得不可开交，每天奔波在田间地头，调水春灌，准备三万亩的红枣苗，平整土地，准备地膜，安排春季造林……所有的农村工作都集中在案头。周天指挥着千军万马，投入春耕生产的各项工作。周天有一种自信，这种自信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当做出决定，下达指示，所有的干部、所有的部门都立刻行动起来，犹如一列火车，在周天的驾驭下，轰隆隆前进。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些指令和想法变成了人们的行动，那些图纸上的蓝图变成了一个现实。这种控制全局的能力，超乎想象；这种支配人们思想和行动的驱动力，异常强大。这一切，都给予了周天一种自信，一种自信人生一百年的气势，一种奋不顾身开拓进取的胆略。周天享受着这种过程，感受着改天换地的快乐，体味着指点江山的成就感。

周天正在乡里召开红枣栽培现场会，全县要定植三万亩红枣，是一个相当大的任务。干部不但在观念上要从大力发展棉花转变到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以红枣种植为突破口，增加农民收入，而且在技术上要掌握播种、栽种、定植、嫁接、管理等一系列流程。周天讲完话，分管林业工作的副县长接着安排。这时候，电话响起来，一个陌生的号码，周天没接。一会儿电话又响起来，还是那个号码，周天想了想，接了电话。

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问道：“你是周天同志吗？”

周天道：“是我。”

陌生男人说道：“我是地区纪检委干部，请你上午12点前务必赶到地区纪委，纪委书记有重要工作安排。”

陌生男人语气坚定，不容商量，说完就挂了电话。

周天常年在纪检系统工作，知道纪检干部应该以一种什么方式和其他人说话。这种口气就是对违纪的当事人的口吻，坚决、威严、不容置疑。周天爽朗的心情立刻被破坏了。周天启程前往地区纪委，一路回忆，有什么自己干了有什么违纪了？想了一想，就给姬世雄打了声招呼。

到了地区纪委书记的办公室。纪委书记热情地和周天握了手，说道：“周天同志，本来，我们干部监督室的干部可以直接和你谈话，由于你是援疆干部，又是代理书记，我们还是非常重视的。群众对你做代理书记期间的一些违纪问题进行了举报，我们纪检委进行了研究，报告了地委主要领导，经过书记碰头会讨论同意，我们纪检委决定进行初核，请你配合组织工作。”

周天好像掉入深渊。这是对违纪干部开展调查的正规程序，而不是简单的核实，是实实在在的案件调查。周天诚恳地说道：“请领导放心，请组织放心，我没有问题，我也会说清问题，我一定配合好调查工作。”

到了干部审理室，一个纪检干部带着周天来到地区宾馆的一个套间，开始谈话。周天想，不在办公室谈话，来到宾馆谈话，问题十分严重，可能是按照双规的步骤来处理的。纪检委的干部简单交代了一下纪律，收掉了周天的手机。让周天如实向组织说清楚，他在担任塔河县副书记和代理书记期间群众举报的违纪问题。周天仿佛五雷轰顶，思前想后，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不知道应该从何交代。

阿不来提县长为了工作的事情给周天打了一天电话，周天没有接，他感到蹊跷。晚上苏婉也打来电话寻找周天。阿不来提给姬世雄打了电话，才知道周天去地区纪检委了。阿不来提琢磨着：这猫头鹰白天嚎叫，我看也不是好事情，可是周天又会有什么事情呢？

第二天，王亮电话告诉姬世雄，吕建生说周天因为受贿已经被双规了。姬世雄一听，吓了一跳，这么严重！姬世雄让秘书把吕建生叫到办公室。吕建生神秘秘地告诉姬世雄，说周天因为接受一个老板的钱，又没有给

别人办事情，被别人告了。

姬世雄严肃地说道：“建生，这些问题十分敏感，又涉及县委书记，出去不要乱说。如果问题不是谣传的那样，对领导、对传言的人都不好。”

吕建生说道：“县长，我也就给你说了。”

姬世雄明白吕建生在撒谎。吕建生已经像一个小喇叭一样在到处传播小道消息，不过姬世雄没揭穿他。

姬世雄问道：“你怎么知道周天书记受贿的事情？”

吕建生神秘秘地说道：“县长，我也是在酒桌上听说的，那个包老板和塔北农场的老板关系密切。有一次，包老板说为了职业中专的工程给领导送了钱，塔北农场老板问给谁送了，包老板想说，后来没说。昨天，我们又坐在一起，那个塔北农场的老板说一定是有人告了状。”

姬世雄问道：“还有谁在？”

吕建生吞吞吐吐道：“没了，就是我们。”

姬世雄盯着吕建生继续问：“还有徐常委吧？”

吕建生推脱道：“我喝高了，记不住了。”

看着吕建生闪烁其词的神情，知道他一定在隐瞒着什么。姬世雄心中有了一种猜测，这些事情都和徐常委，和包老板，和塔北农场老板有关系。

一会儿，地区纪检委又打电话让姬世雄也去一趟，姬世雄忐忑不安，不知道什么问题又和自己扯上了。自己做了五年多的县长，得罪了不少人，吃吃喝喝的事情也记不清。

到了纪检委，看到高明也在那儿。纪检委的干部让他们分别把包守信给周天送三万块钱的事情给组织汇报一下，然后分成两个组和他们分别谈话，谈完话，又让他们在笔录上签字。

姬世雄说道：“周天是个廉洁奉公的援疆干部，有一些吃吃喝喝的事情，在基层也是正常的，收钱的事情和他没有关系。”

纪检委同志的态度明显比刚来时有了变化，说道：“姬县长，是否廉洁

要看调查结果。你们可以回去了，这些事情也仅限于此，在外面就不要再说了。”

高明和姬世雄走在路上。

高明说道：“姬县长，有些干部干事的本事不大，折腾人的本事不小，幸亏周天书记让我把钱退了。”

姬世雄道：“不是幸亏！当干部不慎独、慎言、慎行，早晚出事。人生啊，都是一关一关地过，利欲观、荣辱观、生死观，都要有人生的基本底线，当我们的底线太低，就会触犯党纪国法，危害社会，为社会所不容，到那时候，人就走到底了。要当大领导，就得过这些廉政关，这是一个干部的基本要求，也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本领。江湖险恶，如履薄冰啊。”

下午，周天回到塔河县，然后给姬世雄打了电话。姬世雄去周天办公室看望周天，两人非常高兴，拥抱了一下，哈哈笑起来。

姬世雄问道：“没有事情吧？”

周天自信地说道：“你说呢？我会有事情吗？和我绕了一天一夜，问我有什么交代的。我把一年多收了几瓶酒、收了几双皮鞋的事情都说了。看看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问我是不是和曲漠有男女作风问题，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纪检委的同志我和曲漠纯洁的同志关系。他们把李一鸣的账算给我了，后来就问到包守信给我送钱的事情。”

姬世雄道：“有些人只谋人不谋事，我就是不习惯这样的氛围，让人没法安心工作。”

周天道：“谁让我们是共产党员，是领导干部？共产党人就是要经得起千锤百炼。共产党的执政之基在基层，在拥有一批大公无私、廉洁奉公的干部，在拥有一个老百姓爱戴的政府。如何落实好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新时期对我们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严峻考验。”

姬世雄说道：“周天书记，你现在看问题的高度，我都跟不上了，有水平。”

周天道：“不是有水平问题，是理想信念问题。”

没几天，事情就有了结果。那个包老板有一次和塔北农场的企业老板说到塔河县职业中专土建的事情，一副志在必得的架势。酒喝高了，就说给塔河县的当家领导送了现金。那个企业老板自从群众集体上访事件以后，就一直和县政府打官司，眼看官司败诉，充满对县委和政府领导的不满。听包老板说到这些事情，就故意把话题引到县领导身上，结果包老板又说起民间传说，说到所谓曲漠和周天不明不白的关系，那个企业老板就认定收钱的是周天。过了些日子，包老板又和企业老板吃饭，并请来了吕建生。包老板对吕建生的办事能力大加抱怨，说到职业中专工程土建设没有中标，都是一帮贪官污吏，既拿钱又不办事，嚷道要告倒这些贪官。那位企业老板觉得时机已到，就以包守信的名义写信到地区，检举了周天。

对周天调查以后，地区纪检委觉得问题蹊跷。既然周天没有问题，而包守信又实名举报，事实好像又非常清楚，于是请包守信到纪检委调查。包守信抵赖了许久，纪检委的同志晓之以理，指出行贿等同受贿，但检举另当别论，财大气粗的包守信算计一下，认为没有必要为了保别人，反而被别人算计，于是就竹筒倒豆子，把送了吕建生三千块钱，让吕建生联系徐常委，然后贿赂徐常委三万块钱的过程一五一十地交代出来。又说后来也没能中标，自己赔了夫人又折兵，于是对交谊较好的那个企业老板发牢骚。没想到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就被移花接木以实名举报的方式捅了出来。这次举报事件歪打正着，把徐常委揪了出来，让全塔河县的干部不敢相信，大跌眼镜。

与周天说起徐常委，阿不来提县长惋惜不已：“没想到徐常委会做这样的事情，一个那么能干的人，就是心术不正。”

周天道：“上次搞吴为民书记的事情，也是他做的。平时他在吴为民面前鞍前马后的，唯命是从，怎么就想着去告吴为民？在常理上也说不通。”

阿不来提道：“他还给我分析是不是姬世雄做的，认为一定是姬世雄为

了县委书记的位置干了告状的事情。当时我不怎么相信他的分析，总觉得有点奇怪。现在才明白，吃了人家给的饕，还要在饕上撒尿。徐常委已经和吴书记共事了五年，吴书记非常支持他的工作，也十分信任他，怎么就做出这样不可理喻的事情来了？吴为民书记是个重情义的人，这样的事情，一定会对他有很大的打击。”

周天道：“官场，让人丧失了基本的对事物是非的判断，真是悲哀啊。”

阿不来提说道：“你是个好人的好人，周天书记，我也是个堂堂正正的人，我希望，我们能互相支持，也相信我们可以保持终生的友谊。”

周天笑道：“看着你纯净的眼睛，我就知道你的为人。你看徐常委的眼睛，说话时都是闭着的，他的意思是说，我说的都是瞎话，你们不能信的。”

阿不来提哈哈大笑起来。

姬世雄分管“两后生”的工作，居来提一直不怎么配合。姬世雄想起吴为民曾经多次告诫过自己，居来提是个争议比较大的干部，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不坚定，所以吴为民对居来提总是另眼相看。几次推荐干部，居来提作为副县长人选，推荐票数比较高，但是都没有过吴为民这一关。姬世雄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认为吴为民是一种帮派思想，对居来提有偏见。在私下里，居来提说起新疆史、民族史、宗教史头头是道，但几次周天安排中心组学习新疆“三史”，让居来提做一次讲座，居来提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让周天十分恼怒。让姬世雄和居来提谈了几次，居来提总是哼哼哈哈，不表态，反正就是不上讲台。

姬世雄想起吴为民的劝告，觉得吴为民作为书记在用人上、在识人上还是有独到之处，只是每次要调整居来提时，提出的理由却让人感觉有泄私愤之嫌，于是姬世雄就认为吴为民心胸狭窄。姬世雄客观上成了居来提的最大保护伞。而这次，居来提的表现就极端过分，已经把姬世雄都不再

放在眼里。地区安排的两百人的本地大学毕业的待业生赴内地培训名额一直没有完成，姬世雄问起原因，居来提都是以农民不愿意到内地培训做回答。

上午，地区教育局副局长来塔河县检查“两后生”的组织动员情况。走了三个乡，发现问题比较严重，几乎都没有动起来。地区教育局副局长也是一个少数民族干部，他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塔河县不但没有宣传好党的富民政策，而且对培训“两后生”和大学毕业生的事情有一种情绪。地区教育局副局长单独就此事给周天、阿不来提县长和姬世雄做了汇报，并对居来提在陪同期间的一些言谈提出了异议，认为居来提的看法代表了一种落后的情绪，对推动塔河县“两后生”培训工作非常不利。

中午吃饭，周天、姬世雄和居来提陪同。姬世雄回想起自己几年来对居来提的看重，为居来提飞身挡箭，受尽委屈，但居来提却是这样，就对自己意气用事的江湖做法十分懊悔。

居来提嚷着要喝酒，姬世雄不同意，说道：“居局长，你能不能少喝点，把喝酒的本事用在工作上！”

居来提听到姬世雄又在批评自己，十分不痛快，顺手把杯子一磕，放在桌子上，高脚杯的杯底就碎了。

地区教育局副局长在一旁提醒：“居局长，县长给你说话，还那么大脾气。”

居来提提高嗓门说道：“县长怎么了？县长可以不让我工作，还不让我吃饭？”

姬世雄站起来，指着居来提，厉声说道：“放肆！你还有没有规矩！像不像个干部？‘两后生’培训，只组织了一百多人，我都没办法给地区交代，你坐在这里要酒喝。”

居来提抱怨道：“姬县长，不要骂人。农民不愿意去，让我怎么组织？”

姬世雄道：“我让你组织队伍，去一家一户地入户宣传，你入了几家？”

今天地区教育局领导检查，农民都不知道地区每年学费、住宿费、餐费、交通费全免的政策。地区对全地区一千多本地大学毕业生全部送往内地免费培训一年，让每个家庭都有一个会技能、能就业的孩子，将来能够进企业，能够自谋职业，能够脱贫致富，这么好的政策，为什么不宣传到位？”

居来提辩解：“姬县长，都是汉语的材料，农民看不懂。”

姬世雄道：“你是‘两后生’办公室主任，不会组织人翻译吗？难道让我这个县长做这些工作？我看不是这些问题，是你从内心就不支持这项工作，如果再这样下去，你要好好考虑你今后的出路。”

听到姬世雄这样训他，居来提生起怒火，把平时对姬世雄的不满和“两后生”工作的不满发泄出来，说道：“县长，你什么时候尊重过我？一不高兴，就批评我，好像我是你儿子。我对‘两后生’工作就是有看法，农民送到地区培训就行了，非要送到外地，生活不习惯。”

地区教育局副局长忙劝道：“哎，居来提局长，你在这些问题上认识糊涂，不要乱说。送大学毕业生到内地学习技能是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决策，是支持少数民族学习科学文化的重要措施，是让少数民族同志脱贫致富，与内地群众一起奔小康的措施。不要乱说，你是一个党员干部。”

居来提手一甩，说道：“这样的干部我不想当。”

周天一直听着他们的争吵。周天突然发现，今天的居来提是那么陌生。这个姬世雄的朋友，姬世雄可以为他得罪县委书记的下属，原来并不是平时表现的那样优秀。说出的话，对姬世雄已经充满愤恨，对党的政策已经是不理解，而是消极抵抗。面对塔河县主要领导，竟然放话不想干了。

周天无法容忍这种态度，冷冷地说道：“姬县长，请你通知办公室的同志，下午召开常委会议，既然居来提同志不想干了，反对党的教育政策，我们换个人。没有革命的原则，就没有革命的干部。对这样政治上不坚定的干部，留在干部队伍里，就会损害革命的事业，危害稳定大局。”

周天拂袖而去。姬世雄送走地区教育局副局长。居来提摇摇晃晃从酒

店出来，唱着民歌，回家了。

下午，周天主持了常委会，组织部通报了居来提的相关表现。决定免去居来提的教育局局长职务。第二天，召开了干部大会，号召全县同志学习中央文件。塔河县统一了各族干部对双语教育工作的思想认识，一度甚嚣尘上的杂音销声匿迹，“两后生”培训工作顺利完成了全地区分配的任务。

晚上，高明来到周天宿舍，怪怪地看着周天。两个人下了几盘象棋，高明被周天杀得人仰马翻，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周天见高明这个样子，也没了兴趣，说道：“不下了，你是在让我，让又让的没水平。连那么简单的抽车的棋，都看不到一样。这哪是你的水平，高明也学会了拍马屁，我这个书记只是个代理的，怎么一当书记，好像什么水平都高了？我就不相信。”

高明说道：“书记，都是这样，上智下愚！一当了领导，好像比下属就事事高明。哪怕领导不懂的专业，都可以给下属一些知识和教育。”

周天摇摇头说道：“没办法，这里的干部，就是有这个毛病，比较尊重官员，对知识分子还是不太当回事。你看你是县委办的副主任，因为在我身边，大家都比较敬重你。陆地是个医学博士，大家一起时，明显不把他当回事情。陆地在上海，可是把我们这样的小小七品芝麻官不放在眼里的人，人家是专家，是博士。”

高明说道：“是啊，这就是现实。说到陆地，我今天就是为他输棋的。”

周天诧异地看着高明，问道：“陆地和我们下棋有什么关系？”

高明说道：“前两天，陆地还有一个外县的援疆干部和那个传说和陆地不清不白的护士长，三个人在陆地家里看录像，看一个关于南丁格尔的纪实片。那护士长的老公找不到自己老婆，就带了两个朋友找到陆地那儿去了。”

周天道：“看录像又怎么啦？更说明陆地是清白的了。”

高明说道：“清白肯定是清白的。可是护士长的男人吃醋呀，不由分说就打护士长。结果陆地和另一个援疆干部不干了，双方就都动起手来。这一动手，清白的也不清白了，越闹越大了，越闹越乱了。这次陆地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这人丢大了。我们塔河县上海援疆干部联络组尽出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

周天气得站了起来，说道：“把人丢在塔河了。这可怎么交代？陆地就是不避嫌。各种说法都沸沸扬扬了，还和那护士长走那么近。你说有几个男人能让自己的老婆给别人当红颜知己的？”

高明看着周天说道：“周天书记，已经这样了，要想个办法赶快处理。我上午已经跟护士长和她老公谈过了，不许张扬，可是这可能吗？”

周天想了想，果断地说道：“让他走人。”

高明问道：“退回上海？”

周天瞪着高明，说道：“你傻啊。卡瓦^①脑袋！那不是越搞越臭，越抹越黑了。明天通知他回上海，去落实一下塔里木文化周的前期工作，待几个月，本来也没有男女作风的事情，人们说说就不议论了。然后再让他回来。去吧，晚上打电话，让他明天一早就走。”

高明走了。

周天想起这件事情，心里十分恼火。

周天写《实践与思考》时发现需要许多数据，于是打电话给援疆办曲漠，说自己需要一些资料。曲漠说资料都在办公室，只是一时不在，回来时给周天送去。周天看看自己没有什么事情，就自己到援疆办取资料。

进了办公室，发现两个男人正在打架，被打倒在地的是吕建生。另一个男人手握匕首，是吴思思的男人。

这个男人周天见过几面，一个土地承包户。以前没有正经的工作，小

① 卡瓦：维吾尔语，意为“南瓜”。

混混一个，一年四季像个掮客似的，给外地来的商人联系一些棉籽、棉花、水果的生意，日子过得有一天没一天的。后来，通过一个商人介绍认识了吴为民，喝酒时，聊起自己的老婆吴思思也姓吴。一来二往两家就来往比较频繁。平时，吴为民给吴思思家多了一些照顾。但身为县委书记的吴为民是聚焦在镁光灯下的人物，所以各种说法就传出来。吴为民认为自己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情，总是以为身正不怕影子歪，有点不避讳的意思。吴思思的男人听说了，表面也不当回事，但内心却又有许多复杂的想法。后来，有一次吴思思的男人和几个狐朋狗友喝酒，几句话不对劲，就吵上了。平时，大家都把吴思思的男人叫作县委书记的妹夫，所以社会上的混混还是让他三分。喝多了也就不管不顾了，一个人就借吴为民和吴思思挖苦起他来。吴思思的男人哪里受过这样的挖苦？在县上，也没有人敢这样和他说话。没说几句，两个人动了手，吴思思的男人那压抑多年的愤怒就变成了恶胆，抽出腰间的刀子，对朋友动了手。一帮人七手八脚把那个朋友送到医院，捡回条命，吴思思的男人也进了拘留所。吴为民知道以后，虽然生气，也不想把事情闹大，就要求武文韬放人。武文韬为此和吴为民争执了几句。吴思思男人出来不久，买了几百亩熟地，做起了土地承包大户，每年收一些租金，不再过动荡的淘生意的伙计，日子倒也过得有滋有味，相安无事。

从那次事件以后，吴为民反省自己，慢慢地疏远了吴思思一家。吴思思的男人好几次遇到事情去找吴为民，都吃了闭门羹。吴为民带话，要吴思思的男人遵纪守法。吴思思的男人见吴为民对他的事情不管不问，内心生出许多怨恨。吴为民一去党校学习，吴思思的男人就把对吴为民的怨气发泄到吴思思身上了，对吴思思经常施以暴力，逐渐闹到了要离婚的地步。吴思思对自己的男人又恨又怕。因为工作的关系，吴思思经常在吕建生面前哭诉。偏偏吕建生是个胆大妄为的主，看准了吴思思的困境，借着吴思思神疲情困，眉来眼去，就和吴思思搭上了，但没想到吴思思就是他的劫

数，是能看不能用的忌物，招惹了就是灾难。

周天进去的时候，吕建生已经血淋淋地躺在地上，下半身已经血肉模糊。吴思思的男人凶神恶煞地拿着刀。周天厉声喝道：“把刀放下！”

吴思思的男人带着一副哭腔，声音颤抖，骂道：“吕建生这个畜生，一天到晚干尽坏事。吴书记在县上，他到处造书记的谣言，那些写匿名信的事情都是他干的。要不是吴为民书记劝我，制止我，我早就把他骗了。到如今胆大妄为，竟然在办公室搞我的女人！欺人太甚，我不骗了他，我就不是堂堂正正的男人。”说完瘫倒在地。

周天赶紧安排人看护好现场，又打通了武文韬的电话和120。

一会儿，警笛长鸣，警车和救护车呼啸而至。县委大院一派混乱场面。

当天，吕建生就从医院的六楼跳下来。跳楼之前，他对老婆说，告吴为民和姬世雄的事情都是徐常委指使的。没有了男性特征的吕建生，对生命已经绝望。想玩弄女人，结果丢了根。吕建生第一次觉得羞耻是那么沉重的东西，已经让生命的一切可以窒息。

吴思思精神恍惚，变得歇斯底里。高明和曲漠把吴思思送进了塔河精神卫生中心。

周天对兵团中心团场在塔河县水源地上游建水泥厂一事非常恼火。水源地上游是兵团中心团场的地界，但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土地属于塔河县，塔河县可以依法对中心农场的土地使用和税收征管进行管理。兵团是新疆一种特殊的体制，长期以来屯垦戍边，是保卫边疆的中流砥柱，也是维护稳定、民族团结的坚强力量。所以处理好兵地关系是当地主要领导的一项政治任务，考验着每一个主官的领导艺术和大局意识。一直以来，塔河县和这些农场睦邻友好，逢年过节互相团拜，双方关系融洽。

可是，最近中心农场为了完成兵团师部下达的招商引资任务，四处出击，谈判了建设一个二十万吨水泥厂的项目，而项目建设地就在塔河县的

上游水源地。周天和姬世雄参加了项目评审，作为地方领导的周天对此坚决反对。

周天觉得对兵团的支持是有原则的，如何落实好生态文明建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大局。水泥厂项目建设既不符合保护生态发展的方向，也对二十万塔河县人民群众的生活饮用水和农业灌溉用水造成重大危害。塔河县援疆项目的一个重点就是农村饮用水改造工程，但团场这个水泥厂项目除了有经济效益，没有考虑社会效益，没有考虑可持续发展。

中心团场的主要领导面对塔河县委书记的反对，有点恼羞成怒，说周天破坏兵地团结的大局、兵地发展的大局，水泥厂不管周天同不同意都要建。

两个主要领导据理力争，各不相让。

周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召开县委常委会议，专题研究中心团场建设水泥厂的问题。会议上各位委员发言踊跃，全部支持周天的意见。

阿不来提说道：“天空是鸟飞的，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作为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民族干部，我们始终把民族团结看成我们的生命线，始终把兵地团结作为兵地关系的出发点。但是，中心团场建设水泥厂的项目，是一个涉及民生发展的项目，是一个如何解决可持续发展和眼前利益的问题。水泥厂项目就在塔河县的上游水源地，一旦建成，长期污染水源，不但伤害塔河县二十万老百姓身体健康，而且伤害中心农场和下游几十万老百姓的身体健康，势必破坏塔河地区的百年生态平衡。那么我们会成为人民的罪人，这不是涉及兵地关系的问题，是涉及百姓民生的大事。我们支持县委，支持你，坚决不能让这个项目在水源地上马。”

姬世雄道：“周天书记，当断不断反受其害，我们塔河县必须统一思想认识，向地区汇报，向中心团场交涉。”

会议做出决定分头汇报，分头发文，力图阻止中心农场的水泥厂项目建设。

会议之前，周天对自己和团长的谈话进行了反思，认为可能自己的态度会影响兵地团结，这也是一件大事，召开常委会就是要了解一下县领导的想法，集思广益，看如何在不影响兵地团结的基础上做些工作，其实对这件事情的发展也没有十分的把握。县委常委会议坚定了周天的决心。周天明白自己的观点是对的。特别是阿不来提县长的发言，站在了一个高度，周天知道无原则的团结才是最大的不团结，自己必须挺身而出制止这项工程的开工。

周天向黄成华副书记汇报了和团场的冲突。

黄成华说：“周天，当你权力越大的时候，卷入的矛盾就会越深，那么工作就要有灵活的艺术和坚定的原则。在这件事情上，你们县委的态度是正确的。一方面，我们援疆干部在解决老百姓的引水工程，解决农村百姓喝不上水、牲畜饮水难的问题，这是民生的大事。另一方面，又有人为了眼前利益，污染水源，这是一种掠夺式的发展，必须制止。”

周天道：“我们已经给师部发文，要求师里面协调解决。同时，给中心团场发了函，要求停止建设。但师里面没有回话，团里面已经上了挖土机，准备动工建设了。”

黄成华问道：“已经迫在眉睫了，你们就文绉绉地写了几篇官样文章，还采取了什么措施？”

周天道：“担心影响兵地关系，没有动作。今天特地向你汇报。”

黄成华批评道：“周天，你太糊涂了。我看你们阿不来提县长的态度就比你的高度，这怎么是兵地关系的问题？这是民生大事，要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大局。不能因为他们是兵团，就可以违背发展大局，违背群众意愿。”

周天道：“我们作为县委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黄成华语重心长地说道：“周天啊周天，你什么时候可以成熟起来？难道你背后就是自己？你是县委书记，你前面是百姓，后面有地区党委的支持。县里的公检法司都在，怎么就不会用呢？你怎么还是一个副处长的水

平？县委书记责任重于泰山啊。”

黄成华拨通了地委张书记的电话，书记正在陪同一个工作组下乡。黄成华带着周天直奔地委张书记所在的村庄。张书记认真听取了周天的汇报，对周天说道：“周天同志，要大事不糊涂。成华书记的观点非常正确，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兵地团结问题，是民生问题，是如何落实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大局问题，也是兵地融合发展中的科学发展的的问题，是涉及稳定大局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商量，坚决不行。”

地委张书记挂通了师主要领导的电话：“塔河县委反映的问题是严重的。我要求你们立刻停止工程建设，做好相关工作，否则一切引起的后果自负。”

地委张书记挂断了电话，想了想又对周天说道：“周天同志，对此项工作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不是我的一个电话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要做好老百姓的工作，做好对施工队伍的劝说工作，做好与中心团场的协调工作。问题要考虑得多一些，工作要做得细一些，措施要果断一些。记住，你的后面是地委的支持。”

周天满怀信心地回到塔河县，又一次召开了四大班子会议，通报了地委张书记的指示。会议决定派姬世雄作为工作组长到现场指挥。

武文韬建议把公安、防暴队和县武警派往现场，防止发生意外。周天同意了武文韬的建议。

第二天，不出所料，一场剑拔弩张的冲突即将发生。

在现场，姬世雄和中心团场的领导吵了起来。中心团场的领导尽管接到了师部通知，但并没有安排人员撤退，一部分建设工地的工人在水泥厂投资人的带领下开始围攻工作组。武文韬带领的防暴大队迅速包围了闹事的人群，拘捕了水泥厂的投资人。当警车要将投资人带走时，工人们围堵在警车前，面对黑压压的人群，警力明显不足，武文韬调来了武警大队，

在外层包围了闹事的人群。

电话打到了地委张书记办公室。地委张书记当即拨通了师政委的电话，以师第一政委的名义命令师政委通知中心团场立刻撤出建筑队伍，让现场的团领导与地委与师党委保持一致，否则将依法处置。地委张书记挂断电话后，又电话指示周天稳定现场，不要激化矛盾。

一会儿，师政委的电话打到了现场的团领导。团领导接完电话后，紧急召集现场负责人通报了师党委和塔河地委的决定。干部开始分头做工作，群情激奋的队伍散开来，一场即将发生的重大冲突平息下来。中心团场在水源地建设水泥厂的项目下马了。

事后，周天和姬世雄议论起武文韬。

周天说道：“新疆的干部都像一匹烈马。你姬世雄就是刚烈有余，怎么带出来的干部一个个天不怕、地不怕的。”

姬世雄道：“周天书记，共产党人打天下就是充满了理想主义和英雄气概。没有这样一种气魄，干革命事业都要一些和事佬，一些唯唯诺诺的凡夫俗子，党的事业如何能兴旺发达？革命的英雄主义什么时候都是需要的。”

周天提醒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样做干部是不是容易被算计？容易受伤害？”

姬世雄点头道：“这样做人就是让敌人胆寒，怕就怕自己的干部从背后捅刀子。”

周天说道：“是啊，和平时期，人们都讲中庸，讲左右逢源，把和谐的‘和’字，做成了和稀泥的‘和’字。水泥厂事件，如果没有武文韬的临危不乱、强大气势，这还不知道有什么后果。可是，我不怎么喜欢武文韬，他身上有一种霸气，还有一种匪气，对领导缺乏尊敬。”

姬世雄劝道：“周天书记，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武文韬再厉害，不是最

后还是按你的指示办了。只不过，方法上不像有的干部唯唯诺诺，执行了命令而且创造性地完成了任务。这种干部多了，我们省心，何乐而不为？”

周天皱着眉头，说道：“省心伤肝啊。”

姬世雄说道：“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武文韬就是德才兼备的干部，只是性格修养上要加以培养。自古英雄都有流氓气，流氓也有豪杰气，否则都是一群庸庸碌碌的俗人，我就是欣赏武文韬。”

周天点点头，说道：“水低成海，人低为王啊。新疆干部和上海干部都要互相学习的地方，都要克服的缺点。总的来说，武文韬是个不错的公安局长，忧国忧民还要靠这样一批干部。”

事后，周天在一次吃饭时和地委张书记谈起与姬世雄的谈话。地委张书记饶有兴趣地听着，听完说道：“干部孰优孰劣，还要在实践中考验。但以德为先是第一位的，武文韬是个可以培养的干部。”

5. 高明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苏婉给周天打电话，告诉周天，田正要去新疆。

周天对田正来新疆投资颇感意外。上海人一般不愿意到新疆投资，距离太远，风险太大，效率又不高，人工难雇。所以，几批援疆干部过来，除了政府层面投资，民间资本投资非常少。周天几次动员田正来新疆，田正都以各种理由推脱，周天就对田正的事情不再过问。而这次，田正却不请自到，有点出乎周天意料。周天安排金立去机场接田正。

王逸凡听说田正来了，闹着金立要一起去机场。金立带着王逸凡一起去了机场。

春天是个刮风的季节，眼看沙尘暴又要来了，天空的能见度很低，从乌鲁木齐起飞的几个航班都被取消，本来是上午的班机，结果一直没有接

着客人。金立和王逸凡在机场边的一家土鸡店吃饭。王逸凡对新疆的食物非常能接受，喜欢吃各种各样的新疆饭。在上海，她喜欢吃白斩鸡，没有想到这里的辣子炒土鸡别有风味，脸上辣出了一串串汗珠，吃的还是津津有味。

金立说道：“少吃点，辣子吃多了，会长痘痘的。”

王逸凡道：“我爸爸就是个美食家，做的一手好饭菜，可是吃多了，就觉得不好吃了。来到新疆，好多味蕾都被打开了，知道天下还有这么好吃的美味。你看这辣子鸡，红红绿绿的辣椒，加一点花椒，炒出来的土鸡肉味鲜美，刺激食欲，是一种享受。新疆人的吃法，切大块肉，烈火爆炒，简单地放一些盐，就是一盘好吃的菜。虽然不怎么精致，却痛快淋漓，就像新疆人的性格。我就喜欢这样简单又风风火火的味道。”

金立看着王逸凡有失风雅的吃相，特别喜欢这个单纯率真的女孩，说道：“你来新疆是为了当志愿者，为了照顾父亲。这些理由都不是你来新疆的理由，也不像上海女孩子的做法。我认识的上海女孩子，就根本离不开上海，怎么可能丢弃上海的环境到这样的落后地区来。你看这里的沙尘暴，要命的。”

王逸凡看着金立说道：“金立哥，来瓶红酒吧，反正也没有事情，看有没有法国红酒。”

金立说：“懂红酒的女人才懂得生活。”起身去吧台转了圈，回来拿了两瓶穆塞莱斯，苦笑着说道：“逸凡，将就一下吧，这里就只有这样的红酒。其他酒，我看了一下，都是假冒的。”

金立陪着王逸凡，大口地喝着穆塞莱斯。

王逸凡喝着穆塞莱斯，有点伤感地说道：“金立哥，其实没有人知道我为何来新疆。我大学的同学，我和他谈了三年了，我为他付出了该有的一切，可是他突然就到美国留学去了。先前一点迹象也没有，没有面子不

说，我不是被耍了一回吗？父亲又不在，我觉得那么大的上海就容不下我。而我那个同学，却天天给我打电话，说留学两年以后回国和我结婚，玩浪漫。我换了手机号码，他又让花店每个礼拜送一次鲜花。可是，我就是觉得他在演戏，一次次揭开我的伤口。于是就来到新疆，我彻底玩了一次消失。”

金立笑道：“我就知道，你来新疆的背后有故事。现在呢，又有男朋友没有？”

王逸凡没理会金立的话，自顾自说道：“来到新疆才知道，过去那种感情太做作了。我喜欢辽阔的新疆、淳朴的新疆人。”

金立开玩笑道：“那你找个少数民族朋友不是挺好。”

王逸凡瞪了金立一眼，说道：“你是不是有毛病？帮帮忙，喜欢这里的人和爱情是两回事情。其实我以前一直喜欢你的，现在也是。可是我知道这不是爱情，爱是双方互相接受、互相支持、互相喜欢，直到白头偕老。而我喜欢你只是单方面的，就只能是喜欢了。我等待你也喜欢我的那一天，我就嫁给你。”

金立怜惜地看着王逸凡，说道：“逸凡，你又喝多了，你是我妹妹。”

王逸凡任性地说道：“我不管，你就是我心中的爱人。你是一个多么阳光灿烂的男人，像新疆人一样豁达，像上海人一样精致，对生活充满自信，你不知道自己有多man，真希望，我和你恋爱一次。”

金立笑起来，拍拍王逸凡的面颊，说道：“我一生都会护着你，你就是我一生的妹妹。我放不下华蕾，我到现在还在想念华蕾，你还是个小孩，命中有一个白马王子在等你。”

王逸凡忍不住流下泪来。

金立和王逸凡吃完饭回到机场。王逸凡把头靠在金立的肩上，金立拉着王逸凡的手，心里有一种别样的感觉。

风停了，田正乘坐的飞机已经落地。王逸凡看到了田正，急切地边招手边对金立说道：“金立哥，田正叔叔身边还有一个女孩子，是不是他的秘书？”

金立伸着头，踮起脚，望去。金立揉了揉眼睛，眼泪落了下来。田正推着行李车走出大厅。金立紧紧拥抱着那个女孩子，华蕾来到了新疆！金立犹如在梦中，金立拥抱着华蕾，不停地抽泣，华蕾拥抱着金立大声哭泣，机场的旅客侧目看着他们。王逸凡呆呆地站在一边，泪水从眼角滑落。

李一鸣听说田正到了塔河县，下午就从温县来到塔河县。晚上，周天为田正接风，就让高明通知曲漠一起参加。曲漠说母亲来了，不方便，没有去。吃饭时，周天发现曲漠没有来，问高明，知道曲漠的母亲来到了塔河县。

周天对高明说道：“我安排的事情，你就是落实不了。你以为这还在上海，还要商量？就说书记请，请她母亲一起来。”

现在的周天，说话露着霸气，说一不二。高明出去给曲漠打电话，怕周天再批评他，就在大厅等曲漠母女。

周天问田正：“田正，你这是唱的哪出戏？请你来，你不来，不请又自到了。”

田正高兴地说道：“书记啊，我们是商人，无利不起早。你们那个穆塞莱斯在上海脱销了。上次上海塔河文化周，你带去了一台好戏，还带去了一次商机。穆塞莱斯特别适合南方人的口味，温而不烈，烈而不火，绵甜入口，意深情醉，特别适合新上海人火热而节制的性格，所以脱销了，现在一瓶都卖到四百多块。乖乖，看看有多大的利润。我这次就是做市场调研，打个前站，然后把张裕葡萄酒厂的专家请来，进行穆塞莱斯的标准认定，然后进行产业化生产，把穆塞莱斯打向全国市场。”

周天表示赞许，说道：“这才是我认识的田正，一个有头脑，又有胆识的现代企业家。有什么障碍，就说话，我为你排除一切阻力。”

李一鸣插话道：“周天书记，别谈工作。华蕾来了也没有人理她，看逸凡都不高兴了。”

王逸凡落落寡合，坐在华蕾的边上，说不出的难受。华蕾眯眯地笑着，一副幸福无限的模样。

周天笑着说道：“华蕾，你怎么让田正给哄回来了？”

田正道：“不是我哄她，是苏婉嫂子的功劳，苏婉嫂子一直在做华蕾母亲的工作。金立为华蕾治病卖房的事情，华蕾母亲知道了以后，也知道错怪了金立，可还是不想要这个外地人。后来，苏婉嫂子和华蕾的母亲成为朋友，说服了华蕾母亲。”

周天道：“我看不是苏婉的本事，还是华蕾喜欢金立。金立有福气，看我们漂亮温柔的华蕾多像《红楼梦》里的林妹妹，对你是一往情深啊。”

李一鸣说道：“华蕾，你的眼光老好，认得金立算依路道粗。金立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男子汉，英俊潇洒，又有责任感，才华横溢，嫁给金立是你一辈子的福气。不过我们华蕾也是上海的漂亮妹妹，自古英雄爱美人，难怪这么阳光的帅哥还会为你自杀。”

金立跳河的事情，姬世雄告诉过李一鸣，李一鸣一高兴，就说出来了，大家惊愕地看着金立。

周天惊讶地看着金立，说道：“难怪，你变了一个人，你是凤凰涅槃，得以再生，是个有種的男人。”

华蕾已经泪流满面。

门开了，曲漠牵着母亲进来。李一鸣望着曲漠的母亲，手中的茶杯摔落在地。大家看着李一鸣，李一鸣脸色苍白。曲漠的母亲五十出头，眉目清秀，端庄文雅，总是抿着嘴微笑，一副大家闺秀的气质，让人生出无限

敬意。她稍微吃了几口，就以身体不适为由离开了酒店。一晚上，李一鸣神情恍惚，郁郁不畅，让金立劝了几杯，就醉了。

第二天，李一鸣要回温县，周天和姬世雄送他。

李一鸣说：“曲漠的母亲就是我当年的恋人。”

周天惊得合不拢嘴：“那么曲漠是你女儿了？你来了一场旷世奇缘的父女恋？不过那位母亲气质高雅，可以想象年轻时是多么漂亮。”

姬世雄说道：“曲漠的母亲是国民党高官之后，也是出自名门。历史的变迁，改变了一个时代，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周天书记，我舅舅在这里没有留下后代，你算算时间，舅舅离开新疆四年以后，曲漠才出生，舅舅的故事只是个传奇。”

周天笑道：“那你们可以再续传奇。”

李一鸣白了周天一眼，说道：“周天，就是你最不正经，怎么就当了县委书记。”

李一鸣离开了塔河县，带着无数回忆。

沙尘暴肆虐了两天两夜，风渐渐变小，灰暗的天空飘满浮尘。灰色的沙土落满了树头、屋顶和地面，四周的一切都被浮尘覆盖，空气中全是腥热的泥土味。

第二天上午，风还在徐徐地刮。田间，枯黄的小草露出绿芽，灰色的沙土遮盖了小草的生机，抽芽的杨树枝头蒙上厚厚的灰尘。大地一派浮躁，没有一丝春天绿意盎然的面貌，一片荒凉。

金立要去巴亚宛乡检查学生到校情况，华蕾要求陪金立下乡，想看看农村的面貌。王亮一直为王逸凡担忧，打电话给高明请假，要去多浪村。高明知道古丽的奶奶又病了，买了一些药，一起去多浪村，看望古丽和奶奶。

到了中午，纳赛尔书记邀请高明一行去家中吃饭。纳赛尔大妈按照民族礼节和米拉、华蕾、王逸凡贴面致礼。高明、王亮和金立对纳赛尔书记行了抚胸礼以后，分别和纳赛尔书记拥抱，这种亲昵的礼节让华蕾激动不已，一下子就融入温暖的环境之中。纳赛尔大妈端出早已准备好的午餐，午餐丰盛而可口，人们都忘却了沙尘暴带来的不快。

落落寡合的王逸凡，只顾低头吃饭，对谁都不理不睬。王亮夹了几次菜给王逸凡，都被王逸凡扔回了王亮的碗里，王亮有点莫名其妙地看着女儿，搞不清王逸凡心中的想法，只有金立和米拉知道王逸凡不开心的原因。

米拉说道：“逸凡，爸爸来看你，怎么那么不高兴？把上次写的诗念给大家听听。”

王逸凡沉默不语。米拉就捧起王逸凡的脸蛋亲了一下。王逸凡的眼睛里充满泪水。

华蕾也附和道：“逸凡妹妹，念一首你的诗歌给姐姐听，看看我们上海姑娘到新疆以后如何长大的。”

王逸凡好像受刺激似的站起来朗诵：

让黑色的风暴刮起，
让一切过去，
让蓝天消失，
让大漠消失，
让寒冷消失。
只留下大地，
在春天的日子，
把种子播进土地，
把大地植满记忆，

把爱的根深扎在绿洲里，
把生命播撒在灿烂的阳光里。

王逸凡朗诵完，大家不约而同地鼓掌。当王逸凡看着没心没肺的金立边鼓掌边微笑的样子，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伏在米拉的肩头放声大哭。

从里间拿出手鼓的纳赛尔书记说道：“美好的生活歌声多，美丽的姑娘哭声多。”

王逸凡哭了一会儿，羞涩地把眼泪擦干，嘿嘿地笑起来。金立看到王逸凡笑了，内心也平静了许多。虽然对这个喜怒无常的上海姑娘没有其他想法，但是还是混杂了一些男女之间的关怀。虽然王逸凡知道金立不会爱她，但她仍然坚持着自己的固执，相信可以等待金立的变化。而华蕾的到来打破了王逸凡最后一座感情的海市蜃楼。

米拉搂着王逸凡，对金立说道：“逸凡都给大家念了诗歌，大家也应该给她送首诗，要不然就是欺负妹妹。金立，你不是在报纸上经常发表文章吗？给逸凡送一首诗。”

金立想了想，说道：“我没有给逸凡写过诗歌，但是为我们援疆干部写过一首诗，叫《援疆兄弟》，是献给我们援疆干部的，也是献给当地干部的，是献给热爱这块土地的兄弟姊妹的。”

高明看着金立，说道：“那么啰唆，念给大家听呀。”

金立整理一下表情，深沉地朗诵起来：

瀚海万里天际
绵延绿洲奇迹
金色胡杨挺立

驼铃声声渐息

我悄悄走近你
分享阑珊梦意
叩开心的秘密
爱撒人间大地

无数英豪春秋聚义
为疆土把生命抛弃
任凭世界怎样迁徙
热血丹心写就万代传奇

五湖四海汇聚
西出阳关故地
骨肉情丝千里
魂系天山戈壁

几多青春沧海寻觅
让真情绽放着美丽
任凭时光怎样消逝
我们是生生世世的兄弟

金立声情并茂朗诵着他的诗歌，大家都陶醉在金立诗歌创造的意境里。金立念完了，大家一副回味无穷的样子。米拉赞叹道：“哇，金立哥确实才华横溢，难怪华蕾这么迷恋你，我都想嫁给你了。”

大家噼噼啪啪鼓起掌来。

突然外面吼声一片。纳赛尔书记冲出门外，村庄的另一头火光冲天，村庄着火了。

纳赛尔回屋拿起水桶，焦急地说道：“高主任，人家的柴火烧了，火在村里起来了，风厉害得很，我们救火去。”

纳赛尔又用维吾尔语对纳赛尔大妈说了灾情，就和金立、高明、王亮冲向起火的人家。王逸凡急急忙忙要出门，被纳赛尔大妈拦住，纳赛尔大妈用维吾尔语对米拉喊着什么。

米拉大声喊道：“多浪村的村民房前都堆满了棉花秆，院子堆满了麦草，出去危险太大，纳赛尔大妈让我们到后面果园的凉亭里躲火，不能乱跑。”

大家在纳赛尔大妈的带领下跑进了果园。看着火光冲天的村庄，纳赛尔大妈痛哭起来，米拉哭起来，王逸凡哭起来，华蕾哭起来。小古丽呆呆地看着哭泣的奶奶和阿姨，不知所措。

当周天、阿不来提、姬世雄和迪力夏提带着消防车赶来的时候，大火已经连片烧了半个村庄，村民们都在用水桶和脸盆救火，县消防大队的五辆消防车全部赶到了，消防官兵很快控制了火势，大火不再蔓延，渐渐开始熄灭。初春的夜晚寒冷无比，周天冻得浑身哆嗦。夜深了，火被彻底熄灭了。周天站在满目疮痍的村头，悲伤地看着这个大火袭过的村庄，问阿不来提道：“县长，人员伤亡情况如何？”

阿不来提说道：“还不太清楚，现在正在一家一户地统计。羊圈和牛圈死了不少牲畜。因为是白天起的火，死人的情况可能性要小一点。”

星光下，周天看到了穿着白大褂的陆地，问道：“陆地什么时候回来的？高明在哪里？高明，你过来。”

金立回答：“陆地昨天回来的，坐火车回来的。高明在救火现场。”

姬世雄说道：“金立、王亮，你们去找找高明，火都灭了，人也该回来了，我怎么好像就没有看到高明。”

王亮道：“高明和我们一起从纳赛尔书记家出来的，我去纳赛尔书记家看看。”

王亮走了。周天心中咯噔一下，升起一种阴影。周天知道高明的习惯，工作场合，只要周天在哪里，高明一定会陪在周天的左右。而周天从进村就没有看到高明，刚才叫高明也是习惯性地呼叫。

王亮回来了，没有高明的身影。

周天大声呼喊起来：“高明，高明！”大家跟着周天呼唤起来。那声音焦虑而凄惨，纳赛尔书记走过来，用维吾尔语和阿不来提县长说话。

阿不来提说道：“周天书记，我们到村子中间的古丽的奶奶家找一找。纳赛尔书记说，高明可能去了那里。”

大家跟着纳赛尔书记向古丽奶奶家跑去。

当周天来到古丽奶奶门前，一切都明白了，那个残破的小屋已经烧光了。消防官兵正在从废墟中移动两具尸体。一个个子高的男人抱着烧得面目依稀可辨的古丽的奶奶，手臂上露出了高明常年佩戴的天梭手表。

周天一声嚎叫，晕倒在姬世雄的怀抱里。

那个凄凉悲伤的夜晚，高明为了救古丽的奶奶，永远倒在了古丽家的门前。高明永远留在了这块陌生而熟悉的土地上。

送葬那天，地委张书记来了，黄成华副书记来了，地委各大机关的干部来了，援疆兄弟全都来了，浩浩荡荡的车辆把殡仪馆堵得水泄不通，大厅内外站满了吊唁的各族干部群众，哭声一片。

挽联上写着：

英雄无悔，援疆伟业，大爱无疆

英灵早逝，稳疆兴边，绿洲常在

多浪村的村民几乎全部参加了高明的葬礼，他们为多浪村的汉族儿子落下悲伤的眼泪。哭声像悲凉的刀郎木卡姆序曲，苍凉而痛彻心扉。

王老师、圆圆母女俩悲伤欲绝，几近崩溃。

周天决定由自己代表县委，姬世雄代表政府，一起陪同王老师和圆圆送高明回上海。金立和华蕾一起回到上海，一路上，大家千头万绪，心情复杂。

王老师悲痛欲绝，不思茶饭，圆圆哭哭啼啼一路。凄凄惨惨的母女俩，让机舱的旅客无限同情，飞机里弥漫着悲伤的气氛。

周天回到家。苏婉看着憔悴的丈夫，给周天倒茶。苏婉已经知道了在新疆发生的一切。那一夜，周天无法入眠，把第二天给市委组织部和援疆办的汇报材料看了一遍又一遍。周天回忆着援疆以来点点滴滴的生活，脑子里都是高明的影子。而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生命脆弱得犹如一粒冰，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在阳光下融化，然后成了水，成了蒸汽，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后面的生命还在一波波聚集，融化，消失。

周天泪流满面。

姬世雄按照习惯住进城市酒店。这个像革命者符号一样的酒店，深深地打动着姬世雄。姬世雄想起过去那些理想主义的革命者，和自己一样住在这个酒店。而和他们相区别的是，革命者已经完成了使命，打下了江山。而今天作为自己建设者，为了使命必须要一代代地努力下去。

姬世雄没有给何可儿打电话，他没有心情回家，也没有心情见可儿。发生了这么多事，姬世雄疲惫不堪，对生活充满了无奈，对人生充满了无助，对未来更加迷茫。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定位自己的人生。动荡不安的家庭生活让姬世雄忽略了对家庭的概念，他几乎没有履行过家庭的责任和义务。一切都是法律上的家。姬世雄突然发现，希望吃一口何可儿做过的饭，洗一次碗，为何可儿倒一次洗脚水，送女儿上一次学……这一切都变

得那么奢侈，姬世雄已经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塔河县。常务副县长的名称已经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种事业，一种为之献身的事业。姬世雄觉得自己对生命的考量一直都稀里糊涂，把生命本身的目的和生命的过程搞反了。高明的死，让姬世雄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和人生态度。

早晨，姬世雄起床，和周天约定了回新疆的时间，又给金立打了电话，安排金立预订五天以后回新疆的机票。

姬世雄打了一辆的士，回到弄堂里自家的亭子间，在房间坐了一会儿，就出门去田字坊找何可儿。

姬世雄看到“梦想陶艺”的牌子，心突突跳起来。他在想可儿见到自己时吃惊的样子。推门进去，看到可儿正在和一个顾客讨价还价。那个上海中年男人几块几块地砍价，何可儿憋着内心的不满，不再理那位顾客。那个顾客看看没趣，自言自语说着什么，掏了钱。何可儿就给那个顾客打包，包装，双方谁都没有说话的心情。姬世雄站在那儿，一种酸楚涌上心头。何可儿头也没抬，机械地对姬世雄说道：“欢迎光临！”

姬世雄压抑住自己的感情，说道：“可儿，我回来了。”

何可儿看着姬世雄，有一种压抑着的激动。姬世雄走过去紧紧地拥抱着可儿，他们忘情地拥抱着。何可儿突然推开了姬世雄，说道：“在店里，让别人看到了，多不好。”

姬世雄就有点生气，这个漂亮的老婆，冷艳而缺少激情，什么时候都在控制着自己的感情。有时候姬世雄觉得，何可儿是那么陌生，离自己遥远无比。姬世雄燃烧的激情退却下来，说道：“我和周天书记昨天回来的，太晚了，没有回去。”

何可儿问道：“还是住城市酒店？这次回来几天？还是联络援疆项目？”

不时有顾客进来，两个人有一句没一句说着。姬世雄看着和顾客谈价

钱的可儿，心情复杂，一个快四十岁的男人，从来没有关心过家，关心过自己的女人，关心过自己的孩子，而且天各一方……

吃午饭的时候，姬世雄告诉可儿高明牺牲了。何可儿目瞪口呆，眼泪也流了下来，抱怨说道：“那王老师和圆圆怎么办？这援疆都援了些什么？把命都搭进去了。”

姬世雄深情地看着何可儿，说道：“生命苦短，我想让你和女儿，和你母亲一起回新疆，我们这样天各一方图了个什么？我想照顾这个家，照顾你和女儿。”

何可儿冷冷地道：“现在才知道怎么做男人？我们不回去，我几乎都不需要男人的照顾了。”

姬世雄摇摇头，说道：“可儿，我最欣赏的就是你的独立自主的性格。可是，一味地这么好强，只考虑自己的想法，这样的婚姻就是同床异梦。我们必须舍去一些东西，人生不能对自己的想法那么执着，一切的执着就是一种人生的枷锁和束缚，不断地放弃，才能不断地成长和得到。要明白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难道留在上海比我们一家团圆重要吗？你和女儿是我生命中最重要东西。我希望你能够认真考虑一下。”

何可儿白了姬世雄一眼，说道：“别一见面就教训人，习惯了发号施令是不是？我看，对你来说，当官比什么都重要。那你能放弃当官，来上海吗？”

姬世雄苦笑道：“你这不是抬杠吗？我来做什么？也卖陶艺？”

何可儿道：“那也挺好。生活需要那么多伟大的事情吗？”

姬世雄道：“我们生活的价值不仅仅是为了一个小家，还有大家，我的定位不是一个小小个体户。”

何可儿数落道：“看你那样子，好像一副忧国忧民英雄的样子，你以为你是哪根葱？谁知道你算什么？别那么自以为是，不当县长以后，怎么办？”

我希望你活得别那么伟大，活得实实在在。这个世界上不需要满口仁义哲学的理想主义者，需要脚踏实地的农民和工人。”

姬世雄被何可儿一顿数落，有点恼羞成怒，气呼呼地走了。

周天给上海市相关部门汇报完工作以后，给姬世雄打电话，让姬世雄夫妇和金立、华蕾一起到浦东的家中做客。说库尔班到苏州卖玉，回新疆以前特意到上海看望周天的父亲。姬世雄一想，上午和何可儿吵了架，也没有对可儿说，就直奔周天的家。姬世雄进去的时候，大家就等他了。苏婉看到何可儿没有到，就责备了姬世雄几句。姬世雄也不理苏婉。周天家中的摆设全是中式的风格，深色的红木家具，和上海人的海派风格冲突明显，倒显出主人独特的韵味和文人气息。库尔班见到姬世雄，和他拥抱。

姬世雄说道：“库尔班阿卡，上海人一般不把客人请到家里，你今天是受到了周天书记的特殊接待，你是我们大家尊敬的朋友。”

库尔班道：“周天书记一般不请客，请客不一般，我是不一般的人，所以也受到了不一般的待遇。我们是两个不同民族的兄弟，是一个家庭的兄弟。”

周天打开从新疆带回的穆塞莱斯，也不劝，大家喝起来。由于几天前的事件，好像每个人都不愿意放开喝酒，饭桌上多了一些凝重的味道。

苏婉说道：“姬县长，你这次不如回来看一看房子，现在上海的房价老高了，以后要给可儿留一个安身的地方，老是住在妈妈家也不是办法。”

姬世雄说道：“房子就不考虑了。久酒和可儿的户口都在她妈妈那个户口里，按照上海的拆迁政策，我们家早晚都得在上海有一套房子。我现在是想让可儿和久酒回新疆，结束这种两地分居的生活。”

苏婉劝道：“你怎么这样想事情，你牺牲得不够，还要可儿牺牲？以后孩子上学怎么办？”

姬世雄苦笑道：“这不是牺牲，长期两地分居，那还叫家庭？我身边连

个女人也没有，我都快成太监了，我哪有那么好的修养？坐怀不乱，这样下去，早晚会有事的。”

苏婉道：“你是对可儿不放心吧？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可儿可是个靠得住的女人。我了解她，她非常自爱的，哪像你们这些男人，一个个偷腥吃荤。”

姬世雄笑道：“呵呵，嫂子，男人不想女人，世界哪有动力。我只是想要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周天书记和你分开也就三年时间，你感觉到两地分居的痛苦没有？‘夫没你’的日子，哪是人过的，如果可儿不回新疆，我就会过一辈子这样的生活。”

苏婉听姬世雄说起援疆干部两地分居的感受，鼻子发潮，说道：“你要照顾好周天啊，他可是我们家里的天啊。可怜的圆圆，这么小就没有了爸爸，这王老师下半辈子可怎么过啊。”

华蕾就哭起来。

库尔班说道：“我们维吾尔族，夫妇结婚以后就不分开了，可以丢掉工作，可以放弃城市，绝对不和自己的老婆分开。所以好多乌鲁木齐的男人为了老婆，来到了塔河。好多姑娘为了自己的男人，回到了塔河县。有女人在，就有家。你们汉族人买了房子，把女人放在房子里，自己都到好远的外国，到好远的城市赚钱。哎，羊圈里没有了羊，要圈干什么？”

周天点头说道：“是啊，我倒觉得，可儿回新疆是个好的选择，世雄的事业在新疆。苏婉，这些任务就交给你了，动员可儿到新疆。”

金立和华蕾也不多话。大家看着华蕾小鸟依人的样子，就为金立高兴，都觉得，金立就是应该找一个漂亮美丽又知书达理的女孩，而且，华蕾有一种上海女孩特有的不成熟，对父母和男朋友的依赖和耍嗲，让人感到，成熟稳重的金立是那么可以托付。

临走时，周天和苏婉敬库尔班。周天说道：“库尔班大哥，谢谢你送我

父亲那个玉把件，那个东西让我们家老周对新疆有了回忆的寄托。”

库尔班说道：“你这个书记大官，我们都想给你送东西，可是你的门高高的，你的老人就是我的老人。”

周天说道：“我父亲喜欢新疆，喜欢新疆的民族兄弟，你看他看到你的时候，好像见到了自己的亲人。你让他回忆起了新疆的岁月，回忆起了他的古丽。”

库尔班问道：“周将军的客厅里挂的相片，里面有一位维吾尔族男人和维吾尔族姑娘，那个维吾尔族克孜，是不是就是他老人家的古丽？”

库尔班的话也让苏婉想起了那幅相片，说道：“天宝，以前从没有见过那幅相片，姆妈走了以后，阿姨就去照相馆放大了那幅相片。以前以为姆妈怕周院长，现在才知道，周院长其实怕着姆妈。”

周天道：“老周花心，哪能让姆妈生气。其实，在生活里姆妈是老周一辈子的亲人。实际上，在心里还藏着古丽，那是老周一辈子的梦，没有这些美梦，老周就没有了生活的乐趣。”

库尔班说道：“新疆的古丽，都是男人的美梦。没有古丽的日子，就犹如猎人没有了猎物。男人嘛，草原上狼一样的动物；女人嘛，晚上，夜莺一样的唱歌的鸟。”

姬世雄喝了许多穆塞莱斯。回到城市酒店，关了手机，他知道，任性的何可儿不会来宾馆陪他。何可儿经常让姬世雄有一种孤苦伶仃的感觉，有时就特别气恼何可儿，可是又没有办法。姬世雄内心充满了对女儿和何可儿的爱恋，他经常想，如果可能，自己可以为这两个心爱的女人抛弃任何事情，做出任何牺牲。可现实中，姬世雄为了可儿，却无法放弃眼前的工作。姬世雄对自己对现实涌出无限无奈，有时候，就非常痛恨自己。迷迷糊糊，姬世雄睡着了。门铃响起来，那铃声，听起来那么遥远，好像在梦里。姬世雄翻个身，又睡。门铃拼命地响，姬世雄恢复了清醒，起身打

开门。

穿着牛仔短裤的何可儿站在门口，笑眯眯地看着穿着裤衩的姬世雄，说道：“姬县长，美女陪你来睡觉。”

姬世雄紧紧拥抱住何可儿。

那天晚上，何可儿告诉姬世雄，她要回新疆陪姬世雄，直到姬世雄退休。姬世雄趴在何可儿的胸口失声痛哭。

6. 不辱使命，告别新疆

周天让姬世雄退了回新疆的机票。

在新疆发生的一切，让周天有了一种时光飞逝、世事皆非的紧迫感。周天约着姬世雄去沈阳，看望年轻时代的恋人，那个沈阳姑娘，那个沈阳中学的校长。周天说，那个女人让他魂牵梦绕。从小学时代离开沈阳，周天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后来，就有了那场恋情，一段必然发生的故事。

姬世雄知道周天去沈阳的原因后说：“周天书记，有必要去吗？留一段美好的回忆，可能要比见她感觉会更好。物是人非，毕竟她已经有了一个和她当初一样年龄的女儿。”

周天道：“无论如何，我得让这一切有一个交代。在我心里，那些事情从来就没有结束过。画个句号，才能平息这不了的心愿。”

姬世雄知道，按照周天说一不二的性格，劝说，没有任何意义。

来到沈阳的那些过程，姬世雄基本都忘了。那个周天曾经的女朋友，让姬世雄无话可说。快言快语的东北人，总是让人有一种坦诚相见的热烈。可是，就给人一种压力，一种仿佛赤身裸体对面相向的尴尬。

周天明显表现出一种失望，一种深深的失落。这个让自己记忆添香的女人，原来已是面目皆非，这种视觉冲击让周天不知此行的目的是什么。

周天没有一点叙旧的情绪，只是编出一套来沈阳出差的理由。那种对美好事物一去不返的失望和难过，像冰雪一样，让周天冷彻骨髓。周天大口喝着东北土酿的红薯烧酒，一会儿就醉了。

多浪村召开了村民大会，伊利哈姆主持会议，纳赛尔书记讲话。纳赛尔书记把上海援疆干部援疆以来给塔河县做的工作做了个总结，把来过多浪村的援疆干部一个个的名字都点了出来。

说到高明，纳赛尔书记哽咽不止：“一个汉族干部，把多浪村当自己的家乡，把小古丽当自己的女儿，把古丽的奶奶当自己的母亲，最后，为了多浪村人献出了生命。他只有一个目的，让我们多浪村人过上更好的日子，让棉花开得更多，葡萄结得更多，巴郎学会得更多。这就是我们的政府干部，这就是我们的援疆干部，这就是为了老百姓利益的共产党员！我要带头搬迁，配合县上的整村搬迁。以后谁不支持整村搬迁项目，谁就不要叫我木卡姆大叔，谁就不要看木卡姆大叔演出的刀郎木卡姆。”

村民们一起鼓掌。伊利哈姆和村民一起把木卡姆大叔抱起来，抛向空中。几个老艺人拿起乐器，弹唱起刀郎木卡姆，村民们跳起舞来，多浪村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

这年的7月，发生了许多大事。

吴为民书记调动的消息，像一颗炸弹在塔河县引起政坛震动。没有人知道吴为民为什么调动，这个权倾一时的塔河县一号人物突然就离开了塔河县，调到市里一个部门任领导。这样的安排和人们对他的期待大相径庭。虽然吴为民书记在一些工作上思想有点保守，甚至有点落后，但是每一个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吴为民是一个虽有着明显缺点，又十分优秀的基层干部，是一个敢作敢为、敢于担当的干部。可是这样一种不明不白的结局就让塔河县的干部充满了失望。人们猜测着各种原因，说法各种各样，没有人相

信，也没有人不相信。

县四套班子为吴为民送行时，吴为民特别伤感和迷茫。见到周天给自己敬酒，吴为民感慨颇多，拍着周天的肩膀，说道：“周天书记，好好干，你的人生辉煌才开始。”

周天祝福道：“吴书记，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人生。”

吴为民有些落寞地感叹道：“知进退者为英雄，识时务者为俊杰，这里已经不适合我啦。你们在这里会大有作为啊，祝你成功！”

周天突然感到一种悲哀。宴会散席以后，姬世雄送周天回宿舍。

姬世雄对吴为民依然怨气十足，说道：“吴为民耽误了一批塔河县的干部，可是他却认为组织上耽误了他，去不可惜。”

周天评价道：“吴为民还是有能力的，就是政治上不太成熟。”

姬世雄说道：“不是不成熟，是没有政治理想。和平时代，可以得意一时，战争年代这种人靠不住。”

周天看看姬世雄，说道：“我看也未必，人尽其才。你是不是对吴为民没有推荐你当县委书记一直耿耿于怀？”

姬世雄摇摇头，没正面回答周天的话，说道：“在正确的时间要遇到正确的人，我是在正确的时间遇到了错误的人。”

姬世雄的态度让周天有些担心，于是开导道：“我看你说的那个错误的人不是吴为民，好像，那个错误的人是我嘛。不要这样郁郁不得志，在推荐你的问题上，吴为民也左右不了你的发展，他也尽力了。吴为民书记是个好人，他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不推荐你也不是没有道理，何必把怨气都撒在他身上？世雄啊，你是一个能力很强的干部，事业心也很强。可是你想过没有，在德才兼备上，你还有什么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县委书记应该是一个县的精神领袖和指挥官。心灵有多大，人才能走多远。你考虑过自己的精神素质和其他一些属于德行修养方面的欠缺吗？不能总是怨天尤

人，修炼才能正果。即使我离开县委书记的岗位，我建议你，还是认真考虑一下自己的发展方向，要找到自己的定位。何必硬挤独木桥呢？天高任鸟飞，是鲲鹏当有展翅之时，是骏马当有奔腾之日。可是自己一定要对自己的潜质做个了解，不要做一些无用功，做一些人人都羡慕，而自己又无能为力的事情。”

周天的话，犹如当头棒喝，让一向自信得有点自负的姬世雄倒吸了一口冷气。姬世雄对自己一直想努力当县委书记的想法产生了怀疑。

王逸凡支教的时间到了，走的时候和米拉抱头痛哭，好像生离死别似的。王亮的感情最为复杂，王逸凡回去以后，就要回杭州，而宝贝女儿在杭州举目无亲，可是那个田正却自告奋勇说要到杭州照顾王逸凡，王逸凡似乎也不反对。

周天找到金立，问道：“金立，你得说清楚，这王逸凡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和田正是一种什么关系？王亮都要错乱了。”

金立道：“周天书记，王逸凡是80后的孩子，有自己的价值观和爱情观。现在上海人见面不是问买房子没有，而是问暧昧了没有？王逸凡过去如果是个涩女，现在已经是个上海熟女了。和田正到底到了什么地步，谁也说不清，两个作人在一起可以风平浪静，也可以天翻地覆，我劝书记就不要操心他们的事情了。我看王逸凡嫁给田正也挺好，田正家有万贯。你看，你到处招商引资，快三年，谁来了？人家田正来了两次，就投资两千万把穆塞莱斯酒厂建起来了，多大的气魄？现在的社会，实力说话。哪有像我和华蕾一样？为了爱情可以饥寒交迫，可以死去活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也许王逸凡会过得比大多数人幸福。”

周天瞪着眼问道：“金立，你怎么也变得这么俗气？我问你，田正是不是和王逸凡搞在了一起？”

金立道：“说话那么难听。我不知道他们的关系，反正，田正在照顾王逸凡。”

当田正的酒厂竣工的时候，当多浪村整体搬迁建设完成的时候，秋天又来了。金色胡杨，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镶上了灿烂的金边。

上海援疆干部全面完成了第一轮十三年援助白水市的历史使命。

县上的干部纷纷邀请上海援疆干部吃饭，为他们送行。周天整天喝得迷迷糊糊，他已经离不开这片土地。想起当年，周天躲着不来新疆，现在，周天对塔河县的一草一木都那么依依不舍，仿佛时间不再。那种欲罢不能的感受，让周天无以言表，周天只想和人倾诉，却无人述说。

有一天，周天又喝多了，就拨通了姬世雄的电话，伤感地说道：“世雄，怎么我还没有走，你就先离开了塔河县了？我身边连一个说话的朋友都没有了……援疆三年，好像都是朋友，又好像就你这一个朋友。”

电话那头姬世雄爽朗地笑道：“周天书记，我是做不了那个县委书记的，所以，这次组织上把我安排到市经信委当主要领导，我看是对的。我是学经济的，留在塔河县也发挥不了大用。再说，马上就要换届了，我资格那么老，又当不了书记，不是给塔河县添乱吗？在塔河县，各族人民群众都是你朋友，我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你会习惯离开这些朋友的日子。过去，没有他们，也过了，现在一样会过去的。”

周天倾诉着自己的感情，说道：“我觉得我的生命分成了两部分，我似乎过了两辈子。在内心深处，我真的舍不得这些父老乡亲，可是我又要服从组织，回到上海，我也离不开我上海的亲人。”

姬世雄劝道：“别再难为自己的感情了，想那么复杂干吗？塔河县就是你第二故乡，塔河县的百姓也是你的亲人。我以后还要回上海和你喝茶画画、玩玉呢。”

周天就呜呜地哭起来，说道：“世雄，我离不开这里善良的百姓和一草

一木，为什么就像梦一样结束了……”

姬世雄挂了周天的电话以后，心里难受了好一阵子。

一个月以前，地委组织部进行考察，姬世雄已经调离塔河县，任市经信委的主要领导。武文韬也因为业绩突出，被任命为白水市公安局的副局长。

后来，地委张书记给塔河县的援疆干部送行，黄成华副书记作陪。作为地委的主要领导，黄成华副书记知道，地委张书记对周天的团队是高看一眼，评价非常高。在宴席上，张书记说：“周天，你们塔河县上海援疆工作联络组是一个英雄的团队，你们不辱使命，贯彻了援疆战略，完成了援疆任务。虽然，我们牺牲了一位同志，但是他死得光荣，是新时期的革命英雄。这个时代，我们需要这样的平民英雄，就是这些平民英雄，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黄成华副书记激动地站起来，平时不喝白酒的他，倒上了满满一杯白酒，带着周天他们一口气喝下去。

“和谐！”上海援疆干部齐声高呼。

阿不来提县长和周天抱头痛哭。书记和县长抱头痛哭，这在塔河县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早晨，万道霞光，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笑眯眯的阿不来提县长双眼浮肿，四大班子的领导对着阿不来提县长意味深长地笑，阿不来提县长有点不好意思，可是面容上，还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姬世雄特意从市里赶过来，带着何可儿和久酒。武文韬也风尘仆仆地赶来。

县主要领导陪着周天、陆地、王亮、金立从办公楼门口走向县委大院的大门，所有的援疆干部身披绶带，挂着红花。县委、县政府的干部排成两排，夹道欢送。

周天走在前面，看着这些熟悉的面孔，这些微笑着的面孔，眼泪抑制不住流下来。

姬世雄笑道：“周天，不是说好不哭的吗？怎么就是这么没有出息？”

周天哽咽着说道：“不哭，不哭。”

站在两旁的人群使劲拍手，那些女同志都流起泪来。何可儿和久酒站在人群里，何可儿神情黯然。久酒看到爸爸冲出人群，一蹦一跳地牵着爸爸。

曲漠喊道：“周天书记，我们塔河县人民热爱你！”

人们跟着吼起来：“塔河县人民热爱你！”

援疆干部们泪流满面。他们舍不得这些朝夕相处的同志，还有那么多话要说，还有那么多事要做，可是，援疆的日子就突然结束了。那上千个幸福、痛苦、迷茫、失败、成功的日子，那些艰难困苦、失败成功、生离死别，都一去不复返了。他们想抓住这美好的一切，可是，如梭的时光就溜走了，毫不回头地走了。

出了县委大院，米拉拦住了周天。米拉把一篮子红色的鸡蛋送到金立手上，转身和周天说道：“周天阿卡，你一直说要拥抱我，现在，我代表多浪村群众拥抱你。”

米拉和每一个上海援疆干部拥抱，大家拼命鼓掌。

武文韬笔挺地站立，向每一个援疆干部敬礼！

县文工团的演员们跳起了刀郎木卡姆，欢乐的手鼓敲起来，激越的唢呐响起来，姑娘和小伙子抖起双肩，迈起舞步，沿着大街跳起舞来。纳赛尔大叔走在舞蹈队伍的最前面，不停地旋转着，刀郎木卡姆的歌声响彻云霄。

伤感的离别，变成了塔河县人民的一次节日盛会。

该上车了。金立抱着小古丽，亲了又亲。小古丽流着泪，紧紧搂着金

立的脖子，说：“金立爸爸，你要回来看你的古丽。”

这时候，库尔班拉住了周天，兴奋地喊道：“周天兄弟，你看这幅照片。”

周天看着照片，愣在那里。

库尔班说：“我从上海回到新疆以后，找出了我妈妈留给我的遗物，箱子里压了三十多年，和你们家上海的照片一样的样子。”

周天问道：“这个姑娘是不是叫热西单·居曼。”

库尔班激动地说：“是的，这是我妈妈热西单。你爸爸就是我妈妈一直在找的救命恩人。”

周天也激动起来，说道：“你妈妈就是老周的小古丽。”

库尔班紧紧地拥抱周天，流着泪说：“兄弟，我的好兄弟！”

飞机穿越戈壁的上空，穿越绿洲，穿越平原，穿越湖泊。

周天他们看到了海，看到了浩渺的大海，看到了黄浦江，看到了东方明珠。飞机上的上海援疆干部齐声欢呼。

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

2012年7月24日初稿于上海

2012年12月24日修改于阿克苏

2013年1月21日再修改于上海

2013年4月9日完于阿克苏

2019年3月10日修订于乌鲁木齐

后记：放声歌唱这个壮丽的时代

创作小说《援疆兄弟》，本来是为三十集电视连续剧《同心兄弟》命题而作，结果就有了这个和电视剧剧本内容不同的小说版本。我从事行政工作，有时候会有一些学术研究，但从来没有想过要进行文学创作。做文艺青年，那是年轻时候不着边际的文学发烧梦。没想到人到中年，韶华已逝，不经意间却完成了这部描写援疆干部的作品。当我完成了这部小说以后，我觉得：值！我为我们这个时代，做了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我找到了一个切入点：在新时期援疆工作十五年期间，还没有人写过一部关于援疆题材的长篇小说，还没有一个艺术家创作过、反映过援疆时代，还没有一个新疆人用自己的笔描绘过那些可亲可敬可爱的第二批援疆“知青”——所有第一轮七批上海援疆干部的生活。

这部小说，就是在说一个时代的故事：壮丽时代，平凡生活，平民英雄。现实的世界，人们是那么浮躁不安，仿佛都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不知未来的现实，变得狗苟蝇营，不安于平凡，却变得平庸；争名夺利，却忘却了英雄。但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新疆的战略地位变得尤为重要，长治久安成为稳疆兴疆的主题。援疆战略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上展开的。援疆战略实施的十五年，是援疆干部把新疆当故乡的十五年，也是和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十五年。因为援疆助力，新疆步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对新疆各族人民群众来说，这是党的温暖，是祖国大家庭的温

暖。可以说，这十五年，尽管有“三股势力”的破坏和捣乱，有这样那样的客观问题，却是自公元前60年西域纳入中国版图以来，新疆各民族融合最好，发展最快，社会最稳定，人民权益得到最大保障，中华民族认同感最强的历史时期。所以，我们新疆正处于一个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同跨步的壮丽时代，援疆战略就是这个时代的最强音之一，我们就是要放声歌唱这个壮丽时代。

故事都是由平平凡凡的援疆干部的普通工作状态和平凡生活情节展开的。落脚点是上海援疆干部，出发点是上海情结和新疆情结。和我一样，有一批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支边青年的后代，生于新疆，长于新疆，工作在新疆，是地地道道的新疆人。而他们有些人的妻子又是上海知青的后代，妻子和孩子又是新一代上海人。新疆干部都会有几个曾经荣辱与共的援疆朋友。我就曾经和第六批上海援疆干部工作、生活在一个集体里，又和第七批上海援疆指挥部的领导有着亲密的交往。我们新疆人和上海人有着千丝万缕的亲情和友情。这些因素都是促成我进行创作的基础。

故事描写的兄弟情，血浓于水。是援疆干部和当地干部的友谊，是不分民族，不分地域，脱离了口号，脱离了政治的至纯友谊；是上海援疆干部之间生死与共、患难与共的兄弟情；是默默无闻为各民族无私奉献，各民族团结一家亲的血脉深情。小说中高明牺牲，是为了援疆事业，是为了民族团结，死得其所！这些兄弟情、骨肉情、团结情就是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寓意。是在援疆这个特殊时期，平凡人物在平凡岗位上创造的英雄业绩，它们足以留给后人去怀念，留给今人去思考：怎样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创造出和谐——社会的和谐、民族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小说是按照理想主义的理念来创作的，可能会高于生活的原型，但一定是这个社会应该有的样子，而且是可以为之努力的样子，是我们追求的人性大美。

小说里的故事，大都是源于对生活的艺术创作。我有一批维吾尔族朋

友，我一直和他们工作、生活在一起，我们的友谊和感情是没有在新疆生活过的人难以理解的。我在小说里尽情描绘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水乳交融的包容、关怀和理解，其实也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样子：美丽、温暖而情深意切。生活里的故事有的更加感人，比如第七批上海援疆领队陈靖说过：援疆使我又经历了一次人生，使我的人生更加多彩，援疆是互相援助。这些话看似普通，却有着高远的人生醒悟。第五批上海援疆领队吴成援疆期间，母亲去世，却无法尽孝，遗恨终生。第六批上海援疆领队黄剑钢吃苦耐劳，创新工作方式……直到今天，阿克苏市各族干部对上海援疆干部念念不忘。

小说里的故事，虽然不全是上海干部的事情，但都有援疆干部的原型。当初，我所在的县，第四批援疆干部中的一位副县长领养了一个孤儿做自己的女儿，这已经不单单是用民族团结来解释的，这是一种大爱无疆的人性光芒。这些干部的特质就是无私奉献，不辱使命，舍小家顾大家。因为时代的需要，让他们舍弃了小我，写就了一个大写的我！他们是那些脱离了低级趣味纯粹的人，时代造就了这些平民英雄。

我眼中的上海人：精明是表象，精致是实质；超然是表象，认真负责是实质；距离和淡漠是表象，惺惺相惜是实质；小算计是表象，大气是实质；傲慢是表象，心悦诚服是实质；太过小资是表象，人文关怀是实质……与上海人交往，要像品陈年老酒，慢慢品，越喝越滋润。但愿这些在作品里都有体现。

当然，这毕竟是一部小说！希望读者能体会文学作品的审美韵味，而不是当纪实文学，对号入座。

在小说的创作中，我得到了许多朋友的鼓励和支持。我的老领导在我创作期间多次指导，给我指点了许多创作思路和创作原则；第六批上海援疆领队黄剑钢专门在上海召集援疆干部和我座谈，为我提供素材，与我讨论谋篇布局；第七批上海援疆领队、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总指挥陈靖把我这部小

说作为上海文化援疆系列工程的一部分，列入议事日程，全力支持，并仔细阅读小说初稿，与我促膝长谈，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使得小说修改得干净、美丽。我的朋友叶立新是建议、鼓励、支持我写小说的第一人……能成就你的不平凡的朋友才是非凡的朋友。我从内心感谢这些培养和支持我的人们。

鞠 利

2013年4月2日于阿克苏

